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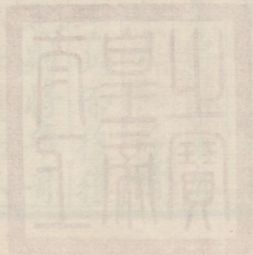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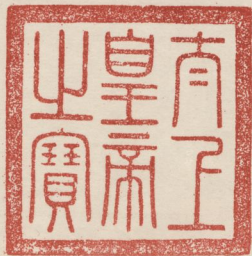
童溪王先生易傳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開禧元年建安劉日新宅三桂堂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二釐米寬十二·八釐米

宋板童溪易傳



童溪王先生易傳序

易不可以易言也蓋自漢魏以來世之言易者特多於他經而其失也以此之言他經者亦多此其故何也易而言之過也夫易之情有所難乎此也則必有所畏謹乎此而後獲免輕議乎此之失苟惟有所易也則將爭奇競巧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德騁私任臆而不知正直之為王道如是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貿貿然不知朱紫苗莠之固有其辨而吠聲覘影之流始受其誤矣昔者夫子蓋嘗致謹乎此也觀其言也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卒大過矣夫學易而可以卒易之過此豈童心淺智者之所能為也故聖如夫子亦曰吾猶有待焉爾聖人之心其不敢有所易如此也而宥宥註易與本艸孰先之問為陶隱居者則告之曰易先其說曰註易誤不至殺人本艸誤人有不得其死者嗚呼自斯人不至殺人之言一發而易之誤自此始矣世

之輕議是徑者姑紛紛矣夫豈知本艸誤誤人命註易誤誤人心人心一誤則形存性亡為鬼蜮為夷狄為禽獸將年所不至其禍不亦慘於殺人矣乎隱屋之言曰本艸誤人有不得其死者殊不知註易誤人有不得其生者可謂智乎或曰否之何而可以年易之過如吾聖人之學易矣乎曰竊嘗聞之綱一舉而目張領一挈而裘順天下之有是物也孰從而然歟是故有所謂形而上者之制乎命而後是物也得以肇其長短小大之形吉凶消長之變世之言易者孰不曰捨是數不可以言易也捨是象不可以言易也而聖如夫子知必曰是數與象易而不廢也然所以為是數與象者或不知其說焉則自一以注而有不可勝計之數自形色貌象以往而不可勝計之象雖夫子亦末如之何矣何也聖人之於易徒知據乎其會而已矣據其會則凡憧憧於吾前者莫吾眩也聖人之於易也

徒知立乎其顛而已矣立其顛則凡紛紛乎
吾下者莫吾廋也然則是數也是象也不知
務其所以然之說也而可乎夫苟捨是而役
役於不可勝計之地此夫子所謂易之過也
然則舍數與象不可以為易而其過也乃數
與象也則金石草木不可以為本艸也而其殺
人也乃金石草木也天下固知本艸誤誤人
命而不知易誤誤人心吁亦異哉余不敏一
經之教奉以周旋有日矣然學愈久而心愈
雜故雖疲神剔思於此非不勤且至也而來
嘗敢下輕議之筆雖然抑嘗思之加我之季
亦行甫及矣進每用於時退每補於身不於
此時也而有所勉焉豈其志歟夫所謂大
過尔不敢自謂果可年也願就有道而正焉



大易
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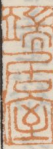
建安劉日新宅
鑲梓于三桂堂

經閣
寶



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童谿之論性然也易盡性書也而何至於多言我知之矣六丁勅易在天三文吞易在人天而人之易其顯乎余與童谿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知其出處最詳公性能酒飲已輒論易嘗曰吾遠祖文中不善辨為負荅者詎使與我遇當瞪目張膽滅其荅而飢之曰尔不有於人又何有於身自是與人易不倦而於二繫為詳

出其門者十九青紫既第之三季教授曲江越二季而書成大書其影曰三十之卷易書自謂無愧三聖其篤於自信者歎公姓王諱宗傳字景孟世謂天下王景孟則其人也開禧更元族子駟客武陵以書來曰劉君日新將以童谿易傳膏馥天下後世林大父當序是以序儒林郎知衢州開化縣主管勸農公事林焯炳叔序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一

迪功郎前韶州州學教授王

宗傳

景孟撰

發題易果何物耶聞諸夫子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无體又曰其爲道也屢遷又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蓋嘗卽是數語而兼味之夫天下有生生不窮之理隨在隨有无所間斷在天地則爲變化在事物則爲消息在生民則爲日用在聖賢則爲德業在君子小人則爲進退在晝夜則爲晦明在古今則爲往來新故之迭更也是理也相軋相推有當有否而吉凶以生聖人憫斯人之流轉於吉凶之域而莫知所避所就也故告之以无危不平无易不傾之說而曰此物理之固然者而莫之廢也人能終始以致其懼则无咎矣然則易之爲易其大旨可知矣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殆謂是歟

三說下乾元亨利貞

程河南曰乾坤古无二字作易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切原易之始作也則亦本諸奇耦而已矣天下之理有動必有靜有剛必有柔有屈必有伸有消必有長蓋亦未有无對待而能不窮者故曰陰一陽之謂道聖人得其說據依之以爲易故奇耦立而陰陽與陰陽與而動靜剛柔屈伸消長之理在是矣然奇未足以爲天下之至健而必三焉一耦未足以爲天下之至順而亦三焉而後乾坤之材備乾坤之材備則凡出乎其中者自此而不窮矣是故乾坤相索而六子以生八卦相重而萬物之變已盡易始乾坤父母萬物之義也夫乾坤健順之理散在萬物亦不特爲天地而已也而語天下之物所謂至健至順者則天地是也天惟至健故其行不息地惟至順故其德配天此聖人之於乾坤必推本天地而言焉元亨利貞至健之目也夫萬物以陽熙以陰凝元

與亨其德陽也利與貞其德陰也綱緼以始之草昧而已此元也至亨以極其高大則草斯文昧斯明陽德之成也肅殺以終之擊斂而已此利也至貞以正其性命則擊斯息斂斯藏陰德之成也元而亨出之序也亨而利入之序也出而入而出循環不窮迭爲四序此乾所以爲天下之至健也來子發曰乾具此四德故爲諸卦之首程明道曰一德不具不足謂之乾欲知聖人一言足以盡夫乾曰元亨利貞是矣

初九潛龍勿用

八卦始作三材之道具於三畫兼三材而兩之又六畫而成卦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此乾所以有在天在田在人之別五稱在天則知上爲天之表故曰貴而无位三稱君子則知四爲人之表故曰中不在人田地之表也而二稱之則知初之潛又爲地之下矣自初至上奇耦相間其位也所謂分陰分陽是矣九與六或剛或柔其爻也所謂迭用剛柔是矣九與六何以明爻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夫乾爻六一爻之策三十有六四九之積也故乾用九坤爻六爻之策二十有四四六之積也故坤用六此大衍之法所以定陰陽之數也然則乾用九坤用六是亦不得不用九用六也而諸儒紛紛之說皆過也九陽之純初位之下也純陽天德也在下位不可以有爲也初九之在乾也德非不足也位不足也故有潛龍之象程河南曰理无形也必假象以明義龍之爲物其奮也其蟄也隨乎時而已矣又天類也其神不測而其功足以利澤萬物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長其在人則聖人之進退也時乎潛也則當蓄用以待用夫苟強聒以求用非知時者也故曰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五陽位也而居上卦之中故爲君之正位二陰位也而居下卦之中故爲臣之正位聖人之於天道乾之六爻皆聖人也而二以天德居之聖人之爲人臣者也田地之表也耕稼之區也斯人所資以生殖也施澤不至則斯人失所資矣見龍在田則陽氣播於地上以長育萬物聖人見於有道之世以施澤萬民也二與五俱稱大人者以同德處相應之地程河南曰臣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是也乃若他爻則德非不同也位不同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安其危則必危危其危則无危此易之道也九三處下卦之上重剛而不中可謂危矣然間乎二乾之間往來皆乾是能盡乾乾之道也故曰君子終日乾乾然其所以乾乾者何事也惕然以危厲自警言不尔故又曰夕惕若夕亦終日也凡人之情未有不謹於朝而弛於夕君子不以隱顯二其心其視屋漏暗室无以異於十手十目之嚴也沉日之夕而輒改其度乎夫惟居常以危厲自警言則雖處危地而无危矣故曰无咎咎過也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九三之重剛不中此在易所謂過也惟乾乾以自警則其過可无也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九三有焉三下卦之終也故乾之三則曰終日坤之三則曰有終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陽之性也淵陰之所也九四以陽居陰陽動而陰靜動靜之无常也故稱或或者疑辭也九四何疑乎亦曰重剛而不中云尔夫三以重剛不中而惕乃能无咎則四以重剛而不中而或亦獲免咎固其所也然雖躍矣躍而不脫於淵則吾之位分固未嘗或離也此文言謂其不爲邪不離羣而又謂其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以天德居天位聖人之得志莫盛於斯也故曰飛龍在天夫龍之潛於初見於二雖屈伸之不同然皆非其所也必也在乎天而後稱焉蘇東坡曰飛者龍之正行也天者龍之正處也則九五聖人之位可知矣當是時也臣之於君君之於臣民之於上各相利見此二五所以獨稱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易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諸卦皆然况純剛之乾乎三與四重剛而不中故揚與或乃能无咎上九六陽已極一陰將生又非特不中而已也故曰亢龍有悔亢極也有過則有悔事而至於有悔則无及矣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不至於有悔焉此前儒所以引堯老舜攝之事而證之乾之六爻皆聖人也宜无亢極之悔而上九云尔者以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之理而示万世帝王之戒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少辨一

四

九天德也天之德剛健是也夫剛健之德用得其當則吉用得不得其當則凶傳曰天爲剛德猶不干特乾之六爻自初至上皆九也用得其當則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以至時行則與之偕行時極則與之偕極而无干時之愆是之謂善用夫剛者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羣龍即諸陽爻是也无首謂時然則然各循乎天而无干時之愆也程河南曰乾之動无不時也又曰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然非用九則六爻无首之吉何自而見之不特此爾易上下二篇凡一百九十二陽爻皆用九實自乾來也凡一百九十二陰爻皆用六實自坤來也用有當否而吉凶從之矣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方國咸寧

王輔嗣曰彖者統論一卦之躰經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即乾以推他卦則元亨利貞之類乃具躰而微之彖辭也得吾夫子而後其義浸顯故釋彖之文通謂之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釋元也夫莫衆於萬物而所資以始者誰乎乾之元也乾以元德爲萬物之所資始而无一物之或吾捨焉則其大可知矣故以大哉贊之天者萬物之祖也然万物之所以祖天者非祖天也祖元也天恃元故能祖物則元之大益可知矣故曰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釋亨也謂乾既以元德始万物而亨德繼之也夫始萬物者乾元也生萬物者坤元也然使乾元知始物而已而生物之職則一付之坤吾无與焉則萬物既生之後亦未有能遂其生者矣故夫雲行雨施乾元之餘用也乾元有餘用故始物者我也育物者亦我也物得所育則遂其生矣品物流形則向之有始者今焉各有品目流動遷改得以極其高大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又即卦之初終與爻之用九以推明元亨之用也夫卦之初終乃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不紊故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以至三之與時偕行上之與時偕極无非因時循理之謂也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乾元用九之道得矣故曰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此釋利與貞也夫萬物由資始以至於流形而天道之運行見於發育者舉无衍忒如此則變化之妙自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凡蒙生育者孰不各全其天哉故自資始流形之後性有剛柔緩急之不齊命有長短小大之或異莫不各得其正不虧其全是之謂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保合大和謂網緼之氣所以始萬物者至此而不散離也程河南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乃利貞者謂性命之既正大和之不虧所以利且貞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二語所以結彖

之文也說卦曰乾為首以其尊無與敵也故曰首出庶物又曰乾為君以其命无不聽也故曰萬國咸寧乾具是四德而萬物莫不服之也謂聖人之躰乾也以德化為元氣而萬民資此以生養以膏澤為雲雨而萬民自我以生殖對時育物而无干時之愆存神過化而有妙物之道以民躋仁壽俗入陶甄則其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殆與天同尊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道外无器器外无道故經曰易者像也又曰彖者言乎其象也彖之所言者卦之象也彖所未言者又於大象盡之六爻之贊亦曰象易无非象故也程河南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躰用二源隱顯无間天乾之象也健乾之義也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一日行一度一時周一方一歲偏八極終則有始其行不息如此其健也夫孰使之然哉自然而然也自然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之為君子何容心哉亦天而已矣故曰自強不息以言自強則不息也猶之曰至誠无息堯兢兢曰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自強也周公戒成王以无逸伊尹勉太甲以日新非自強也有以使之也雖然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也又烏知入之非天欤潜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此文贊也古文易以此爻贊連於象爻諸卦皆然不獨乾也漢儒鄭康成之徒散爻贊於逐卦爻下獨此乾卦存古文也後人遂有大象小象之說龍變化物也其所以潜而勿用者以陽德之在下位故也故夫時乎出潜離隱則雖欲勿用得乎此見龍在田德施所以不得不普也然二德之施所以普者亦恃有五也若非應五則吾獨善之不暇如普何三與四在卦所謂中爻也中爻人道也終日乾乾或躍在淵求免乎

人道之患而已矣故二爻俱有无咎之辞三在下卦之上有止義故曰反復道也以言往來皆乾造次必於是也四在上卦之下有進義故曰進无咎也以言吾之位分未嘗敢離於此而進夫何咎也飛龍在天而曰大人造也造之辭有以見聖人之功用与天同焉天何容心哉聖人亦何容心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矣故造之辭見聖人之功用即天也而德施之普即付之二焉夫中正之位五是也而猶不已則亢而滿矣故盈不可久也天下之理所可久者中也猶之注水於器也中則正滿則覆此物之固然者有人焉而曰吾弗顧其覆也而注之不已焉此可久耶上九之亢蓋酌水於器而不已而弗顧其覆之謂也故爻謂之有悔而夫子謂之不可久也用九時中之謂也時潛則潛時見則見時躍則躍時飛則飛三則與時偕行上則與時偕極昧夫此者非有不及時之失則有先時之過不及時猶者之爲也先時狂者之爲也

凡易之道於猶者則吝之於狂者則戒其有悔不知有悔則凶矣故亢龍有悔則曰盈不可久也用九則曰天德不可爲首也不可之辭以言乾之六爻皆聖人也宜无不知時之失特詳緩其辭以善其戒所以待聖人者厚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躋仁足以長民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諸卦有彖有象而乾坤則加以文言易之蘊在乾坤故也乾之文言視坤又加詳焉坤效法於乾而乾者坤之倡故也四德六爻未易以一彖一象盡之故文言所以言彖象之未言也彖釋元亨利貞有及於萬物以言元亨利貞之在物也文言釋元亨利貞有及於君子以言元亨利貞之在我也以在我言之則元者此性之始也孟子曰性无不善稟受之初萬善咸備夫以萬善之多而咸備於一性之微方其初也雖其菁莪未甚發見而生長於方寸之內者已紛紛焉肇其端矣故曰元者善之長也長生長也亨也者此性之明也始生之性至此而明則眾美於焉而咸會矣謂菁莪發見於此時也

故曰亨者嘉之會也於元曰善於亨曰嘉始生之性而至於亨則善為有加故也利者此性之用也利宜也義亦宜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九卦論益亦曰益以興利蓋利於性者無過乎善害於性者莫大於過遷善而改過非善之所宜然乎故曰利者義之和也曰和云者不悖於義之謂也故孟子知此說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貞者此性之體也夫性得其正則推而見於事為之際無適而不正其本在我故也夫元亨利貞其在我者如此孰能推而行之君子也故以君子繼之體仁足以長人則推吾此性之善能仁已而又能仁人也長人者吾知其體仁於已而已初无不仁之舉以善於人而人自長育於吾仁之中故曰足以長人若家至而長之則有不足者矣夫子語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也嘉會足以合禮則此性之中眾美咸會而動容周旋之際雖非有意求合於禮自然

與禮合矣不然則窘束迫促而无容与之態此非盛德者之事而不足以合禮矣利物足以和義說者多以義者刻制之具非利以和之徒義也此蘇明允之意也切謂利物者順適物理而行之也君子及吾此性之用順適物理則其於己也見善必迁有過必改其於人也過惡揚善以順天之休命如此則與義不悖矣故曰足以和義_二者時措之宜也貞固足以幹事者夫貞則固不貞則不固也固則萬物不能搖物之所以不能我搖者以正勝之也在我之性以貞而固萬事膠擾於吾前而吾恢_二若運之掌矣所謂能定而後能應也故曰足以幹事張橫渠曰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天下之動貞也夫天之以我以此性也惟君子為能推而行之行此四德則天在我矣故終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_二潛龍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_二潛龍也

初九之隱也吾非无意於斯世也特其所守以天不以人故曰不易乎世謂守其道不隨世而變也吾非假隱以媒祿也何恤乎名之成不成故曰不成乎名謂晦其行不求聞於時也遯世而无悶窮亦樂也不見是而无悶_二萃世非之不加沮也梁鴻之隱作五噫之歌賈誼之遷賦弔湘之文非无悶也无他其所養非龍德故也樂則行之見可而動也憂則違之知難而避也行違視天故也行違視天而不以人參焉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曰確乎其不可拔_二潛龍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
正九二正中之德也昔者夫子嘗有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
乎民鮮久矣九二之於庸言庸行但知謹信而止尔積而至
於德博而化此中庸之至德也原其所以然則亦不忽於細
微故也吾嘗論之矣正中之德无他事也如日必作夜必息
暑必絺寒必裘順吾常而已矣五常之不順則必作意於此
作意於此則易奔矣非正中之德也邪者誠之賊也邪之不
閑不能存是誠也誠之不存善世不能不伐也善世不能不
伐則累於心者未必決去也天累於心者未能決去吾見其
小耳何博之云吾見其有所係矣何化之云若夫德博而化
則天地之大即吾之德也天地之運即吾德之所不窮也原
其初則亦自庸言庸行中出也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所謂庸言庸行也孟子知此說而曰
大而化之之謂聖其初亦不外於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夫
子亦以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爲弟子者之職業以言舍是
則不可與入德矣二與五均大人也宜无不同之德在五則
德與位稱在二則位不足而德有餘也故曰君德也以言雖
非君位君之德也顏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服膺拳拳而
弗失爲邦之問夫子告之以四代事業君德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
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
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之於德業未嘗廢進修乾之三与四特曰進德修業者
處惕或之地尤不可以舍是故也德何由進忠信所以進德
也博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既正且固則内有所主而
德自此進矣業何由修修辞立其誠者所以修業也業修矣故
可居夫兩言之則曰忠信一言之則曰誠而已德上与業非二

事誠與忠信亦非二物也誠在內修辭以立之則形見於外上焉足以取信於君下焉足以取信於人君臣之間交孚而無疑則大臣之業可得而居有之矣太甲之三篇周公之鷓鴣此古之大臣修辭立誠以居業之實也知至至之此主進德而言也始焉知德之可至吾之進之必欲極其至也非知幾者安能如此故曰可與幾也謂其知有可至之理故從而至之也知終終之此主居業而言也終焉知業之可終吾之居之必欲保其終也非能守義者安能如此故曰可與存義也謂其知有可終之理故從而終之也程河南曰知至至之致知也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孝之終始也三在下卦之上故曰在上位猶未離乎下體也故曰在下位不驕不憂此孝力也孝力既至則知處上處下之道驕憂兩无而恐懼獨存焉故曰乾二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常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陽也而居上四陰也而居下故曰上下无常九陽也而主進四陰也而主退故又曰進退无常夫処人臣之位上下宜其有常也今也上下无常則疑於作為回邪矣進退宜其有常也今也進退无常則疑於離去羣矣然九四之躍雖躍矣而不脫於淵則入臣之位分吾未嘗或踰焉以此知其不為邪不離羣也既非為邪又非離羣何為是之不寧也亦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云尔此所以不遑寧居而有上下進退之勞焉程河南曰君子之順時措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恒即常也恒之卦曰恒久也恒常初无異義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声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大凡心之同者則誠意交孚而其聲斯同德之同者則惟馨發聞而其氣斯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言二五心德之同也水者陰中之物而其流濕則下上陰同火者陽中之物而其就燥則上與陽會水流濕火就燥凡以致精神之運以言二五之所以同心也龍者東方之畜而雲從之則物賴其澤虎者西方之獸而風從之則物被其威雲從龍風從虎凡以致仁義之化以言二五之所以同德也是故聚精會神而昭徹四海懷仁附義而生成庶類此聖人作興而万物之所以咸覩欤五天位也而曰飛龍在天此本乎天者也二上應五故曰親上二地位也而曰見龍在田此本乎地者也五下應二故曰親下文言推廣利見大人之義於万物則言觀於二五則言親親如父子如魚水覩則拭目觀瞻而已言各有旨也夫九五大德之君也固欲得大德之臣而任之九二大德之臣也必欲得大德之君而事之上与下交相親故曰則各從其類也程河南曰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又曰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生殺予奪之權已擅於五故曰貴而无位謳歌獄訟之心已歸於五故曰高而无民同心同德之佐又已應於五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經曰聖人大寶曰位位可无乎書曰右非民罔以辟四方民可无乎又曰右非賢不又輔可无乎无此二者有悔必矣其曰是以動而有悔也以言无動而非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二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海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二与时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与

1721

6

1721

而聖人之大寶亦曰位互文以見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文言之於四德也首章以人分而釋之此章以天道合而論之其分也以言其先後之有序其合也以言其功用之不分各有所指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謂始物者乾元也而亨物者亦乾元也萬物自有始之後其所以日長月化形遷如流者孰使之然歟乾元實爲之也人知始物元也而不知亨物亦乾元也故以始而亨一歸之於乾元此有以見元與亨功用之不分也利貞者性情也謂利得其正則情无非性矣程河南曰亨毒化育貞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皆貞也夫動而生物者乾之情也所謂亨毒化育之利也正而不變者乾之性也所謂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之貞也利萬物也

少三二

以貞則是性其情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此有以見利與貞功用之不分也夫利物而得其正者又誰歟亦乾元也故於利貞者性情也之後又繼之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元也美利亨也亨者嘉之會美亦嘉故也利天下利也不言所利貞也所謂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故贊之曰大矣哉大亦元也此又有以見元亨利貞功用之不分也自大哉乾乎以下又廣言四德之餘旨以明乾之所以大故又先贊之曰大哉乾乎乾惟大哉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不可以一德名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不可以一義求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不可一用盡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不可以一方拘也天剛乾之軀也健乾之用也剛故不變健故不息一氣之運動无非時中也自然之天理无不順正也所謂純者專一而不雜也可以卦畫見之天八卦皆純也美獨乾歟曰六子陰陽雜也

而坤又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則所謂純一不雜者莫乾若也乾有是純一不雜之德故稟之於己則為粹貞之於物則為精剛不干時乾之粹也精氣為物乾之精也揚子雲曰天精天粹万物作類是也乾之德如此其不一也故悉而數之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有不一之德六爻自初至上其所以發而揮之者果何事歟亦曰不外乎是德云尔是德也發而揮之於六爻之間故初之勿用則養其剛三之乾則行其健二五中也而三与四之重剛又警其不中三五正也而而上之有悔又欲其不失正乾元用九則其純也天德不可為首則其粹也以至万物資始於乾元則其精也乾之難見之情无所不通如此然則乾之情其所以旁而通之者即乾之六爻也其所以發而揮之者又即乾之不一之德也豈有他哉故既言乾之德而繼之以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六爻既以發揮則知時潛時見時躍時飛与夫時行時極各乘其時而不紊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此乾元用九所以乃見天則也故又繼之以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六氣順序則乾之功用博矣故以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終焉雲行雨施天之澤也而所以為雲為雨者乾元之餘用也天乾元之大也為万物之所資始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均被其澤者乃其餘事耳故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乾之德不可以一德名乾之用不可以一用盡乾之爻不可以一義求乾之澤不可以一方拘其曰大哉乾乎信乎其大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行之於德如影之隨形不可以強无之也特因其所處如何耳時方隱伏則雖有是德而无是行乃若出潛離隱則以是德為是行也猶之植木於幽暗之地表未始不存而影未始可見何也隱使然也若夫大明方中无有虧蔽向之植於幽

暗者舉而移之顯明之地則表立而影隨矣此君子之道所以不可誣也德之在我愚未成尔行未成非所慮也德既成則推此以爲行乃其餘事尔所謂日可見雖欲俄頃必蔽之不可得也初云龍德而隱德非不足也位不足也夫君子之心不敢以天之所予我者自私久矣今也吾身隱而未見則吾心之所欲掩者亦未見其可也故曰行而未成行而未成則不成乎名矣此時也非我志也然則如之何曰與其有干時之德無寧隱居以求其志也故曰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得之於天者與人同也所以輔其天與人異也既有以得於天而无以輔其天弃天也學問之道无他輔吾之天也吾之天既有餘地則寬居仁行何往而不暇所謂君德如此而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也自夫十有五以往良知良能之外何事非學前
言往行未際於耳目艱難險阻未經於履歷此非學不可孝
以聚之則所得富矣所得既富不問以辨之則孰爲得孰爲
失孰爲是孰爲非則懵然矣故繼之以問辨也學聚問辨其
德成矣九二出潛離隱則以成德爲行此其時也故又繼之
以寬居仁行寬以居之涵養是德於己也仁以行之推行是
德於人也君子將以推是德於人而在己者无雍容涵養之
素則事至而應亦有所不給矣故寬以居之所以涵養是德
也至於仁以行之則德施普矣前章言庸章信庸行之謹
學問之力也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涵養之功
也二之見龍在田而生養之利无不被非由孝問先自涵養
何以至此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子曰過猶不及以言過與不及皆非中也九三重剛而不中過乎中也下乘九二初九之剛故曰重剛而不中九四重剛而不中不及乎中也上乘九五上九之剛故亦曰重剛而不中易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故三與四均致意於此上不在天謂非五也下不在田謂非二也而四處人物之表近君之地謂之中不在人又不得爲九三也三既惕矣四烏得而不或邪昔魏證謂王仲淹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若三之惕則不得不憂矣四之或則不得不疑矣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其辟危乾之九三九四是也三與四處危疑之地故其辟亦危何危乎當是時也上有堯舜則揖遜之事興上有桀紂則湯武之變成詎勝言哉故居此地者皆當因時進德修業而勿忘惕或之念夫然後得俱免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至理无乎不在在天地則爲覆載之德在日月則爲晝夜之明在四時則爲寒暑之序在鬼神則爲禍盈福謙之吉凶均一理也一理所在以心契之故无往而不合无往而不合則大矣故天地以无私爲德日月以无私爲明四時以无私爲序鬼神以无私爲吉凶而大人則以无私爲心以此无私合彼无私宜其大也夫至理純乎天而已矣故天全是理爲造化之主地配天也日月四時鬼神皆分任其造化之職者也大人全盡是理則亦天而已矣故先天而天弗違大人即天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即大人也吾不知其分焉雖然後天而奉天時猶有天在也先天而天弗違則大人之外无别有天矣故終之曰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言人與鬼神

相與晦明於大人之中而不自知也夫始於无所不合終於无所弗違所謂大人造化也以此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无危不乎无易不傾易之理也故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必有喪知其一不知其二過矣此上九之所以亢也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廣言六爻用九之道以終爻言一篇之意乾之六爻皆聖人也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如初之潛則知以退爲正也二之見則知以進爲正也四之進退无常則知進而又知退矣三之在上不驕在下不憂則知存而又知亡矣五之下見二則知退托以求助而不敢保其存也凡此皆不失其正也上九亦聖人也宜无失正之舉容有不知乎此而至於亢者易之示戒深矣夫自亢言之則有進有退有存有亡有得有喪自聖人言之則雖有進退存亡而實无得喪於其間也何也謂其因時順天而吾无容心故也故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及於得喪焉終始兩言其惟聖人乎深歎上九之不失其正也夫不失正則不失聖矣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三

坤下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程河南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利字不連牝馬爲義如云利
牝馬之貞則坤只有三德大抵四德具乃謂之乾德配乾乃
謂之坤坤云四德同於乾而貞牝則或異者乾以剛固爲貞
坤則柔順而已故有取於牝馬之貞蓋牝馬柔順故能承順
乎人坤以柔順故能承順乎天夫乾爲馬以其健於行也若
乾行而坤止則无以共成其化育之功矣故坤亦取諸馬而
又取其牝馬者以謂不牝則不順非馬則不能往應於乾相
爲无窮故也夫坤以柔順爲貞故能往應於乾君子之進爲
於世也夫豈專恃吾有能行之才歟必也待人君命焉而後
承駕焉而後騁以務合坤之德而已故繼之以君子有攸往
謂其以承順爲行則无干時冒上之愆而有所往也先迷謂
其行也陰或先陽則迷謬而失正後得主利謂陽倡而陰從
之則得主而利也得主猶曰得君也爲坤之主也誰乎曰乾
也坤得乾以爲主有順利而无迷謬非能自後寧至是乎上
六其道窮也先迷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後得主利也
自西至南陰位也而坤位西南之維故曰得朋謂其類皆陰
也得其朋類相與以贊成生育之功也曰北至東陽方也而
東北之維艮實位爲此万物成終成始之地也陰之類於此
絕矣故曰喪朋然乾元於此資始則坤元以資生應之未有
乾行而坤止也故生育之功又肇於此焉則雖喪也乃所以
爲得也故彖乃有終有慶之說大抵坤之爲德以後順爲貴
得朋以贊成生育之功後順也喪朋以往應於乾而肇生育
之功亦後順也此之謂得主而利也故終之曰安貞吉謂牝
馬之貞坤之貞也安於此而不變則无先陽之迷故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洪

光大品物含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与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稱父坤稱母父道尚尊尊故大母道尚親親故至此大与至之別也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万物資始於乾而有氣則資生於坤而有形乾動而坤隨乾授而坤受是故乾始而坤生順而承之不敢違也故曰乃順天乾元之既始乎物也其功用未已也又有以資而育之雲行雨施是也則坤元之於物也亦豈特生之而已哉又有以宅其生而使之輯寧泮渙自適自遂而後已是故坤厚載物宅其生也含洪光大則又輯寧泮渙其生也此乾坤功用之不窮也夫其所積不厚則其所載者无力奉天下之物吾所生也又吾所載也此岂无力者能之乎故曰坤厚載物以謂不如是則其德不能配天矣无疆天之无疆也德合无疆地之无疆也以此无疆合彼无疆非厚能致然耶含洪光大以言其德之无疆也夫万物尽生於我而或有流離迫促之態而不能自適自遂焉則其責又在我矣故坤之為德也必有以容之使不流有以舒之使不迫容之使不流輯寧其生也所謂含洪也舒之使不迫泮渙其生也所謂光大也含洪德之器也光大德之化也凡此皆无疆之謂也万物於此雖欲不自適自遂得乎故曰品物咸亨取諸牝馬者以其地類也地陰德也故牝馬其類也牝馬柔順而亦健於行則能往應於乾故曰行地无疆謂之行地无疆则无疆之德地固有焉此所以德合无疆也夫牝馬之行地无疆也以其子而利貞也君子之有行也舍是其可乎故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亦猶乾之文言釋元亨利貞又繼之以君子行此四德者易之取象明義凡以為君子設故也先何為而迷邪以其失坤順之道也牝鷄之晨西雲不雨此先迷也後何為而順邪以其得坤道之常也君倡臣和男

行也隨此後順也得常所謂得主而利也西南得朋以君子言之任進之初也初貴引類故泰之初有拔茅之征與類行也東北喪朋得君之終也終貴道行故大畜之上有何天之衢亨終有慶也朱子發曰得君者君之慶得親者子之慶得夫者婦之慶天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坤以柔順為貞安於貞而不變此地道所以為无窮也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君子之有行亦務合於坤德安於貞而已夫天有是无疆也而坤以厚德合之故為地之无疆地有是无疆也而君子以安貞之吉應之則又為君子之无疆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其運乎故乾之象以天行言地其処乎故坤之象以地勢言行則貴其不息勢則貴其所積之厚而不輸尔載也子思子曰地以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岳而不動振河海而不泄蓋言所積之厚然也夫德之在我我所固有君子固无以異於人也然語其任天下之重者則類非環薄者之所能勝也是必積累之素見於平日之所養而後能然尔鼎之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夫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德非厚德故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一陽在下其曰潛龍勿用者懼其傷也坤之初六一陰在下其曰履霜堅冰至者防其長也懼其傷愛之也防其長忌之也夫陰陽天地之道消長往來為晝夜為寒暑為古今一息不停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而有所愛有所忌也哉張橫渠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惟易為君子謀也故陽君子道也則必委曲愛護惟恐其或傷也惟易不為小人謀也故陰小人道也則思杜其漸防其微惟恐其遂長也夫消消不遏將成江河毫末不去將尋斧柯陰氣始凝霜也凝

而不已則其至堅冰也必矣此无他馴致之故也惟見微慮早之君子知天下有所謂必至之理故謹其辨於履霜之初則馴致之禍亦或幾乎熄矣鄭莊公之籠弟不用蔡仲蔓草之諫而待其自斃遂至於同氣交兵子母相失噫此无他昧履霜早辨之戒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六爻惟二為尽地道何者以順德居正位順之至也故循理而行无所容偽直也隆殺厚薄各當夫物方也直方故大則其功順成初无所待不習无不利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以承天而時行見之行其所无事六二之直也時措之宜六二之方也夫習而後利者有之矣然其利有限也六二直方之德根諸所性乾動而坤隨德與天合豈有所限之利哉此地道之所以光也光者六二之所不可揜者所謂大也程河南曰不習謂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或曰乾之二五以同德相應坤之二五亦同德也何以无相應之義曰程河南曰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智光大也

邵康節曰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夫效其法而終其勞坤之六三是也三陽也而明於內六陰也而晦於外含章也六三非正也居下位之尊當靜晦之時而有含章之智亦可謂之貞矣然含章不發非不發也發於從事之間而若未嘗發焉尔故繼之曰或從王事而象曰以時發也曰時云者義所當為吾必為之但含晦其美不敢居其成功也然則不知含章不可謂正含章不以時而發可謂之正乎亦

不可也。无成有終，謂不敢居其成功，惟後順以終其勞。尔夫時晦而晦，非不忠也。時發而發，非好從事也。故晦而不發，非智也。發而不晦，亦非智也。智也者，晦其所發，發而必晦之，謂也。故贊之曰：智光大也。古之人所以无智名、勇功者，以此後世君子身處高位，以含晦為心，則或至於拱默无營，以強聒為事，則或至於矜伐而取忌。由六三言之，何暗如之。

六四括囊元咎无咎，象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

乾九四曰：乾道乃革，則坤六四亦坤道乃革之時也。以周正考之，建酉之月，革秋而為冬，則六四是也。當是時也，陰氣既凝，万物歸根，小人道盛，而君子不利，故曰括囊。括囊，謹密以遠害也。知所以遠害，則寵辱不至，故曰无咎。无咎，无咎，韓退之所謂刀鋸不加車服，不維是也。蘇東坡曰：咎与咎，人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咎。脫乎咎，必履乎咎。咎所以致罪，咎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咎之難也。然當是時也，咎亦所以致疑。

則譽亦咎也。故象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太元以馴準坤而次六有曰：囊夫括珎寶，此則不知謹密而致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中以六居五，蓋半矣。莫非君也。在泰在大有之類，則為謙順之君。在離在未濟之類，則為文明之君。在豫在常之類，則為暗弱之君。惟坤也。五雖君位，坤實臣道，故不取君義，但微婉其辭而致之意曰：黃裳元吉。夫黃，中色也。裳，下飾也。惟中也。故通達為臣之理，而不可失。惟下也。故謹守為臣之分，而不可踰。如此，則中有所養，外无所越。吉孰大焉。程河南曰：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又曰：在坤則陰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弄菴是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而不盡言也。又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謂積至美所遂，故厚則能守，其分六五也。

陰道馴致於初至五而盛矣至上則其道不得不窮蓋六陰極於亥至子而一陽來上六亥也乾位亥前正陰陽交戰之地故說卦曰戰乎乾以言陰陽勝負之機實決於此時也夫陰小入之道不可以過盛而与陽敵故於六陰之極而稱龍焉存陽道也存陽道者存君子也在剥之上五陰既盛一陽雖存凜凜乎其危也而上九侈言之曰碩果不食又曰君子得輿以言天道不可以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以一日而无君子故邵康節曰夫易聖人長君子消小入之道也及其長也關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已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關渾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上六在一卦之外陰既失所而陽未正其位故曰戰于野當是時也以強弱較之陰既盛而陽猶微以時勢論之陽當信而陰已屈俱不能无傷故曰其血玄黃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之用九用得其當則吉用不得其當則凶惟坤亦然故用六之利在於永貞而已永貞謂久其貞也永以安貞為吉則用六以永貞為利可知也夫坤之德所以能配天者以其久於其貞也貞則大大則能配天矣故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或曰二之直方三之合章四之括囊五之黃裳是皆善用夫六者謂之永貞可也陰道馴致於初而窮於上得為永貞矣乎曰陰与陽循環无端不有所始則不有所終不有所終則亦不有所始易之道然也惟君子見微而慮遠於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於龍戰則識陰道之已窮亦如乾之勿用於初而不可以久於上也夫是之謂永貞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之文言首釋元亨利貞之四德甚詳且明也至於末章乾元者始而亨也以下之文則間引釋彖數語而參錯之今坤

出爲震者餘慶之不亡也小人之道有時而消於是陽息陰尺者矣然而始極生巽者餘殃猶在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者何正是也方者何義是也夫循理而行无所容僞之謂正直也者正而无僞也隆殺厚薄各當夫物之謂義方也者義之所當然也君子敬以直內則所謂正而无僞者存諸我矣如是則內有所主雖一毫人欲不能入吾舍心正而意誠也義以方外則所謂義所當然者當夫物矣如是則外得其宜雖起居出入未踰吾閑固治而天下平也夫孝力不至則內外間斷君子之孝合內外之謂也主敬以直吾內則敬立矣行義以方吾外則義立矣敬義既立則物我无異而天下歸仁矣此德之所以不孤也不孤所謂大也知有內而不知有外知主敬而不知行義非不孤之德也君子之德大而孤則性与用一物也用与性一源也所謂行其所无事而不失乎時措之宜者雖屬之我而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如是則行之事物之際殆如履吾室中庸何纖芥之疑乎或問既曰直其正也不曰正以直內而曰敬以直內何也曰正云者有靜意也敬云者有活意也六二正也欲發明六二之動故又曰敬而正在其中矣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坤之六二以順德而處正位六爻所謂尽地之道者莫二若也故曰地道光也而三之无成有終亦曰地道何哉曰地道以處下得中爲正三下卦之成也聖人懼其以成功自居故爲之戒云而以臣道妻道兼言之所以示戒也詳矣三之章五之文文釋之或曰有美或曰美在其中文与章皆美物也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非有美而不發也發之於從事

之間而若未嘗發云尔夫發之辭事之間而若嘗發非不發其美也不暴其美故也有美焉而不暴則吾知惟王事之從而已尔吾知代天之功以終其勞而巳尔所謂成功吾何有焉此六二之智所以光大也晋武之平吳也王濬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王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卿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師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子之不伐龔襲遂之雅對何以過之噫此坤六二光大之智也濬何足以語此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吝蓋言謹也

六二六四皆以柔勉柔順之至也然二則居下履正尺坤之道而四則坤道乃革之時視二為失位也夫以至順之德處失位之地當是時也何不用吾順乎曰順乎時而已矣故曰

天地閉賢人隱然必先之以天地变化草木蕃者以言天地变化草木亦蕃而况於賢人乎天地閉塞賢人亦隱而况於草木乎互文以見義也雖然後世之隱有二槩有避咎而隱者有好名而隱者避咎而隱者志於无咎而反有吝好名而隱者恥於无吝而反有咎谷口鄭子真耕於岩穴之下而名振于京師此志於无咎而反有吝所謂避咎之隱者也梁鴻作五噫之歌而時君惡之此恥於无吝而反有咎所謂好名之隱者也然則六四文贊既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於此又曰括囊无咎无吝蓋言謹也豈不為好名者設邪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卦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君臣上下固有不易之理亦有不易之位中无所養而於理不通者則雖冒昧切位而有墮越之禍不顧也况欲身安道隆功著名顯其可得乎惟夫所養之至富貴利慾不足以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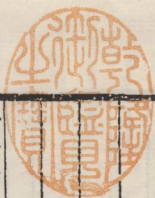
其心故雖躡高顛係衆望曾无欣艷於其間若詩人所謂公孫碩膚赤馬几几是也夫黃中美在其中也德美存其中則爲臣之理豈有不通曉者乎於理既通則能正爲臣之位而不失居下之躰矣凡此皆美在其中而然也存諸中者既不可誣則形諸外者亦不可掩故其声色也暢於四肢无非粹然盛德之容其成務也發於事業无非犁然當於人心者此非所養之至詎至是耶故又終之曰美之至也尺乎此者求之古人則周公其人也

陰凝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天下之理不可以有所極也有所極則有虧苟有所極而曾无所虧之處則不可常矣故陰陽之相推相盪而相与爲无窮也知道者未嘗不曰此理之固然也而聖人特假是以爲隱惡揚善進君子退小人之說焉則其所寄之言亦微矣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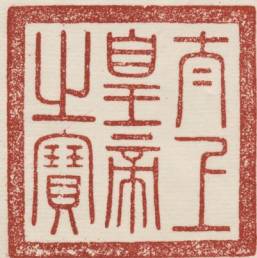
橫渠曰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謂陰也夫坤之上六之陰陽不疑其輒已也則必不至於戰至於戰者陽之不得已也亦陰之不肯已也不肯已者与不得已者駢然而作敵焉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而聖人則曰天道不可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故稱龍於盛陰之時者存陽道也當此之時不可以无陽故也夫苟无陽此聖人之所嫌也張橫渠曰及其長也闔之於未然則稱龍於此時之謂也大抵易於嫌疑之地聖人必深致其意焉乾之九四言或躍在淵而不稱龍者爲其嫌於近五也坤之上六言龍戰于野而必稱龍者爲其嫌於无陽也然九四之或自疑也上六之疑陽疑之也自疑自省也人疑之則不知自省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係辭曰方以類聚乾曰各從其類謂陰陽各有其類也今也陰陽紛爭雌雄未决均不免於或傷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又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若已離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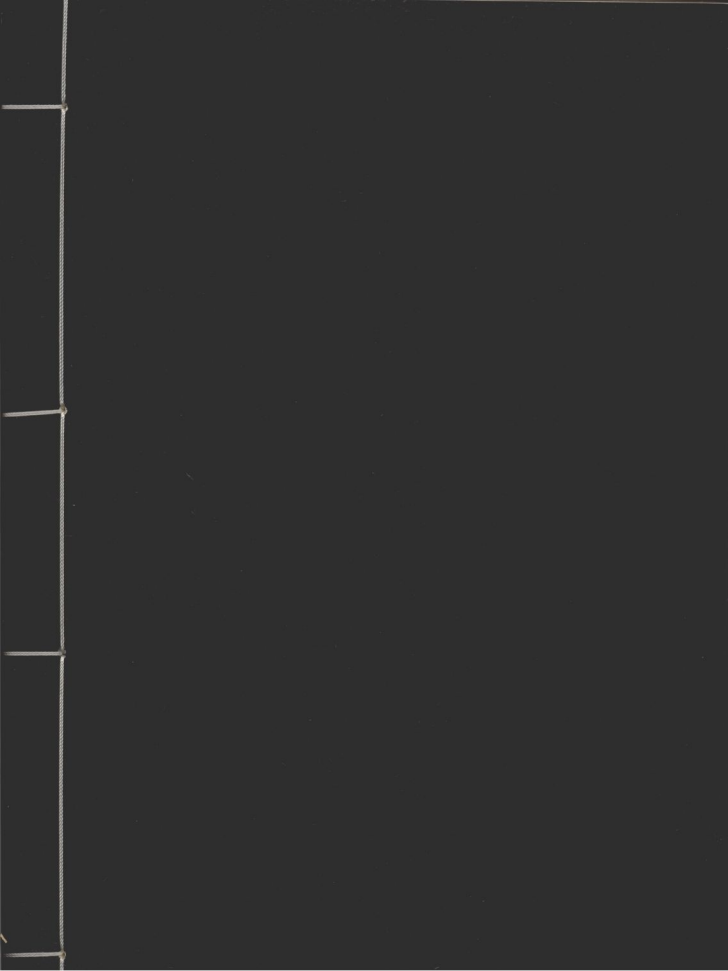
而无雜揉之傷則陽道反正而无事矣此光武勇於大敵之後所以投戈而息馬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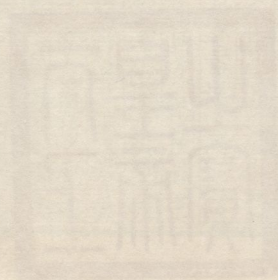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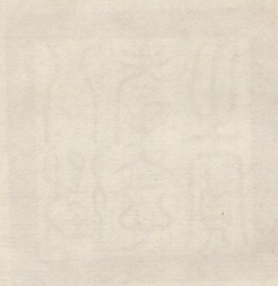




童溪王先生易傳
二



同治庚午年七月廿三日
陳





立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四

三震下

屯元亨

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

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坤之後繼之以屯與蒙者經曰有天地而後万物生焉盈

乎天地之間者惟万物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初生必

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此夫子序卦之旨也而愚之意

則曰繼天地以用事者長子也其次則坎又其次則艮此三

男相繼以效其勞於天造草昧之日闢天荒理地脉發初性

而尽開物成務之道也故震之二陽實繼於乾坤之後當天

地玄黃雌雄既决之後而以貴下賤為屯之初九也故屯之

下躑震而上躑坎蒙之下躑坎而上躑艮也三男相繼以效

其勞不亦有序矣乎屯之初九曰利建侯蒙之九二曰子克

家蓋謂是也元亨利貞乾坤之四德也乾坤万物之父母也

故具此四德自乾坤而下若屯隨无妄革能具其大躑而不

能尽其全用則閔子顏淵之於聖人具躑而微之謂也又其

次則有具三德者若離咸萃兌渙小過有具二德者若大有

蠱漸大畜升困中孚有具一德者若蒙師小畜復泰謙噬

嗑賁復大過震豐節既濟未濟則子游子夏子張得聖人

之一躑之謂也方屯之時難未亨也所謂天造草昧者也當

此之時未亨之難必期於大亨故曰元亨夫有一言足以當

天地万物之心曰正是也則所以已天下之難者正也故未

亨之難而期於大亨非利於正不可也勿用有攸往者非无

所往也當往而往往而不在我故也夫往而不在我而奚在

乎曰在乎正而已矣初九謂盤桓則欲其當往而往也所謂

志行正也則往不在我而在正也解坎下震上屯之反也其

曰无所往其求復吉有攸往夙吉夫既曰无所往也未幾而

又曰有攸往者何也天地之解已在此時故也然則方屯之

時所謂有攸往也則勿用焉而惟正之是卜可也侯者共理

之人也當屯難之時民思其主而欲以吾之一身濟焉難矣故又利在建侯乾坤一索而得震而震之陽用事於羣陰之下是為初爻故曰剛柔始交坎水也水善陷故曰難生又曰險也動乎險中謂初九也初九以陽德居陽位正也此大道震為雷坎為雨雷以洩陰陽之怒氣雨以播陰陽之膏澤所謂雷雨之動也動謂震也滿盈謂雷雨之動充足乎宇宙也雷雨之動充足宇宙則无一物不蒙其功誠異乎屯膏未光之施也夫天造之初草創其昧既難以吾之一身濟焉則眾建諸侯宜矣瓜分其布之勢既連屬於宇內則有強暴誰與為亂哉然既建侯以異已而未始忘乎險難故又曰不寧則又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戒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彖取雷雨象取雲雷者以言既雨則非屯象矣故雷雨作則

為解雲雷屯則為屯也夫措之天下則為事業蘊之吾心則為經綸當理亂解紛之時而經綸之无素焉則欲身屯也難矣故綴謀締慮屯結乎吾中若雲雷之欲雨而未雨焉此則屯之象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九以天德居下位亨屯之主聖人之按閭閻者也故行止動靜尽彖之德盤桓利居貞即彖所謂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也庖丁之解牛也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澤此所謂盤桓也盤桓即象所謂經綸也使初九无行正之志則不待當往而往矣所謂行正之志何也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能居是正則能行是正矣建侯為民建也建侯以為民則吾知有民而已又安知有己也哉故貴與賤所不必辨也此盛德事也陽貴而陰賤陽少而

陰衆陽爲君而陰爲民初九陽處三陰之下故曰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
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君子守道不回不苟合而失正六二正也當屯之時欲上應
於五而未果下乘初九之剛而不與合欲上應於五而未果
屯如遭如也下乘初九之剛而不與之合乘馬班如匪寇婚
媾女子貞不字也屯遭不進之謂也初九動乎險中馬之象
也下馬曰班與馬異處欲行而止之謂也二與五陰陽之正也
而居相應之地時方屯難莫與之合初非吾耦而二與之迫
焉則以寇目之未暇論初之德如何也夫二既以寇目初豈
與之爲婚媾乎此女子之貞而忠臣之義也字育也女子以
正爲德以字爲功若失德而有功寧貞而不字也若夫屯極
必通數極復始而正應乃獲故曰十年乃字十謂數之極也

夫天下不常治亦不常亂亂極必治不字終字事勢有所反
也故又曰反常也若屈突通尺節於隋而爲唐忠臣則六一
所謂不字而得乎反常之道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
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傳曰秦失其鹿天下競逐六三當屯之時所謂競逐之夫也
漢高祖語諸將曰諸君知獵乎逐獸者狗也指蹤者人也坎
爲隱伏五以一陽伏於衆陰之中鹿之象也夫初九所以大
得民者建侯以翼已故也用能作於閭閻而爲身屯之主六
三居不以正動而无應猶之即鹿也志在得禽而无指蹤之
人也所謂无虞也虞入山林之導也入于林而无其導焉徒
往也上六處一卦之外而非其應也故有入于林而无虞之
象君子則不然與其往取窮吝而无所獲也殆不如舍旃而
安於屯居貞以待時而无妄動之失夫惟有所不動動必獲

矣則初九是也幾殆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昔孔子之取虞人也取非其招而不往而孟子亦以不待招而往謂之枉已四與初居相應之地不即應之亦曰乘馬班如者待招而往故也初之以貴下賤有求婚媾之禮故四之往應於初亦有乘馬之象於時為屯故亦不免於班如焉夫媾媾之道不待求而往柱已也蒙之六三所謂不有躬无攸利是也求而不往亦不謂智成湯之三聘伊尹也尹乃幡然而改曰我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幡然之改尹之明也夫蒙之三不有躬无攸利則屯之六四求而往吉无不利宜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當屯難之時居坎險之位則五其致屯之主也夫九五之剛中正非有失德也特以膏澤不下而德施未光民心未歸而思亂者眾故屯難不得不生於此時也坎為雨故稱膏當屯之時故曰屯其膏夫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則屯其膏者特有司之事尔故小者之職以屯膏為正則吉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大君之躋天也故大君之道以屯膏為正則凶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而使之為國家災室並至所謂災室並至其屯也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乘九五之勢而居屯之極故亦曰乘馬班如夫能使五之施澤未光而致此屯難者皆上六陰蔽之力也屯極至此易窮則變上六之傷可勝既邪故曰泣血漣如坎為加憂為心病為血卦故屯之極備此象也何可長也者謂乘君之勢而相與以成是屯屯極矣君此高位其能久乎湯武一出而飛廉惡來之誅不可遁也

三三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告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合艮坎而成艮艮止也而為山坎險也而為水山下有險遇險而止昧其所適蒙之義也人性本明一發其機則矢去川決而蒙者亨矣亦乾元者始而亨也之義夫蒙之能亨者以亨道而行也所謂亨道時中是也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又曰君子之中庸君子時中夫喜怒哀樂未發故為蒙及其既發而又皆中乎節此以亨道而行也所謂時中也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則發其蒙也五艮駢艮少男也故曰童蒙我謂二也居相應之地有剛中之德五實兌具之以發其蒙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謂五有順巽之志以下應於二然後二從而應之也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可與有為也韓退之師說有曰古之文字者必有師師者所以決疑而辨惑也發蒙之道而曰筮云者所以決其疑也占筮以誠敬為本不誠未有能動故也故初筮則告之告之云何告之以吾剛中之德而已尔曰剛中云者即君子之時中也以吾之剛中而亨彼之亨此以性覺性之道也若夫筮以決疑也而有再三之瀆則誠意亡矣故以不告告之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肖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此以不告告之之謂也夫天之予我以此性也正而已矣自正之外无他事也當蒙之初務養吾正則用力寡而成功多正之躰不搖而正之用日長而日益矣此作聖之功也故曰利貞謂當蒙之初所利者養正也程河南曰未發謂之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以蒙與學之至善也朱子發曰學未至於聖未足謂之成德故夫子十有五而志于學至於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則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

象曰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艮山也而在上坎水也而在下蒙之象也不曰山下有水又不曰山下有險而曰山下出泉云者夫山下有險象既言之矣象者所以言象之未言也泉者水之源所謂純一而不雜者是矣泉之始出於山下也以况則蒙之欲身而未身之象故不取山下有水之義孟子曰源泉混混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混混蒙也不舍晝夜則所蒙者身矣至於盈科而後進則所蓄厚矣君子以是果行而育德德者行之源也所謂果行者以身行也不捨晝夜之謂也所謂育德者以養正也盈科而後進之謂也孟子養氣之說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君子行欲其果也又曰配義與道无是餒也此君子德欲其育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傳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用訓于蒙士以六居初陰暗而未明所謂蒙士也欲發其蒙不於此時而

力名四

六

豫以禁之不可也故曰利用刑人而象曰以正法也夫所謂刑人者非必殺戮之也正其法以示之立其防束曉其罪矣而豫以禁之使蒙蔽者知所戒懼欲有所縱而不敢為然後漸知善道可得而化之也當是時也夫苟說其桎梏而不豫以禁之則過此以往不可復制矣雖有善教何由而入乎故於發蒙之初用刑人則以為利用說桎梏則以為吝也噬嗑亦明罰勅法之卦也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夫當噬嗑之初履校滅趾而使之不行乃能无咎則當發蒙之初用說桎梏而縱之使往能无吝乎桎梏與校皆刑具也程河南曰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傳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也在蒙之時則

二與五是矣故二之爻以二與五剛柔相接而兼發其義曰包蒙古納婦吉子克家即此三語足以見二與五之懿也夫二與五居相應之地二有包蒙之德故以剛接柔而蒙者資之五有順巽之德故以柔接剛而二則納之順巽之道童蒙之道也匪我求童蒙故五之於二不得不盡順巽之道童蒙求我故二之於五不得不擴包容之德包蒙吉此二之吉於五也納婦吉此五之吉於二也或曰五君也而有婦之象何也曰泰之六五曰帝乙歸妹則亦下交於九二也庸何嫌乎說易者不以象害意可也坎與艮皆乾之子也二與五相與以用事則柔剛相接而家道成矣故曰子克家剛柔接也求之古人則商之保衡太甲周之周公成王是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夫昧其所適至於喪軀失德者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蒙不足以盡之故此爻獨不言蒙且人之所持以自立於世者以其有廉恥之維在也廉恥之維一或廢缺則无所不至矣故蒙之六三陰迷妄動而以勿用取女為義焉夫女之所以勿用取者以其妄動故也上九其正應也上九艮躡艮止於上而无下女之義此六三以坎水之性趨下而從二焉見金夫也金夫以利合也以利而合則喪軀失德矣故曰不有躬夫知以利合而不知喪軀失德之為非利甚矣其惑也故又曰无攸利然則上九正應也而乃勿用取之者以六三不能靜以待上之求而失足於二焉故也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夫失德之女人勿用取失德之臣君所不臣失德之士君子不友其或取之臣之友之是亦蒙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讀其書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是尚友也君子之文字求以享吾蒙也蓋汲汲於此而後足以有立六四以陰居陰蒙昧无覩曾无剛明之親授以誘掖之孔子所謂困而不亨者故曰困蒙吝吝空虛无得歉然而不足也陽為實九二是也二發蒙之主四於初非應也固不得因初以親二三以不正實間忌夫已也又不得如五之應二故曰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不順則不能從善不巽則不能下賢五雖君位而以六居之又艮躡也故稱童蒙童蒙尤不可以不資於人也故虛中无我而順以巽以下求於二如是則優於天下矣故吉也太甲之於保衡也拜首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正救之德圖惟厥終成王之於周公也亦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夫二主冲主也志於耳蒙亦篤矣其所以為是巽順也亦至矣高周之所以隆也有由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以陽剛之才處蒙之終很然而不服所謂蒙之極者而不可告語者也故至此不得已當擊而去之夫所以擊而去之者務以已其寇暴之乱故也寇去則止若又擊之不已而寇自我作焉則是為寇也孟子曰古之為閔者將以禦暴今之為閔者將以為暴夫閔一也何古今之異欤禦之不已而或至於生事造怨則是為暴也故蒙之初發蒙利用刑人而用說桎梏則以為吝上之擊蒙利用禦寇而為寇則以為不利上无過暴下无不服故曰上下順也程河南曰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豎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

童溪先生易傳卷之五

三 艱下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有所濟者君子之才有所待者君子所以全其才有是才矣而不知所以全之則或恃其在我者而不知相其在彼者鮮克有濟矣夫乾以剛健之才運乎萬物之上則莫我或抗今也處乎坎險之下前有險而未可逞吾有才而未可恃當是時也能无待乎此卦之所以為需需須也有所待之謂也至誠自信全其在我而不拂其在彼者此需之道也惟能盡需之道則時行乃行險不能陷故需之九五位乎天位而有中正之德以乾德之發用而不窮者得位得時如此也此其為效豈不光亨矣乎故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然則有孚者乃需之道而有所須者乃所以全其剛健之才者也將以全其才也而无至誠需時之心則未有不輕進躁動而自宜於陷敗之地其能免於困窮矣乎需之剛健而不陷故乾德之發用得位得時而為需之九五此所以謂其盡需之道則曰有孚謂其有不困窮之義則曰光亨謂其得位得時而有正中之德則又曰貞吉也夫以剛健能濟之才而不陷於坎險則排大難定大患何往而不利故又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夫始焉有所須未始有功也知有孚而已矣終焉有所往未始不利也故又繼之以有功焉則有孚者乃有功之本而有功者又有孚之效也噫孚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序卦曰幼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則需云者又有養物之義此象所以有飲食宴樂之說而九五亦曰需于酒食也夫雲上於天欲雨之象也故為萬物之所需何須乎須此以養故也物得所養則得其宜矣故樂也飲

食者所以養人也宴樂者所以樂其所養也人君之於天下也故非家至而飲食之也亦非人人而宴樂之也不過使之而各盡其耕鑿之利云尔此養天下之道也又使之仰父母子嬉遊順適而无追胥勞擾之害云尔此宴樂天下之道也夫天下之心所以有待乎上者蓋亦不過乎此也君子在上有以慰適天下之望而使之各盡其有生之樂焉此則需之義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天下之事勢有遠近之不同君子之處事亦隨其勢之所異需之坎險在前逼近則為涖九三是也漸近則為沙九二是最遠則為郊初九是也故迫近於難則欲致其敬漸近於難則欲處以行最遠於難則欲其不失常也夫處无事之地則不可以越常而犯難初於坎水為尤遠所謂无事之地也故曰需于郊而以安常守分為用者乃其所利也夫處无難之地而不以犯難越常為行而以安樂守分為用庸何咎乎或曰需之險在前也非无難之世以初九剛明之才岂无救世之志歟曰當需之時位卑而時未可患難未切於已而不可以輕試於難若以越常犯難為行孟子所謂鄉鄰有鬪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惑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視郊則去坎水為近矣然未之溺也故曰需于沙沙平衍之地也九二以剛居中故又曰衍在中也故君子之濟夫難也豈務與之交相為敵歟夷然以寬裕自處亦還以寬裕處夫物而期於吾不彼撓彼不吾傾而已矣夫如是則始焉雖不免薄有所嫌小有所疑終焉釋然禍去而難平矣故曰小有言終吉此君子之善濟夫難也昔諸呂之難亟矣而陸賈

乃從容於平勃之間未嘗少激其勢也俄而將相交歡而左袒一呼呂宗覆矣若曹豎者可與論需之終吉也其能身位俱榮宜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泥視沙則去坎水爲已迫矣是與寇難相鄰已不容髮矣故曰需于泥致寇至夫寇自外至而九三處內外之交而與之鄰焉亦勢使然也今而謂之自我致寇何哉曰警言之辭也夫禍難之至苟以爲時勢之使然而我无與焉則或坐視其禍而不救者有矣或知救之而不知敬戒之術以致敗也亦有矣韓文公守戒之說曰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墼而內固局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意亦惑矣故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此聖人警言九三之辭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之六爻由初九九二九三言之則在內者有以待乎外何也坎險在前故也故初之需于郊二之需于沙三之需于泥皆謂坎險之在前也由六四上六言之則在上者有以待乎下何也三陽上進故也故四之出自穴上之入于穴皆謂三陽之上進也而五之中正則又廣言人君待天下之道也是亦有以待天下也夫三陽以剛健之才在下而有待也亦久矣至於六四則涉陰虛之地而莫過其進如入无人之墟矣故四之當是衝也需其至而弗之入焉則有傷矣爲四計者莫若出其窟穴而順以聽夫三陽之進若安其位而與陽角焉所傷多矣血陰物也穴陰所也皆謂四也夫方三陽之需于下也則指坎之地曰險曰難曰寇曰災及至於四而三陽

有必濟之勢也則如蹈无人之墟而所謂曰險曰難曰寇曰災咸无焉聖人闔闢陰陽之旨至是而益明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正中也

司馬溫公曰有孚光亨貞吉人君所以待天下之道也夫九五居中履正以待天下之須中則養天下而不過而有以盡時措之宜正則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此人君待天下之道也夫酒食所以養人也中正之君使天下皆足其量无求而不獲如酒食之適其醉飽焉此則須之義也而蘇東坡乃曰九五以酒食待乾乾必心服而為用陋哉斯言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出自穴謂當三陽之衝失所安也入于穴謂上與九三居相應之地不拒其進而初九九二皆因之而前不見傷焉得所安也夫在彼者有所待而來則在我者亦必有以待其來彼三陽者有待而來亦久矣故曰不速之客彼既有待而來而五无以待之則其失大矣何謂待之道曰敬之而已矣夫子戒司馬牛曰君子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彼三人者雖九三獨吾應而九二與初亦吾所不失其親之人也故居需之終而獲吉焉夫上六以陰居陰當位也象曰不當位何也曰陽為客陰為主而且居一卦之上是不當位也不當位則失陰陽上下之義矣然敬則无失以陰而為主於上彼三陽者吾能敬以待之故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或曰六四之順以聽也則三客之來亦知敬之矣而且與初九居相應之地何為其出自穴不若上六之安需于血不若上六之无所傷也曰三之應上也三居先焉而下二陽因之以進故上得所安而无所傷初之應四也初居後焉而上二陽不因之以進故四不得所安而有所傷也經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此之謂也

三 訟下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凡訟必有能訟之才亦必有兆訟之心有是才而无是心則訟何由而生有是心而无是才則訟何由而成訟之成躰乾以剛居上剛則健而不可屈此能訟之才也坎以險而居下險則深而不可測此兆訟之心也以不可測之心而濟之以不可屈之才此所以訟也故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此以卦才言之也坎之九二之剛實自乾來也而居下躰之中是以成訟則二其致訟之主也夫以剛居中則中實中實有孚也天下之事无小大皆不可以匪孚而訟之匪孚尤不可也訟而匪孚則妄而已矣故訟以有孚為本窒塞也惕懼也有孚而見窒則不得已而訟窒而不自惕則是好訟也二以陽而居坎陷之中故為窒坎為加憂為心病故知惕中吉者夫

易五

五

剛未為凶德也過剛則凶矣故訟以剛得中為吉以過剛為凶終凶謂過乎剛也上九之終其訟是矣夫訟以求直吾情也吾情之既直則亦可以已矣而復不已則其於人也豈惟擠之罪罟之地而後已而吾之為德也亦不得為吉德矣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大人者謂九五也五居中履正是能以中正之道聽夫訟也故為天下之所利見夫天下之所爭惟中正可以已之故訟之所尚者中正而已蘇東坡曰夫使川為淵者訟之過也天下之難未有不起於爭今又欲以爭濟之是使相激為深而已朱子發曰剛險不相下君子小人不相容難始作矣聖人見其訟也戒之以中正戒之以不可成若濟之以爭是以乱益乱相激而為深矣漢唐之乱始於小人之為險君子疾之已甚其終至於君子小人論胥以敗而國遂亡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噫聖人示戒之意亦深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運水下注天下之物其行相違莫甚於此故爲訟之象
凡事終之不善始之不善也夫始善而終不善者有矣未聞
始不善而終善者也故君子於作事之始必也絕其爭端窒
其亂源使訟无由而生是之謂謀始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无訟乎无訟之道舍謀始不可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訟以得中爲吉以終訟爲凶故於初而致其戒曰不永所事
而象曰訟不可長也初六之才柔而順者也非能訟也然當
訟之時而亦有所不能已也故曰小有言謂得罪於四而在
我亦不能无言也初六何以得罪於四乎曰初與四居相應
之地四下應初疑二間已又疑初之舍已而比二也故當此
之時初六不得其平而至於不能无言然二與五兩剛不相
能而二方且自下訟上則亦何暇間四之應而初亦何心以
比二也故小有言而是非之辨如此其明也其初亦非有罪
者也故曰終吉以言初之於四始雖不得无言而終相得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
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九五在乾在中孚則爲同德在訟則爲不相能之兩剛
也夫二五之不敵故也而二自下訟之義乎故曰不克訟
邑人三百戶二之居有之資 比之尺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
王臣奚翅於千萬也而二訟之多見其不知量也逋竄也避
也眚禍也掇取也二若反而安其在我而避其爲敵之地則
可以居有其資而无禍患矣苟爲自下訟上而不知其爲不
義則患之至也乃其自取也或曰訟之九二必與五訟乎曰
凡恃己之才不安其位分而怨天逆天者皆訟五之謂也
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說者剛健之事而非柔順者之所能為也故初與三皆曰吉終吉然初之終吉即其初而知其終之有是吉也三之終吉居其終而安身是終吉也夫三以柔順之才而居下躰之終是能以素分自足也何謂素分從乎上者己之素分也謂本與上應故也故曰食舊德貞固也厲危也貞固以自守而无九四九二上下之交焉則雖處危險之極而終吉也或從王事无成者夫訟於生其行之相違而天下之爭又起於矜功而伐能三與上居相應之地以柔而從剛以下而從上而不以成功自居是能无訟也故訟之六爻不言訟惟三為然夫一於守而不知義之所當從介者之所為也二於從而不知義之在所守徇夫人之所為也而三則舉无是也故曰食舊德又曰或從王事无成而象則曰從上吉也朱子發曰審貞妻之於田蚡上下相激至亡其身不知六三之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尊則无敵既不可訟二之於五是也柔則不競不競則无與為訟四之於初是也故二與四皆曰不克訟四躰剛復柔雖有能訟之才安於所止是亦能反而歸諸正邪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賜不受命則不知所謂正理矣渝變也亦前之為則能安於正理矣復而不變變而安危也於正理何有哉夫訟非吉德也以知止為吉吉則无失德矣故象又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夫九二之歸而連九四之復而渝皆貴於知反者也故聖人皆以不克訟戒之戒之者懼其恃夫剛也然四有安貞之吉而二无有焉則知自下訟上者聖人所深惡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得時措之宜之謂中循天理之自然之謂正呂刑曰咸庶中正則中正之道獄訟之所以恃也尚矣訟之九五以天德居中履正而聽天下之訟則天下莫不赴焉故彖曰利見大人

而文曰元吉元吉吉之大者也夫九五之吉而大天下之人見大人而利舍中正其可乎故利見大人尚中正也則知中正之道人情之所同尚也九五元吉以中正也則知中正之道以之者九五也舜語臯陶曰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中也又曰惟兹庶罔或干予正正也孟子以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而曰此天也而不知此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以剛之極處訟之終此極己之剛而終夫訟者也鞶帶之為服者不純乎剛亦不純乎柔而為中躰之飾六三之象也三本應上而以素分自足有從上之吉无他志也當此之時諸爻方訟而三實間於九二九四之間上九或疑其有上下之交也故終其訟焉夫以剛極而終夫訟而三以柔順不較應之或錫之鞶帶也然或錫之吾受之以為宜也夫何愧受之不以其道而以訟受焉則雖得之必失之茲榮也祇所以為辱也故三之從上則未始或失乎吉而上之以訟受服則亦曰不足敬也上九乾之終也乾為日故曰終朝自三至上九歷三爻三褫也夫訟逆德也上九以極剛而終夫訟而昧不可成之戒聖人所以愧取上九也亦深矣

䷆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居險難之地用衆之象也此卦所以為師夫用衆之道正而已矣所謂正者順夫理也用衆而不順夫理則攘襲變詐之為也以攘襲變詐為事豈足以服人心哉惟用衆得其正則足以服人心而為天下之所歸矣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謂王道上於正也丈人者尊嚴之稱也謂九二也均是人也人之所以畏服順從之不暇者必其尊嚴之人也有是正矣而又有尊嚴之人以行是正此師所以吉而无咎也剛中而應謂二之於五也行險而順合坎與

坤而言也夫九二以剛處中則剛而无過有以上應夫五也蓋不殺者帝王之本心而命將行師者帝王之所不得已二而剛則既足以除亂而解焚剛而中則吾君之心我實得之也故曰剛中而應戰危事也所謂行險也夫驅天下於險難之地而人不以為險難者是在我者有以順夫人故也蹈危履險而有以順乎人其孰不推我之從乎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夫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以毒天下也然殺人以安人害除而利至人孰不曰此所以安我也此所以利我也故相率而從之不暇此无他有以順之故也夫我有以順乎人而人亦還以從乎我此所以曰吉又何咎矣司馬溫公曰毒之者其志將以安之也若鍼砭所以已疾也所謂吉无咎者師以功成為吉以人心服從而莫之或違為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易學

九

散漫而不一者水也眾之象也翕受而无遺者地也君子之德也五言謂用眾非小人之事也或曰古今小人有才略者亦多矣何其不能用眾也曰能驅之而已矣僥倖其功亦有之矣語其以心服人則未也故夫有翕受含洪之德則平居暇日使之自然有尊君死長之義油然而作於其心而有不能自己者一旦驅之死地則捐軀效命孰不為吾用也故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謂容之蓄之者所以能用之故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河南曰初六師之始也故言師出之義與行師之道也何謂行師之道曰號令詳明是也何謂師出之義曰兵出有名是也兵出无名號令不明皆失律也故於師之初而致是意為否失律也臧善也謂有功也師不以律雖有功亦凶謂不合於道與義而非王者之師也齊相公之伐楚也楚人曰君

處北海寡人處南海風馬牛不相及也曷至是哉齊人曰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問此雖假義也然亦幾於有名矣李廣与程不識同時制軍廣之軍廢刁斗逐水草自便而已而不識則日夜持嚴常若敵至諸軍樂廣而苦程不識也然不識未嘗遇敗也而廣雖以勇名竟以勇敗此所謂失律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夫君人臣之位而得專制其事者其在易也推師之九二為然古者人君當命將出師之日也謀之於廟遣之以禮餞之於國門之外敬而授之鉞曰闔外之事將軍制之朕不敢與也故將軍得以行其志而後出乃以刑餘監軍事從中覆殊失古之義也所謂行其志者非專殺恣戮之謂也時然則然時止則止或威或懷而不失乎時中之義也雖然王者之師志於懷而已矣威之者非吾心之得已也然非有威之之具則彼小人者罪惡既逞欲其我懷未也師之九二在師中吉所謂或威或懷而不失乎時中之義也彖曰吉无咎九二亦云此正為二設也夫吉天也无咎人也在師中吉則有以得乎天也故曰承天寵也天且寵之而况於人乎其无咎宜矣王三錫命因天之寵也夫功之多也則其錫之也必不薄王錫之命而至於三焉則功之多可知矣故曰懷萬邦也九二以懷萬邦為功而獲王者三錫之命則與血刃相屠者結禍於斯人者有間矣余故曰不殺帝王之本心剛而中則吾君之心我實得之也九二是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昔昌國君樂毅為燕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之兵以伐齊尽虜其財寶祭器以輸之燕既而又下齊七十餘城皆郡縣其地以屬之燕功信偉矣及田單反間既行而騎劫代至齊師遂轉戰逐燕北至河上尺復侵城此師之六三所以師或輿

尸凶也輿集衆木而成也故有衆義說卦曰乾爲大輿爲衆尸主也師或輿尸不一其所主也夫師之權專則有功不專則致敗九二師之主也而六三復居其上外柔懦而內剛很之人也斯人而兼主軍制豈不兼喪前功邪故曰大无功也晉以戴若思遙制祖逖遂使黃河以南不旋踵而復陷於羣胡亦此意也故六五復申其戒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象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有決戰之師有持重之師決戰之師利於速戰不速戰則非惟老師而費財也脫免之機一失則无復成功之可冀矣持重之師利於退守不退守則以肉餌虎而宗社存亡之命一決於俄頃間矣朱葛亮武侯崎嶇自蜀中出與司馬宣王對壘屯田之策非得已也而巾幗之遺其意正在速戰也辛佐治一拔節立軍門而魏師竟无戰意遂以不殺却敵人此持重之師也六四重陰陰主靜退故曰師左次左次退舍也左亦陰也退而有待相時故也故曰无咎若宜進而退則有咎矣夫宜進而進宜退而退亦師之常也故曰未失常也程河南曰度不能勝而全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九二處帥師之任而征伐賞罰實自五出故六五詳言興師任將之道以示其戒夫以六居五柔暗之主也柔則易以奪暗則易以惑居天下之利勢而征伐賞罰之權實自我出何施而不可然師出无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師无故而興焉此柔暗之主之所輕而王者之所重也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用得其人其功乃成用失其當前功反喪帥師之任无故而易置焉此亦柔暗之主之所輕而王者之所

重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夫輿師以討有罪猶之田也凡田狩之役以有禽也害我田稼義當獵去至者之師亦曰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云尔此有名之師也故曰利執言書曰奉辭伐罪謂辭在我故也此之謂執言夫苟得已而不已焉非所利也程河南曰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長子謂九二也弟子謂六三也夫當其可之謂中二有剛中可用之才而五用之用得其當故曰以中行也三以過中不當之才而五用之用失其當故曰使不當也命目君出正也用使不當則雖正亦凶矣司馬溫公曰舉國家之衆而委之一人比安危之機存亡之端不可以不謹擇其人君之職守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者雖正猶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上六師之終也所謂師休之日而論功行賞之秋也夫用師之日不可以用非其人而師休之日尤不可以用非其人也師休之日而用非其人則一乱去而一乱生矣師何時而休耶蓋當師休之日智者謀力者角人爭售其所長未必皆君子故也乱略既平海內統上有所命而下莫不聽故於此時得以稱大君焉功之多者命之開國以爲諸侯功之次者命之承家以爲卿大夫此所謂正功也夫分茅胙土之任不以付之非其人焉此休師之道也乃若小人之有功者厚之以金帛優之以祿位不害其爲賞功也所以勿用之者謂其必乱邦也昔我太祖當大業既定之後語諸將曰君曹何不釋去兵權擇良耑第歌童舞女以終天年諸將感泣而謝曰此陛下生死而骨肉也故二百年間无小人挾勳跋扈之禍夫語三代而下得御將之道不動声色者惟我太祖也漢唐諸君不足與焉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六

坤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
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師以陽居二位衆陰順之于外大將統軍之象也此卦之所
以爲師比以一陽居五位衆陰順之于內大君朝諸侯之象
也此卦所以爲比比有吉之道凡物无所比者不可以獨存
於天下故比乃吉也夫比之所以吉者以其有所親附也故
繼之曰比附也比之所以有親附者以其上下順而從之也
故又繼之曰下順從也順謂坤也向使在上位而无輔則爲
乾之亢而有悔矣何吉之云向使上下違行而不順則爲訟
之不親矣何輔之云占筮之道人之所取信也書曰若卜筮
罔不是孚益曰未占有孚則占筮者誠信之謂也比之爲道
以誠信爲本故曰原筮謂推原吾之誠信以爲比之道也元
始也永終也貞不變之謂也吾之誠信始終而不變此比之
道所以无咎也故曰以剛中也夫剛而中則誠信之道充塞
乎其內又何終始之或變乎盡此道者九五是也不寧謂未
得其所以比也方來謂无方而不來也未得其所所以比者无方
而不來故曰上下應也以爻言之則居正應之地者二而已
以卦言之則九五以一陽而五陰莫不比之故謂之上下應
也亦猶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
下應之之義雖然上六之後夫五非果能應夫五也故視下
諸爻則其道爲窮謂獨比夫五而不之應勢逆而不順故也
夫當比之時顯比之主若揭日月於上自四而下皆面夫五
而順從之上六獨背夫五而後之此迷悟失道而不知比之
謂也其能獨存於天下乎其凶宜矣故上六又曰比之无首
凶東漢之隗囂李唐之李密本朝之李煜是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嗚呼吾觀比之象而知君民相須之勢不容髮也夫萬物之所以比者地也然求其勢之相比而无間然者則莫水若也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是也君民之勢亦然先王於是建萬國親諸侯使上下遠近脉絡相通則君民之勢交相比矣蓋國者所以域民也侯者所以君國也建萬國則君之所親者諸侯而諸侯之所親者民四方萬里之遠不患其不相比也或曰後世罷諸侯而置守令其與先王之勢同乎異乎曰後世之心患諸侯之難制也故守且令焉而分茅胙土之恩薄矣守令有過則賜之一札奔命而服罪之不暇得保終更則亦指日以求去此易制之法也然更易紛紛官吏民情愈不相親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大凡位之卑者則與之者必狹交之淺者則信之者必寡六居比之初所謂位之卑而交之淺也以此比人人誰比之然有要道焉修吾骨中之誠而已矣故曰有孚比之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推誠者則无上下之間有所不比比无不善矣故曰无咎缶之為器朴陋而微賤者然虛而能容初六之象也有孚盈缶則又誠无不足者不特有孚而已也終來有它吉者吾誠之效也孟子所謂能動也夫陰之所比者陽也初六之於九五近而承不得為六四遠而應不得為六二然至誠無上下之間誠存於此終應於彼其亦效之必至者故曰有它吉也誠之可恃如此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易之有比豈亦小人之道也曰所惡於比者為其不正也如比而得其正則无惡於比矣五比之主也二其應也陰陽各當其位所謂正也夫君臣上下相比以正此所以吉也比之自內者夫正者吾性之

所自然而不變也比而不失於吾性之自然者故曰自內凡相比之道而或失之僞爲者比自非自內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以六居三比之所謂不正人也故曰比之匪人夫相比之道以正而吉也比而不正則傷敗乃至是自貽其禍之道也三以不正間於二四之間聖人以匪人目之亦懼夫二四之或比之也其曰不亦傷乎者所以示戒於二四也亦明矣唐之七司馬皆世所稱才而柳子厚劉禹錫尤其傑者失足於王叔文之門蹉跌含恨以至於死者昧不亦傷乎之戒故也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處於邪正之兩間則誰從孰不曰從夫正而吉也然己之不正則亦未有能從夫正也以六居四蓋正人也己之既正則所從者亦必正矣故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則不內比於不賢之匪人以舍下也可知矣若四者所謂可與語上也歟朱子

發曰易曰東北喪朋安貞吉六四之謂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居正中之位則所以比天下之道亦正中也道而正中則大公而不私也故曰顯比陽爲明故稱顯夫顯明比道於天下而天下宜無不比者而或容有不吾比者聖人亦未嘗有心於求比之比之以不比而已故以王用三驅失前禽爲喻三驅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夫顯比之道順則取之逆則舍之若三驅然故前禽之失以不比比之也順則取之謂自四而下皆順大五之謂也逆則舍之上六之後夫五是也亦謂失前禽也然以前禽爲逆已而舍之則近而順乎已者亦豈上士人有以誠語之而致然歟故曰邑人不誡吉邑近邑謂近而比乎已者也聖人之比天下无遠近親疎之間不以近夫已者而加親不以遠夫已者而加疎此顯比之道也

上使中也者夫近而順於己者雖非有以誠之原其所以然者亦非无自而然也夫明中正之道於天下而天下皆惟吾之中矣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凡厥庶民惟皇作極此之謂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知所比而後能比人有足比然後能比於人上六之後夫五非知所比者也以陰居上又非有足比者也故曰比之無首一卦之上所謂首也在比而无爲首之道能无凶乎故曰无所終也謂比道之窮也夫君子有終以其謙也上六以陰暗而乘五逆道也其无所終宜矣

三巽下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昔者嘗疑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而不知其所以能者何也蓋學易而至於小畜而後得其說喟然而歎曰噫此亦出於情投而勢便也已矣夫勢便則事可順成情投則物莫吾忌小畜云者小畜之有所畜也畜者止也人臣有所止制之謂也故其爲卦也則巽上而乾下其爲爻也則六四以一陰位乎五陽之間而且近五焉乾之爲物剛而健者也而巽則以順巽之道行乎其剛而健者不吾忌焉何也是必有以得其情健也四以一陰位乎五陽之間而且近五焉乾之三陽雖剛而勢便故雖剛矣而此有以入之入之者爲主則受入者爲客矣此小畜之有所畜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蓋衆剛之情俱不我協矣又如制剛何然則昔者君子之爲人臣也所以汲汲於得位得君云者非有他也蓋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又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諂已也爲是故也古之

人有行之者則魏鄭公其人也賈洛陽則踈矣劉去華尤其踈者也夫頃刻不離左右握手入卧內其尊寵何如也以房杜之元勳猶以直遜之也則上下之情寧有或吾忌者故魏鄭公得以肆其志於太宗賈生以踈賤少年足跡方躡殿陛間遽然痛哭流涕驚人耳目絳灌輩詎能平哉其見弃宜矣去華以一介草茅裂眚誦言切齒宮闈其視賈誼抑又甚矣曾何補於万一哉此无他是皆昧夫小畜之義故也故小畜之義必期於亨不期於亨俱无補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此又合二卦與中爻而言小畜之所以亨也夫乾健也而在內巽順也而在外九二九五剛也而在中健而濟之以巽則施諸人也為易入剛而不過乎中則存諸我者无悻悻之態而志自行矣所謂志者何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君子之志志於好君而已矣君子之志行此小畜之所以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又昧於健而巽剛中而志行者之戒也夫雲行而雨施者陰陽之氣通也密雲不雨則陰陽之氣雍而不通矣西郊陰位也自我西郊謂六四用事也不雨之雲徒密於西郊豈有他哉陰陽之氣不通故也陰陽之氣不通則西郊之雲徒知尚往而已无感乎其施之未行也夫小畜之義期於亨也今西郊之雲徒知尚往而已則失健而巽剛而中之義也不雨之雲徒密於西郊則欲志之行其可得乎故曰志未行也噫此賈洛陽劉去華之象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下之物疾於行也莫風若也其所以疾於行者以善入故也惟善入故物莫能礙莫能礙故其行也雖欲不疾不可得也故易以巽為風又曰巽入也天下之物惟天為萬物之上惟其在萬物之上為高且大故舉天下萬物莫能踰於天今也風猶行乎其上也蓋善入故也以天之高且大而猶不礙於風而風得以行其志焉此小畜之象也剛柔不偏謂之

文行於萬物之間而无所忤之謂文君子之畜夫君也亦貴於有所入之尔然德非文德則健而不巽剛而不中其能有所入而使吾志之必行乎故觀風行天上之象必以懿文德爲本何謂懿曰積小以至大由微而至著之謂也揚子雲曰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文德之發用如風之行无高不暨无遠不至而物莫我禦蓋亦發於細微而行於至著云尔是之謂懿文德荆公曰小者之畜其可以暴爲之乎懿文德爲之以不暴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初九之陽動乎一卦之初動之微也當動之微云道未遠制之使不愆於道則用力寡而見功多而無制之之勞矣故曰復自道如復之初九所謂不遠復是也夫君子之畜夫君必待其非心旣形奉措旣愆去道旣遠然後從而止制之其能免咎乎必也於方動之初制之使不愆於道則无制之之勞君焉不見非於其臣臣焉不見猜於其君事君之義了无所失矣故曰何其咎吉而象又曰其義吉也以言事君之義莫吉於此故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小畜之初動之微也所謂心之非也復而自道其蓋格心之業乎楊中立曰六四陰得位爲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爲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又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視初九則動已形矣所謂動之微也亦既有間矣雖然未過乎中也故君子於此牽而引之使復歸諸中而无過中之失則在君非惟无失也而在人臣者亦不自失也夫以牽復而視初之復自道則其制之之勞與逸亦豈不有間矣乎伊尹之戒太甲也而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又曰欽厥旨率乃祖攸行夫曰虞機曰省括曰欽厥止曰率乃祖无非牽而復之使歸之中也然則縱欲如太甲而至於思庸伊尹

牽復之力益有勞矣郭仲和曰不能辨之於早至二尤艱矣
故牽而後復也牽勉強之義

九三輿脫輓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初九動之微也其曰復自道則制之力无勞矣九二動之
中而剛動之才已極矣制之力不亦勞甚矣乎猶之輿也
其行也有輻如欲制之使不行非脫去其輻不可也夫脫人
之輓而制之使不行則在我失之強眩而在彼者易以怨怒
故雖以正相與也而亦未有能正者矣此六四用力以制九
三之象也故又有夫妻反目之嫌而象曰不能正室也夫制
之於中不若制之於初制之於終不若制之於中人臣之有
所畜制者其勞逸難易之分於此三文蓋之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畜之成卦在此一文也夫四以位則多懼以才則至柔以

時則有所畜止之時也稟至柔之才處多懼之地而任畜止
之權上下眾剛環然而卜吾之舉動焉於斯時也蓋亦難矣
况脫三之輻而常遭反目之嫌乎其憂傷恐懼何如也雖然
以勢而論則柔一而剛五其不敵固也以理而論則君子以
眇然之身而處上下之際亦必有道矣何也即吾之誠意以
感之固也吾之誠意既至則金石可動而況於人乎故夫四
之血去惕出而无傷害恐懼之咎者吾非恃夫有五也吾恃夫
有孚也使吾非有孚則位雖近五而君之志或不我合焉則
位雖親矣而心之親則未也其能使吾之志必行乎故象又
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但云惕出則血去可知蓋謂恐懼猶免
則傷害斯遠矣舉輕以見重也程河南曰以人君之威嚴而
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故也或曰小
畜之爲小畜者六四也四處近君之位而以柔巽爲畜止之
道小人邪君子邪曰易雖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而上下二

篇所謂以六居四者凡三十二焉未必皆小人也若槩以陰居陰而謂之小人則凡為人臣者必以陽居陽而槩謂之君子可乎聖人於小畜之六四也而曰有孚曰无咎於大象又以懿文德為君子之事業至上九也又從而戒之曰君子征凶則四也者非小人也夫君子之所存患无孚尔苟有是孚則時剛而剛時柔而柔亦將何所適而不可哉但當有所止畜之時上下皆剛非以柔巽行乎其間不可昔人有身不勝衣而能以全德終始者則小畜之六四是也而槩以小人論之可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六四有孚而九五亦曰有孚此四所以上合志也而五則曰攣如又曰富以其鄰不獨富也夫君臣之間所持相與以无間者曰誠而已臣焉不有以信乎其君君焉不有以信乎其臣則有言而无從也有諫而无聽也君子不能拱手以固寵則懼傷懼讒以求去之而已人君不能悅霽以求益则无陪无御而自用而已今也不然四以有孚而合五之志五以有孚而攣四之鄰故四得五而无傷懼之吝而五亦得四而有其鄰之富也此小畜之所以亨也以九居五陽之純者也陽之純則為充實充實有孚也以六居四陰之純者也陰之純則為謙虛謙虛亦有孚者也陽以陰為富則陰亦以陽為富故曰富以其鄰不獨富也謂五與四皆以有孚相得不獨五有是也成湯之於伊尹周公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孔明皆能盡其義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道至上九成矣君子之志至此亦已行矣始也灵著密雲不雨之戒若懼其強聒以用事而上下之情不協焉故也故有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之說今也畜道之於五而

君臣之志不謀而合則凡君子之所欲言而欲施者无不如志矣故上九當畜道之成而有旣雨之象謂陰陽之氣至此而交暢矣雖然密雲不雨猶戒於尚往其能无疑乎故又戒之以旣處謂君子之於此時也若猶有所往而未已則嫌疑之不免矣夫成天下之功易處其成功難若成天下之功而不處之焉則天下之人皆能之何必君子也何也才有餘而德不足故也惟君子當夫功之旣成也吾之處之若无功焉此非所積所養之厚不矜不伐而能至是邪故曰尚德載而象曰德積載也言其德器之不薄故能有所任載而无滿盈之愆也婦道以順爲正也若愆於正則爲厲月遯日以爲明也月至於望則與日敵矣何者陰盛故也故曰婦貞厲月幾望此聖人爲畜道旣成之戒也此所以終之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者何經曰履德之基也韓子曰德有凶有吉吉凶相遼奚啻燕越然皆自所履而始故比首則燕南轅則越顧其所履如何耳是以君子所履常虞傷害恐懼戒不敢失足書云若蹈虎尾是也故履有取於履虎尾之義履之成卦在於六二允以少女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故曰柔履剛也夫以耿然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尊卑小大之勢至不侔而剛不吾害者何耶蓋有道也說而應之而不與之校是也涉世之道以和說爲尚以眇然之軀行之萬物之間物至衆而已至寡也不以和悅爲行而務與之忤焉庸免患乎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允悅也初九九二雖與九四九五敵應其牀允也其性悅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噫吾身豈能爲吾患耶特患不能行是身耳吾身得所履則亦何往而不服又何患之爲吾患邪故曰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

夜光明也此九五之所履也又非柔履剛之謂也夫涉世之大莫大於應帝王故也剛也中也正也此九五所履之三德也剛則所履之不息中則所履之無過正則所履之不變以是三德而履帝位庸有慊然之病乎疾病也夫抵有所慊於中則行之於外也亦必有所不足今也備是三德以履帝位初无不足之慊則履道之善莫盛於斯也故曰光明也書之稱堯曰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稱舜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謂以帝者之德履帝之位故其効不得不如是光明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下有自然之理常寓於自然之分之中禮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者自然之理也循理而行不踰其節則得其所履矣故履亦禮也上天下澤有自然不易之分故爲履之象天下之民尊卑貴賤自有等差然或至於卑踰尊賤妨貴者蓋以上下之分不辨故也是故古者謹禮之君子爲之立五常之數制五品之爵異士農工賈之業使之車服宮室起居飲食各有常分則天下之民卑不踰尊賤不妨貴其所存蓄自有一定之志可殺可辱而不可使爲亂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九以剛明之德而居履之最下之位而上无其應所謂素貧賤者夫素貧賤則亦行乎貧賤而已矣中庸曰君子儆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則履之初九是也故曰素履往无咎夫上无其應而吾之志願則亦求其在我者而已矣吾違他念乎故曰獨行願也所謂在下位不接上初九有焉子孟子之无官守言責進退之有餘裕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之吉中不自乱也

夫當履之時進居中位其視初九爲得位矣然上无其應則亦與初九同也九二之時履坦坦之道而不忘乎靜正而後吉也苟爲不然則輕進躁動失其所之中心搖搖與物交戰

豈不失其中心所守者邪故有幽人貞吉之戒謂以幽靜無欲之人而處此地則行道之心不爲利祿富貴之所繁亂而後爲得其正而吉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則履之九二是也石守道曰九二以陽履陰有幽人之象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凶位不當也武人位于大君志剛也

以全卦觀之則兌之柔弱履乾之剛說應乎乾則曰履虎尾不啞人亨以六三爻論之則以六居二剛很在內陰暗在

外外无所見很以待物故不免涉世之害而曰履虎尾咥人凶卦与爻非固爲異也聖人不盡之意互相發明故尔夫是之謂易揚中立曰易中隨時取義固不同也夫眇者非能視也比之无目者特一髮之間耳跛者非能履也比之无足者亦一髮之間耳然不可与未嘗眇未嘗跛者並駕而爭明何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故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故也此六三之才也六三以此才而涉世不量可否輕重忤物必罹傷害害故曰履虎尾咥人凶蓋其所履之位不當故也夫三履之高位而以陰柔履之豈其所宜邪故曰位不當也九二以陽履陰其才剛明自處陰晦之地乃幽人也六三以陰履陽內幽暗而外剛明武人也以武人而履三之高位爲一卦之主爲大君也外无所見很以待物而不免涉世之害昔人所謂益成括是也張橫渠曰大君爲衆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經曰四多懼處多懼之地而復以恐懼自處所謂愬愬也四處三陽之後故亦曰履虎尾也始也履虎尾終也无忘其愬

朔之戒故曰終吉夫九四之志无忘其愬朔之戒故履虎尾

而終吉此其志之所以行也謂其能免咎咎之患也在卦德曰履虎尾不啞入亨其九四之謂乎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以剛中履帝位剛則足以有決中而且正則其決也莫不當也矣故曰夬履夫決也夫涉世之大莫大於應帝王履以虎尾爲諭而九四所以無見啞之傷者處多懼之地而不忘於朔愾故也以九居五其位固正當矣剛中正之德旣无不足之疚然或不知以危懼自處則剛有時而息中有時而過正有時而變矣故居此正當之位又當以危懼自處則夫履之德終无疚病矣故戒之以貞厲厲危也夫當履虎尾之時而危懼戒敬之心不可俄頃而弗置之念而况於九五之位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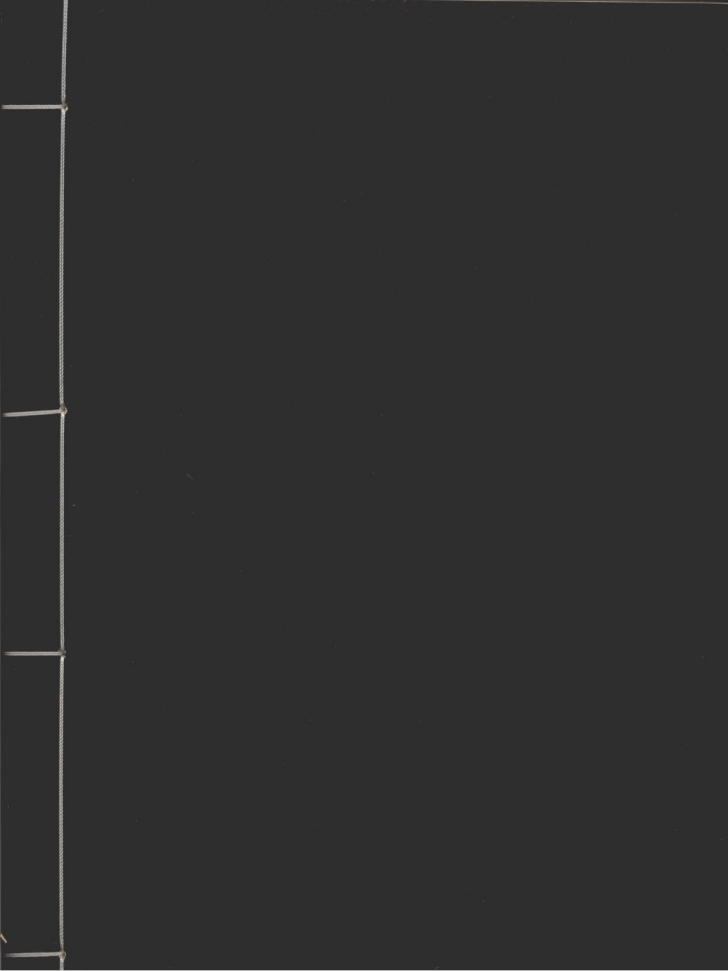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以剛明之德處履道之成涉世之患吾知免矣其惟此時乎視履考祥者凡吾平生所履歷者迎而距之平心而熟視之而善惡禍福之祥皆不逃乎吾之所考焉故曰視履考祥由是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則其所履之吉復自此始矣故曰其旋元吉夫以元吉而履諸上位此豈武人爲于大君之比哉其大有慶宜矣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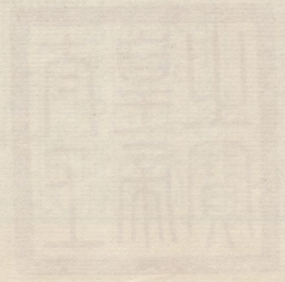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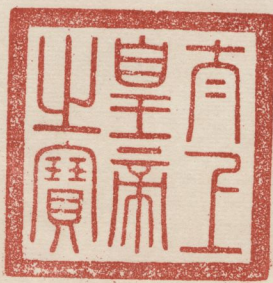






童溪王先生易傳

三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七

三三下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曰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邵康節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夫天本居上地本居下而泰則乾下而坤上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本炎上水本趨下而既濟則離下而坎上此水火之用也程河南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是之謂乎亨易者知隨時從道之說則天地之用得之矣夫泰者通也天地之用交相通之謂也天地之道不能有陽而无陰人之道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故泰不占卦陰陽適平君子小人各相半焉雖然時乎泰通則陽為主而陰為客君子之勢伸而小人之勢屈故小者不能以病大往者不能以過來陰時出而佐陽小日日聽命於君子此泰之道所以吉且亨也故曰小往大來吉亨亨即泰也關子明曰乾來內坤往外則君子闢小人闔故名之曰泰反是則名之曰否作易者其闢君子而通小人之闔也故以君子名其卦以天地言之乾來居內天氣之下降也坤往居外地氣之上騰也此天地之泰也故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万物通生理遂也以君臣言之二上應五而五下之五下應二而二承之此君臣之泰也故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志同趨向一也以天地人事而兼言之內陽而外陰則發生自我而陰則順承之內健而外順則建立自我而衆則皆退而聽之此天下之泰也故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夫內外勢也消長時也勢然則時亦然時然則勢亦然此天理人事所以無二道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朱子發曰泰者天地之交也財成輔相以人道交天地也以

左右民立人道也夫天地之道陰陽四時是也天地之宜則春宜生夏宜長秋宜收冬宜斂之類是也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則因天之時用地之利耕墾播殖疏道養異各有法制以授之人使之不失其利以尽生養之道此左右之也司馬溫公曰天万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生成之而不能治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也非君則天地何以得其通乎此以人道交天地之謂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之行違視時而已矣時乎泰則君子之道亦泰故以其彙征時乎否則君子之道亦否故以其彙貞此否泰之初皆有拔茅茹之象而以其彙征以其彙貞之隨以異也茅之爲物生於草野側陋之地然以潔白爲質君子在下之象也茹云者其根茹然而從引類之象也時乎泰亨則君子之類莫不上進故猶之茅也其所謂茹然者皆以類從也故曰以其彙征吉彙類也征進也當是時君子之類吉於上進故也九二九三乃初九之圍類者也陰來下陽外有其應故象曰志在外也程河南曰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与善寔乃相賴以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泰之主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相應之地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故當君子道長之時以天下人才爲己任而君子之類兼收而並用之无有或遺之者然亦非有所謂朋比者一以大公爲心故能以剛中之德而上配夫六五柔中之主以共成此泰耳之治何也初九之君子如草野側陋之地有茅茹之象而九二則從而包之故曰包荒九三之君子以剛健過中之才艱難以守正而九二則從而用之故曰用馮河馮河云者謂其歷涉艱難之才也荒者不包歷涉者不用

則有忌賢嫉能之失矣豈能親近羣才而与之同升乎故曰不遐遺荒者能包歷法者能用則有兼收并用之德又豈牽於私昵而有朋比之嫌耶故曰朋亡如此則九二以剛中爲行得以尚配夫柔中爲行之主比豈淺中挾編者之所能与哉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謂其當君子道長之時能以天下人才爲己任无所遺弃无所朋比一以大公爲心大臣之道不狹且陋如是也象季包荒一語而下文之又亦兼季矣此亦省文之例也昔者伯禹之宅百揆傳說之求俊又周公之季百工皆以天下人才爲己任者然也下至李唐之世房喬杜如晦爲相如王魏善諫則繇以直英衛善兵則濟以丈夫王魏二子其初亦皆踈讎之臣尔英衛二將又非所謂馮河越險之勇者也皆得以行其志者蓋以房杜爲相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嗚呼吾觀諸泰至于九三而知物理之變誠若循環然也又知易之爲君子謀也何其深且至也夫物極則反天地之理也九三乾之極也而當天地交際之地在下者必升在上者必降則泰極而必否矣夫何疑邪故當是時也爲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泰道之无常也无有往於外而不復於內者謂三陰之必復也平者陂而往者復則泰反而爲否矣此物理之循環也君子於此時以剛健過中之才処天地交際之地何修而可以保泰之福哉曰當泰之時人情徂於久安而不知安之將危人情惰於因循而不知時運之將往而我乃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待天以義勝命如此則可以保其泰而无咎矣故又戒之曰艱貞无咎蓋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夫上下之相与不可以不孚亦不可以必孚三与上居相應之地夫苟恤上之孚己也則亦相胥而爲否矣又

何艱貞之云乎故又戒之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以言勿恤上之孚己而艱以自守焉則可以保泰而食有福矣易之爲君子謀也又何其深且至也夫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於上必復于下往來升降之理有如循環如此九三當天地交際之地可不戒哉故象又申其戒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閔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天哉人謨其上与天地終始乎則九三之艱貞勿恤有福是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寔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夫泰之世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在内則居中以制乎命在外則退聽乎我而不敢違君子小人各安其所此所以泰也然陽必求陰陰必求陽陰陽之情也上必應下下必應上上下下之道也三陽道長相率而上故三陰失寔各復于下六四當三陰志於下復之初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夫鳥之飛也非能有志於高也翩翩然回翔四顧蓋將卜物而即之焉尔當泰之時三陰志於下復以應乎陽也非能應乎陽以其久此泰也應之者將以成否也夫陽以得陰爲富陰亦以得陽爲富小畜六四曰有孚揚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牽如不獨富也是也今六四之應初九也与其鄰之六五上六皆志於下應而謂之翩翩不富以其鄰則皆非以得陽爲富也非以得陽爲富則皆失其應陽之寔矣故曰應之者將以成否也君子之借助於小人也其始雖若順適五三志而未有害害遽患之可觀也迨其終也則小人爲主君子爲客爲客者日負爲主者日勝夫然後患害可見矣此陰陽之所以易位安效人之所以逞毒夷狄之所以亂華而至於不可制也否泰升降之理如此吁可畏也原其初蓋亦本於陰陽之情知相信而已而无有致其戒於其間也夫陰陽相求上下相應當通泰之時徒知相与交通以尽吾心之所願欲而已曷嘗致戒於其

聞而後爲此相信也哉迨夫三陽上升三陰下復則否泰又反其類矣則所謂不戒以孚云者非陰之罪也乃陽之過也故曰四与初居陰陽相應之地而易則寓其旨於四曰不戒以孚責初九也而九三之艱貞无咎則明以戒之曰勿恤其孚又何有於上六之應也哉張橫渠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於此益可見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河南曰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不吉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時變矣故聖人於三之艱貞則曰有福蓋知戒則可保至四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及復之道五泰之主也則復言如泰之義帝乙歸妹泰之義也書曰自湯至于帝乙則湯至帝乙二王也而子夏傳乃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曰天乙京房亦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尔夫必以礼義則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六五以柔德居君位而下應於九二剛中之賢而順從之故有帝乙歸妹之象以祉元吉謂當泰之時去其驕泰之心而以礼義往應乎二予以受其祉福而且元吉也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謂以柔中之德而行此志願以合乎下故能受其祉福且元吉也夫惟六五中以行願故九二得尚于中行矣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至上六極矣治極必亂高極必危理之常也上六坤之終也坤之四積而至於上六高而危危而覆矣故曰城復于隍夫穴土以爲隍累土而高之以爲城亦猶治道積累以成泰也今也當泰之極將反于否則前日所累之土復反于隍之象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泰之極習於宴安而民心日

離思亂者衆當此之時人誰我用哉故曰勿用師邑親近之地也自己邑告命謂既不我用方且從其親近而告命之則其所告命也雖得其正而從之者亦鮮矣故曰貞吝夫令焉而莫不聽命焉而莫不從者上下之心一也今焉上有命而下從之者鮮則慢令而逆命者多矣故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三

坤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嗚呼吾觀否泰二象君子小人之用心備見而无遺矣夫君子小人之相爲往來固也泰之象特曰小往大來吉亨而否之象先之以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繼之以大往小來云者我知之矣夫君子之与小人其道故異其設心亦異矣君子得志則使小人各安其所吾之心未嘗不利乎彼也

故小者既往則大者必來若天理之自然然也故泰直曰小往大來吉亨初无它事也故无它說也若否則不然矣彼小人者不上与吾君子无齟齬不合之勢則君子必不引去而小人亦未必果來也故其設心必先有所不利乎我而後君子尽去彼得以自憚矣故否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也匪人所謂非君子人也人非君子則平時与吾君子如初鑿之不相入者正斯人也匪人得志則君子之道否塞而不行矣夫正道之在天下不可以一日无也今也吾君子之道否塞而不得行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貞是也使小人而利君子之貞則天下不否矣盖小人之心同乎己者則利之異乎己者則不利也所謂不利云者非必害之也彼此之勢若初鑿然而不相入故也夫惟彼己之勢既不相入故大者往而小者來也然則小人之心非不利吾君子也不利吾君子之正也使君子言非正言行非正道則彼固利之久矣嗚呼

此吾於否泰二象所以備見君子小人之用心也經曰否泰反其類也惟反其類故彖之所言一切相反以天地言之乾往乎上而天氣不下降坤來乎下而地氣不上騰天地之否交如此方物何由而通乎此天地之否也故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以君臣言之三陽往居於外各安其位於上三陰來居於內各安其位於下此上下之不交如此天下何由而有邦乎此君臣之否也故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不云其志不同而云天下无邦何也曰時乎泰也上下同志非志於逸豫也爲民而已書云明王奉若大道建邦設都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當否之時上下不交則所謂邦者未嘗无也然亂民之責屬之誰乎故有邦猶无邦也曰无邦云者甚之之辭也猶詩人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以天理人事兼言之內陰而外陽則陰爲主而陽爲客陰陽之易位也內柔而外剛則柔爲主而剛爲客剛柔之易位也猶詩云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是也不云內順而外健而云內柔而外剛何也曰健順以用言也至否則君子之正道否塞而不行非可以用言也此天下之否也故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原其所以致此者无它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而然尔吁彼小人者真可畏也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否君子道消之時也聖人屢稱君子云者亦猶坤之上六爲其嫌於无陽故稱龍焉之意也所謂天道不可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是也然吾觀易之於君子何其愛之之深而慮之之周也蓋於否之時見之矣何也彖曰不利君子貞斯言也以小人之吾忌也吾獨柰之何哉故有大往小來之說以言當此時也吾不得不往以聽其來也至象又明告之曰以儉德避難告之以斯言盡之矣又繼之曰不可榮以祿則愛之之深慮之之周如是哉故張橫渠曰易爲君子謀

者此也夫天地閉賢人隱吾於此時祈於无咎无譽足矣若不避小人之鋒而乃瞭然然當斯世也非我不可也則難不可逃矣故當儉吾德如天地之閉焉而後可夫祿仕人之所榮也然有所不可視時而已矣當此時也若干祿欲仕之心作於其中有所不能已者則難亦何可避耶此惟寂惟寞之人所以不免於投閣之禍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程河南曰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任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內小人而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大抵然也夫否之初六雖有其應然當此之時上下隔絕而不通故初六無上應之義惟其以彙守吾正而已彙謂六二之類也吉亨泰之時為然也而初六以其類貞而亦吉且亨者誠身以伸道故无往而不吉亦无往而不亨也苦謂免禍亨謂信道也雖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時方否塞故以彙守正於下若反否而為泰則亦如初九之以彙征也故初九之象曰志在外也而初六之象亦曰志在君也以言行止雖係于時而君子之志于君亦无往而不在也

六一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羣也

六一處三陰之中其質則陰柔也其居則中正也當否之時小人歟大人歟小大之辨不可以一言判也故易於此兩言之或曰小人吉大人否亨以言當此之時處此之地惟所擇焉尔在己之下者包之初六是也在己之上者承之六三是也當上下不交之時五雖正應无由而通故取之左右以尽包承之義此亦小人之常態也故吉乃若大人則不然矣拔之羣流之中此身雖否不以非道而求合於眾吾无所弃何以包為吾无所忤何以承為此身雖否而此道不否而亨也

又豈務爲小人包承之事以雜亂於羣流之中而不自知也邪夫大人之所爲其與小人固不可同日而語久矣易於此特兼言之者蓋爲否說故也然則善處否者非大人其孰能之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泰與否時雖不同而往來循環之理則一也泰至九三而否之形已兆於此時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至六三而泰之形亦兆於此時則所謂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亦可知也何也此皆天地交際之地故也然九三之在泰也艱難以守正而能食泰之福君子不以爲愧六三以不中不正而居此地不知時運將變而有不當位之羞矣謂之包羞云者以言未罹于禍則其爲羞也尚包蘊而未發若夫已罹于禍則向之包者發矣如卯金修德之祥已兆於哀平之季爲楊子雲者妙極理數非不知也乃且著書立言以伊周安漢公至新室既成又且作爲文章劇秦而美之此否之六三所謂包羞也俄而天祿之禍作於匪夕遂貽羞於千古君子以謂雄之所包者至是而發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道至九四而革矣雖然非四與五同德相濟君焉有命而臣行之臣焉有志而君命之則君子之類何所恃乎大抵古者君子有能爲之才當可爲之時居當爲之地而天下之難固賴我以濟天下之功亦賴我以成然非君命我焉則有專命之嫌矣此專謀專對專盟專伐春秋所爲譏也今也九四有濟否之才而九五之才又豈特十倍於四二也苟不稟命而行則上下不交之否又何時而已耶故曰有命无咎以言必待君命則无春秋之譏而濟否之志可得而行矣疇類也離麗也祉福也夫一君子之志行則衆君子皆得以行其志如泰之初九所謂以其彙征吉也孰不蒙其福乎程曰當

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若能使動必
出於君命威柄一掃於上則无咎而志行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
也

雖有其位苟无其德不可已天下之否也雖有其德苟无其
位亦不可已天下之否也以九居五其德與位稱矣乎此天
下之否所以已於九五之大人也故曰休否大人吉而象曰
大人吉位正當也雖然休否易使天下終无否難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此无否之戒也夫休否為泰者五也然去否未遠
也去否未遠夫苟昧其所戒而謂已安已治矣則否未可
休也故心之危懼終日慄二常虞否之復來而曰其亡乎其
亡乎而後可也桑之為物也既條而復苞則亦既苞而復條
其榮悴之不可常殆亦反掌之間尔譬之今日之否休矣又
烏保來日之无否乎故其亡其亡常係於苞桑之戒而不敢
少忘焉則否庶幾乎其可无也唐太宗嘗問侍臣曰創業守
成孰難為元齡者則曰創業難為魏證者則曰守成難太宗
曰元齡從我冒百死出一生故知創業之難證常恐我驕奢
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
往矣守成之難方將與諸公謹之噫若太宗者其能繫念苞
桑之戒乎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泰之上六復于隍泰之傾也否之上九直云傾否而无所
假象云者人心所在无待於旁引而曲喻也經曰聖入之情
見乎辭為是故也夫方否之時人情壅塞而不通其亦可知
也已忠言嘉猷不接於冕旒德意志慮不孚於兆姓民瘼不
求也遺才不收也叢堅倭嬖日與端人為仇也貪夫暴吏日
與善類為蝨也則亦既已矣矣一旦否塞之患傾倒而无餘
則入之情孰不涵然而醒濯然而明如屈獲信如紮獲行矣

故曰先否後喜而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夫由否終則傾
之言以觀則否極而泰此固理之常也由傾否之言以觀則
上九傾否而不云否傾人力居多焉何者以陽剛之才而處
否之終固所優為故也程河南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
剛陽之才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屯之上六不能變屯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七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八

䷀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又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昔者嘗聞聖人建立之極也扶翼人道以配天地人道既植和氣乃通周流磅礴不失一物濟濟有序遠近若一用能與天地相為無窮也蓋自去古漸遠人偽日滋分三才而裂之不己也又併與人道尺寸而分割之強者侵衆者奪矜者忿愚者詐睦町尔汝德鋤諍箕無所不至昔之所謂氣之和者移而為鏗薄矣昔之所謂序之濟濟者轉而為質乱矣若是不已則禽獸而後己又豈特夷狄鬼域而已乎嗚呼此易之所以作也此易之所以有同人也或問之曰同人之作其能已後世之睽異歟吾徒見其所以為卦者六二也而六二則曰同人于宗吝二之所應者五也而五之梗於三四未得以

少辨

應乎二也則不免於號咷迨其相兵相克而獲遇其應也則獲笑焉彼三與四之無與於二命也曾不顧義分或伏于菴或乘其壙以與五立敵焉此何為也哉故程河南曰二同於係應有所偏與在同入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也又曰五以私昵應於二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此乃私昵之情非大同之躋也於君道無取誠如是說則同人之任屬之誰歟應之曰子獨不聞夫易之作也其衰世之意邪世道不衰則易可無作也故夫同人之三與四者乃上下之際而同異之分也所謂交爭而迭攻之地也梗難不去則莫有能同之者故當是時也在下者常謹守其分以待乎上在上當去其強梗之難以通乎下強梗之難去則上下相與以施同入之化而天下大同矣彖所謂同人于野此其極也是之謂能任同人之責然則二何嫌於吝而五又何嫌於號與笑乎不然彖之所謂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者誰乎所謂文明以健中

正而應君子正也又誰乎亦必曰二與五而後可也夫柔不得位則柔無以立柔不得中則柔至於過柔而不應於乾則又無以濟夫柔也有此三者此六二之所以能同人也蓋無是三者則徒知同之爲同而不知其所以爲同矣豈不可爲同人病耶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之象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云者此六二應乎乾以有行之效也夫同人之道貴乎遠雖然不能近焉能遠同人之道可與處患難雖然不能處平易焉能處患難同人于野亨此同人之道貴乎遠也然近而三與四吾或昧其所之焉豈不害吾悠遠之道乎利涉大川此同人之道可與處患難也然出處語默吾與五或相戾焉豈能處患難如平常乎然則同人于野必期於亨涉大川而必期於利非應乎乾而與之偕行不可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此又合離與乾二與五而贊六二應乎乾之義也夫文明則能燭理剛健則能克己二以柔順中正而應乎五五亦以剛健中正而應乎二此二五之君子咸以正道相與而然也故曰利君子貞又曰君子正也彼天下之人其所惡欲趨舍之志雖曰不同而吾以君子之正一以貫之則亦無有不同者矣故又終之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以君子之正故也何謂君子之正曰其在卦爻則六二九五是也其在人則吾心之所同然常久而不已者是也聖人所以扶翼人道者扶翼此者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夫同人之道其所以爲同者初非混然無所區別之謂也天下有不同之物吾安能強之使同也則亦隨夫物之不同也而與之爲不同焉尔又何害其爲同也昔者孟子嘗設諭曰白雪之白無以異於白馬之白天雪與馬俱是白也今將謂雪爲馬可乎不可也又曰長人之長無以異於長馬之長夫人與馬俱是長也今將謂馬爲人可乎亦不可也此同人之

道所以欲類物之族而後物得所辨也物得所辨則以不同同之乃所以同之也夫天運乎上火亦炎上此雪與馬俱白馬與人俱長之謂也然指天而謂之火不可也指火而謂之天亦不可也兩皆不可而乃以天與火爲同人之象何也曰取其俱是上也而已矣蘇東坡曰水之於地爲比火之於天爲同人同人於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無不比爲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斯言得之矣

初九同人于門無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九以剛明之才方當出而同乎人之初外無其應無所決擇內之誠敬方新而慢易之心不生此正夫子告仲弓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之時也夫當出門而同乎人之初無所決擇則亦無所不同無所不同則亦夫誰不我同也人既我同則亦將敬我之不暇矣所謂咎我者又其誰也然則此非人之不我咎也我其初未嘗取咎於人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易以卦爲時以爻爲人一卦而六爻則是同時也所以趨是時也不可以同是人也同人天下大同之時也故卦之德有取於同人于野雖然當是時也以六居二卦惟一陰衆陽之志皆欲同之使二於此曾無決擇於其間非所謂君子之正也故當此之時居止之位在乎靜以有守謹其所之彼三與四當上下之交犯義命之戒我乃謹守其標自儉自嗇如處子如貞婦而惟吾所宗者之是同焉可也故曰同人于宗吝宗云者己之所尊而敬者謂九五也如三與四則非二之所尊而敬者也然則六二之吝固其分也其可以吝道少之哉程河南曰二同於係應有所偏焉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也豈亦未之思耶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夫陰陽之情篤於相求又况當同人之時卦惟一陰衆陽之志皆欲同之而三之與二又近而與之比故欲攻五以據其應或伏或升以伺其釁伏戎于莽將以中五也升其高陵將以阻二也以九三之剛而俯以就其六二之陰伏戎于莽之象也三下卦之上也而以九履之升其高陵之象也夫當同人之時無所與同不顧義命而徒恃其剛焉然則以剛敵剛安能行其所欲哉是宜三歲之久終不能興也太抵二與五以君子之正相同相應而三與四以小人間於其間宜其終莫能間之也三數之成也在爻爲三故曰三歲然亦只取爻意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之弗顧義命與三同也然商其罪之輕重則困而反則與三歲不興者有間矣夫墉内外之限也三與四交際之地也四陰在內九履其上故曰乘其墉其志亦欲阻二以攻五也雖然九三以剛敵剛猶不能行其所欲况九四之非全剛乎其弗克攻宜矣蓋非全剛則不敢恃其剛也恃其剛者必其剛過也九三恃其過剛則必至於三歲不興而終無知反之期九四不敢恃其剛故知其攻之弗克也則斷之以義而反其在我之則焉初無待於三歲不興失則而不知反也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四之困而反則故聖人於此以吉予之予之以吉者蓋亦以開小人知反之門也嗚呼聖人之設心如此則反天下之睽異而爲同也又何難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志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易中以號笑兼發其義者凡有三焉而已矣萃之於初六曰若號一握爲笑以言乃亂乃萃之無常也亦猶中孚之六三云或泣或歌之謂也旅之上九與同人之九五則以號咷之先後相反爲言者夫旅之上九身處乎外亢然居上下無應

援并能與人同者而人亦弗之同焉故曰旅人先笑後號咷蓋言初之嘻而終之戚也同人之五則異乎此矣五以君子之正下應六二二以君子之正上應九五二人同心久矣九三九四以二剛間乎其間故二不得不自儉自吝謹其所守以待夫五而五亦不得不自恐自懼以克乎敵而下通夫二也夫夫夬小人之卦也以五君子而夫一小人宜無甚難也而九二以莫夜之有戎也而不免於惕且號焉則同人之五雖居利勢而三四二剛腹心之患不輕也烏能無號咷之懼耶惟能有恐懼於其先則能無恐懼於其後矣故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謂其敵之剛也其曰相克則其恐懼宜多矣大師相克之後乃獲與二相遇則先號咷者大師相克也後笑者與二相遇也夫二五之君子以正相與此所謂中直也當恐懼之初號咷之先二人之心未始不同而二剛不能間焉者以中直故也故係辭於此爻又釋之曰二人同心其利斷

小解

五

金謂克去者二剛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先號咷而後笑也司馬溫公曰德之未孚信之未光近者不服遠者不懷故號咷也中則不阿正則不私不私不阿不私天下歸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後笑也而程河南乃曰五以私昵應二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此乃私昵之情失大同之躰也於君道無取豈亦未之思邪

上九同人于郊無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處不爭之地不同乎人而亦不異乎人者也故曰同人于郊夫同人于郊固不若同人于野之廣且遠也然與其爭非其應而動九五之師者固有間矣故曰無悔曷不觀諸九四乎九四之象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此有悔之謂也若上九處不爭之地則未嘗失則也亦不嘗反則也何悔之云雖然當同人之時以剛健有行之才而處不同人之地亦豈其所願欲然耶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矣故曰志未得也何謂有

所不得已曰所居之位然也

三 離下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夫衆不能治衆也故善治衆者不以衆而以寡剛不能制剛也故善制剛者不以剛而以柔大有之有五剛有之亦難矣何難乎曰賢者之難乎以勢屈之也材者之難乎以勢驅之也然則孰有之曰非六五之柔不可也故五以言其位則尊位大中以言其應則上下俱應上而上九以吾能尚其賢也降其志而比乎我下而自初至四以吾能用其材也以其類而從乎我其所有豈不大矣哉噫此非以五之勢而能有是大也以五之不自恃其勢而能有是大也夫不自恃其勢此豈君人有大之私術也天爲剛德猶不干時人君之德本之以剛健濟之以文明與時偕行而無以異於天焉則天之運動而天下亦莫吾過矣此其所以元亨也故其在卦德則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與九二居相應之地順而應之無所違也故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大舜之爲君也其能盡此道與不然何其有是大也蓋昔者嘗因孟軻氏大舜有大焉之言而參之以書與莊周之說然後信其有是大也書之稱舜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天帝之位亦尊且大矣而語帝之處此者則溫恭而已非柔得尊位而大中_一之謂乎然則其在當時朝覲歸之謳歌歸之訟獄歸之無惑乎上下應之多且衆也是以莊周氏得以誦其微言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元亨之效可見於此然則語大有之盛大舜有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光无不被然後微小无所遺大有之象有取於火在天上云者光無不被之謂也其所有豈不大乎君子觀此象則吾之明不敢以私心用之懼其所有之不大也惟夫不自私其明故

惡者遏之禁天下於未然使天下皆知小人之弃也善者揚之導天下於將然使天下皆知君子之歸也夫天下之主是人也而命之以此性也固欲人君輔而成之也而人君乃能順是命而不違則天之休命實得之矣大抵大有盛治之世也夫苟天下未能皆君子而猶有未免爲小人之人者則亦未爲治道之大成也故象有及於此

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象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

在下位而不援上此君子處下之道也然當大有之初則以无交爲害何者當是時也六五柔德之主也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二應於五三亨于天子四與上居近密之地而初九則獨處於下而无交焉豈不害於上下應之之義乎雖然亦非有咎也交道之難其來尚矣使初不知艱以自守而務以苟合苟進焉則雖知無交之爲有害而不知苟合苟進之爲有咎也故又曰匪咎艱則無咎蓋予之也夫能務處其身於無過之地則其於交際之地必能謹其所予矣故象持謹之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南豐曾子固曰夫所謂宰相者以己之才爲天下用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以天下之才爲天下用則爲天下用而有餘大有九二有大車以載之象則以天下才爲天下用之謂也故曰有攸往無咎而象曰積中不敗也此爲天下用而有餘也何則大車積集衆材而成也大有衆材輻湊之時也九二之才剛而中者也又處衆剛之才之中則集衆剛之材以會于中而成此荷載之功者也則其有所往也夫何覆敗之虞乎大有之世事崇而業鉅者也六五之君方且躬謙虛之德而以仰成衆賢爲心當是時也非有任重之六以荷載爲職不可也九二以剛中之才處於相應之地固其任也然當衆材輻湊之時使二也無賴乎衆材之助而獨以己之才爲天下

用焉寧無咎乎又寧無敗乎然則其象有取於大車之載其
旨遠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盛位也而以九居之剛之勝也夫處剛勝之地當盛大之
時上有謙虛之主而吾豈可以滿盈而居此位乎惟不以滿
盈為心則存諸中者無非奉上之公故在上者無所疑而在
下者亦無所嫌此九三之心所以獲上通于天子也故稱公
焉若夫小人則不然處剛勝之地當盛大之時徒知騁私縱
欲以違戾取害而已其能以奉上之心為心耶故曰小人弗
克又曰小人害也夫大有之九二以公處之則能上通于君
以非公處之則為小人之害易於此一爻亦兼設其義者所
以示戒深矣

九四匪其彭無咎象曰匪其彭明辨哲也

以九居三處剛勝之地大有之盛也固不得不設小人之戒
若九四則不然也何也四陰位也以挹損為事故剛而不至
於過四離之初也以明辨物理為智故剛而無待於戒則與
九三固有間矣故曰匪其彭彭旁也謂三也以言非如九三
之剛勝而復設小人之戒也如是則當大有之時處近五之
地夫何咎乎夫大有於九三取其公復慮其不能公於九四
與其明復慮其不能明則九四之明辨之哲賢於人遠矣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
易而無備也

人君能使人不敢違不若使人不忍違夫使之不敢違非有
號令隄防之不可也至於使人不忍違則非有所謂號令之
煩也亦非有所謂隄防之素也一出於誠信云尔六五以柔
有眾剛上下眾剛惟我是應而無或違之者无它道也虛中
無我權然大公一以誠信之道感發眾志則天下之志亦還
以此而應夫我矣此上下交相親之道也故曰厥孚交如信

以發志也夫上下交相親則強強則无山溪而固无甲兵而威夷然和易初无備禦而不怒之威自孚於上下之間矣何吉如之此誠信待物之效也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然則六五能使人不忍違者曰孚而已大哉孚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也

六五以一柔有五剛自初至四五能用之故以其類而從夫五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尚之故降其志而比乎五條辭所謂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上九是也夫以九居五之上而五尚之此非盡厥有之道而能以人應天也豈當大有盛治之極而能以人應天則祐之自天宜矣故動罔不吉而无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无替故也然則當大有之極莫大於得天而所以得天也又莫大於尚賢尚賢則所謂以人應天也

三三下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蓋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謙亨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謙者何不居其有之謂也夫既有其有矣而不復居其有者非以為偽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蓋不居其

有者則欲不喪其有故也亨通也司馬溫公曰人之將有為也將有行也施之以謙則无不通也程河南曰他卦皆有凶咎惟謙未嘗有凶咎他卦有待而亨而謙則便亨蓋謙有亨之道故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以天地之道而明謙之所以亨也夫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謙之亨也地勢卑順処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謙之亨也天地為大矣其道均不外於謙君子德盛如天業廣如地而不以謙將之其何以保其終其曰君子有終則謙之亨也夫盈者謙之反也謙則不盈盈則不謙故又繼之以天道之虧益地道之變流鬼神之害

福入道之好惡與夫尊卑而光卑而不可踰之義以明君子之所以有終也朱子發曰天地也鬼神也人也以分言之則殊以理言之則一故觀日月之進退則知天道之虧益觀山川之高卑則知地道之變流觀人道之得喪則知鬼神之害福觀物論之取捨則知人道之好惡又曰謙之爲德其至矣乎所處尊矣道則弼光也所執卑矣德則弼尊也君子觀諸天地驗諸幽明故處卑而不爭居尊而能降愈久而不厭乃能有終故曰君子有終其在六爻則九三是也故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天下之物崇高者莫如山卑下者莫如地地中有山則卑下外施而內蘊其崇高者也夫崇高蘊於內則高者降卑下施於外則卑者升高卑適平謙之義也君子之觀此象也則裒取夫多增益夫寡稱物而施適平而止以盡夫天理之所當然者朱子發曰以貴下人則貴賤平矣以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矣程河南曰謙者治盈之道故裒多益寡又曰裒取其多增益其寡天理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以言謙之至也夫躬至謙之事類非自恣自肆者之所能堪也而能堪人之所不能堪者必也有所養之君子也蓋君子之心勇於自勝而不勇於勝物故能委蛇曲折行乎萬物之間而與物无忤用此道以涉大難則衆之所共與而難可濟矣故吉也大抵自卑自牧而不與物爭此涉大難之道也牧養也夫謙卑德也初卑位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之所所養也王則愈卑而愈不卑矣此自養之力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大凡物之鳴者有出於中心之誠然者有出於不得其平而

然者六謙之德也二下之正位也以謙德而居下之正位則得其所欲矣故其發於聲音也無非中心之誠然者故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乃若上六則不然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德而反居謙之極位豈得遂欲謙之志歟故其發於聲音也蓋有不得其平而然者故曰上六鳴謙志未得也然則六二上六其鳴一也其所以鳴則不一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卦之德曰君子有終而九三實當之夫謙以六為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獨何與曰所以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故也然以九居三剛勝而過中也何以知其勞而能謙歟曰三實良躡而止諸坤順之下所謂蘊其崇高於卑下之地其在象則地中有山故也夫以剛明之才居下位之上上為君所任下為眾所從信有勞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君子致恭以存其位之道也故獲有終之吉夫盈者謙之反也乾上九之亢也而曰盈不可久也則謙九三之有終宜矣亢既有悔則有終而吉宜矣躡勞謙之德居下位之上為眾陰之所宗故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然則萬民服也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故也舜之賢禹也而曰涿水暨于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此服其勞而能謙也使禹也有是勞而無是謙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矣故又繼之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故雖智如舜不敢謂無是也雖神如禹亦不能免是也故曰萬民服也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

六四無不利撝謙象曰無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四當上下之衝而以謙德居之何所施而不利乎曰不而足

也其於上也利於恭畏以奉順德之君其於下也利於卑巽以讓勞謙之臣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无動而非謙而後可也故曰無不利撝謙撝有動散之義京房曰上下皆通曰撝謙王弼曰指撝皆謙是也四之无不利撝謙則當上下之衝无所不利於用謙故也夫居此之地无所不利於用謙焉則上盡奉上之道而君不吾嫌下盡接人之才而人不吾忌舉動施爲繩繩然莫不中度而无失則之愆矣故曰不違則也夫惟不違夫則此其所以无不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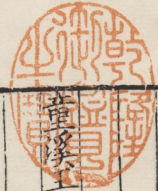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陰以得陽爲富以謙德居五下无其應不富也然四之與上五之鄰也皆執謙順以親天五而五與之同德焉多助之象也當是時也既多謙順之助則以順而動何往而不利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夫侵伐所以討不順也以至順而討不順雖不免於征伐之事此乃抑高舉下作強植弱之義而象所謂裒多益寡者也或曰謙至九三而萬民服矣至六五則容有不服而征之何也曰九二萬民服也服其謙也乃若人君之道則不可以專於謙柔漢之文帝其初蓋謙遜仁柔之主也賈生流涕之策置而不用自以和親之一策所以待單于也上古帝王所未諭也然其後世不堪其侮勵立講武一戎服而匈奴遁故後漢崔子真作爲政論有曰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則其於不服也而征之此君道之宜也程曰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又曰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無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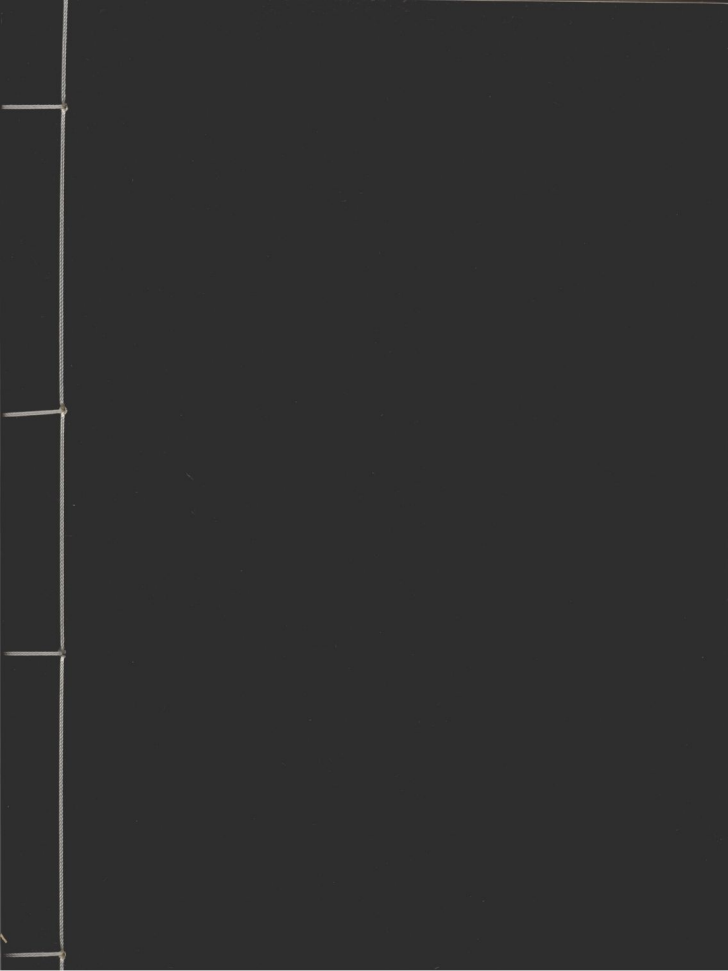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六謙德也上謙之極位也以謙德而處極位此執謙者之所不安也故鳴其未得之志雖然當是時也順五之命用坤之

衆行師於外以征邑國之不服者而不安其居於上焉則未
得之志可以少紓矣又况當是時也謙柔既極不可過用謙
柔過用謙柔則謙以取侮柔而不植非大中之道也故謙於
六五上六皆以利用征伐爲言蓋所以救謙柔之過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八





童溪王先生易傳

四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九

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

豫剛應而志行

順以動豫

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樂也和也和易悅樂之謂也豫之成卦在於九四上二

體則合於坤震而成也四以一剛牽陰應之故其志行坤順也

震動也順以動則順夫理而動之謂也順理而動衆所共與

此所以豫也夫君子有能行之才夫嘗无欲行之志然我動

而彼不應焉則有齟齬而无聽從欲其志行難矣今也以剛

居四爲豫之主可謂有能行之才矣上下羣陰惟四是應其

在爻也既有大有得之辭又有朋盍簪之象文贊又曰志大

行也則欲行之志莫之禦矣夫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在也順

理而動則有以順夫理也乃所以順人心也其在人也又烏

有不豫矣乎故曰豫剛應而志行夫天下之事无小大皆不

可以不順動也然語其順動之大者則建侯行師是也分民

以与之共治分土以与之共守使內外遠近之勢如脉絡之

相通感此而彼應感近而遠應此則豫之利在於建侯害焉

而与之去之乱焉而与之除之使強梗暴悍之徒皆交刈而

无餘室異而利與乱除而治生此則豫之利又在於行師建

侯之与行師二者雖慶賞刑威之不同其爲順動則也苟非

順動則侯之建也乃爲私喜師之行也乃爲私怒安能致豫

乎雖然此人事也而天地亦若是矣故繼之以豫順以動故

天地如之而况於建侯行師乎蓋三才一理故也夫天地之大

也猶如此之順動則建侯行師其可以非順動歟不可也何

謂天地之順動曰日月有明也而相爲往來四時有叙也而

相爲代謝往來之度既无過差則代謝之期亦无愆忒此天

地以順動而然也雖然此天地也而聖人亦若是矣故繼之

以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蓋天地聖人亦一道故也夫

慘莫慘於刑罰也。人之心宜若不豫乎此也。今也刑人罰人而人不以為慘，而反我服何也。人皆曰刑罰之清也，清則不濫，不濫則民服。噫，是固然也。然服生於清，清生於順動，不以順清何生焉。清無從生，服何生焉。語至於此，則順動之義其在豫之時，豈不大矣哉。故贊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以言天地聖人之功，皆不離夫順動故也。夫由天地如之之言，以觀則天地之順動，亦如建侯行師之順動也。由聖人以順動之言，以觀則聖人之順動，又如天地之順動也。故曰：三才理也。天地聖人一道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

天下之物，其聲與氣舒發而通暢者，無若雷之出地奮迅震薄而不可禦焉者也。方雷之復于地中也，隱焉寂焉，潛養其和鬱結而不通，及出地而奮震也，則向之所謂潛養地中者，旁通而上達矣。故為豫之象。夫樂由陽來，其播於八音五聲者，亦所以宣暢和氣耳。德者樂之實也，樂者德之文也。先王觀雷出於地而有奮然之象也，則作為聲樂以褒崇其德。夫德者祖考之德也，古者於有功者則祖之，於有德者則宗之，猶以為未也，而作為聲樂以褒崇其德，及其宗之，誠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以祖考作配上帝，則所以崇其德也，可謂至矣。非其專工之誠曷至是也哉。故曰：殷薦殷專也。禮有殷奠，殷祭，易有殷薦，皆言專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以陰眇之才，初出而當逸豫之時，恃有九四剛強之應，此正人家窮子幼弟，藉其父兄之庇之象也。當此之時，志足意滿，不勝其豫，以至發於虛言，此取凶之道也。故曰：鳴豫，凶。以言其凶有所不免也。何者，初六豫之始也，於始也，志於樂豫，至於末流，則樂豫之志不得不窮矣。夫樂極必悲，安極必危，能无凶乎。故嘗謂志之在人，不可以輕用之也。豫之初六，一輕

用其志於樂豫則志窮而凶當其志之窮也雖有賢父兄亦末如之何矣况非賢乎五賢用志當用於其所不窮之地也而後可或曰當逸豫之時將以用吾志也何者為不窮之地欤曰介于石此不窮之地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當豫之時耽於豫則失正故豫之諸爻之才多不得其正時然才亦然故也惟六二爻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雖介于初六六三不正之間然如石馬之不可轉也又豈相与淪胥而溺於豫哉惟其所守也堅故不惑而明此易於係辭以知幾其神予之也凡人之情於逸豫之事心焉悅之遲遲而去則必至於耽恋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樂豫之事如將况已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終日而後識之去之也哉此其所以當豫之時以守正而獲吉也係辭之釋此文也而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介于

石馬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蓋深予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二之君子以中正自守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六三不中不正曷足以語此哉故上交於四也有盱豫之象夫四豫之主也即四以求豫而媚以悅之睢盱而目不瞬此蓋小人之態然也悔將及之也故聖人戒之以速去而曰遲有悔猶之曰不知睢盱以求豫之為悔而安於不當之位遲恋而不去則有悔矣夫睢盱以求豫未必得豫也而將有悔復不知已其睢盱之態慕恋而不去亦未必得豫也而終有悔聖人諄諄然反復詳而詔之如此其明也為六二五者當如何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豫之成卦在此一爻也故彖之辭有由豫剛應而志行九四寔當之夫九四以剛処羣陰之中羣陰順從得以大行其志而天下之豫皆由我而致故曰由豫大有得然聖人於此戒

之以勿疑者蓋奉柔弱之君處危疑之地羣陰不從五而從已故當此之時處此之位上下之情俱不免於有疑也雖然勿懷疑慮積誠於己以交通於上下則上下之情亦自相親相信而无疑矣故有朋盍簪之象朋類也盍合也簪貫髮之具也九四以一剛處上下衆柔之中交而通之則凡散亂而不理者亦皆以類爲合恃己以爲固也猶之簪也所以貫衆髮而衆髮亦恃簪以爲固也夫惟積誠於己上下信之率天下之從己者而還以從夫五又何由豫大有得之嫌乎故曰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二於貞則吉以中正故也六五於貞則疾以不正故也夫五之於貞既疾矣則宜其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而死於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四以拂弼於己而五也常惟貞疾之是救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

易三九

四

无敵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所得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夫惟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也夫六五貞雖疾矣而恒不死則中未亡也夫中以位言之則五之位以人言之則人之心也位号猶存人心猶在此所以恒不死也夫當豫之時而不爲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正於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惟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焉

上六貞豫成有渝无咎象曰貞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陰闇之才當豫之既成溺於豫而不自知者也故曰冥豫夫以陰闇无親之才而處豫之極過惡既成則亦何所可異也而巫人猶不之弃焉乃爲開其迁善之門以詔之曰成有渝无咎渝变也猶之曰冥豫之過惡既成有能变更前之爲者則可以補其過而无咎也其於爻贊又申之曰冥豫在

上何可長也猶之曰上豫之極也豫至於極災咎將至何可
長之如是也速淪之可也程曰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
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淪之無咎或曰聖人於初六鳴豫則
斷之以凶於上六冥豫則開之以無咎於初六之象則逆知
其志之窮於上六之象則又諭之以何可長也夫何甚於其
初而怒於其終耶曰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惡而遏之禁
天下於已然也怒於其終者所以開其善也善而開之導天
下於將然也禁之導之始之終之聖人之心所以無負於天
下後世也而豫之初上二爻見之矣

䷏ 隨元亨利貞無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悅隨大亨
貞無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者何有所從之謂也事無所從則失物無所從則逆人無
所從則惑此蓋理之固然者而非有所謂得已而不已者也
譬之影之隨形響之隨声此豈可強有而亦豈可強無也

哉故夫泛觀事事物物動皆有隨而況於人乎程曰凡人君
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孝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是故
隨之道利在於正隨而不正則枉道以從俗矣此又隨之過
也故隨之卦德曰元亨利貞蓋曰隨之所以能大亨者
利於貞正而後咎可无也不然則有咎矣剛來而下柔動而
悅隨此指初九爻与合震兌二卦以言隨也初九之陽震
之主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則初九之剛實在二陰之下故
曰剛來而下柔夫陽剛非在下之物也今也得隨時之義來
下於陰柔則是能以上下下以貴下賤吉也物安得不隨之
乎震動也兌說也動而說則此有所動而彼无不說之謂也
彼无不說則亦无不隨矣夫剛來而下柔剛隨柔也動而說
說隨動也當隨之時剛隨柔也而非失已說隨動也而非得
物卦之所以為隨也如此是何也蓋吾所謂正者存也故繼
之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蓋隨之所恃者正也隨而有

咎則非正矣欲大亨得乎其曰天下隨時則所謂大亨也夫天下之所隨者時也而君子之所隨則正焉而已矣然則天下之所隨者時也非隨時也隨五君子也亦非隨吾君子也隨吾君子之正也朱子發曰時无常是以正為是君子之得其正而天下是之是吾隨時之義也何謂隨時之義曰貞是矣君子之所以為隨者一得其正而天下隨之以為時則夫所謂時也者即君子之正也以其觀之則正之在隨也其躰段可知矣故賁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大即正之功用所以為大亨者是也或曰易家以隨自不來蠱自泰來直義如何曰非也乾坤重而為泰不呂故隨蠱无自泰不而來之理世儒惑於卦变故隨曰剛來而下柔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咸曰柔上而剛下益曰損上益下渙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曰凡此者皆自否而來也蠱曰剛上而柔下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恒曰剛上而柔下損曰損下益

少

上

上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曰凡此者皆自泰而來也誠如是則睽之柔進而上行謂自遯來可也鼎之柔進而上行亦謂自遯來可也此猶可諉也晉之柔進而上行則謂自誰卦而來乎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則謂自誰卦而來乎兌之剛中而柔外明夷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則又謂自誰卦而來乎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則曰凡卦之具三陽三陰者此皆自泰与不吉而來也凡卦之具二陽二陰者此皆自臨与遯而來也凡卦之具一陽一陰者此皆自姤与復而來也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内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内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夫自復至乾自姤至坤凡十二卦當十二月其陰与陽消長勝負均也除乾坤之外更凡十卦豈泰否臨遯復姤六卦獨能生卦而夫剝大壯与觀獨不能生卦乎又何取彼而舍此也程河南釋隨之剛來而下柔也而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

往居乾之上釋蠱之剛上而柔下也而曰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豈亦未之思耶然於賁之彖又釋之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有由泰而變之理夫由賁彖之所釋則我心之所同然河南實得之由隨與蠱二彖之所釋此乃先儒之所不達者不然前後背戾文字糾錯未可知也當默識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動万物者莫疾乎雷說万物者莫說乎澤雷動物也今也處之莫說之地則動者說矣夫處莫說之地而動者說非說於動也說於不動也動者或以不動爲說是亦有時而然而不得不然尔故爲隨之象使動者以常動爲說而不說於不動則歸妹之說以動固有永終知敝之戒矣非隨時之義也君子有運動之才其或嚮晦而息焉者宜其所不說也今而曰宴息云者則動者亦以不動爲說矣夫時之運於天也有晦而有明則君子之隨夫時也亦有動而有息晦明之寂大者爲古今爲治乱小者爲晝夜爲寒暑故君子之或出或入也在所隨也然則澤中有雷云者說以養其動也君子嚮晦入宴息則亦說以養其動故尔夫有能動之才而不說以養之則其動也烏能不匱矣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有所守之謂官離所守之謂渝九以陽動之才當隨之初非有隨也亦非无隨也惟正之是隨而後吉於隨矣所謂惟正之是隨何也曰出門而交是也出門交官有渝也其曰有功則從正吉也正則有渝而有功有功而无失矣此所以吉也何謂出門交曰不牽於私之謂也程曰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爲惡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

門而交則有功也朱子發亦曰人之情隨同而背異隨親昵而背踈遠故朋友責善或牽於妾婦附耳之言溺於私也故戒之以出門交有功夫同人之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則隨之初出門而交其能有功而无失宜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与也

隨之六爻其半陰也其半陽也陽剛之才則有所隨而无所係初九九四九五也是也故初之有渝四之有獲五之孚于嘉此有所隨而无所係者然也以柔從之才而當隨之時則均不免於有所係矣六二六三上六是也故二則係小子失丈夫三則係丈夫失小子至於上六則不勝其時勢之窮而反窮以為通故曰拘係之上窮也王用亨于西山此均不免於有所係者然也夫柔之為道不利遠又况當隨之時以柔為隨其能取諸遠乎故二遠舍諸五而近比於初小子孰謂謂初九也九以陽剛在己之下故曰小子丈夫孰謂謂九五也五以陽剛為己正應故曰丈夫夫下從上順也二應五正也二若係應於初則失五之正應矣故為之戒曰係小子失丈夫以言是非邪正无兩從之理比邪則背正就非則失是從於此者違於彼者也豈能兼与之哉雖然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舍正而從不正者也以其陰柔之質當隨之時故為之戒云不然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无咎二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而爻无凶咎之辭何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柔之為道不利遠當隨之時故二与三均以近於己者為隨二近於初故曰係小子失丈夫三近於四故曰係丈夫失小子所失之小大視所係之小大也顧其所遭如何耳四以陽剛在己之上故曰丈夫初居下則小子也三近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下隨上隨之宜也此賢賢長長之人也夫當隨之時有賢賢長長之志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此隨有求得

也苟或弃大而即小舍上而趨下則昧所隨矣雖然三隨四非應也求之不以其道合之不以其人徒謂其勢利之可附也苟取媚悅以遂所求而已此乃邪諂小人之爲也君子恥之故又戒之以利居貞謂自處於正則有求而得無惡於求矣三不中不正故有此戒司馬溫公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凶者所隨得其人也昔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雀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得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謹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小者之釅則有危亡之則易曰係丈夫失小子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
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三陽初九在下方且以從正爲務則在上而爲下所隨者四與五而已然五君也四臣也在下者之隨乎上先四而後五而四有其獲焉則嫌疑之道也故於隨之義則爲凶何謂隨之義曰正是也言有其獲而不以歸之君此非人臣之正也然則處此之地則柰何曰有要道焉修吾曾中之誠不以毫私意爲五足累其所以獲乎下者爲五君而獲也吾何有焉如此則其所施爲舉動无往而非道也又何咎過之有哉然此非明足以燭理知君臣之大義上下之大分道之所在可從而不可違正之所在可守而不可失其孰能如此哉此四所以能處其身於無過之地轉凶變咎而爲無凶無咎也凡此皆明哲之功也程曰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无其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經曰亨者嘉之會也隨之卦德曰元亨利貞無咎而夫子釋之曰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而九五實當之故曰孚于嘉吉而象曰位正中也夫九五處正中之位而尸隨之功則是能致是亨嘉也信有其道矣九五所以致是亨嘉也何道也曰正焉而已處是正中之位既無不足於正此易於隨之九五所以信其能致是亨嘉也故曰孚于嘉吉謂之吉則咎固謝之矣彖之所謂無咎又豈足爲五道也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夫隨至上六隨道之窮也以柔從之才而隨乎人之不暇至

易解

十一

於此則不勝其時勢之窮反窮以爲通正在此時也故上六在一卦之外正兌之躰所謂西山也此太王之隨也夫我之係志於彼也實彼有以制乎我也故曰拘係之此孟子所謂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焉之謂也夫事人之禮既無不用其至而均不得免焉狄人之志何在也在於吾之土地故尔故凡人之拘係夫人也始也欲空其資次也欲空其人又其次也欲維其土地而後已故曰乃從維之此狼子野心吞噬之計然也太王之處此也誠有所不忍也始也爲之所拘爲之所係故不得已而以皮幣市犬馬珠玉爲是請命之計既而吾資屢空王矣吾人將及害矣吾人之害是乃吾顧惜留戀夫此土地而不以予之之過也故不勝其窮而忍其墮於維之之計之中遂決其策而去焉嗚呼隨道之窮一至於此者此時也此勢也而天之理則未窮也故上六於此修言之曰王用亨于西山則歸市之隨至此亦莫之禦矣夫太王之於狄

人皆也餌之懼吾人之懼其害也餌之之策既窮而吾人之
害將及則不得已而爲是枝策之計曾何心於歸市之隨也
既而去邖而之岐而隨之道愈窮而愈亨則夫所謂大亨无
咎而天下隨時者實基於此矣故曰岐山也者此周家王業
始基之地也

立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九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十

卷之十

三上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東坡曰器久而不用則蠹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蠱易曰蠱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無事而不事事則後有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此合二卦之材而言蠱也夫剛上艮也柔下巽也艮少男也男至少而居上巽長女也女雖長而在下剛柔上下各正其位宜若已安已治矣當是時也在下者有巽順而無違忤在上者有止息而無動作則禍亂之萌乃生於已安已治之中遂至於敗壞而不可勝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雖然飭蠱之道不在乎它在乎上下之志交通而無壅如器欲常用躒欲常勞天下欲常事

事則不弊而治矣夫上下之志既已大亨則往有事乎蠱雖涉大難而亦利矣何往而不通乎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於蠱而言涉大川者蓋天下之深患極弊常伏於人情無所事事之地大川蠱之大者濟天下之大難飭天下之大蠱非上下之志大亨其可乎且夫天道之運行往來推遷而至於不窮者此所謂大亨也故能終則有始而無愆伏之弊聖王之飭蠱也尺始終先後之道如天之行則弊革而患除矣故有取於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之說夫甲者數之始也於其造事之始也反復思慮漸以善其始此先甲三日之謂也於其既造事之後也則反復思慮漸以善其終此後甲三日之謂也程曰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然

則飭蠱之道固人事也而天理實在是矣何謂天理曰其所
以終而有始行而不窮者是也夫惟不窮是故无弊此蠱之
卦德所以貴於元亨欬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之爲物以止靜爲性風之爲物以散動爲用夫以山之止
靜宜若无事矣而下有風則草木爲之撓乱坎窞爲之叫號
則又有事焉此有事生於无事之地者然也故爲蠱之象君
子以謂天下之事常伏於无事之地也故平時暇日其於民
也務振作其氣使之力其所謂相生相養之道而无發憤自
安之人其在己者務涵養其德使之日新又新而无逸豫自
止之意則君子之所事孰有大於此二者中庸曰成物智也
成己仁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蠱之君子其知合
内外之道而及時措之宜乎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東坡曰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
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朱胡善曰蠱之患非一世譬如
人嗜酒色餽金石傳氣於子孫者潰爲癰疽死與不死在治
之如何耳秦皇漢武窮兵黷武一也秦亡而漢存者始皇無
子而武皇有以幹之故也姑以武昭之事言之孝昭以八歲
即皇帝位承武帝彫弊之後此正蠱之初而以六之柔弱之
才居之也其元年則遣使者行郡國舉賢良問疾苦其二年
則遣使者振貸貧民其六年則采賢良文學之議罷鹽鐵榷
酤元平之元年又詔罷不急官減外徭減口賦錢凡此皆因
武帝旣敝之事而力幹之也武皇得不与始皇同科者賴有
此子尔故曰考无咎曰考云者謂得其所以有終之道也向
使武皇非有孝昭則大漢之業其能復存而有終矣乎天下
万世之議其萃於武皇矣烏得无咎厲終吉者夫以柔弱之
才當幹父之初苟不日懷兢畏自危自厲如恐不勝則迨其

終也安能吉乎故當此之初必以危厲自警言終乃獲吉也夫
以意而承考與事考而承考不同也事有可否理有是非故
時有損益不可以盡承之也於其所不便者量其可否度其
是非從而行止之而不失乎損益之宜此其子道也若事專
承之以爲孝此則六四俗父之蠱而非所謂幹蠱者也此豈
特歎考之咎歎其然抑有歸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陰位也而屬內卦之中艱九陽德也而居內卦之中位則
以剛明之才而幹內庭之事之象也故曰幹母之蠱夫幹父
之蠱易幹母之蠱難父與母人子之所尊而敬親而愛之所
在也固宜尊命從令之不暇然以王季爲父以大任爲母則
爲文王者可以无憂其或作之於前者未能无後日之弊則
承之於後者可无果敢救弊之道歟又况至難幹者母之蠱
也將以幹之使之不違乎道果无其術乎九二實巽之艱也

九雖剛也而其艱性則順巽也巽以入之從容輔導以馴誘
之漸反其惡以之於善使其勢不激而力无勞焉則无矯拂
傷恩之害故曰不可貞以言非直正之也亦非不正之也優
游不迫使之身正而事治若出於自然而非矯拂迫促之也
故曰得中道也魯莊公之有威儀技藝也然而不能防閑文
姜故詩人爲之賦猗嗟也其卒章曰四矢反兮以禦乱兮蓋
其不及中道也鄭莊公以叔段之故也遂宣武姜于城穎而
誓之而數穎考叔之肉諫而公亦曰尔有母遺伊我獨无蓋
傷其過於中道也然則幹母之蠱欲其不失正又欲其不可
直以正之非九二之得中道不可也君子之事君其當闡密
之寄也亦然及其道者則唐之魏鄭公是也故太宗忘其正
直而反以爲嫵媚焉可不謂之善幹其蠱矣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之才視二爲剛過而不中矣然此乃幹父之蠱用力之

地不得不然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无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九三之剛過又之爭子也其事父也不從其令而以爭事焉此小有悔也然其爭也所以免父於不義也謂之非孝可乎此君子之所爭也故曰无大咎三下射之終也故又曰終无咎也然則小有悔者九三之不獲已而終无咎者九三之所願欲也欤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昔者嘗讀太史遷史記至秦本紀而知始皇之所以失者蓋不勝計也末年以遊豫之失遂亡厥軀而驪山阿房之役民不堪命在後之似所宜鑒而懲之也胡亥今日即位明日與趙高謀曰先帝潛行郡縣以示威強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矣乃東行郡縣至會稽及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還至咸陽又曰先帝謂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公釋阿房弗就則是彰先帝奉事過也其令復作阿房宮如始皇計嗚呼此蠱之六四所謂裕父之蠱也夫當斯時也不能幹其蠱而增裕之何也大史迂曰胡亥極愚驪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又稱誦其言曰凡所以為貴天下者津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烏呼彼以罷先君之所為之為失也而不知裕父之蠱之未為得也夫始皇成功盛德何在而奉事之過正在巡行與營築也今而刻所立石復營阿房乃所以益彰其過也豈能少損其過之方一矣其視初之意承考也殆異也此无他六陰也四亦陰也陰闇而无覩此史迂所謂極愚也故曰往見吝又曰往

未得也謂其以陰聞无龍之才凡有所往皆見鄙吝於人有失而无得不然何以有極愚之謚歟

六五幹父之蠱用吝象曰幹父用吝承以德也

夫君子之創業垂統以貽諸後人也未必有弊也亦未必无弊也在乎繼之者善与不善如何尔且以有周論之文王武王之謨列所以啓佑後人也在書既曰咸以正閔缺矣何蠱弊之云乎其或繼之者宜若无所事矣而大雅之吝成王也則有鳧鷖之什焉而曰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也盖曰盈而不持成而不守則傾覆隨至何太平之云乎以太平君子之吝之為未足也而又繼之以假樂之嘉焉其首章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以假樂君子吝之為未足也而又繼之以卷阿之作焉卷阿之二章曰豈弟君子彼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夫大雅之吝成王亦云足矣而於最後卷阿之作則有及於似先公酋矣云者豈非文武之謨烈其能以似以續者其在成

王乎若然則君子之創業垂統以貽諸後人未必有弊也亦未必无弊也又得君子如成王者從而承之以其能持盈守成也則曰太平之君子以其能宜民宜人也則又曰假樂君子以其能求賢用吉士也則又曰豈弟君子夫何修而有是吝言也哉盖曰有是實則有是吝言隨之矣夫以成王之所謂是實者何也曰持盈守成也曰宜民宜人也曰求賢用吉士也以六五之象所謂幹父用吝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九以剛明之才処蠱之終事之外也故此爻獨不以蠱言而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古之人固有功成身退知足不辱而處事之外者亦有懷才抱德不偶於時而處事之外者亦有潔介自守无意於斯世而處事之外者是三槩者其志各不同而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則一也功成身退知足不辱而處事之外者若伊尹所謂臣无以寵利居成功是也懷才

抱德不偶於時而處事之外者若孟子所謂我无官守言責
進退有餘裕是也介潔自守而无意於斯世而處事之外者
若齊國孺裘男子不屑於諫議而老死於富春者是也然則
象之所謂志可則也其將奚則欤曰伊周孔子孟之道時中之
道也則之可也富春之道時中乎則之過也昔范文正公嘗
以此文子富春矣而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又曰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而君子之論則曰子之可也則之過也
臨下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
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有二義以爻之剛柔言之則以浸長之剛而臨乎浸消之
柔以位之上下言之則以在上之位而臨夫在下者序卦曰
臨者大也此指浸長之剛以臨夫柔而言也六五曰大君之
宜此指在上之位而臨天下而言也以剛臨柔消長之序然
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天以上臨下統屬之道然也君子不

可以不知人知天知人則知尺以事天而臨之義得矣故
夫卦之所以為臨者以二陽剛浸長於下位也故曰剛浸而
長其在爻則初九九二是也浸漸也一氣不頓進故一陽而為
復而後二陽而為臨也夫陽剛之長也有漸而不暴則以和
悅不忤為德而羣陰順之亦不相拒違也故曰說而順其在
卦則兌說而坤順是也兌之性既說而二之剛又中此剛之
所以不暴也以剛中之德而上應乎柔中之主則可以贊成
有臨之治矣故曰剛中而應此又在爻則九二之於六五是
也夫循天理之自然而无容偽之謂正天之道固難名也然
可以言尽者曰正是也剛之浸而長也說而无不順也剛之
中而有所應也此所謂循天理之自然而无容偽之謂也臨
之所以能大亨者以是故也故卦之德曰元亨利貞而彖釋
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不知大亨以正為天之道而或以
人偽參焉則剛之長也必以有漸不暴之為非愜吾意欲人

之已順也而已乃不能先以順剛而每過乎中也則反咎乎人之不我應烏乎如此而欲大亨可乎夫以二陽浸長未遽消也而易爲君子謀則又慮之深而防之早故於方長之日也而豫以警之曰至于八月有凶蓋陽生於復長於臨陰生於姤長於遯遯者臨之反也其在月建則自子至未凡八月而二陰長君子之道實於此時而消焉故曰有凶夫陰陽相爲消長循環而不窮蓋亦理之固然也而易於此必預以警之者无他也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庶乎其知所戒也故曰消不久也朱翊善曰臨在復泰之中方長而誠之不俟乎極也故堯舜禹三聖人相戒必於臨民之初過此而无及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地臨澤也地臨乎澤非徒臨之也而以容而保之也夫地臨乎澤乃所以容保乎澤則澤有所恃无流離放溢之虞而有泮渙融洄之適矣此澤所以鍾奠說之性也子之於民也亦然非徒臨之也乃所以容而保之使之恃夫我以有得居有漸濡之益而心有理義之說也夫漸濡之益理義之說其氣味深長不可遽已也此所謂无窮之教也教而不思有所謂无窮之味焉則人易厭矣此非所可說也然无窮也又生於无疆容保之道不能有是无疆則教亦不能有是无窮也无窮澤之不竭也无疆地之博厚也君子之漸濡夫民也如澤之不竭焉故曰教思无窮君子之容保乎民也如地之博厚焉故曰容保民无疆然则无窮之与无疆其亦相爲長久也欤此臨之要李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九二當剛浸而長之時皆以陽而應陰自內而感外所謂以剛而臨柔者也故均謂之咸臨咸感也陰陽之氣相感而相應故也初九當君子道長之初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

道而所與相感而相應者又皆履正之人當此之時行正莫
吉焉故曰貞吉蓋四與初居相應之地皆以正相與而其勢
又足以援初故初之志得以行其正於此時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之爲卦在此一爻也夫九二之在臨剛德之長也剛於此時
而浸長之勢方駸駸焉然剛雖浸長也比之衆陰其勢未敵
九二以方長之剛而臨衆陰衆陰未遽順命也當是時也爲
二之計則柰何曰亦如初九之於六四以咸臨之可也以咸
臨之則咸感之道无所不通故六五吾應也還以柔中而應
乎我六三吾同躋也說極知憂而不忘嫌乎我上六與吾雖
非應也又非吾同躋也亦必有在內之志而順乎我矣如是
則九二之咸爲臨也施之於吾應而吉施之於非吾應而亦
无不利施之於吾同躋而吉施之於非吾同躋而亦无不利
又何未順命之云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
不長也

六三兌之主也以陰柔之才媚說之性下臨二剛徒以媚說
乎同躋爲事而已非所宜也故曰甘臨无攸利夫二剛之長
雖曰以漸然剛上變已特且暮事尔徒事媚說彼二剛者豈
以其媚說之故而已其長耶其不見受必矣剛不受媚說則
三之技必窮故說極而憂生焉雖然剛上變已此三之憂也
小人之奔而君子之歸其所獲又大矣豈不能補其前愆耶
故曰既憂之无咎象曰咎不長也則剛上變已特且暮事尔
此易開小人迁善之門而速之入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坤躋也其曰至臨則坤之所謂至哉之至也夫臨以上
臨下之謂也陰之下躋剛浸而長則以剛臨柔至四則釋下
躋而上臨下也雖然其所以臨下亦未大有所隔絕也其

与下躰至相親故也故曰至臨以言上下二躰莫親於此也夫四以六居之其与初正相應之地也初九之剛其所以浸長而爲二也四与有力焉盖以謙虛无我而援乎下使下之剛得以浸而長則在四寧有過欵故易於此以无咎与之象曰位當也則以六居四之謂也或曰六四正也不曰位正當也而曰位當也何也曰當臨之時大亨以正大者之事也故不以正予陰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五君位也在臨則所謂君臨也然當剛長之時未至於剛而亦不純乎柔柔而履剛而又居中剛柔之得中也夫當臨之時以剛柔之中而臨乎下所謂知柔知剛者也故曰智臨六五居君臨之位凡所謂柔与剛者皆属乎有德之下故曰大君臨以剛陽爲大至五亦曰大君云者謂其以上臨下而居大宝之位故也當是時也處此位也純以柔臨之則不可欲以剛臨之則時勢之所未至故其所宜者莫宜乎剛柔之得中也夫惟居剛而用柔則在下之剛陽其情有以上通吾不忌其長也而從而應之則有臨下之治不勞而成矣是能居中以有臨而又以剛柔之中而行之也臯陶之稱舜曰帝德罔衍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謂舜罔愆之德亦曰剛柔之中而行之之謂也然則所謂簡与寬云者居剛而用柔之道也故在舜則曰罔愆而在六五則曰宜又曰行中之謂也

上六躬臨吉无咎象曰躬臨之吉志在内也

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上六坤之極也敦厚之德則亦莫極乎此也以此爲臨夫豈有一毫嫌嫉介乎其心哉想其樂道從善之誠雖隔宇宙異古今而有向慕之志曾不少減也而况同是臨之時乎夫臨之剛浸而長初九九二寔在内也而上六之志則有向慕而无拂逆此非敦厚其德无有忌嫉而能至是乎故易於此以吉予之猶之曰上六无忌嫉之心

而有敦厚之德此吉德之君子也夫舜有天下選於衆皋臯陶湯有天下選於衆奉伊尹臯伊之進曾何預於孔門之子夏也而樊遲見夫子而問智猶不達其率直錯枉之義而復有問於子夏子夏乃援臯伊而語之此所謂隔宇宙異古今而向慕之誠曾不少減也而况上六之於九二同是臨之時乎其曰志在內也宜矣

坤下巽上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昔者嘗与先友阮齡元膚議易元膚曰觀之卦名音官耶官渙反耶子曰如王輔嗣朱子發所釋皆云觀盥而不薦則音官也如胡益之程正叔則取爲觀於下之義則官渙反也以陸德明釋文考之於觀之卦名則曰官渙反是也又曰觀盥而不薦風行地上觀与注家釋六二所謂處大觀之時不能

大觀廣鑒亦音官又曰王肅亦以大觀在上爲音官徐本云中正以觀天下惟此字作官渙反夫易中發卦之辭其義例亦有二而已矣如泰如隨如豫之類則於立卦立名之後方率其義曰小往大來曰利建侯行師曰元亨利貞如履屯尾如否之匪人如同人于野之類則就卦名而設義不復有所間斷也觀盥而不薦亦此例也所謂觀盥而不觀薦是也夫事神之礼亦豈有觀而不薦之理第觀盥而不觀薦猶夫子所謂掃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意也蓋取其精誠之至在誠而不在物故也故嘗謂觀盥而不觀薦之義爲長元膚曰子之言然夫觀之爲卦二陽在上而下爲四陰之所觀然上九又居一卦之外則所謂大觀在上居中而履正者惟九五也觀天觀民觀我无所不用其觀焉此所謂大觀也故先儒有廣鑒義其視初之童觀二之闕觀夫豈相千方而已哉此指九五爻以言觀也順而巽則合坤巽二体以取義也中

正以觀天下此又言九五之德足以觀示天下而然也徐本
云惟此一字作官渙反是也夫万物有自然之理大觀在上豈
能違是乎亦不過順万物之自然而巽以行之云尔莊周曰
聖人觀於天而不助則順而巽云者不助之謂也夫惟不助
故无偏无陂无反无側以此道而建極於上使凡厥庶民皆
惟皇作極而後已此所謂中正以觀天下也夫宗廟之礼所
以致敬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之初迎尸入席天子洗手
而後酌酒獻尸馭酒灌地而祭以求神三獻而薦醒五獻而
薦孰則盥者洗手之時而未灌之初也其精誠之至其在此
時可知矣觀盥者當此之時有得於其所謂精誠之至則其
乎誠亦有見於顯然而觀感之際矣此以誠感誠之道也豈
有得之觀感而不化其誠矣乎若至于薦也則三獻五獻礼
文繁數雖強有力者亦不能无倦惰之容此夫子所謂吾不
欲觀也然則下之觀上也誠而不在物其爲道豈不甚簡
而不煩矣天下之所觀者聖人也而聖人之所觀者天也聖
人何取於天哉以其不言之教見於四時之自行而无有差
忒此所謂神道也神即誠也躡於心而謂之誠妙於物則謂
之神一物也聖人之設教於人舍天何觀焉其能使下覲而
化則不言之教寓於始盥之時此所謂神道也其曰天下服
者非服聖人也服夫神也或曰昔者夫子嘗欲无言子貢曰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夫何言之教其在聖門如子貢者猶有所未悟
今而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何也曰服有二有知而
服之者有不知而服之者民日迁善而不知爲之者此不知
而服之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知而服之者也子貢
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焉此子貢也又曰夫子之言性与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此又子貢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披拂鼓舞无所不暨有遊歷周覽之義故爲觀之象夫省方之礼所以觀民也觀民則教之所由設也其在虞舜之時則當嗣位之初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各觀其方之右協其時日同其器數修其礼物自此以往則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其在周官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夫先王省方之礼非固爲是煩擾也以謂不如是則无以觀覽夫民俗而施設其教條也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憊遵海而南放于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夫由晏子之言則先王之觀亦不過曰省耕省斂以爲補助之政云尔故曰爲諸侯度此觀民設教之大旨也其在後世則不然故流連荒亡如秦皇之出遊漢武之行幸徒爲是煩擾而无補於海内之万矣故曰爲諸侯憂其視先王觀民設教之意不亦遠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當觀之時大觀在上以中正之德爲天下之所觀初遠於五在六爻之下而以陰眇之才居之則童然識見之无取也故曰童觀夫童然識見之无取則小入之道也无責焉尔矣故曰小人无咎若君子而然也則可少矣故曰君子吝以言當大觀在上之時不可以无所觀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以陰柔之才居坤之正位其与九五正相應之地也然以陰柔暗弱之才上觀九五未必能尽見之也故曰闚觀如

所謂鬪約之班是也。夫女子之貞蓋不務乎外觀也。家人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此女子之貞也。蓋知有內事而不知有外觀故也。故曰：閱觀利女貞。若夫當觀之時，處大臣之位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不能及見剛中正大之道，而以女子之貞爲貞，則是長孫无忌輩之事。太宗也。昔唐太宗嘗謂无忌等曰：朕欲自聞其失，公等宜直言。无隱无忌等曰：陛下无失他日，又問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等可爲朕明言之。无忌等又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夫居大臣之位，當觀之時，其他无所見也，而務以女子之貞爲貞焉，陋哉斯見也。故曰：閱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我生云者，吾身之動作施爲者，所謂自內而達諸外者是也。六三當觀之時，處下卦之上，則進也。處上卦之下，則又退也。處進退之間，則宜誰從。曰：進退者，時也。可以進者可以退者，我也。反觀吾之動作施爲者，如何而後決其進退可也。何以六居三五之所謂自內而達諸外者，未能深滿吾意，故也。何也不正故也。夫六三容有未能深滿吾意者，而能認我生以決其進退，何也。曰：三坤順之極也。處坤順之極，故能以至順之性，順時以進退也。夫惟能順時以進退，此所以未失乎進退之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以遠爲晦，以近爲明。故觀之衆陰，上觀諸五，惟四爲最近焉。惟其最近而且體巽，以居正得君之深者也。以五之所以顯設而藩飾者在四，无不歷歷而親見之。故曰：觀國之光，當是時也。若不以賓于王爲利，昧於觀者也。程曰：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尚志尚也。當此之時，其所志尚以賓于王爲利，故象曰：觀國之光尚。

實也昔湯之三聘伊尹也尹乃幡然而改曰豈若吾身親見之哉謂與樂堯舜之道於異世不若吾身親見堯舜之君之爲樂也則六四之觀國之光是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文子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則尹也得君如此向使其初无幡然之志而不以賓于王爲利焉此豈尹之所觀也欤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書之周誥曰古人有言曰人无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書之所謂大監即九五之大觀也夫監之水則徒見其形監之民則凡吾身之動作施爲其見諸民者歷歷可覆矣故一嘖一笑係人情之休戚一舉一措爲天下之安危人情之休天下之安則是吾之所以出乎身加乎民者得其道也人情之戚天下之危則是吾之所以出乎身加乎民者失其道也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然當觀之時大觀在上可不觀諸民以察己乎此九五之觀我生必于其民而觀之也王輔嗣所謂觀民之俗以察己道是也君子无咎者夫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當觀之時堯舜在上則君子之化行桀紂在上則君子之化息故當此之時人君之動作施爲行於上而效於下者必君子而後无咎不然則人心訛民俗一壞不可復理矣能无咎乎九五中正以觀天下君子之在上也故曰君子无咎然必云尔者警言之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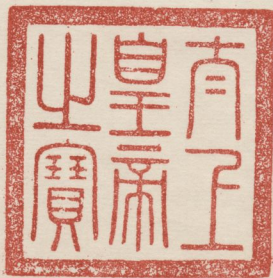
觀以二陽在上而下爲衆陰之所觀九五居中履正故爲觀之主上九以聖人之德處卦之外而當觀民之極其將何所取義乎曰以聖人之德處卦之外而當觀民之極此所謂省方觀民之聖人也夫古者以人情之未叶民俗之未一而民隱之未究故共其憂以爲之未平而有省方巡狩之禮所以協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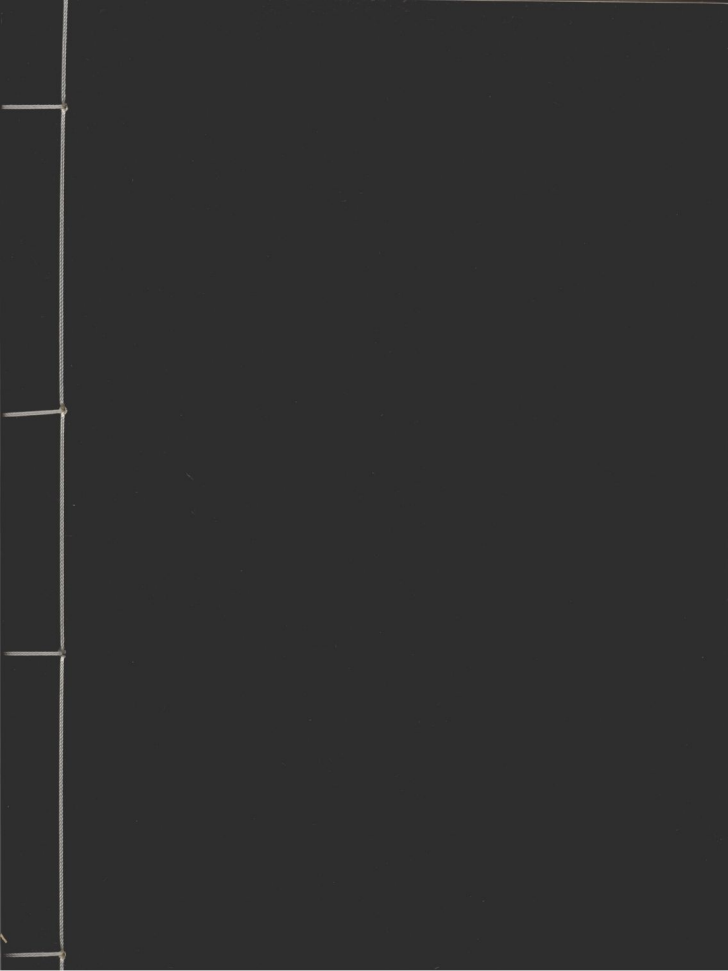
其

其所謂補助之政凡以民俗求民瘼而協民情也此之謂其
生謂天下人之動作施為者而周覽洞究其利害休戚者而
為之與去也及後世則不然巡行遊幸止為遊觀之象而流
連荒亡勞動搔擾寃苦失職者无告而万乘千騎所至徒有
供億之苦此无他知有身之樂而不知以万民為憂故也庸
免天下万世之議乎故処觀其生之任亦必君子而後无咎
何者君子之志不以身為樂而以万民為憂故也使其以一
身為樂則无有所謂未平之志者矣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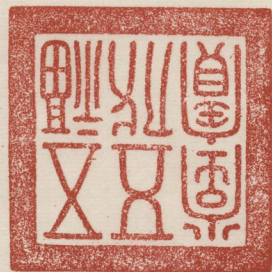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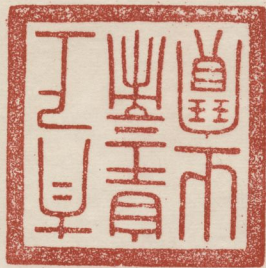






童溪王先生易傳

五



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易之立卦其命名取象也蓋亦各有所指矣鼎有鼎之象井有井之象大過有棟橈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若此類者遠

取諸物而然也艮有背之象頤有頤之象噬嗑有頤中有物

之象若此類者近取諸身而然也頤之成卦上艮而下震上

下震上下亦剛中存三陰亦頤之象也九四以剛間乎其間

此則頤中有物之象矣夫頤而中虛則無事於噬而自噬也

頤中有物則頤中爲之間塞苟不致齒頰之餘力而噬以決

之烏得而噬邪故噬已則噬嗑則頤中之間塞通矣此噬嗑

之所以亨也夫古今天下天地之內朝廷之間鄉黨閭門之

際所謂強梗護賊朋邪怨隙蓋未嘗无是也而能使上下不

安志意不通事勢乖隔彼此齟齬而至於不合者此所謂頤

中之有物也苟噬而去之若齒之尖物焉則強梗去護賊息

朋邪遠怨隙消向之不合者合矣夫何往而不亨耶剛柔分

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此又即爻與卦與象以明噬嗑之所以

亨也夫噬嗑以決間塞施之有政則用獄之道也用獄之道

莫先於辨曲直析是非故其爻也則三剛三柔相間而不相

雜此所謂剛柔分也剛柔有所分則是非析而曲直辨矣由

是動五之威而明五之罰雷動而電明兩者相合以爲用而

則震雷而離電此所謂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也然則雷電相

合即噬嗑之象也相合而章即噬嗑之所謂亨也雖然用獄

之道在乎威明之並用而能用是威明使威而不至於暴明

而不至於察者惟仁厚之主爲然此六五柔得中而上行所

以爲用獄之利也夫柔而得中則其與仁柔不斷者亦異矣

所謂上行則以此柔中而行乎上也。夫五君位也，惟剛健中正足以當之。今也以柔居之不當位也。然雖不當位，當噬嗑之時而施之用獄，則莫若柔而得中之為利也。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臯陶之稱舜也，而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且有及於好生之德，洽於心之說。夫曰簡曰寬曰好生，此柔德也。然必曰罔愆云者，此柔得中也。故其效至於民无有司之犯焉。夫孰以處帝之位而不當於用柔以議帝也哉？故曰：當噬嗑之時而施之用獄，則莫若柔而得中之為利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震雷離電二者相合以致威明之用。噬嗑之象也。彖所謂雷電合而章是也。噬嗑利用獄，故以明罰勅法為言。夫罰有輕重，故欲其明明其罰，則曉然以有示，所以效電之明也。勅如勅命之勅，勅其法則動之於上而下，莫敢不震，所以法雷之動也。夫惟曉然以有示，則上无濫罰矣，動之於上而下，莫敢

不震，則下无玩法矣。此先王所以為善法。夫雷電之象也。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噬嗑用獄之時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九用獄之初也。故於小人過惡，方駢之初，禁之使不行，而有履校滅趾之象。趾在下而有行之物也。校用獄之具也。施校於其趾，猶趾之納履焉。則趾以校滅，雖欲縱意以往，得乎滅趾，謂滅沒其趾，見校而不見趾也。夫有以禁其行於過惡，方駢之初，此係辭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故能使之補過而无咎。

六二噬膚滅臯，无咎。象曰：噬膚滅臯，乘剛也。

服人之道莫尚於中正。六二居中得正，其道固足以服人。六二而又下乘初九之剛，剛柔相濟，資諸人以為助，故當去惡之時，刑人極易，服而有噬膚之象焉。夫噬，嚙也。今之肌膚則有以切中乎人者矣。而噬之之深，又至滅沒其臯焉。豈亦二之過歟？曰：六二中正非過也。天下之罪惡固有所謂不可赦者，故

君子痛以待之在己不以爲慘在人亦不以爲怨又况次貞諸人以其爲助而與衆治之豈其過哉故雖噬膚滅鼻也而曰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視六二非所謂中且正者也又非四之剛且直者也故其道不足以服人而且无六二六五乘剛之助則其所噬也視諸爻獨爲難焉故曰噬腊肉遇毒夫禽獸全乾者謂之腊噬之最難者也腊肉既難噬而以六三噬之則遭其傷毒也必矣何者六三之才有所不足故也當去惡之時刑人而人不服又欲服之力既不勝則未有不爲之傷害者也雖然此小有所吝也而亦无咎何也曰六三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免於噬之之難此所謂小吝也然當去惡之時而務爲去惡之事夫豈過舉此所謂无咎也特以六居二自處不當故至於遇毒亦其勢然也若六三者其能因時任責志有餘而才不足者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以一卦言之則九四頤中之物也所以爲強梗者也以六爻言之則九四剛直之才也所以去強梗者也易之取義其不一如是哉夫肉之附骨者謂之肺而又乾焉亦最難噬者也比之腊肉亦其類也然三之於腊肉則遇毒而四之於乾肺則无是患者剛柔之才異也故曰得金矢金矢剛直之才也以剛直之才而施之乾肺宜其无六三遇毒之患也夫暴悍強梗之在天下固非易服之也亦非難服之也服之有其道則雖難而易九四之乾肺是也苟无其道則其所謂難者信乎其難矣此六三之於腊肉所以遇毒也雖然九四之得金矢固有得矣而其所以不足者正也故戒之以利艱貞吉謂其以剛居柔知艱難以自守而不輕用其剛焉則吉也夫惟四之所不足者正也故曰未光也此其所以利於艱貞則吉也易之爲君子謀也蓋如此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傑利勢挾人謀當去惡之時比之諸爻宜若易然故曰噬乾肉肉雖乾矣然其視腊肉乾肺則亦固有間矣夫五之去惡如此其易者以其得位得人故也故曰得黃金黃中色也金剛物也六五躅柔而居中居中為得位躅柔而四以剛輔之又為得人也此所謂得黃金也雖然六五之得黃金亦固有得矣而其所以不足者亦正也蓋四則以剛而居柔而五則以柔而居剛其為不正一也四既以利艱貞而後為吉則五之欲无咎也可不於正而知所厲乎夫惟五之所不足者正也苟知自警言而以危厲自守則當去惡之時柔既得中而又得剛德之助焉則凡其所得无不皆當以此去惡夫何咎之有哉故曰貞厲无咎得當也然此既曰得當也而彖乃曰雖不當位何也曰雖不當位云者謂其以六居五也得當云者謂其得位得人也其所指異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用獄之終也世之小人其於罪惡稔積既極若將終身焉此豈復有改悔之冀歟原其所以然則亦非有他也蓋不聰之過也故何之校焉以校滅其耳責其有耳之形无耳之用也夫耳者所以納声聽受之具也其形存其用亡罪大惡積陷于凶而不知聰之不明孰甚焉故校以滅之謂終塞之也係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蓋甚之也

三三離上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昔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夫文與質非二物也有是質必有是文蓋亦表裏之符不可強有而亦不可強无之也故子貢於此得以謂之文猶

質也質猶文也猶之曰文與質二名也其實一物也故設諭曰此虎豹也則其鞞必虎豹也此犬羊也則其鞞亦犬羊也故虎豹之鞞與犬羊之鞞二鞞也而其質則一理也所謂理云者預其質如何耳而文則稱是故也程曰理必有對待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貴者飾也天下之物其文見於所飾者莫昭於天之文又莫大於人之文故貴之文有所謂剛柔相爲往來之旨聖人則曰此天之文也貴之卦有所謂離明艮止之旨聖人又曰此人之文也夫貴之所以身者以六二之柔來而文初九九三之剛故也離本乾躰也坤再索於乾以成離故曰柔來而文剛此非世儒所謂坤之上六來居二位也所謂小利有攸往者分上九之剛上而文六四六五之柔故也艮本坤躰也乾三索於坤以成艮故曰分剛上而文柔此非世儒所謂乾之九二之剛往居上位也夫柔

來而文剛則剛矣而有柔故剛有所濟而貴之所以身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矣而有剛故柔有所附而小者利於往剛柔相文聖人謂是爲天之文豈不曰日月之晦明星辰之運動雲霓之合散凡致飾乎上者無非天之文也然其所以分而爲晝夜變而爲寒暑積而爲歲時其能外是剛柔相文之旨乎不能也離以明而處乎下則是以明而爲文也文而明則无不足之文艮以止而處乎上則是以止而爲文也文而止則无或過之文明止相文聖人謂是爲人之文亦豈不曰父子之有仁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禮凡致飾乎下者无非人之文也然其所以嚴而爲尊卑辨而爲貴賤別而爲小大其能外是明止相文之旨乎不能也雖然貴六爻與二躰之用所謂天與人之文不可揜也如此奉天理人以斯文爲己任者又在乎觀文之主焉何則在天固有是文也不有以觀之則天下之化无自而成曰觀云者固非騁其智任其巧以

增益遷就之也因其理之自然而我无拂焉尔故夫因其在天者以求其變則陰既極而陽已生暑方徂而寒適至盈虛消息之有其則進退遲速之有其度凡變之兆乎時者不容有所隱故於變而无不察此觀於天之文而有得也因其在人者以致其化則位乎上者使各由其道於其上位乎下者使各由其道於其下礼義廉恥以維其心忠厚豈弟以陶其俗風化之行乎人也不容有所遺故化之而无不成此觀於人之文而有得也在昔所謂觀文之主吾於唐虞成周之際見之即夫曆象以授人時在璣衡以齊七政與夫致日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則變之在時也豈容有所隱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敷五典而五典克從與夫礼防樂防以合天地之化則化之在天下者豈容有所遺然則曰煥乎有文曰重華曰文明曰郁郁乎文後語貴文之盛全此將焉稽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卷之七

六八

山止於上火明於下山下有火明有所止之象也夫賁者飾也賁飾之道豈能增其實也夫希以文明爲尚而不知有所止焉非賁飾之道也故君子之於庶政則欲致其明此明也於庶獄則无敢折之此止也蓋折獄之道不特苛察不賁辭飾惟其情實而已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車者所以飾其行也然可以車而車則以車爲祭不可以車而車則車祇爲辱剥之上九君子得輿民所載也此可以車者也故車以爲祭解之六二以小入而要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此不可以車者也故車祇爲辱賁之初九雖具陽德然居下位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夫趾在下而有行之物也今也賁吾之趾不以車而以徒則世俗以徒爲辱而君子以徒爲貴何者義之所在可車則車不可車則徒吾居下位以徒爲貴者也豈可冒昧而不顧其義乎昔彭更曰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
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
為泰乎孟子所謂非其道則初九所謂義非乘也以及應言
之則初應四義也從二非義也故舍近而之遠舍易而即難
此舍車而徒之象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以一柔文二剛初九舍二以即四二與三俱无其應故二
之所賁者上隨夫三而已矣六二柔而靜者也其動也其上
也惟剛之是隨焉猶之須也其動與否惟頤之是隨焉得所
附也自三至上外實而中虛有頤之象夫賁之道非能增加
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之不然須之在人亦豈外物也血氣
盛則蕃滋血氣衰則減耗蓋亦表裏之符尔冠弁衣裳文章
黼黻所謂文也君子服之則隆殺等差各稱其德人非君子
則雖有是服不足敬也詩人所謂被纁其服是也故曰賁其
須與上興也若曰視其賸質如何尔猶之須也上隨夫頤而
已矣其動與否不在我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飾之道在於以剛柔相文相文是也相文而非其道則失
之矣六二六四以二柔而文九三之一剛九三以一剛而文六二
六四之二柔在賁之時其相文是也然或至於非其道而相
文焉此所謂不正之交君子不賁也故曰賁如濡如永貞吉
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賁如濡如也然而相
賁而或至失其正焉此則賁之過也故必以永貞而後言何
者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不失正
道則吉於賁矣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也君子之於正道而
无少玷缺則誰敢侮哉故賁於九三設永貞之戒而曰永
貞之吉終莫之陵也於六四亦曰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賁於
永終之道望此二爻者深矣

六四貴如幡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當位之時隔於九三而未獲與初相資故曰貴如幡如幡白也初動於下亦曰白馬皆未受貴之象也雖然白馬翰如則初之與四相即之志其疾如飛非為寇難之所隔則相親以相資也又矣故曰匪寇婚媾夫四與初居相應之地初之剛動於下有翰如之疾皆三之所能隔哉但三无其應而四當其衝居可疑之位故曰六四當位疑也雖然四正也三亦正也其述可疑而其實則匪它焉但當貴之時剛柔相比而有可疑之迹故尔若二與三皆无其應而近以相從如須之於頤焉則无可疑之迹也然三曰終莫與之陵也四曰終无尤也其能以正相比也

六五貴于立園束帛爻爻各終古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儉嗇者陰之性質朴者陰之才當貴飾之時以六居五儉朴之主也夫立園絲枲所自出之地也當此之時制度禮樂儉朴之主謙遜未遑也其所貴者立園之地而已尔此亦重本節用之意故束帛於此不得不爻爻也爻爻者委積之兒也夫此之所貴雖若各畜然^切王庶百姓充實則亦由此而基焉故曰終吉而象曰有喜也漢至文帝雖已轉秦為漢矣制度未立禮樂未興故賈生太息之書有曰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故有定經制之請天生於此時而請定經制則音飾之道也而帝則謙遜未遑也然開藉親耕皇后親桑勸農之詔无歲无之敦本之風既行而殷富之效乃見則貞之六五之吉文帝以之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夫子既徵周之文矣又欲從先進之野何其從之之異歟
曰非異也監二代以為文即先進之禮繼祭故也禮樂之失也
其當周之末世魯之僭擬耶又重之以八佾雍徹與泰山之
事耶是故夫子欲反其本而未能也而有如用之則吾從先
進之說蓋傷其失也貴至和貴之極也賈飾之極則嫌於失
實故欲其無過飾之咎也必曰曰貴而後可所謂曰賈云者
非不受賈之謂也去其偽落其華使無勝負之文如所謂先
進禮樂之野是也夫所謂先進禮樂之野何也曰古者非不
知酒醴之美也而玄酒明水之尚非不知黼黻文繡之美也
而疏布之尚非不知莞簟之安也而蒲越橐鞞之尚先進
之禮樂如此皆何足以動蕩人之侈心歟夫惟不足以動蕩
人之侈心故其意在於著誠去偽使人知有所謂簡敬之所
在而不失其本貞云尔及其末流也則質以文勝人有侈心
而无復反本此豈賈飾之初志歟故大禮必簡至敬无文賈
極反本飾无過咎而後上九之志始得矣夫上九之志得此
夫子所謂吾從先進者也

坤下
艮上
利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
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之成卦五陰而一陽陰始於姤至於剝而五陰盛剛為柔
之所剝故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以時言之則柔變乎剛下剝
乎上邪剝乎正小人剝君子之時也當是時也五陰既盛一
陽僅存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往亦何所利哉故曰不利有攸
往小人長也夫當小人道長之時既不利於有所往矣則順
時而知止乃能觀剝之象也蓋剝之象其下坤也其上艮也
坤順而艮止此順而止之之義也夫當小人道長之時苟不
知順時而止而強貼以有往則與小人立敵而云云於隕身流
禍也必矣故易於此為君子謀則以觀象曉之而又以尚消
息盈虛戒之蓋剝之道然也夫有息必有消有盈必有虛

理之常也是理也天且弄違而况於人乎所貴於君子固當深知此理也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所謂命者即天之理也知天則知天理之所在矣故曉之以觀象二者欲其知天也戒之以消息盈虛二者欲其事天也凡此皆剝之道故也易之為君子謀也如此而東漢之季陰小得志賢人君子不知剝剝之象而尚夫消息盈虛之理方且以口舌與之角鋒至使刊章逮捕斬首受戮而士類為之空其能不為危言激論身歟濁世而怒禍不及者惟一郭泰而止尔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者准一申屠蟠而止尔故司馬溫公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當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搥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易十

十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而地下其勢至不侔也今也山附於地則高者下矣此地剝之象也原其所以然蓋亦下不厚而高者頽址不安而高者危故也為人上者欲安其居而无傾危之患者則亦務厚乎下而已矣蓋下者上之本也務厚乎下則其本固矣未有基本既固而能剝者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至謂是也初六剝床以凶蔑身凶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牀者身之所安也以况則君子所處之位也小人之害君子也必先去其所處之位使之窮悴无所之也而後得肆其害焉故初則剝牀以足二則剝牀以辨四則剝牀以膚言蓋其叙然也夫牀之所賴以安者足也足之見剝則正者傾矣故曰蔑貞凶初六之陰剝始自下猶之牀足先見剝焉則君子之貞始見滅於此時矣滅亡也蔑滅同義

六二剝牀以辨燕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陰之剝陽進至於二猶之剝牀自足而辨其勢愈上矣辨上下交際之地也夫牀之所賴以正者上下交際之地也辨復見剝則正者愈傾矣故亦曰蔑貞凶當是時也使六二如六三焉則見與於上九之君子而小人之禍庶乎其未至於斯也惟其未有與也故小人无所顧忌而得以馴致其害焉此剝道之所以浸長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處衆陰之中獨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有輔上救亂之志所謂小人之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爲无咎也夫處衆陰之中而能與上下衆陰相失獨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易於此可无以无咎與之乎與之以无咎者所以錄小人之善也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夫一言之當其人未必然也君子猶不以人廢之則當剝之時衆陰用事而六三獨於衆陰之中失其上下以與九協焉可无取乎程曰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卦之上牀也夫剝至六四已及上牀所謂膚也其切近於災莫此爲甚也君之正至是而无可滅者故不云滅貞但云凶也夫小人之剝君子也始焉剝牀以足次焉剝牀以辨至於六三則雖與上九居相應之地於剝爲无咎然剝道浸長亦未如之何也至六四則身及其害矣復何有所處之位乎小人之禍害吁可畏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主君之位也在剝之時君道不可以剝故取下制羣陰爲義魚陰物也相羣於下流小人之象也五能下制羣陰使之駢然順序如貫魚然則是以小人之道待小人也故曰以宮人寵宮人嬪御侍使也所謂陰小之人也以宮人之寵寵之是以小人之道待小人也夫所謂待小人以小人

之道何也曰小人之志不過於希恩望寵而已苟惟時其錫子均其恩惠使之充滿其意而无觖望之心此待小人之道也夫小人之心所以易生尤怨者不以其道待之故也惟能以小人之道待小人故怨尤不生禍害不作此所謂无不利又曰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天地不可以一日而无陽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子當剝之時五陰既盛上九以陽居衆陰之上而有碩果不食之象若存陽道也夫以一陽而居衆陰之上果之碩大者也果既碩大不利而食諸者生育之萌正寄諸此者也墜也而復生則剝反爲復矣此復初九之一陽即剝之上九也君子得輿者以一陽而居衆陰之上而有衆民共戴之象此君子得輿也故曰民所載也衆陰在下而賴一陽之庇故又有室廬之象焉若夫剝道既終九復見剝則室廬壞矣小人无所庇其軀矣此乃自徹其庇之過也然則君子存則小人安君子去則小人懼若飛廉惡來趙高楊國忠之徒終亦自取禍敗尔故曰終不可用也然則君子亦何負於小人而小人亦何利於剝君子也

三三 嚙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之初九即剝之上九也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剝之上九雖居五陰之上其勢往而屈也此陽之窮也復之初九雖居五陰之下其勢來而伸也此陽之亨也故曰復亨剛反云者謂是剛也自剝之上反而為復之初此復之所以亨也動而順行則又合坤震二卦以明復之所以亨也夫震動而坤順剛既來反則陽動於下以順而行於上自此以往无非順理而動也夫如是則剛反為復陽降而入剛動以時陽升而出其出也其入也羣陰莫之能害故曰出入无疾夫復之陽出入乎羣陰之中而羣陰莫之能害則其以朋類漸進而來又何咎乎程曰所謂咎者在陽氣則為差忒在君子則為抑塞夫一陽始生至微也

易平

固未能勝乎羣陰以發生萬物也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一君子始進未盛也亦未能勝乎羣小人以利澤天下也必待眾君子之進然後能成澤民之功此一陽之復既出入而无疾則其朋類之來自无咎矣夫陰生於午其卦為姤始陽之始消於陰也凡歷七變而後成復則陰陽消長之道反復迭至凡七日為天之運行如是也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一陽既復則君子道長實自此始也故自復而往為臨為泰為大壯以至為乾孰禦之哉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夫一陽始長而天地發用之機實發於此時故萬物之生布在天地者皆天地發用之功也而發用之機則實係於復之一陽此所謂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程曰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高稜不行后不省方

天地有无窮之用曰動與靜是也人皆知動也者天地之用也而不知靜也者乃所以養其動也夫當動而動動而不括此豈偶然而然也哉蓋有以養其動故尔雷在地中陽氣復於不動之地非不動也安靜以養之將以致不窮之用云尔先王順天之道故當至日一陽之始生也亦務安靜以養其動焉夫闕也者所以時其出入也於至日而閉闕焉則使商旅不行人君不巡省四方者凡以靜吾之動而仰順乎天道也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陽君子之道也復反善之義也九以陽剛居復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故曰不遠復謂其失也不遠而能復也王輔嗣所謂比復好先是也祇大也元亦大也夫有過則有悔初九之不遠復非无過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不貳過也故雖不免於有悔而无大悔矣夫既无大悔則其爲吉也斯大矣蓋大吉之與大悔此二物也不可以相有故也夫

易平十一

聖人无復故於其身若无事於修不遠之復則所以修其身之不善者以復於善尔然其失者不遠而復焉此顏子之學也故夫子以此文予之而贊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止也六二震射震動也以六居二不動而止者也夫二之不動而止者何也曰知所止而止焉故也夫二何爲而知所止也曰初九之君子修身居下而二比之此正六二之所宜親焉故也故六二當復之時以下仁爲吉而謂之休復焉語曰汎愛衆而親仁初九之君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之人也而六二之於初九親而下之可謂知所止而止焉者也求之孔門則曾子之於顏子是也觀其嘗有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无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噫苦曾子非能下仁具能知斯人而友之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復至六三
再二之復也所謂恒過而能改也故曰頻復頻復之厲所謂
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也故曰无咎夫易之道在於知變聖
人之於人不咎其有過也而咎其不能改過蓋所以開小人
遷善之門也故六三之頻復不咎其恒過也而予其頻復雖
然頻復未足子也必也知以危厲自警則虽頻而咎可无也
不然復虽頻矣而復頻失咎何時而可无耶夫苟如此則失
復善之義矣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復之六四即剝之六三也方其為剝也六三處五陰之中失
上下以應上及其為復也六四行乎五陰之中獨復以應初
此二爻者知賢識善如此其可以陰柔少之乎又可謂之
賢矣乎故嘗謂君子之在天下无所往而不可貴也方衆陰
之剝陽也上九以一陽處一卦之外疑若失位也而六三能失
上下以應之故曰剝之无咎及剝之來復也初九以一陽處一
卦之下疑若尚微也六二近而比之而曰下仁六四遠而應
之而曰從道誠以道之所在可從而不可違也如此然則初
九固賢也而六二之下之六四之從之可不謂之賢矣乎夫六
四一爻遠應初九其在後世則揚子雲所謂晞顏之人也
六五窮復无悔象曰窮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博厚者地之德也五卦坤德而得尊位天中當復之時遠於
剛陽之應躬自厚者也故曰躬復夫以自厚為德則求其在
已者而已矣其與所謂下仁從道者又異矣蓋下仁從道之
復資諸人者也而躬復之復則資諸已者也夫資諸已以為
復而能自厚其德則无失之可指矣故曰无悔又不特无大
悔而已也何也未嘗過乎中故也考稽也動稽諸中而未嘗
過乎中焉非躬自厚者而能之乎故曰躬復无悔中以自考
也曰自考云者以明躬復之復非資諸人而然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在復之上而以陰柔之才居之陰則暗而无睹柔則懦而无從故於復則為迷也夫曰迷不者失道之謂也在上而失道則无適而非凶矣何謂无適而非凶曰有天之災有已之肯用之行師則終有大敗用於其國則為君之凶以至於十年之久終不能有所征往也凡此皆凶之目也夫復則合道今也於復而迷焉則與道相反矣烏得而不凶耶故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上六在復之上而迷故易於此極言凡為君而在上者之道至此而有所反也其所以示後世在上者之戒也可謂詳且明矣

三 震下 无妄元亨利貞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含乾震以成卦乾天也震動也其動以天之謂也夫其動也以天動靜語默无非天理而人為无与焉此之所謂无妄也盖天下有自然之理純乎天而已矣天理所在不可以一毫私意妄加於其間哉所謂正也故在理則為正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命一也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初九也初九之剛乾一索於坤而得之是以為震而无妄之外卦又乾也則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為主資在无妄則內卦也故曰為主於內夫以九居初正也為主於內也得其正則无妄之大本立矣動而健謂震乾之用也剛中而應謂五之於二也夫无妄之本既立於內則由是而動動而不窮矣故健也苟无其本此妄也欲動而健得乎以九居五剛而中也九五以剛中在上而六二以柔中應之二五各得其止此又无妄之大躰也故曰大身以正夫所謂无妄者正而已矣初九以是正立无妄之大本九五六二以是正成

无妄之大卦則當无妄之時致天下於无妄其爲亨也不亦大乎此卦之德所以有曰元亨利貞也天命即天理循天之以正天之命也何也曰天道之與天命亦非二物也其在臨也則言剛柔消長之理故曰天道无妄則言其動以天而人爲不与焉故曰天命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夫初九九五六二正也正則能大亨六三上九不正也不正則妄矣故有眚災也六三所謂无妄之災上九所謂窮之災也是也夫以正而往則亦何往而不利故初九云往吉六二云利有攸往苟匪正焉則當无妄之世何所往而利哉故曰有眚又曰不利又曰天命不祐甚哉匪正之爲害也然則正之所在而天之祐常向焉而君子則曰此非天之我祐也吾自祐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万物

雷之爲物也其發聲也其收聲也必以其時故語物之行乎

易卷十二

九

天下而无妄者惟雷足以當之萬物之生固有所謂自然之天因其自然之天而感發之者雷也故雷行於天下未嘗妄發而物之洪纖高下隨其賦予而能各全其天者實自雷發之故曰物與无妄以言天之發育萬物也以天而物亦因是而全其天也先王之於萬物也亦豈能紊其自然之天矣乎對无妄之時育无妄之物而已矣蓋天有是時吾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云尔物有是生吾非能加損之也育而成之云尔夫是之謂无妄茂盛也朱子發曰不茂不足以育物不對則妄矣如春母麋母卯夏母伐大木之類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震之主也初以震動之才而動於下在无妄之時而吉於往者何也以九居初正也正則不妄矣夫以正而動則无適而非正故曰无妄往吉而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河南曰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理以

之臨人則人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畱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以六居二柔而靜者也靜則无事然六二實震艱也震動也又能動而有行焉靜而无事故有不耕獲不菑畱田之象動而有行故又曰利有攸往謂以无事爲行故也夫耕獲菑畱雖有始終先後之異然均爲治田者之事六二靜而无事故曰不耕獲不菑畱猶之曰不耕不獲不菑不畱俱未始有事也然屬震艱而與九五居相應之地所謂以正相與者也以正相與則當无妄之時而尺无妄之用矣故曰利有攸往夫陰以得陽爲富知以无事自處而不知以正而往應於五此豈六二之欲富乎是必有攸往而後利也故象曰不耕獲未富也若六二者其能以無事而爲行也故夫惟以无事爲行此无妄之尤者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

邑人災也

易學十二

六

无妄之卦德曰元亨利貞其匪貞有眚六三以不正據六二正人之上而阻二五中正之應此妄人也故在无妄之時宜其有災也故曰无妄之災牛者具陰順之性六二以順爲正者也而上應九五牛之象也六三居前而阻之或係之牛也行人之得謂六二也邑人之災謂六三也二利有攸往故曰行人三居前而阻二故曰邑人然六二得順道而行无往而不利此得牛之象也六三以不正徒自取災尔由是觀之則禍福得喪之理盖亦无甚難明也特在正與不正之間尔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易以陰居陰以陽居陽則謂之正如初九六二九五是也以陰居陽以陽居陰則謂之不正如六三九四上九是也然與其以陰居陽寧以陽居陰而剛柔小大之猶有其叙也則无妄之九四是也故可貞无咎猶之曰此非正也僅可爲正而

已不猶愈於六三矣乎夫正者人之性也人之性或至於失其正而妄者非性之罪也不能有是正之過也今也於正而未至於失而猶有所謂可正云者則亦知有是正而存之矣蓋是正也非外鑠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此易之所予也故曰可貞无咎而象曰固有之也苦固者其亦不失其正性也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嘗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刑罰不可妄施於人兵師不可妄加於下國刑罰而妄施於人則爲失刑兵師而妄加於下國則爲失師當无妄之世蓋亦處之以无妄而已矣夫苟不能自克己私而人欲以勝則天下生靈之禍自此始矣此无妄於九五而有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之戒也夫以九居五正也正則不妄彖所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者謂九五也容有不知此乎曰以商之高宗史謂有德可高者也而傳說猶有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之戒又况後世好大喜功之主如漢武帝唐太宗代不乏人也乎蓋有是疾而後試之以是藥則藥不爲妄无是疾而試之以是藥則妄矣武帝蓋嘗試是藥於夷狄矣太宗嘗試是藥於高麗矣皆无疾而藥而反以致憊者也欲有喜得乎其曰勿藥曰不可試云者蓋所以深著後世爲君者之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以剛過之才處无妄之極已既失正又欲進而不知止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也故曰无妄行有眚无攸利夫以正而往則其往也必利初九六二是也己既失正居上窮之地猶不知止其能免災乎故无妄之世若上九者妄之極者也曰眚曰災眚即災也先儒謂在人曰眚在天曰災固有是說也今觀上九之爻贊以災釋眚則知災即眚也眚即災也天即人也人即天也

三臨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
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言養賢也利
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所畜之大也夫所畜之大者何也曰於己則畜德於人
則畜賢也故夫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畜德也剛上而
尚賢能止健此畜賢也然畜德也者畜賢之本也畜賢也者
畜德之效也夫苟已无是德則賢不我慕豈焉養去之矣吾
能彼畜乎此大畜之彖其言畜德畜賢固自有次第也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此合乾艮之用以明人君之畜德也夫剛健
乾也篤實艮也輝光日新乾艮相得而不窮之用所由生也
乾不得艮則徒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夫惟剛
健篤實兩者相与爲用而輝光日新自此而不窮矣此人君
之畜德然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此則指上九之爻又合艮
乾之用以明人君之畜賢也夫上九以剛而在一卦之上此人

君尚賢之象也乾健之物也而處乎艮之下受止而不辭所
謂能止健也天下之人所謂賢而有德者人君則尚之尚之
者尊之也所謂健而有才者人君則止之止之者使之不吾
舍也非有以畜之而然於此人君之畜賢然也大畜之卦德
曰大畜利貞至彖則推原卦德之所以然而以畜德畜賢而
兼釋之從而蔽之曰大正也者蓋言人君之畜德也而至於
輝光日新其畜賢也而至於尚賢而止健此非所畜之大而
得其正詎能至是乎故曰大正也此大畜利貞之本旨也不
家食言養賢也此又言畜賢之義夫人君之所尚者則謂之
賢而所止者則謂之健合而言者皆賢者也蓋德之賢於人
者謂之賢而才之賢於人者亦謂之賢故也今夫賢者之不
家食而吉者非謂居天位食天祿一身之吉也天下之吉也天
下之吉係於養賢則挾天下之人才而与之共濟何所適而
不可故繼之曰利涉大川夫賢者之進退天意之從違也挾

天下之人才而與之共濟則天意之所在可知矣故曰應乎天也六五之君謙虛无我以下賢乾之九二居相應之地故有應乎天之說夫天高而在上也今也六五下應九二亦謂之應乎天以明天之理无乎不在也爲人君者不必求之天可也求之賢者則賢者即天也意此大畜之實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下之物所謂最大者天也今也在山之中以其蘊畜之大可知也夫前言往行耳目之所不接也君子於耳目之所不接者則多而識之考其跡以觀其用察其言以求其心而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皆在我矣夫德固我有也然我心之所同然者古人先得之即其所先得者而以畜成吾德則其所畜不亦大矣乎故曰性无内外也道无古今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之爲卦也艮止也而在上乾健也而在下彖所謂止健

易卷十一

九

也初九當乾健之始而六四以陰止之陽方上進而見止於陰陰陽相持而其勢危矣故曰有厲雖然上下之勢不敵固也而又當止畜之時其可不知所止乎故其利在於已而不進也夫惟利於已而不進則不犯災危矣此所以示在下者輕進之戒也

九二輿說輓象曰輿說輓中无尤也

小畜之九二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輓四說其輓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輓自說其輓也夫說人之輓與自說其輓語其勢之逆順盖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夫何尤乎程河南曰初與二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賓之儀才力盖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

畜時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在他卦則初九之於六四九二之於六五爲正應在大畜則以正應爲相止畜在他卦則九二之於上九爲敵應在大畜則以敵應爲同志而同於上進不復有相止之義也夫惟九二上九不復有相止之義也故三以剛健之才往而上進以與上合志而有良馬逐之象焉逐追也乾爲良馬上九在上三以剛健之才從下而追之良馬逐也雖然九二之馬固良矣然其如剛過何故以利艱貞戒之蓋九二正也所謂馬之良也苟不于剛過之是戒而惟良之是恃焉則泛軼之患不可謂无也夫戒之以利艱貞何說也曰閑輿衛是也是輿也方其在九二也嘗說六三之進而不進矣非不進也其所以爲不進進者乃所以爲九三之進也則居此地者可不即前日既說之輿閑而衛之以致其戒乎夫如是則利有攸往矣此其所

以與上合志也

六四立車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夫四與五能以柔畜剛者由其自畜之道素施故也夫不能自畜安能畜人四之所以自畜之道何也曰以六居四順之至也夫惟順之至也故有牛象艮爲少男故又曰童牛當止畜之時故又有童牛之牯之象夫童犢始角而加之牯焉則制其觝觸之性於其未發之時此自畜之道素施也惟能自畜期能畜人矣故曰元吉元始也大也在他卦之爻則元吉云者或爲大吉在此卦六四則元吉云者猶之曰吉自此始云尔夫惟吉自此始則始能自畜終能畜人故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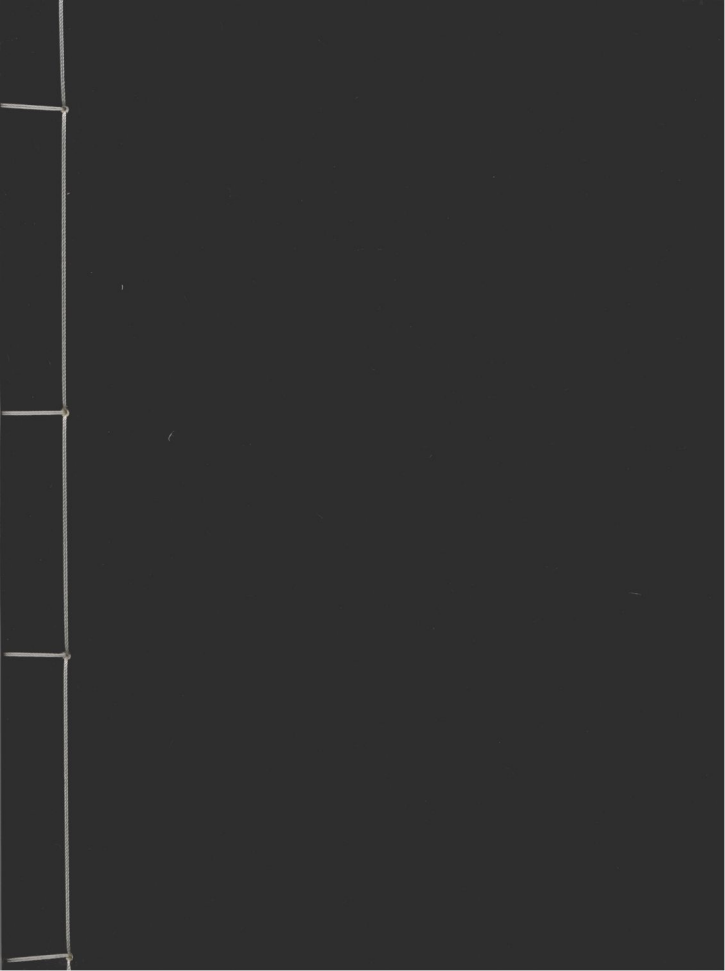
五之所以自畜之道何也曰以六居五豮柔而御剛也夫惟豮柔而御剛故有豮豕之牙之象夫豕之不能自己其剛躁

之性則必以是牙爲物之害也當止畜之時若強制其牙則用力愈勞安能已其剛躁之性耶惟獮去其勢則牙雖存剛躁自己人君之自畜如此所以孚口也夫豕之有牙其剛在內獮去其勢則雖有剛利之具而不自用矣此以六居五之象也艮爲黔喙之屬故取象於豕人君處天下之利勢生殺予奪其權固非輕也若不能謙虛无我去其勢而不恃焉則已且不能自制其能勝億兆欲利之心乎故必去其勢若獮豕然則雖有是牙不爲物害矣故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有慶之視有喜則有小大之異何者其位異故也書之呂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穆王言刑而及於德而曰此一人之有慶而兆民之所賴也則六五之獮豕去其勢而馴其牙之效也易家曰攻其特而去之曰獮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彖曰剛上而尚賢則上九是也九以陽德而居五之上爲五所尚故能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而尸大畜之功此所以有何天之衢之象天衢通衢之地也下之三陽由已上進故九三曰良馬逐又曰利有攸往又曰上合志也此賢者之道所以亨也故曰道大行也何如何校之何釋文曰梁武帝讀是也言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當畜賢之時爲五所尚主張賢路賢者之得志莫成於斯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

六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十三

頤上震下頤自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自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

頤合艮震而成艱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頤養也頤之卦德曰自吉而彖釋之曰養正則吉也以言君子之所養不可以不正也昔者樂正子之從子敖游也孟子曰我不意子學君子之道而以哺嚙也穆公之亟餽子思也子思不悅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文君之犬馬畜役則君子之所養其可以不正矣乎謂之養正則吉則養以不正其凶又可知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謂自內觀外觀夫人之所養也所養者正歟則君子也所養也不正歟則小人也觀其所養則人之正不正无所逃矣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謂自外觀內反觀已

之自養自養者正歟則君子之道也雖貧且賤不去也自養者不正歟則小人之道也雖富且貴不處也觀其自養則凡自實諸君者所謂正不正亦无所逃矣然則有一言足以盡頤之道曰正而已矣雖欲頤之道不正則本不立不大則用不周聖人將欲極言頤之道故又言天地聖人之所養以贊其大正以始之大以終之頤云餘蘊矣夫萬物之生盈乎天地之間或動或植无有不得其生者實天地有以養之也聖人之於萬民也亦然故養賢以及萬民昔漢文帝之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溺於死亡而莫之少自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嗚呼漢文帝養萬民者也惜夫不知所以養萬民也夫聖人之心其與天地之心亦一矣然聖人與天地必欲同其功則不可以若是屑屑也也要道焉曰養賢是也蓋養賢者乃所以養萬民也孟子曰无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

也是也使其家賑而足員之則布帛酒肉之賜今日之惠也其如來日何此无他天地固天地而聖人則人耳其所養豈不有次第矣乎故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卒也聖人與天地同其功而人亦不以所養之次第議聖人此之謂善法天地者也論頤至此則頤之時豈不大哉故贊之曰頤之時義大矣哉程河南曰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言也萬物之生養時為大故云時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節節飲食

山物之善止者也雷物之善動者也山下有雷則動有止之謂也頤之在人則亦下動而上止故以動有所止為頤之象言語自內出者也飲食自外入者也頤養也謹言語者所以養德節飲食者所以養生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夫言語不謹則招禍飲食不節則生疾皆非自養之道君子觀動有所止之象則有得於養之道也河南曰在身為言語於天下

易解十三

二

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也慎之則无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資財貨用養於人者皆是也節之則无傷

初九舍尔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頤之成卦爻之具陽德惟初九上九是也上九以陽德在上口頤之功凡出乎其下者皆由之以養故曰由頤初九以陽德在下其視上九亦何憚焉然初震也上艮也動而下者則其視止於上者有憚者多矣故頤之初爻設尔我之辭而深尤乎初之自失為靈龜二者以况則初九有可貴之質也初九以諸爻皆由上九以養故舍其可貴之質而亦求養於上九尔謂初也初有可貴之質不能操而存之而輕動以求養於人故尔之我謂上也上以陽德止於一卦之功故我之朵頤之者諸家皆云朵動也非也朵无動意草木之華擎乎技葉之上謂之朵上九以一陽在羣陰之上此朵頤之象也而初自下觀之故曰觀我朵頤河南曰初之所朵頤者四也此

泥於爻應也而亦以柔動其頤為義非也蒙之九二蒙之主也故彖曰童蒙求我我謂二也上九在上頤之主也故初之觀也而曰觀我朵頤若泥於爻應而曰我四也則失之矣蓋六四陰也陰求養於陽之不暇安能養乎夫初之舍其可貴之質而動以求養於人則其所貴者復安在邪此所以為凶而象謂其亦不足貴也樂正子所謂善人也信人也從子教游而孟子以哺啜罪之蓋閔其舍其可貴者而亦不足貴故也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頤之中爻二三四五皆陰莫不正於六三莫正於六二與六四也二與四皆曰顛頤二與五皆曰拂經何也曰二處四陰之下此頤之顛也四處艮躡之下亦頤之顛也故皆曰顛頤陰與陽居相應之地此易之經常也二之于丘頤五之從上皆非易之經也故曰拂經夫六二處四陰之下而顛以自反

易解十三

三

以自養其正可也然不得謂之吉如六四者二亦震躡不以靜退許之上九頤之主也然三之於上九非其應也然不能固其靜退之操則亦不顧其非已之應也而動以即之故其征也為凶丘在外而高者謂之上九也上九艮也艮為山故有丘象夫不固其靜退之操而自反以養其正而即其非已之應以求養焉以是為行所六其矣故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蓋言上九雖頤之主而非二之應類也夫六二雖以陰居陰正也然屬震躡故有征凶之戒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之卦德曰頤頤彖曰養正則吉也以六居三正乎其與頤之卦德大相悖逆故曰拂頤貞凶所謂養正則吉養不正則凶也夫六三之自養如此而上九與之居相應之地則上九之所養失其人亦可知矣故戒之曰十年勿用无攸利然則此雖六三之罪也而上九亦不能无失焉何者養道之大悖

也以諸葛孔明之智也而失之魏延張儀以魏鄭公之賢也而失之杜正倫侯君集小人之小有才而不可用者例皆如此君子與之居相應之地不亦過乎十數之終也其曰十年勿用云者深戒之辭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以六居四正也而又處艮躡之下所謂自反以養其正者也故曰顛頤吉曰吉云者未嘗求養於上九而上九頤道之成也其光自然者以下施乎四故也何也同躡以相賁故也夫四之與初固其應也然初九方且舍己之靈龜以觀上九之朶頤已且不能自養六四何賴焉故四當艮之初止於其所自養以正而以陰靜自守下无賴於初而上亦无求於上故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象焉夫虎之視也眈眈然其閑雅之態自若也何者不騁其欲故也謂之其欲逐逐云者何也猶之曰其欲逐去而无餘也如此則當頤之時下无賴於初上无求於上其所以自養也庸何咎乎夫六二之與六四皆正也而四則曰吉曰无咎而二俱无有焉反有征凶之戒者震動之與艮止其躡性不同故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君位也而以六居之養道之不足也養道之不足而資養於上九上非其應也但在己之上故近而比之亦曰拂經雖然於經雖拂而上九以陽德在上尸頤之功而六五謙虛无我以陰承陽陽上而陰下故有居貞之吉而象曰順以從上也以言六五非正也以陰承陽以順從上陰陽各正其所故曰居貞吉也五之於上雖曰拂經而有居貞之吉二之於上亦曰拂經而於征則凶何也曰五之於上以其同躡而比之所謂親賢也二之於上非其同躡若動而即之則附勢而已矣大川在艱難變故之地也六五以陰柔之才方賴剛明

之賢以養於己若施之艱難变故之地則不可也故曰不可涉大川河南曰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况其下者乎故艱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也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河南曰上師傳之位也夫以剛明之德居師傳之任而以養道佐五以養天下而天下由之以養故曰由頤夫權重位高則易危古者人臣之當此任也上足以保乎君下足以信乎人內足以保其身使君臣上下兼受其福夫豈偶然乎哉是必以危厲自處常懼兢畏而致然也故曰由頤厲吉而象曰大有慶也利涉大川云者夫以六五之才不足以濟難而上賴於已則當此任也苟不竭其才力以濟天下之艱危則天下何賴邪蓋以君民上下之心而濟天下之難何施而不利乎故曰利涉大川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頤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頤故曰大有慶也

易解十三

五

巽上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

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義大矣哉易以陽爲大以陰爲小大過之成卦二陰居初上之地四陽聚於中爻陽過乎陰者也故曰大者過也夫天下之物大苟小太多寡之適均也則亦未爲過也大過四陽而二陰大者多而小者少則大者過天亦曰小過四陰而二陽小者多而大者少則小者過也天下之事固有正理此豈可過邪然古今天下固有所謂非常之事者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放伐是也若以理而論則揖遜也放伐也亦无非君子之時中也特其事大勢重不常見尔四陽聚於中爻棟之象也初上二爻俱陰柔也則中雖剛強而兩端柔弱豈能勝此剛強之任哉故於陳爲橈而曰本末弱也本末不弱則棟亦不橈矣經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則初上之地一卦之本末也本末既弱則四陽居中凜然其危也欲无撓得乎觀此之象則大

過之時於剛雖過而二三四五俱在中爻也巽而說行此又
即巽允二艸以釋卦德之所謂利有攸往也夫當大過之時
剛既過矣苟不得中復不能巽不能說則是以剛為行也其
所往也安能利乎不能利安能亨乎惟中則雖剛而不過惟
巽則有以順物之理惟說則有以服人之心以此而行此所
利有攸往而亨也朱子發曰剛過而中所謂時中也過非過
於理也以過為中也猶之治疾疾勢沉痾必攻之以眩暈之
藥自其於微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與病相對言之則
謂之中又曰夫剛過而不反不肖之心應之未有不為搢笞
也東漢之季清議太勝君子小人至不相容大過已極而君
子不自知是以不亨夫大過之時非常時也君子之所以濟
是時也亦不可以常時處之故易於此贊之曰大過之時大
矣哉河南曰如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
德皆大過之時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物理之相資資以適平而止澤有至說之性而萬物說之故
木之所賴以養者澤也今也巽木在下兌澤在上是謂澤滅
没乎木者也豈不過甚矣乎故為大過之象君子之當斯時
也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其所以大過人數夫獨立而懼則
不能獨立矣遯世而悶則不能遯世矣此勉強矯激者之所
為非本心之誠然者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當大過之
時獨立而不懼遯世而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之用茅柔在下也

當大過之時陽過乎陰者也初六柔巽不震之才而居在下
之位安其素分可也或不知時識分非自謹之道也故其象
曰藉用白茅无咎係辭釋之曰苟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謹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其用可重也謹斯術
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夫大過之初以茅為象者非薄其物也

以其在下也有可重之用故取之云尔大過之時四陰居下其視在下之柔若无物焉者而初也自謹自潔不敢少自輕焉可不謂之賢矣乎藉以白茅過於謹也其在大過之時其過可无矣故曰无咎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夫物極則衰楊之爲木陽氣易感之物也雖然易感而亦易衰也大過陽過也天下之物所謂陽之易過者楊之爲木也故九二九五俱有枯楊之象夫楊之枯陽已過也其在人則夫之老也夫夫既老矣宜若无所冀也然或得女妻焉則其生育之理猶在也初六以陰柔在下而二比之得女妻之象也夫楊既枯而或有感焉則有旁生之梯梯孽也易家謂梯根也或曰楊之實也非也楊既枯矣而有梯孽之生焉夫既老矣而有女妻之得焉則其在物也在人也所謂无不利也

何者物不至於極陽不至於過故也而象則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何也曰老夫過於老者也女妻過於少者也老者與少者適相比焉此之謂大過之時也然其相與也而生者之理復自此始矣正所以救陽過之失也向使枯楊之不復生梯老夫之不得女妻則陽道之失伊誰救之邪此所謂易之不窮之理也非知道之孰能識之司馬溫公曰初過於弱二過於強強弱相濟厥功乃成其於國也如剛毅之君以寬柔之臣輔之故无不利也蜀人之浮屠者曰四爻之剛雖同爲木然或爲楊或爲棟棟負衆穢則材之強者也楊爲早彫則木之弱者也蓋大過木末皆弱二近於木五近於末故均爲木之弱也

九三棟桡凶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大過陽過陰弱陽爻以陽居陰爲濟過之道而九三復以陽居陽在下躡之上而不中過乎剛者也夫以過甚之剛在物

之上則強復自用如棟之撓不可支輔而有顛覆之患矣是以凶也夫九三之與上六正居相應之地則上六者九三之輔也然九三以陽居陽其剛過甚上六純陰而末弱其能支輔之乎象云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者以言九三剛過之才而非上六之柔弱所能支輔之也其曰不可云者又有以見九三之強復自用之失也昔者周公負荷周室重任其材固有太過人者然吐哺握髮以求天下之助未敢以驕矜自處故夫子有曰如有周公之材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豈如九三之以陽居陽其剛過甚以至如棟之撓不可以支輔乎其曰不可云者所以深尤九三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三九四列之中爻之中譬言如屋室眾材咸集而棟則居中矣故皆有棟之象然九三之棟則撓而九四之棟則隆而不撓以陽居陽而居下卦之上與以陽居陰而居上卦之下其

易學十

理勢之不同也夫以陽居陰則有濟過之道不專以剛強自恃也故其在下者有可支輔之勢而无傾覆之患此所謂不撓乎下不凶而吉也下謂初六也初與四正居相應之地四既居陰不恃其才之剛強則在下者有剛柔相濟之勢此所以謂不撓乎下也或曰彖以棟撓本末弱也爲言則初六之末弱與上六之末弱均也而六四則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何也曰統論一卦之躅則陽過陰弱故彖有棟撓本末弱也之言就諸中爻而別之則九三以陽居陽而非上六純陰之所能支也九四之以陽居陰而初六又以陰居陽其本末搖而所支載者亦不至剛過此棟之所以隆而不見撓於初六也易可以槩論之乎雖然譬言之室九三之棟既撓而九四之棟亦安能獨隆也上六之末既弱而初六之本亦安能不弱也以言居中者與處本末之地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无也故又曰有它吝猶之曰此之棟雖隆矣雖不撓矣其如它之不

然乎吝所謂有所不足也孟子曰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此之謂大屐之傾而非一木之所能支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楊既枯矣以其耗竭之餘尽發而為華則其零落也可立而待也夫何益於活也此上六之窮陰无益於九五之生育也上六窮陰処大過之極老婦之象也九五純陽処上六之下士夫之象也婦既老矣雖得士夫復何異哉以言俱无益於事也不云士夫得其老婦而云老婦得其士夫者九五守中得庸非有過也其過在上六也何者以陰乘陽以妻乘夫故也九五无過故曰无咎輔弼非人終无成功故曰无吝夫當大過之時處大過之任陰陽相資而不能成大過之功而惟守中保常求无過而已然至於无譽之可聞故可醜也司馬溫公曰上以衰陰附於盛陽其於國也如驕盈之君以愚庸

易學十卷

九

之臣輔之雖幸而无咎不足以有譽也夫陰在卦初女妻之象陰在卦末老婦之象求之卦象則下躰巽也巽為長女而反曰女妻上躰兌也兌為少女而反曰老婦易之取象如此其不一也而注於象者象既不足求之卦變卦變不足求之動爻而易之百愈失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處過極之時而為過極之事非有大過人之才不可也苟无其才而務為過極之事此小人行險以僥倖也上六以陰柔之才當澤滅木之時又大過之極履險蹈禍而无益於救難故曰過涉滅頂凶夫涉以能過為功今也至於滅沒其頂則反見溺矣其何能濟之有无咎者目取滅沒无所歸咎也夫不度時不量力而自取滅沒其可歸咎於人哉故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三三

坎下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

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六子之卦各以陰陽所居之位而取義焉陽居二陰之下非所處也故動此震也陽居二陰之上得所處也故此艮也若夫陽陷於二陰之中則為坎矣陰居二陽之下柔伏於內故入此巽也陰居二陽之上柔見於外故說此兌也若夫陰麗於二陽之間則為離矣夫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在物為水水之流動陽也其止靜陰也流動之物處乎陰中者陽陷乎陰也水性善陷陷為險難坎固為險矣謂之習坎者險中復有險也故曰習坎重險也此以上下二坎言坎之所以為險也初六曰習坎入于坎窞凶是也蓋初六居二坎之底故也然則八卦皆重也而坎特加一習字者聖人指重險以示人欲其知所戒懼其仁深矣水之為物止之斯為淵䷮之斯為川水流而盈然後出險流而不盈斯為坎矣夫不舍晝夜水也故語天下之物所謂至有信者莫水若也其流行也雖歷涉險阻而能不失其信者此所謂有孚也君子之行乎險難者實似之故此心也質之天地謀之鬼神稽之千古之聖賢契之詩書之所載無適而不合者以其在我之信未嘗少失故也故繼之曰維心亨心之為物所謂操之在我者而信其所出之地也求之於卦則坎中之一陽是也夫陰在外險也剛在中則亨也夫惟剛實之德在中而能亨此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君子之歷涉險阻也身雖陷難其心則亨者蓋以剛實之德在中故也夫惟其心亨也則其見於有行也无險之不濟矣行有尚謂出險也水之流行也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故曰往有功也水之往而有功也為江而為海君子之往而有功也國治而天下平究其本原之所自出亦曰有孚維心亨而已矣此孟子所謂有本也大哉

孚乎坎之用在乎險故聖人於此又廣言天地之險以明王公之所以守其國者不可以或忽乎是也夫積氣於上者天也故湯蕩蒼蒼蒼不可紀極者皆累之積而然也故曰天險不可升也積形於下者地也故高者爲山次者爲丘陵深者爲淵皆形之積而然也故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觀諸天地之險故亦設其險而有城郭溝池之固者所以守衛其國而效法天地也韓文公守戒之說曰今人有宅於山者而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筭以待之宅於都者則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墉而內固局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而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才力爲之不足欤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尔然則常用險之時其用甚大其可以或忽乎是欤故贊之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而孟子乃曰固國不以山溪之險

易五十三

十一

吳起對魏武侯亦有在德不在險之論者此又爲恃險者設而非險之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者水之科也二坎相仍習復之義也故以水洊至爲習坎之象洊亦重也以謂上之坎既盈則重至於下坎故也此子孟子所謂盈科而後進也天盈斗而後進不舍其晝夜之功也故曰君子之德行貴乎有常而教事貴於習熟德行而有常則其視屋漏暗室无異於十目十手之地也教事而習熟則困而知孝而知其與生而知一也勉強而行利而行其與安而行一也此不舍晝夜之功也其在彖所謂不失其信是也中庸曰自明誠謂之教此教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之下卦所謂坎中之坎也而初爻又居二坎之底所謂坎之陷也故曰習坎入于坎窞凶夫當坎險之時以行有尚爲

功而行險之道則以不失其位爲本初以陰柔之才而居二坎之底安能出險乎是以失處陷之道而凶也六三亦入于坎窞者也爻曰勿用象曰无功而末如初六之失道而凶者所處天下則初六是也然无其才而不能出險則初与三大抵同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當坎險之時處二陰之中所謂坎有險也然以剛中之才求以濟險亦可小濟但未能出坎險之中尔故曰求小得未出中也若能出坎險之中則其得所求也豈特小得而已哉此非才之罪也居使然也雖然以九五之才且有坎不盈中夫大也之辭則九二之求小得未出中也夫何尤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乾之九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六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來謂下而即三也三坎也之謂往而之四

易學十三

十二

也四亦坎也以言進退皆險也夫居進退皆險之地自君子處之其心懼不安何如也然三乃以陰柔不正之才不知心懼乃於險而且枕焉則以不安之地爲可安也故入于坎窞而不能出險无以異於初焉三以柔居剛故有險且枕之象處上坎之底故亦曰入于坎窞其曰勿用云者戒之之辭也夫當坎險之時求以濟險而戈如六三之所處則何險之能濟哉故曰勿用三下之終也故曰終无功

六四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食剛柔際也

六四九五俱无其應而處君臣相際之地故取剛柔相濟之義而爲濟難之道焉以言天下未嘗有无難之時而亦未嘗无相与以濟難之人故也樽酒陽物也貳之以簋以陰際陽也缶者朴素之器謂六四以陰居陰也約者誠信以相契之謂也牖者闔室之明處也夫當坎難之時上欲以見信於君

而濟天下之難則不可以无上交人主之道也一樽之酒貳之以盥而復以瓦缶朴素之器用焉此以况人臣以實質爲尚而无事於浮飾也其實實如此又當納約自牖因君心之明處而刑導之則雖當艱險之時忠言可以見納天下可以无難矣故終无咎也程河南曰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明者也故討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漢高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少之序非不明也其如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不蔽之明心也故留侯因其所明以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尔左師觸龍諫趙王太后事相類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者也然而不盈則中而未大也若坎而盈則放乎其外出險而難平矣故繼之曰祗既平无咎祗大也平謂坎之盈也猶之曰若坎而盈則中之大而至於平矣難平則有功而无咎今也坎既不盈則其中未大而險難未至於平未可以言无咎也其曰祗既平无咎云者盖深望之也夫九五以剛中之上居得尊位猶未能平此險難而剛中之效未至於光大者重險之難既深二方有險未能出中餘爻皆陰柔非濟險之才當險難之時下无應助獨濟難矣祗與復初九无祗悔之祗同

應折支反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耿希道曰居險貴於過過則身危於險用險戒於過過則人罹其害上六在上非居險者乃用險者也夫過於用險則強人而使我服故拘之囚之无所不用其威雖然其威既窮而

不得其情猶昔也則上有失道之名而下无所說之禍矣故曰係用徽纆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夫徽纆刑威之具也叢棘刑威之地也係之徽纆實之于叢棘之中三歲之久猶不得其情則在人者又罹其害而在上者愈增失道之愆矣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夫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之制服也亦三歲而服闋天道三歲一变步天之術亦三歲一閏然後四時猶故也則天之道至於三歲未有不終而更者也今上六沮人以威用險太過至於三歲之久猶不得其情則居上之道所失之矣安得而非凶坎夫居下而失居險之道者初六是也居上而失用險之道者上六是也故語坎之失道而凶者惟初上二爻焉何者初太下而上太過故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十四

三離下離利貞身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身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以陰而麗乎二陽之間在物爲火火之躋虛麗於物而著其明者也故火性善麗而曰離麗也豈惟火哉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麗苟无所麗則不可以獨立於天地間故其顯而甚著者仰觀於天則日月是也俯察之地則百穀草木是也日月非麗乎天則无以日照臨之功百穀草木非麗乎土則无以廣其生植之利求之於卦則離上離下重明是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之象然重明而不麗乎正則明矣而或失之察智矣而或失之鑿鑿非正也重明而麗乎正則本是正以爲化而成天下文明之俗矣於爻則二五是也故又繼之以柔麗乎中正故身夫附麗之道易失於不正又况於其質本柔也乎以唐人之君多定策於刑餘唐人之臣多失足於權倖者失所麗也故卦之德曰利貞身以言其貞則貞不貞則不身也離之二五以柔順之德而麗乎中正之位此得所麗也其能本是正以爲化而成天下文明之俗宜也此所以謂身也牛順畜也而又牝焉順之至者畜牝牛謂畜其所謂至順者也離之二五利在於正利於正而能亨其與唐之君臣亦異矣故雖畜其至順之德未嘗或失於不正又何惡於柔順也邪故曰是以畜牝牛吉也以言柔而或失於所麗則爲不正不正則不能亨徒曰此吾之順德也而君子則曰此非吉德也夫惟離之道利在於正正而能亨此所以畜牝牛而吉也程河南曰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中正乃爲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其輕重則可以言易矣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子冬易而至於離觀其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

方掩卷而歎息曰噫此大人之所以大也夫古今之所謂大人者夫豈无自而然歟己之明與人之明兩不廢焉故也己之明不廢故能用入惟己人之明不廢故能舍己從人夫以一人之明而能照見四方而无遺者是必有所謂相繼而不絕之明故也夫四方固廣且遠也其事與物纖悉幽隱固未易盡照見之也吾之明固不可廢矣而人之明或偏廢焉則吾之明亦有所止也能照一事其如他事何能照一物其如他物何故夫所以繼己之明而不絕者人之明也大人以此故能照見四方而无遺也噫此大人之所以大也重離之象上離也下亦離也明兩作離謂上之人之明與下之人之明兩不廢焉故也若惟己之明是恃而人之明或偏廢之焉則不可謂之明兩作也是象也非大人孰能躡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離陰麗乎陽者也然初九在下在下者必麗乎上則初也者

亦麗乎二者也夫離之所利者正也初九六二正也當文明之時以正相麗其剛柔相與之文見於交錯之際故初之麗乎二者而曰履錯然夫下之有麗乎上剛之有麗乎柔也苟在我者不盡其莊敬之禮不論則慢矣蓋無謂則失已非以下承上之道也慢則失人非以剛接柔之道也故初之所以為只敬者非有他也所以辟去其譎與慢之咎也此所以无咎夫初九之所以能敬者何也曰以正故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居中履正柔而得其所麗者也故曰黃離蓋黃中色也其在離也則中道也離之卦德曰利自身而柔曰柔麗乎中正故亨則中正之道離之本也而六二得之所謂宗本者李南曰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

九三處下卦之上。前明垂盡後明當繼之時也。故曰日昃之離。夫日之昃矣。則暮光晚景。斯須入于地矣。其明安能久耶。然以理論之。有始必有終。有明必有晦。有生必有死。達者觀之。此特寒暑晝夜之常。爾奚足怪哉。瓦缶之爲器也。日用之常器也。鼓缶而歌。樂吾之常也。汨於常理者。不知樂吾之常。則以大耋爲嗟。此昧於死生之道者然也。其安於死乎。必不能也。故易於此以凶告之。夫八十曰耄。九十曰老。大耋猶不免於嗟焉。其不能平心待死。可知矣。是自爲其凶也。雖然。離之所麗者正也。以九居三。正也。豈不能得其正而斃乎。特易於前明垂盡後明當繼之時。而設日昃之離之戒者。以言日旣傾。冥明不能久也。程河南曰。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能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離也者明也。故其取象或爲日。或爲火。碩其義如何。

耳象曰明兩作離。此取夫明以爲義也。九三曰日昃之離。此

取夫日以爲義也。九四曰焚如。此又取火以爲義也。夫一離既

盡。離復來。九四以不中不正突然而處。近君之地。其來甚

遽。而火性炎上。有犯上迫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夫六二

黃離之臣也。而初九之際之必敬。而後无咎。六五君也以

柔順之德而處尊位。大內所謂文明之主也。而四以突然之

剛迫之可乎。然則特突然犯上之剛者。乃所以自焚也。故曰

焚如。自焚乃所以自速斃也。故曰死如速斃。斃乃所以自弃也。故又曰弃如夫。當文明之時。君臣如此。其明也。而九四獨失

之。而至於自焚。以速斃。速斃以自弃。然則象所謂无所容也。非人之不之容也。四之自處如此。无適。而可以自容其軀。故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古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夫居天下之至尊。而能知直。妄知懼者。此非明者不能也。人主之勢。固有萬鈞之重矣。以萬鈞之勢。爲可恃。則身之而樂樂。

之而肆矣。違他恤乎？故敵至而不知憂，禍生而不知懼。此无他明有所不足故也。六五以柔順之德而處尊位，大中文明之主也。惟其明也，故能知懼而至於沈其涕，知憂而至於戚。且嗟則雖以陰柔居五而處乎剛強之間，而能保其位而吉也。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者夫六五王公之正位也。惟其明也，故知憂知懼而震乎王公之正位而吉也。使其非知憂知懼，其能麗是正位而獲吉乎？坎之象曰：王公設險，謂守其國也。離之五曰：離王公也。謂麗正位也。

上六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麗既極，而有不麗者焉。以九居上剛而明者也。王者當此之時，則宜用此剛明以征討夫不服者。夫出征之道，貴在折去其首惡者，與執獲其非類者。如是則无害於文明之治矣。故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如九四當離麗之時，恃剛以陵上，由上九觀之，所謂非其醜類而首惡者，予以征之，則不正者去而邦正矣。

易乃子十四

四

三 艮下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一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河南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故上經首乾坤而下經首咸，繼以兩也。天地二物也，故乾坤二卦分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兩皆二體相合而成夫婦之義。夫咸合兌艮而成，艮兌少女也，艮少男也。少男少女相與用事，此夫婦之始也。夫婦之始，其情篤於相感，故感之為義。感也。若王臨川所謂有心曰感，无心曰咸。此淫於字學也。初不知咸之為義，即感也。亦如兩之為義，即爻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此則即兌艮二體以明其所

以相感之義以言咸也夫剛柔上下自有定位然咸以相感為義故男女在上今也兌女居上此柔上也女本在下今也艮男居下此剛下也蓋不如是則陰陽二氣非所謂感應以相與也惟其此感而彼應見於相與之際故艮男在下止以待說兌女在上說以應止以是為男下女之道故女无自嫌之失而男有身帥之禮故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大抵取女之所以吉者在於身利貞而已矣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此亨也止而說此利於貞也是謂男下女之道而取女之所以吉者也若夫以取女之吉而施諸天地人物之際則亦无適而不亨无適而非止者矣故繼之以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又因男女相感之義而廣言感道也夫天地之感即天地交泰之時而見之方泰之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凡受氣於天地者无有不通而萬物由此而化生聖人躰天地之化而密庸於不言之際故凡有此心可以感而通者如稗之於鼓焉此動而彼應舉无物我遠近之間而天下由此以和平故觀天地交感而萬物所以化生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所以和平之道則大而天地衆而萬物雖曰不同而其情實可見矣何謂天地萬物之情曰其在咸則所感是也河內曰感通之理知道者嘿而觀之可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高而有容之象也夫天下之物至高者莫如山至虛者莫如澤今也至高之山上有至虛之澤則无亢高之累而有容受之地矣此山上有澤所以為咸之象君子之觀此象也亦豈以吾之所謂高者足恃哉必也虛中无我方寸之地擴然有容不使有一毫亢高絕物之失或為吾累夫然後足以容受夫人矣夫天下之人其善不同智者有謀材者有技武者有勇而賢者有德使吾不能虛中无我擴其所謂容

受之地而或有亢高絕物之累焉則被與吾何自而相為感通也故曰君子以虛受人以言惟虛則能受人不虛則不能受之故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之六爻自下至上皆取諸身以為象者蓋人之四支百躰雖有上下小大之不同而其血氣脈絡之相感通故有至理行乎其間故大而天地衆而萬物感通之理即諸身而可見矣此聖人制爻取象之意初六以陰小之才居在下之位其在小人則拇之象也夫拇之在足也所謂指之大者也足之行也而拇實處先其止也亦未嘗易其軀先之位故足之行與止而拇也未嘗不向乎外者此蓋自然之天也故曰志在外也艮止也初六居陰當艮止之初未嘗動也然當咸之時初與四居相應之地故取拇之向于外也以為象而曰咸其拇以謂雖處下位而未動也而其志之所向則未嘗不在外也

易正一四

六

此感道之固存也君子之在下位也未嘗求應夫物亦未嘗却夫物而不之應也感道固存不因行而存亦不因止而滅也是理也所謂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以陰柔處下躰之中腓之象也腓足之陰也所謂足腹也足之行也而腓也陰以相之而已其止也則處靜而不動焉非如拇之志在外也六二之在艮也止中之止也夫以靜止為道而當咸之時與五居相應之地而動以應之則失其所靜止之道矣故曰咸其腓凶夫惟知其凶而戒之也安其居而不動而順其所謂自然之理則言而无害矣夫感道之在人也不可強有亦不可強无也居止靜之地則貴於安時而順理夫苟失其所守而動以應上而不待夫上之命焉其所守必喪而於感道斯為害矣豈非凶與咸以六二設咸腓之戒而以吉與凶兼言之者以謂處此地者在所擇焉尔蓋以

六居二正也恐其失正故有此戒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吉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三處下艱之上所謂股也三雖艮艱然以陽居陽又有應在上非能止也故曰咸其股夫股隨上艱而動者也以剛過之才不能為主於內而其所秉執者則在於隨上艱而動焉豈不可少之邪故曰執其隨往吝吝謂可少之也夫九三以剛陽如此之才不能自主而隨物以往故人動已亦動其所秉執之志則在於隨人而已汙下如此故可少也夫感之道非能彼有動而此無隨也顧其所感如何耳感道利於貞貞則无彼已先後之異夫苟失其正也則志之所在在於隨人而已豈足多哉夫九三正也曷謂其失正也曰以陽居陽剛過也剛之過則躁動而失正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尔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易解十四

七

六爻既以人身取象則四也位股之上膺之下其心乎四心之位也故爲感之主而以感之道爲言焉何謂感之道曰正只欠也感不以正則有悔矣其曰貞吉悔亡者洪範之稽疑有曰貞曰悔之說以言貞悔二物不可以相有也於貞既吉則於斯斯云矣司馬溫公曰執一以應萬守約以御衆者其惟正乎河南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正而已矣蓋四說艱也而又居陰而應初艱說則害於剛果居陰則兌於流通應初則有所偏係故其戒在於正也夫感物也以正則无所不通苟憧憧然或往或來以有思之私心而感物則感道狹矣故思之所及者有以致其朋類之從思所不及者其能使之從歟非所謂无所不通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尔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者夫係於私應則感道之爲害於貞既吉於悔既亡則未爲感道之害也

夫苟憧憧然或往或來以有思之私心而感物則所感也狹故曰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此係辭之釋此文所以極論感道而申之以天下何思何慮之說以明同歸一致之理也何謂同歸一致之理曰正而已矣

九五感其脢无悔象曰感其脢志末也

九五居中履正君之感也夫人君感天下之道在於廓然而大公而尤不可以有所比有所說也若有所比有所說則失中正之道矣五與二居感應以相与之地皆中正也故宜相與以中正之道感天下然六亦說卦也若遠舍二而比說乎上非人君之感也夫上六處感之末以口舌為容說之道所謂小人也而五也或以其近已也而究之不可也故有感其脢之象以戒之使背其心之所向焉脢皆肉也與心相背者也上六在上五能背其心之所向而不以其近已也此而說之則無親狎小人之悔而中正之道得矣象曰感其脢志末也者謂五有感其脢之象者以其志意之所向在於卦之末故欲感其脢以背去之也然則小人之不可比也如此人君以中正之道感天下若斯人者其可比而說之乎

上六感其輔頰舌象曰感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上六以兌之陰柔居諱文之上其在人者所謂居眾賅之上者則輔頰舌是也故取以為象也夫上六感之極也居感之極專以兌之口舌務為柔媚極感之事此小人女子之常態也故曰感其輔頰舌曰輔曰頰曰舌三者俱全以言无所不用其媚也夫以心思感人所感已狹騰口說以求感其能感人乎此感道之衰也

三巽上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

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又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夫相合震巽以成卦震長男也巽長女也長男長女相與用
事此夫婦之終也夫婦之終其道貴於有恒故恒之為義久
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此則即震巽
二卦與卦象卦義卦爻之用以言恒也二感系上而剛下則
少男處少女之下以男下女為男女交感之義夫婦之始不
得不然也至恒也則務為恒久之道故當正其位分使尊卑
有序是則於咸有所及也故曰剛上而柔下震長男也而在
二此剛上也巽長女也而在下此柔下也男女尊卑剛柔後
位此夫婦居室之常道也所謂夫婦之終也雷風相與云者
謂震雷動於上巽風隨於下二者相與以為用此男行而女
隨之義也乃所謂恒也巽而動云者謂長女巽於內長男動
於外在下者有巽順之德而在上者有動為之才此所以能
恒也夫剛不應柔柔不應剛此豈恒理也哉故恒之六爻剛
柔皆應自初至上三剛三柔各居相應之地理之常也以卦
辭言之則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常也以卦象言之則雷風相
與雷風之常也以卦義言之則巽而動動巽之常也以卦爻
言之則剛柔皆應又六爻之常也合此四者恒久之道然也
此卦之所以為恒也恒之卦德曰恒亨无咎利貞而彖釋之
曰久於其正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者蓋道穩恒尔苟
恒也則其之效著矣恒而能其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者
非可恒之道故也其能无咎矣乎所謂恒而能亨者何也曰
利於貞是也苟失其正則非可常之道也故彖久於其道者
以此而已可恒之道利在於正若夫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
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道長所以能不已者以恒久故
也人能常於其所可恒之道則天地之理在我而已豈他求
云乎哉卦之德又曰利有攸往而彖釋之曰終則有始也者
夫利有攸往惟有常者能之此所謂不已也請即天地之道

而明之。今夫天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為晝，夜自晝夜積而為寒暑。晝夜相為晦明，寒暑相為往來。遲速退機，纖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之無端者，此蓋有常而然也。惟其有常，故有往而利如此也。如使隨而不利，則有今日之晝夜而止，爾又烏有來日之晝夜乎？有今歲之寒暑而止，爾又烏有來歲之寒暑乎？殆非所謂終則有始矣哉！曰：利有攸往，惟其有常者能之。伊尹之訓太甲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凡此皆以利往為常也。至誠怕乎夫，所謂終則有始，非日月四時之足，以喻之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故彖至此又引日月四時之能以明夫聖人之久而終之以觀其所怕，而見天地萬物之情所以極言怕久之理也。夫誠者天之道也，日月之照所以能久者以其得天之誠也。使其不得天之誠，則臨照之功安能與天地相為長矣哉！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之道惟其誠也。故以此誠妙而為四時不窮之用，所謂變化也。四時之成功所以能久者，以其變化之不窮也。使其非變化之不窮，則往來之氣又安能遷及推盪如曾是之悠哉！聖人之明日月也，其字則四時也。而其誠則天也，故能久。此道以為吾之常，夫石以久溜而穿，澤以久燻而乾，一人持久於上而至誠之化，其行有常則天下化之而成，甚美俗矣。何故曰久信然也。由是觀之，日月得在常，故能久。照四時得在常，故能久。成聖人得是常，故能致天下之化成。則天地萬物之情，其能外是怕乎？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其往古來今之變出生入死之說，曾無間斷者，皆其情也。觀其所怕，則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震為雷也，而在上，巽為風也，而在下。雷動而風隨，雷風之常用然也。夫雷風有恒，用故君子躡之亦當有恒德方也。者不易之地也。君子所謂不易之地，何也太學曰：於止知其所止。

君子而時中是也子曰中庸甚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於中而不能久焉其能无不足之悔矣乎九二之在恒也以陽動之才處陰靜得中之位是謂適動靜之中所能久乎中者也能久乎中則无不足之悔矣故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夫中也不息聖人之道所以亘古今而无弊者以是中也九二其能久乎此則天地萬物之理尽在我矣庸有不足之悔矣乎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以九居三在恒所謂貞也然而於恒无益焉則所謂貞云者亦未足多也何也九陽也三亦陽也以陽動夫中之才而責之以能恒過也故曰不恒其德謂其以剛處剛當巽之極其究也躁而不能恒故也夫君子自立於天地之間所以俯仰无愧驗之千古之聖賢之心而皆合者徒以此心存焉尔此心不存則无所執守在己者以為不足為吾累而不知羞辱承吾後矣何所逃此患邪故曰或承之由是言之則九三於恒无益則所謂貞云者亦奚足多也子曰貞吝吝謂不足多之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三之不恒其德則親戚不親朋友不交人類不人辱孰甚焉所謂州里行乎哉其曰无所容也深絕之也然則人而无恒果何所利也哉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陽動之才也四陰靜之位也九以陽居陰與九二同而位不得中與九二異夫四之所以為恒也而與二異則處動靜之道所失必多矣故以田无禽喻之夫田狩之事為禽設也田而无禽謂无功也然田非无禽也動靜之中則宜有而无也四處動靜之道不得如九二之中則其所以非所久也安得而有功邪故曰田无禽夫其所久也而得得中之位則於久為有功其所久也而非得中之位則於久為无益由是言

之以常為常不若以中為常也其有明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言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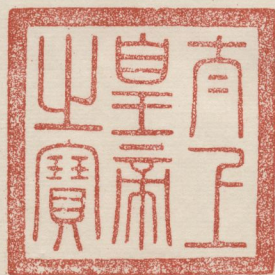
恒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也何也九三之剛六過而六五以陰居中故也夫五以陰居中則婦之象也婦人之道守正從此身有尺而此道不改以此為恒不知有他也此婦人之吉德也故曰恒其德貞婦人吉雖然天下事變其來為無窮君子之處事也亦當與之為無窮夫然後不失吾恒焉昏之男子學柳下惠而乃不學下惠之號為善學下惠者則下惠之道豈可常也蓋以吾之常而學彼之常又何害其為常也若學下惠而泥下惠豈足為善學下惠也哉此所謂制義也夫有一事必有義此豈可泥也夫子之職曠故曰天子凶五君一以為常若婦人然也則夫子之職曠故曰天子凶五君位也易於此設人君泥常之戒故以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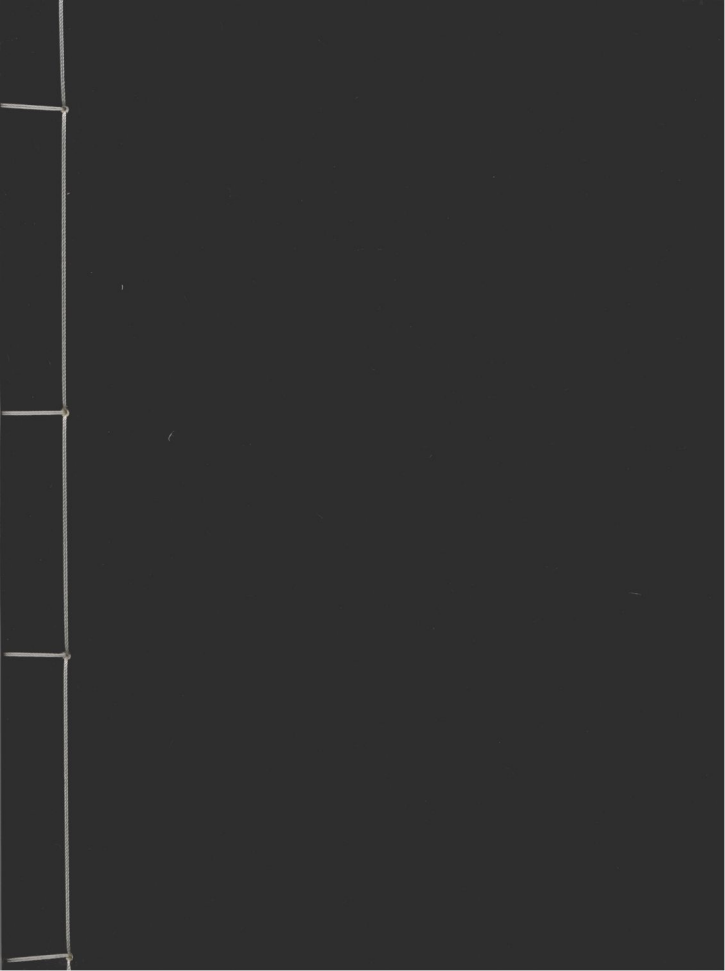
大序曰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

五之文辭是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人有恒言天下本无事庸人擾之上六以陰柔之才居振動之極而且在一卦之上此所謂擾亂天下之憊人也故曰振恒凶謂以振動為恒而擾亂天下者也夫當天下守常而无事之時而以庸人加諸上位彼庸人者豈能為吾守常而无事也哉天下被其擾亂之禍也必矣如大漢之業至建元元光間七十餘載矣文景恭儉富庶之餘天下廓廓然无事而王恢唱馬邑之謠以致匈奴侵擾比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于文日滋行者齎居者送財賂耗喪而不贍入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武力進用法令嚴具典刑之臣自此而始而桑洪羊孔僅輩言利事析秋毫矣然則首漢世擾之禍者王恢也若恢者其庸人哉恒之上六曰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此正為恢等生事者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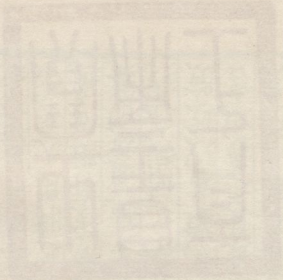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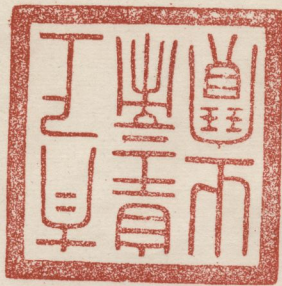
卷終





童溪王先生易傳

七



三三艮下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否積蹇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蹇合坎艮以成躡坎水在前艮山在後前有險後有阻何道而可哉此所以爲蹇也蹇之爲義有止蹇而无流通故曰蹇難也蹇難之世君子不幸而會逢其時則亦奈之何哉在我者務知所以處蹇之道而已矣故蹇之所以爲難者以坎險之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此處蹇之道也彖合坎艮之義以言處蹇之道故曰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夫險難在前人所共見固不待明者而後見之也然躡危履險亡軀害人而无益於救難者明者不然也故君子於此躡艮之止而止焉其曰能止則救難之心非若是恣也相時度勢而不以衝冒強聒爲能故也此之所見又在人所共見之外也故贊之曰知矣哉以言見人之所見者不足謂知於人所共見之外而又有所謂能焉者斯足謂之知也矣夫所謂相時度勢者何也卦之德曰利西南不利東北是也西南之維坤實位焉夫坤地也其勢寬平而順易以寬平順易之道往以濟難則其難舒矣故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此即九五爻以言濟蹇之道也夫當蹇難之時往以濟難而不得中正之道焉則是與難爭也與患難爭鋒而求以濟難惑也矣何謂中正之道曰寬平而順易是也以九居五而得中正之位則是往以濟難而得中正之道也五實坎躡而謂之利西南云者蓋坎躡本坤九往居中而成坎夫九以剛明之才而往處坤之中位非利西南往得中也之義乎若夫不知西南之爲利而反其所詣焉則有所不利矣故易於此指其所之而避其所忌而以利不利明以告之夫東比之維艮實位焉此正坤之對而西南之反也蓋艮山也其勢險阻而危極以險阻危極之道而濟難

何難之能濟乎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此即良上有坎以言蹇之所以爲難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此又即六二往應九五以言濟蹇之有功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此又謂自初至上六爻皆得其正以言蹇之必濟也或曰六二九三六四九五上六正也初六正乎曰當蹇之世陽居下位則陽爲失位以陰居下位詎非正乎夫以九居五有陽剛中正之德所謂大人也六二以柔中之德往而應之則其見之也何利如之此所以能相与而成濟蹇之功也六爻自初至上陰陽各當其位此易所謂正也在人則爲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上下各守其分而不相踰越以此道而正邦則邦自正矣又何蹇之不濟乎此所以吉也夫天下之所以不理患難之所以難去者以上下之分不明也今也六爻之間其剛柔素定如此則求以濟蹇也又豈必他求云乎哉蓋正之在人也有所謂其本心也以人之本心也而還以正之則不勞而功成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曰蹇云者有止塞而无流通之謂也山上有水則无下流之象也此豈有他哉盖有所止塞之故也夫山上之水无有止塞則建瓴之便孰能禦之其曰有水云者有而未决之義也君子之道所以未孚於人未亨於世者亦豈有他哉時使然也故夫水之蹇也反其流而豐其畜而已其蓄既豐則盈科而放海矣孰能吾蹇耶君子之蹇也反其身而修德而已吾德既修則已正而物正矣亦孰吾蹇耶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求諸己者既至則其行也豈復有不得矣乎烏乎此君子之學以自反爲之本也夫自反之學其在平夷无事之時猶不可舍而况蹇之時乎故蹇之六爻皆以

往為蹇來為宜也

初六往蹇來文言象曰往蹇來文言宜待也

夫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出處之大致然也又况當蹇之時而居諸下位其可以冒昧而輕進乎故曰往則有蹇來則有吝言夫初六以柔而居下當斯時也眾人皆以冒昧輕進而失而吾獨以謹重待時為得庸非吝言乎其曰宜待云者戒之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中无尤也

六二以柔靜知止在蹇之時為遠於難可以无蹇矣然身雖无蹇而與九五大人居相應之地蹇而不濟難而不救將焉用居此位也故必尽王臣之義而後居此中位可以无愧矣蹇蹇謂時之方蹇而吾當力任此蹇之責此雖非其躬之蹇也而上而吾君下而天下之民比自予賴也予其敢謂其非躬之故而不以為蹇也乎惟能如是故居此中位隱於吾心而可以无過尤也中以位言之則二之位也以人言之則王臣之心

易學十八

三

也昔退之作爭臣論嘗引此文與蠱之上九以譏陽城矣而曰若蠱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而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之不能无也亦曰居此位者則必及此事若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休戚於其心則過矣夫諫諍言官也猶不可曠而况居大臣之位而當蹇難之時其可以自處於靜止之地而已乎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九三艮之主也内之二陰所以能自立於蹇難之世者以三為之捍蔽也三若舍内而之外則往而蹇矣故莫若來而反諸内艸之上以為二陰之主則在内者得所附矣其喜慰之心宜如何哉春秋書季子來歸谷梁子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蓋當莊公死子般弑慶父主兵季子友力不能支固宜避難而出奔矣當是時也曾國方危内難未定國

人思得季友以安宗社故閔公即位之元年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盟納季子也而公羊子亦曰其言來歸何喜之也何休釋之曰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此則賽之九三所謂往賽來反內喜之也之謂也

六四往賽來連象曰往賽來連當位實也

四陰位也而以六居之當位者也夫居其位而輕去之則往而賽矣故亦莫若來而連下之諸爻以靜止自守則得其所安矣實誠實也夫處賽之道在於以誠實爲本處賽而不以誠實爲本則內无所執守外无所據依人誰我與哉故往既賽矣必欲來而連乎下之諸爻相持以爲安則莫若以誠實爲之本也彖曰當位貞吉此不云當位正也而云當位實也何也程曰上下之爻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九五大賽朋來象曰大賽朋來以中節也

六爻皆賽也而九五則處坎險之中所謂賽之大者夫有剛

易學十八

四

健中正之德而以身任天下之大賽則亦何所不可而古者聖帝明王於此則又必汲汲焉務於來天下之助焉者以爲戲難而正邦者非羣才之助不可也此九五處大賽之任而有賴於朋來之助焉彖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蓋謂收正邦之功者雖九五也而所以正邦者則上下六爻皆當其位而然也然則處大賽之任以中正之道節正天下者非有賴於朋來之助可乎賽之六位皆正人也故曰朋來夫既得朋來之助而以中正之道節正天下此九五所以收正邦之功欤上六往賽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賽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賽至上六賽之極也又復何所往乎往則自爲賽蹇尔非真有賽也故亦曰往賽碩大也寬綽舒肆之謂也來則從五應三其志在內而難賴以紓政曰來碩吉夫賽至上六始言吉者以謂賽至此極物極必反蹇極則通故也彖曰利見大人

大人謂九五也夫九五朋來之主也當此之時利見之者豈
惟上六也哉而上六獨云尔者处一卦之外尤不可以不知
所從故也不然當此之世不寧方來而上六獨後乎五故不
能无凶上六之在蹇也可不知所從乎其曰利見大人以從
貴也者易之於上六也懼其或恃己之尊忘己之賤而不知
有所從也故為之戒云烏乎聖人厭乱之心即此亦可見矣
䷧坎下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
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得中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未嘗有无難之時亦未嘗无濟難之道顧人謀如何尔
人謀一至則反有難而為无難特其餘事尔此易之所以有
解解合震坎以成躬震動也坎險也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
解此即震坎之躡以言解也解利西南往得衆也此則即震

易一八

九

九四一爻以言解也其來復吉往得中也此則即坎九二爻以
言解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此又即震九四之爻以言解
也夫需也蹇也皆險在前也而當解之時險既散則險不在
前矣故曰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猶之曰曷謂乎險以動也
蓋動而出乎險之外已免乎險難云尔險難既免此所以為
解也夫所以濟難者以寬乎順易之道蹇之利西南是也今
難之既解也此道奚宜置哉成湯之代雷以寬及其既代虐
也亦不聞廢是寬也此得衆之道也其在卦也則震躡本坤
九以一陽往居坤下是以成震夫九以一陽而往居坤之下非
利西南往得衆也之謂乎坤為衆故曰得衆九四所謂朋至
斯孚是也夫天下之難既已解散則是无所往也既无所往
則當來而復諸安靜之地使天下知有息肩之暇莫枕之安
矣此吉也不然則乱去而兵未休財匱而賦愈急民瘦而役
不止難何時而可解邪此殆非所謂時中之道也其在卦也

爻惟二陽陽在四則爲震陽在三則爲坎坎中之一陽來居二位此所謂乃得中也雖然難既解矣既已无所往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此又人君之至戒也其可以難之既解而愬然忘其所謂警戒之心哉若有攸往尤當夙致其警戒之念可也益之戒彖曰儆戒无虞而臯陶亦曰屢省乃成欽哉此有攸往而以夙爲吉也夫惟能夙致其警戒之心則有所不往往而有功矣其在卦也則亦震之九四是也震之爲義在於恐懼修省而九四居動而免乎險之地故又以有攸往夙吉爲之戒云夫彖之所言者皆人謀也人謀既至則天下无不解之難而天地之解實如之故又以天地之解以終一彖之義天地解而雷雨作此又即震坎之象以言天地之解也夫震爲雷坎爲雷雨一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則天地之內容有不解之物矣乎此天地之解也夫百果草木皆甲拆惟解之時爲然天下之難无不散亦惟解之時爲然然則古今言之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時孰大於解也乎故終贊之曰解之時大矣哉

昔孔子誦成湯之言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蓋以天下之人有罪與過者皆由上之所化故也孟子曰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是也夫當大難方解之初天下之人始出塗炭去昏而即明去亂而歸治苟推上之人追罪其罪追尤其過而盡誅之則更起天下之難矣此非所以爲解也故必也法天地之解有發動之大號滂沛之大恩如雷雨之作而万物均被其澤焉則向之有罪與過者咸釋然有更始自新之望矣故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赦者舍也有者寬也於過誤則赦而舍之於罪惡則宥而寬之此雖不能无輕重淺深之異然待之以不死一也雖然人君之政有所謂赦宥云者特因亂難既解之後而有是也若屢行而不已焉則適所以長寇而滋姦非政也其後世之過乎此駁赦

之論所以作於五代之張元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夫當解難之初類非柔弱之才所能勝也然身居下位能以己之柔而際夫二之剛使二之剛得己之柔以為輔而亦以剛際夫柔則剛柔相資於解之義為无咎矣不然位既不足而才復歉然當解之初豈能无咎也坎盖九二坎之主也初六以陰柔之才當解之初近而際諸九二而九二亦自近而際之此所謂剛柔之際也夫同居內卦柔者能以柔而際剛而剛者亦以剛而際柔同心居內以贊成解難之功得之矣又孰得以才之不足而咎初也乎或曰初与四居相應之地今而謂之與一相際何也曰初為坎底勢不上達四為動王性非下逮凡曰際云者上下相隣之謂也泰之九三曰天地際也是也故初雖與四為應而无際之象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田狩事也狐疑物也黃中色也矢直器也二以剛中之才為坎之主受解之任卦德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而彖所謂乃得中也是也夫天下之難常生於人情之疑惑方其未解也故不免於田狩之事三狐者人情衆多之疑也九二則以田而獲之既獲矣夫復何所往哉來而復諸安靜之地以中直之道待天下而已矣故曰得黃矢此九二之貞吉而象謂之得中道也夫方其難之未解也受是解之任而不以任是解之責此固非二之所謂正也及其難之既解也三狐之既獲而不知中道之為得此又豈二之正也坎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夫亂難既解則貴賤復位朝廷清明容有非據之人加諸上位則其致寇戎也必矣六三以陰柔居下之上所謂小人而處高位者也夫小人宜在下者也故三有負且乘之象係辭

釋之曰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則以六居三之謂也夫以負荷之質而且乘車非所宜據可知矣安得不召寇戎也哉故係辭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何者以小人而加諸上位天下之所不容故也若昏亂之世則彼之志得以行矣其孰能誰何之哉貞文云者以六居三不正者也故於正道為可醜吝而象曰貞且乘亦可醜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六三之負且乘自侮自伐亦甚矣則其致寇戎也孰使之然哉无所歸其咎矣故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我謂三也象曰又誰咎也疑貞文下有无咎二字今逸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夫處近尊之位遇有為之時又有能為之才而其事業或未能厭滿於人心者此九四所以有解而拇之象而象曰未當位也拇之為物在下躡而微者也初六之象也四與初正居相應之地其所解者至微至狹而其功未足以稱乎其位故有是象也惟夫解之所及者不特至微至狹而已使凡朋類之至而吾无所不用其孚焉則解之功大矣斯足以當夫位矣故又曰朋至斯孚是言也所以勉四也夫當解之時在上而有功乎下也易在下而致力乎上也難故四与初雖居相應之地初无際四之象而四有解初之功惜乎其未大也此所以有朋至斯孚之勉焉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夫天下之難所以未去者在於小人有不肯已之心故也夫小人之心所以不肯已者非果難已之也以君子之辛勤無以保信之而被遂不肯已也烏乎小人之心而至於不肯已也此天下之難所以作而不休而君子日夜用其智竭其謀求以已其難而難卒未已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保信之乎曰維有解而已矣君子維有解則彼小人者必曰吾君子我

赦也不我殛也我宥也不我迫也吾有更生之望矣吾有自
新之路矣曩者吾以爲斯世之弃人也今復得以齒於天地
之間矣曩者吾以爲逃刑避罪之不暇也今復得以爲太平
之人矣吾何爲而爲此亂民也哉如此則雖不用智不竭謀
以与小入爭一旦之命而彼之不肯已之心釋然散去而无餘
而難自己矣何者蓋吾有以保信之故也故曰君子維有解
有孚于小人而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曰退云者已其不
肯已之心而无復與我爭衡故也然則已難之道其事甚約
其效甚速也如此夫武王之既伐商也歸馬于華山散牛于
桃林示天下不復用兵此維有解之謂也而又發鉅橋之粟
散鹿臺之財大賚于四海而致万姓之悅服此有孚于小人
也當是時也爲小人者雖欲不已其不肯已之心得乎彖曰
解之時大矣哉尽是大者則六五是也於古人則武王是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
悖也

九

解至上六解之功已成矣故極言解悖之道夫隼驚悍之禽
也所謂上慢而下暴六三之象也解之六爻惟三與上各處
一卦之上而非其應故上以震動之極而尤在諸爻之上於位
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利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蓋
无難者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三居下之
上内外之限也故有高墉之象若同人九四乘其墉則内外
之限又在九四矣係辭之釋此文也而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
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
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此又申解悖之道也



三三 既上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二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
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
與時偕行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蓋所以抑人欲而就天理者也始終六
十四卦大抵然也而其尤深切著明者予又於謙也節也損
也之三卦見之矣是何也蓋人之情莫不欲倨肆之爲便而
誇尚之爲高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謙退之道
焉此卦之所以有謙人之情莫不欲侈縱以自適而滿溢以
自盈也而聖人則抑之曰是不可也易有節止之道焉此卦
之所以有節人之情莫不欲褻尅以自肥而忿戾之是騁也
而聖人則抑之曰是又大不可也易有自損之道焉此卦之
所以有損聖人之心何其仁也蓋聖人者天理之盟主微易

則斯人天理日負而人欲日勝易微此三卦則所以抑人欲
而就天理者又或緩而未切晦而未明者矣夫卦之所以爲
損者聖人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諸儒之言曰損乾之九三
益坤之上六此之謂其道上行也噫未也此淫於卦變而曰
此卦自泰來也而予之所見則曰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徒然
也以徒然之孝而求聖人之心此所謂終日談飲食而无益
於飢渴者也又况其所談者非真可飲真可食之物也如飢
渴何然則其說何也曰予聞之六子之卦皆由乾坤父母陰
陽二氣相感而然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則以艮重兌是以
爲損非謂以坤重乾而爲泰復由泰而爲損也故夫所謂損
下益上二云者以卦之才言之不過曰乾三索於坤而得兌而
兌之在損也則爲下艱故曰損下謂六三之爲陰也坤三索
於乾而得艮而艮之在損也則爲上艱故曰益上謂上九之
爲陽也如是足矣又何用自泰來乎以卦之義言之則兌之

三文以說居下而皆上應說以奉上者也故凡天下之有餘才餘智者不自有也損之以益上則獻替之道行於上矣凡天下之有餘粟餘布者亦不自有也損之以益上則供奉之道行於上矣故曰其道上行雖然損之道以誠信爲本損而不本於誠信則有餘才餘智者損之則以爲屑有餘粟餘布者損之則以爲怨此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能舉天下之君子小人以仰事一人矣乎故損而有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此之謂可貞之道有攸往而利也所謂有攸往而利者无施而不可也且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雖繁然以誠敬爲本曷之用謂何用手文之繁也夫苟誠敬則於其享祀也雖二簋之簡且薄亦可用矣何者以有孚故也左氏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潔之菜苴芻豢金之器饗汚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是也而夫子從而釋之曰二簋之簡且薄而可用以享者惟損之時爲然夫末之

勝而本之喪文之盛而實之衰則二簋亦可用以享矣此所謂當損也夫苟本實未喪而過用裁損則又失之矣故曰應有時謂時然而然而吾之應之不可泥也故又繼之曰損剛益柔有時夫剛易失之強強則或過柔易失之弱弱則不足損剛以益柔損強以益弱損過以益不足此時中之亨也故又終之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夫勿之爲易時焉而已矣君子之於易亦隨時以從道而已矣或損也人曰此虛也或益也人曰此盈也而不知君子无容心於此也與時偕行而已矣夫惟與時偕行則或損也或益也而惟時之爲聽則當此時也而二簋之是用不亦可乎此卦之德所以有曰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二冠山而山塞澤也夫彼日爲吾寇而五月有以塞之則五呂之所以塞彼之寇者用力多矣蓋塞之者止其勿

吾寇而已也吾非從彼也夫吾非彼之從則其能自克者甚矣此所謂損也君子於此故懲忿窒欲程曰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此君子之忿在所懲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此君子之欲在所窒有所懲有所窒者皆損之力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兌躅三爻皆損下以益上也然九二則以弗損而為益六三則以獨行而得友初九之陽方盈在下則當損下之盈以益上之虛此所謂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者也夫耕獲蚕繅之事既以已矣則當速往以奉於上乃能不失以下事上之職而獲免厥咎雖然損下之道又不可過則害民故當酌而損之量其執度及其宜使下之所以供于上者其心不厭而上之所以取乎下者其道不窮如是則君民之志庶幾其可合而上下无齟齬之嫌矣然則下事方休而速往以繼之其孰曰不可已止也遄速也酌量也尚庶幾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庸人之事君也推知曲意媚說竭力順從而以爲忠也而曰此益上之道然也然以媚說順從爲事則在己者所損多矣安能裨益於人主一方哉君子於此則以无所損於己者益於上也夫所謂无所損於己者何謂也曰中正是也君子以中正之道自守自守如此則雖不若世之庸人曲意媚說竭力順從而以爲忠也而益上之實无出諸此此乃所以益之也故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而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九二說躅也故有利貞征凶之戒然以九居二中也中則正矣故知弗損益之之義書曰若射之有志夫射期於中也故設鵠以爲志而射者之志亦志於鵠君子之志亦志於中而已矣中以爲志則在己者无失而益上之實亦无出諸此又

何待於狂已而由從損已以爲益也哉李大亮之都督涼州也臺使至諷大亮獻名鷹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田獵久矣而使者求鷹如陛下意乃垂首如有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倪若水爲江州刺史明皇遣使江南採鷓鴣若水論之爲反其使李德裕之在浙西也詔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罷之又詔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唐宗諸臣所以益上也如此正得利貞弗損益之義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行則得其友象曰入行三則疑也

程曰三入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六二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此未免泥於卦變而謂損自泰來一也然則所謂三入云者舍損以泥泰亦惑矣夫兌之三爻皆志於益上然初九九三則以剛應柔而六三則以柔應剛故三入同行而語其自損之至者則六三也故曰損一人是一人也獨往以應上故艮兌相合男女構精而足天地交感之義而成万物化育之功矣此所謂得其友也蓋六三者兌之主而上九者艮之主少女少男陰陽相配夫婦之道貴於專一若三入行則疑所主矣故象曰入行三則疑也而係辭於此爻又以致之說釋之坤之彖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

喪朋乃終有慶亦是意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以柔順之才處近君之位所謂人臣之高位也處此之位當損之時宜如何哉務在順民之心損其疾苦而又不至於困憊然後加檢省焉則天下之心以爲上之人我恤而不我忘也其孰不奉欣之喜色而以爲庶幾无疾病也又孰我咎乎孟子謂鄒穆公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夫饑饉之來賑之卹之惟恐其

後如六四之所謂使遄有喜可也今也不能損其疾苦使之
流離轉徙及至丘戈之日斯民疾視其長上而不救其死則
怨咎之心至此始獲逞矣為穆爻者又從而尤之則上下相
咎何時而已耶故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尤焉謂其
既不能使下之无咎於上而上之人又安可歸咎於下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夫居天下之中而能虛中而无我自損以逮下此其盛之德
也故天下之益皆歸焉其曰或益之謂益之不一也故有十
朋之龜之象焉夫龜靈智之物也古者用之以稽疑一人虛
中而无我自損以逮下則天下智者效其謀才者盡其技而
有不能自己之心焉其為吉也不亦大乎夫人謀之從違天
命之子奪也一人自損於上而天下之益皆歸焉此人也而
天之理實行乎其中矣故象又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詩之
卷阿言求賢用吉士而作也其首章曰有卷者阿凱風自南

易前十九

五

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人之意蓋曰一人虛中无
我自損以逮下若卷阿然則凱風可得而入矣故來游來歌
者於此得以矢其音焉其七章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
媚于天子其八章曰藹藹王多士又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則
益之不一其勢蓋如此也然於其四章乃曰尔受命長矣弗
禄尔康矣豈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純嘏尔常矣則六五元吉
自上祐也又可知也然則成王之所以能為持盈守成之主
者此蓋有得於損之六五也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
之大得志也

夫損極必益處損之極若以剛亢在上損下不已是非顛上
之道也故上九以不損而益下為義夫君子之志志於益下
而已方其益下之功未及於斯人也則吾之此志未為得也
益人之功所及者二而所不及者猶不可勝計也則吾之此

志亦未爲大得也及其位人之上下而皆无損於下焉惟有益於下而已也則吾之平日窮之所養而見於達之所施也容有少謙二至哉故曰大得志也如是則位人之上可以无咎過也揆之正理庸非吉乎夫執此之志以往益於下此上九之所利也卦德有曰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上九以之故論其所得則上九處人臣之極位而專以益下爲心豈遑家謀乎夫六三以陰柔在下專應上九故有一人行之義上九以陽剛居上得損極必益之理故志在益人而不遑家謀易之爲易隨爻取義類皆如此不可泥也

益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合震巽而成躡以卦之才言之坤一索於乾而得巽而巽之在益也則爲上躡故曰損上謂六四之爲陰也乾一索於坤而得震而震之在益也則爲下躡故曰益下謂初九之爲陽也此主初九六四二爻以言益也夫陽本居上今也初九居一卦之下又有自上下下之義亦如屯之初九以貴下賤之謂也此再指初九一爻以言益也以卦之義言之則凡人君損四海之供養以益天下之不足則天下之心以爲此吾君之惠也其爲悅懌豈有紀極也耶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則天下之心又以謂此吾君之謙也其道下濟豈不大光矣乎夫損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宜若所損者偏在上而所益者偏在下也而民悅无疆則所益又在上矣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又宜若所損者偏在上而所益者偏在下也而其道大光則其所益又在上矣然則益之爲道上下俱享其利矣故卦德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无適而不利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此指震巽二五各得其正以言益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此指巽震二躡皆爲木而

以言益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此又指巽震二卦之用以言益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此又指乾坤一索而得震巽長子長女相與用事以言益之功用之所以大也至於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則結彖之文以言益之道與益之時所以相爲无窮者也夫以九五居中履正爲益之主六二居中履正爲益之臣二五以中正居君臣相應之地當益之時相與以成益之功何往而不利哉此所以有慶也益之爲言利濟夫物之謂也利涉大川云者易之所謂濟世之大功也夫涉大川則舟楫之是恃也有舟楫之足恃則亦何不濟之云乎益之時貴於无所不濟也今也合巽震而成卦則木道固无所不足矣以之而濟物此木道之所以行也震動也巽巽也益動而巽則及有所動順乎理之謂也夫循理而動則人僞去尽而誠意有餘以此爲益則其進也日進而无已也彼天施而地生其所以益万物也未嘗以一方拘者是亦循理而動焉

易百一十九

尔故氣既施而感是氣者无遠迹无小大莫不於此而肇其生焉則天地之益豈以一方拘之乎哉以是言之則大凡益之爲道本於順理而動而極於天地其大者又可以一言而尽也何也曰誠而已矣誠則始焉而日進无疆終焉而其益无方此非至誠之德與時偕行而无有窮已其能至是乎噫大哉誠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雷風二物相繼有序此雷風所以爲相風得雷而威益彰雷得風而声益遠雷風二物相益爲用此風雷所以爲益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尽其所以相益之道故見善則遷不以是善之在人也而忘之有過則改不以是過之在己也而吝之外不忘其在人者內不吝其在己者此外內之義相益之道然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他卦以九居初雖有剛明之才而處下位不可以有爲也在益則初九震之主也上之人方且自損以益下而投之以艱大之事其責之也厚儻或避難辭重而无以副上之責則在己者爲不勝任矣故居此之任者以用大作為利謂其所利者利於成大功集大事蓋初與四居相應之地而九五在上又有同德之君四巽之主也初震之主也震巽相與當益之時而艱大之事義不可辭故也故有能爲之才而當可爲之時而上又有同德之君知己之大臣則其成大功集大事也何往而不利故居卦之初而有元吉也謂其得吉也處眾賢之先而且大也既有元吉則在己者无有不勝任之咎矣夫當此之時事之投我者既厚吾苟以其位之下也而厚其事焉則避難辭重不能成大功集大事人且以不勝任咎之矣故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彼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詩人爲之賦比門其第二章曰王事適我政事理益我我入自外室

物類十九

人交徧譴我其三章曰王事敦我政事一埋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夫所以適我益我敦我遺我者君是其厚也疑若得我之志而喪我之才矣然我入自外而譴我摧我者又若是其衆而无有我知而我信者則我之志亦安能得而我之才亦安能展邪欲如益之初九元吉无咎難矣然則君子於此當如之何曰亦歸之天命而已矣故詩人爲之三歎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求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在損爲六五則爲獲益之君在益爲六二則爲獲益之臣語其能虛中无我自損以逮下則也故二爻无異辭也昔者魯欲使樂正子爲政而孟子爲之喜而不寐而公孫丑乃疑而問之曰樂正子強乎有智慮乎多聞識乎孟子皆曰否但曰其爲人也好善而已蓋辨論之矣

強則自用有智慮則多疑多聞識則務以所長者蓋人人心有是三累其能使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乎夫惟好善之心勝則雖非強也雖非有智慮也雖非多聞識也此正秦穆公所謂一介臣之无他技者然其心休休能容而天下之益皆歸焉以是而輔相人主優於天下矣此好善之力也然預之五則曰元吉而益之二則曰求貞吉何也以六居二雖正也然震躄也震則動動則不常矣故以求貞戒之以言求得其正則吉矣王用享于帝吉云者謂以二之虛中而且求貞故雖王者用此道以享上帝則上帝降格猶可以獲吉又况用此以逮下則四海之內其有不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乎是宜或益之者自外而來之多且衆也夫以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而詩人猶爲賦于旄以美之又况六二爲益之大臣矣乎其益之多且衆宜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

易南十九

九

有之也

天下未嘗无凶患之事此古今之所固有也當益之時无所不用其益而後可也夫古今天下固有所謂凶患之事也苟坐視而不之救此豈居民上者之職歟雖然用是事也類非拘常而襲故者所能爲也是必有所謂沉鷲淵謀之才而後能處此六三之在益也居下之上所謂在民上者也以六居三又有所謂沉鷲淵謀之才者也以如是之才居如是之位而當如是之時知天下固有所謂患難凶災之事也則抚機應變以尽其所以益之道乃其所長者故天下之人賴我以得益而在我者既无用事之咎而上之人亦信之而无疑矣夫既无我或咎而且以信乎我故曰无咎有孚如是則九五中行之君自有告命之至以爲六三有救患之公心而用圭瑞以錫之也故又曰中行告公用圭泰之九二曰得尚于中行益中行之君謂五也詩之崧高美宣王褒賞申伯而

作也其曰錫尔介圭以作尔寶蓋圭之爲瑞也所以達上之信也六三既无有事之咎而有見信之實故九五中行之君有達信之告命以旌其人也三與四皆公位也故六三曰中行告公用圭六四曰中行告公從而大有之九三亦曰公用亨于天子鼎之九四亦曰覆公餗也夫天下未嘗无凶患之事此古今之所固有也然亦未嘗无善救凶患之才則六三是也故象又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漢武帝時河内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黯還報曰家人失火不足憂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冝持節發河内倉廩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夫益之六三无有事之咎而有見信之實汲黯以之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 国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巽之主也以順巽之道輔九五中行之君此所謂以柔乘剛以巽爲益者也故中行之君亦有告命之及以六四有益

易前十九

國之志也從其所爲而成其公焉六四當此之時以吾君之我從也如此則用其所爲之利者當何如哉亦曰吾既以益國爲志則凡國家之所當依者依之而不敢遷所當遷者遷之而不必依或依或遷吾无容心也視國家之如何而尽吾之所以益國之志而已矣四之志其公如此宜乎中行之君有告命之及從其所爲而成其公也夫五等之爵惟公爲盛苟非以至公爲心奚稱哉今也六三公於益民六四公於益国是宜中行之君皆有告命之及謂之公而无愧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夫聖人之益天下也必有至誠惠益之心行之於不言之間而非家至而人提之也此所謂益之大者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而元吉之效見於天下則天下之蒙益於聖人也亦皆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此以誠召誠之道然也夫率天下之

大皆知以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則其爲益也孰大於是故曰元吉而象謂之大得志也夫聖人惠益天下之志至是而大得焉非其益之大孰至於是且聖人之益天下也自夫使之緣身穀腹仰父母子各遂其生之外豈无勞苦恐懼之事使之趨之而天下皆曰此上之人所以生我也所以安我也則上之所以益乎下者豈非有至誠惠益之心而天下之所以蒙益乎上者亦豈非至誠以歸惠乎上之德而然哉以誠召誠理固然也又豈待於區區告問之勞而後致其我信也哉夫聖人之心本乎至誠然必曰勿問云者此所以設後世人君務行小惠者之戒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怕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夫益極必損處益之極又以剛亢在上求益不已此豈處上之道哉故莫有益之者謂其求益不已知益己而不知益人而人亦莫之益也故曰莫益之偏辭也若知己與人爲无異豈曰偏辭云乎哉夫六一以虛中无我自損以逮下故益之者衆而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上九以剛亢居上旣莫益之則傷之者亦衆矣故曰或擊之自外來也然則人之立心其可以求益爲常乎其曰立心勿常凶此聖人戒人鑒上九之失而曰勿以求益爲常此凶之道也夫所謂凶者莫益之或擊之是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二十

三乾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
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
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
剛長乃終也

君子之去小人也雖有去之之勢不敢恃也剛強果敢惟恐
或過警言懼戒敷惟恐不及故反之於己也无或失則施之於
彼也无不當此君子去小人之道然也夫當夫之時以五剛
決一柔宜若勢有餘矣无復有可慮者矣而卦德乃曰揚于
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而聖人深致之意如此其
嚴且至也然後乃曰利有攸往此豈恃有去之之勢也哉盖
不如是則非全勝之道故也夫決也剛決柔也此五剛決一柔
以言夫之義也夫剛則能決而夫之爲卦五剛而一柔剛有終
長之勢而柔无不尽之理此夫之義有取於剛決柔也健而
說決而和此合乾充二卦之用以言夫之道也夫健而濟之
以說則其所以決小人也无剛暴之失而有和柔之善故吾
不彼疾而彼不吾忌邪正之辨黑白之分脫然而解不相疑
也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而乃切齒厲色日与小人爭鋒故
小人之謀日深而君子之黨日危以至忠良尽殲而社稷隨
之向使即健而說之說而悟決而和之旨无是禍也夫何小
人之不可決去之乎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此又指上六之
一柔不容於眾君子而眾君子公去之也夫王庭者公道所
自出之地也卦有五剛君子之道已盛然以一柔而乘五剛
小人憑陵自肆於上眾君子在下猶未安也故相與揚公道
于王庭以其去此小人也夫去小人而不以公道去之則是
李訓之謀也昔李訓之謀去宦官也而假甘露以赤其族此
盜賊之謀也以盜賊之謀去小人小人不可去徒熾其焰而
逞其毒尔謀何在耶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此又言雖以公

道去小人又當不忘戒備也夫孚其大號以警言戒于眾使知
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猶有危道不可易也如是則雖危
无危而決小人之道光矣此與眾弃之之謂也朱翊善曰若
舜之誅四凶而天下服是也若隱其誅如唐之李輔國則不
光矣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此又言去小人之道必
先自治而无尚於剛武也程曰邑私邑也告自邑先自治也
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
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數文德是也朱翊善亦曰告自邑者告
戒自我私邑云自治也君子將治小人必先自治自治則以
我之善去彼之不善小人所以服也舜啓文德文王无畔援
敵羨自治也夫戎兵戎也決小人之道在於揚公道于王庭
孚號于有眾以與眾共弃之苟或以兵戎爲尚此剛決之過
也故聖人以不利即戎戒之而曰所尚乃窮也朱翊善曰自
古用兵去小人如漢唐之季召外兵以去近習其禍至於覆

宗聖人之戒不亦深乎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至此則言所
以去小人者既尽其道則小人終去之无難也夫君子之所
以去小人者既尽其道則由夫以爲乾往无不利矣此所謂
剛長乃終也若剛之長至夫而不終則餘孽未亡禍胎猶在
終爲眾君子之患矣朱翊善援相彥範不誅武三思以爲論
是也始五王提衛兵誅壁各臣中興唐室其功卓矣張柬之將
遂夷諸武而彥範乃曰三思几上肉耳留爲天子藉手俄而
武三思因韋氏盜朝權彥範等流逐戮辱若放豚然而唐室
爲之再危此剛長之不終也向使即利有攸往之說而悟剛
長乃終之旨无是禍也又何小人不可終去之乎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之爲水本在下也今也上升於天其勢不居必決而下也
故爲夫之象君子觀此象也故有所取有所忌其所取者謂
取其決散之義也故施布祿澤以及乎下此有所取也其所

忌者謂不取其決散之義也故居畜吾德以積諸身此有所忌也他卦之象皆取一義此卦象設彼此二義者亦如諸卦之爻一爻含一義或一爻兼取二義者聖人之意設彼此以相明以謂不有所反則字字者或得此而失彼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以剛動之才居夫之初唱決柔之謀者也故曰壯于前趾所謂居眾動之先先眾而動之象也夫先眾而動以決去在上之小人決意而往未有咎也往而不勝則為咎矣何者首決柔之謀者必有全勝之道而後可不勝而往咎將誰執則夫首決柔之謀者其可輕動而躁進也哉宋申錫之謀誅宦官也在唐玄宗之世實首其議嘗對上言請漸除其逼謀固善矣然不能謹其密處以漸謀未必及施而身被其禍伊誰之咎耶然則首決柔之謀者其可輕動而躁進也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上六以一柔乘五剛五剛之所耻也然耻之甚者莫甚於九五何者以其逼近而厚其侵陵迫脅之辱者也雖然五之辱二之辱也何者以同德而居相應之地故不得不負此辱也負其辱則決柔之責二實任之矣夫任人之責而替行決柔之事豈可易也故當內懷警惕外嚴誠號而後可以无憂夫所以去小人者也特患其謀不締戒備无素而小人之謀或先我而發尔宋申錫之謀未及施而鄭注之誣告已為王守隘地矣此无他不知內懷警惕而外嚴誠號之過也夫惟內懷警惕惕而外嚴誠號也既有其素則雖有戎作於莫夜可无憂矣何者吾故有以待之故也故曰得中道也何謂中道曰五之謀未及發而小人得以先之非中也小人之謀既已發而吾无以待之亦非中也以九居二故得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九三上六之應也應之者決之也亦如明夷九三之於上六
是也而易家惑於獨行遇兩之一語皆咎九三應上六之爲
非也而胡安定程河南朱子發又皆前後相承謂九三爻辭
差錯至再易之此蓋惑此一語求其意而不得故不免均以
差錯待之也殊不知九三以陽居陽又處乾健之極不患剛
決之不足也患於太過尔夫以太過之剛當夫決之時与小
人居相應之地寧復有相順之理矣乎故曰壯于頄此聖人
戒其剛過也夫頄之在頰面也所謂顛也顛剛物也壯于頄
則尤非能以柔順待人者也况待小人乎此以九居三之象
也而聖人之戒之若曰當此之時健而說決而和者此決小
人之道也居乾健之極与小人居相應之地而疾惡之心見
於頰面而不知濟之以和說焉此凶之道也何者小人之或
我疑故也小人我疑則君子之禍至矣不可不知所戒乎故告
之以有凶而使知戒也然以陽居陽又處健之極夫決之才
如此其將何以濟之曰君子之所謂夫夫云者夫之至也以
和說之道而濟是夫夫則亦終何夫夫之爲咎也蓋應之者
乃所以決之也則衆陽同行以決上六而吾則獨行以遇兩
也雖若有沾濡之失而未嘗无愠憂之心思必決之則其遇
兩也又何嫌也此夫夫之所以終无咎也若夫以是夫夫而
居小人相應之地而惟壯于頄之是尚焉則雖欲无凶不可
得也又安能无咎矣乎然則君子當夫決之時不幸与小人
居相應之地當以有凶爲戒以有愠爲心而以无咎爲善如
九三所云可也易以陰陽和爲兩三与上應故有遇兩之象
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五陽決陰其志甚銳也而決道之不足者莫九四若也何者
以陽居陰而所處之位不當故也夫以陽居陰此於剛實之
德既有所不足矣而乾之三陽復自下進故四於此失其所

安而有警无膚之象夫决道不足則无勇進之義矣而又曰
其行次且謂滯泥而不前也夫當决柔之時而衆陽皆决策
上進而四獨有此之象何以鞭其後耶故易於此又設其象
以勉進之而曰牽羊悔亡謂與諸羊相牽勉而前則次且之
悔可亡也張橫渠曰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
也議之使先行則有肯前之勢故也四也次且而前既有悔
矣天下之衆陽讓而先之相牽勉而前則其悔可亡雖然當
斯時也告之以牽羊悔亡之說在文固有是言也而决道不
足則雖聞是言也而亦若不聞也何也不足於决則疑畏之
心勝而見義之勇消故不以斯言爲可信故也聰於聞善言
顧知是乎然九四之失亦未必至是也聖人特以其所居者
陰也故諄復以詳其戒或曰九二亦居陰也何无是戒乎應
之曰夫之九二則以中道論不以居陰論也蓋二与五居相
應之地贊五以决柔之事既得中道豈或以居陰爲嫌乎

九五莧陸夫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决柔之主也既以陽德居陽位又藉衆陽之助往决一柔
宜若易然故有莧陸夫夫之象莧陸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
陸也朱子發曰莧蕒澤草也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
草也葉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種此以莧陸爲二物
也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而草莖剛下柔上也程河南曰今所
謂馬齒莧也曝之難乾感陰陰氣多者也而脆易折此以莧陸
爲一物也要之草之易决者也又况九五以陽居陽又藉衆
陽之助此之爲决所謂决夫夫者也夫以天下之至决而决天
下之易决者又豈特摧枯拉朽之比哉於此而又曰中行无
咎云者盖健而說决而和者决之善也苟有剛暴之失則過
矣故必中行而後无過咎也夫必貴於中行而後无過咎也
若以中道之未光也若有剛過之失而无和柔之善則雖合
天下之方足以勝一小人揆之中道未爲光大也九五剛而中者

也然必云尔者謂其剛長至此五陽之勢強盛故戒其或過也九三以陽居陽而處乾健之極九五以陽居陽而藉眾陽之助故曰丈夫云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夫夫之五剛所以日夜持嚴不怠警備者徒以上六故也今也剛長將極陰消將尽一陰處剛長乃終之地此雜卦所謂小人道憂之時也故雖號剛以求免夫禍无庸及也終有凶必矣何者終不可長也程河南曰或曰聖人之於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丈夫若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夫去小人之道豈必尽誅之乎使之亦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巽下 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柔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予聞之邵康節曰復次剥明乱中生治乎姤次夫明治中生乱乎時哉時哉未有利而不復者未有夫而不姤者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嗚呼是言也治乱倚伏之機其在是矣夫姤之所以為姤者前夫此則夫也夫以一柔乘五剛所以為之日夜持嚴不敢忘戒備者蓋以上六陰之故也一陰既決而一陰復出乎五剛之下若不期而會焉嗚呼此豈吉徵也耶雖曰若不期而然也而倚伏之機已發於此時又殆非所謂偶然者是以古今身治之君謂治无乱遇乱之君已乱无術此所以治世少而乱世多者无怪也聖人之於姤又安得不以女壯勿用取女為戒乎姤遇也柔遇剛也此以柔遇五剛以言姤之義也夫古者有遇礼謂不期而會也而春秋乱世之君私相會約簡略慢易无兩君相見之礼則多自托於不期之會故春秋書遇者七而書內之遇者三而皆書及如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之類是也書外之遇者四而皆書

爵如隱公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之類是也夫既簡略慢
易无兩君相見之禮則莫適爲主矣然春秋之所譏者亦不
過譏其无禮云尔未有大变也姑遇也柔遇剛也此豈特无
禮而已哉顧難不期而會也然陰長於內陽消於外陰爲主
而陽爲客爲主者曰勝爲客者曰負則亦理勢之必然者嗚
呼此豈偶然小变也耶故又戒之曰勿用取女不可与長也
此指初六之一陰有消陽之漸以言姑之戒也夫女弗用取者
以其壯也或曰非以巽爲長女也而謂之壯乎曰是固然也
然聖人之意又不專在是也奚在乎曰一陰在下此消陽之漸
也聖人即微以見著此初六所以爲女壯也自此以往則爲
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爲坤者皆初六之爲也非女壯而
何吁女壯如此豈可与之長久也哉故聖人不得不爲之戒
曰此勿用取之女也以類言之則過惡之方萌姦邪之始長
盜賊之初熾夷狄之漸盛此皆何可与之久也惟智者見微

而辨早當有以處之矣雖然姑遇也以三柔而遇五剛而有消
陽之漸是故在所戒也若夫天地之大人事之要又豈无待
於相遇也乎故聖人於此又必援天地君臣以廣言遇道也
天地相遇品物含章也此即姑之時以言天地相遇之功也
夫以月建言之則姤也者建午之月也六陽至已而極則陰
生於午矣此天地相遇之時也夫萬物相見乎離離正位乎
午當建午之月而萬物各以品目章章乎天地之間故于斯
時也在說卦則曰万物相見在姤則曰品物咸章也剛遇中
正天下大行也此即三五同德之應以言君臣相遇之功也
夫剛而中者二也剛而中且正者五也然謂之剛遇中正則
二剛相遇而九二亦得爲中正也何者易以陰居陽則爲不
正以陽居陰而且得中豈得謂之不正矣乎當是時也有是
君有是臣以同德相遇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蘇東坡曰
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爲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

為剝始无君也始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夫當始之時以天地君臣相遇之義論之如此其不可廢也豈不大哉故贊之曰始之時義大矣哉程河南曰天地不相遇則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與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萬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始之時與義皆甚大也司馬溫公曰始消卦也孔子何大焉夫世之治乱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也不可以數求也遇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叙禹遇舜而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伊尹遇成湯而格于皇天師尚父遇文王而天下大定始之時義豈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為尊矣其所以與萬物相遇者以有風也故風一披拂而萬物為之鼓舞而感動焉故曰風者天之號令也人君之尊天也其所以與民相遇者亦如風之於萬物焉則能使之鼓舞而感動者矣故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蓋天之所以與萬物相遇者莫捷於風而人君之所以與萬民相遇者亦莫疾於施命故也然不曰號不曰令而曰命云者蓋命天理也天下之事惟天理不容偽以偽言告之施之跬步不可也况四方乎盤庚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罔有逸言民用丕變夫人君之所以誥四方也尚容有或匿之旨而不能无或逸之言欲天下之丕變也難矣故人君之尊天也其一話一言亦无違天理而已矣夫天理所在初无定躡在天則曰天命在君則曰君命生死予奪物无不聽者非謂天與君之尊而聽之也聽夫理而已矣及其失也則不然朝號暮令而誠意不加家至戶曉而衆心愈玩此所謂徒掛牆壁之具尔又安知始之象有所謂施命之旨也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夫始之所以爲始者在此一爻也而吉與凶實於此乎判何也
有以制之則吉无以制之則凶故也夫所謂制之之道何也
曰道之止物也必有鎮重之理止之使勿動也之爲謂所以止
物也而金爲之所謂鎮重之器者也此九二之象也初之陰

始生君子懼其動也從而牽係之于其所謂金柅者使柔道
於此止而不得有所往則君子小人各正其位此吉也故曰
有以制之則吉苟或不然在我者鎮重之器有所不足則彼
失所係而縱其所往故陰日長而陽日消小人日進而君子
日退必見凶害矣故曰无以制之則凶初六爻辟聖人既設
吉凶兩端使君子知所戒矣然慮之也深而防之也周故又
設羸豕之象使君子不以一陰之微而忽之也夫豕醜穢之
畜也而且羸弱宜若无足慮者此一陰在下之象也然徒知
今日如是之羸豕而不信其能躡躡而害物則誤矣一陰微
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徒知今日如是之一陰而不信其能強
盛而害陽不亦誤乎故曰羸豕孚躡躡此聖人重設其戒也

朱子發曰一陰雖弱方來也五陽雖盛既往也其可忽諸自
古禍亂或始於牀箠之近給使之賤夷裔荒服之遠易而忽
之馴致大亂反求其故必本於剛正不足若柔道有牽君子
小人各當其分禍亂何由而作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東坡曰始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
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与否也河南曰在他卦則初
正應於四在始則以遇爲重此二之於初則曰包有魚四之
於初則曰包无魚夫魚陰物也貪餌而善遊民之象也初六
是也當遇之初二與初相遇爲密也故近而包之則曰有魚
矣何也盖无常懷者民也近之則親遠之則疎二居近民之
位而有遇民之道故民亦從而親之盖理勢然也又何咎乎
賓謂四也夫初既主二則四雖初之應也然其勢睽隔而阻
於外故以賓目之夫初六之民既主於二此豈四之利歟故

曰不利實蓋以理義言之一民不可以事二君初既主二則義不及四明矣而二有之庸何咎也不然則民將散乱无所主制而羣小之禍作於下矣豈特實之不利乎爲九二者亦將岌岌乎殆矣然則九二之包有魚也亦其勢不得不有之也何也已乱之道无出乎此故也

九三賢无庸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夫初六之民既主於二四其正應也義且不及三何有焉三若秉二而求与初遇失所安也故曰賢无庸夫乘二既不安也則當反乎其處可也而遇情未忘不能遽去而有遲遲顧戀之態故曰其行次且雖然九三剛而正也剛而正則知其非義之遇而不可以過求也而自厲自警雖有爭初之咎可以少損矣故曰厲无大咎然三既知厲矣未能无咎而止曰无大咎何也曰如其非義也斯速已矣可也今也雖其行也未牽係於初而猶不免於次且焉故其咎未可能尽无也

六二

五

易年二十

十一

夫當遇之時一陰在下衆陽之情皆所欲遇也然相遇之道不貴踰越以三之剛正固不宜非義以求遇然不免於此者蓋巽其窮也躁而三者巽之窮故也凡人不能自反自克以道制欲而安其素分者皆躁之爲也故聖人於此以厲責之夫姤之三與夬之四亦无異辭也姤也者夫之反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夫遠民者民亦遠之近民者民亦近之九四遠而包初遠失其應而曰无魚盖失遇民之道故也夫遇民之道不可遠也四之无魚而其起也凶禍隨之而象則以遠民罪之云者此非四之遠民也乃四之自遠也何也上之人有所動起也而輒罹其凶曾无親上死長之民非自遠而何曾昭公之去季氏也宋樂祈譏之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曾君喪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靖以待命猶可也動必憂矣既而昭公伐季氏果不勝而死於外以是觀之无

魚之凶吁可畏也蓋嘗因是而論之姑之初與四其正應也初不四之應而惟二之遇何也遠與近之間也有夏之民癸之民也民不癸之應而湯之遇癸實遠之而湯實近之故也有商之民辛之民也民不辛之應而文武之遇辛實遠之而文武實近之故也然則古人所謂民无常懷懷于有仁云者此非民之无常也上之人所以遇之之道无常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不舍命也

張子厚曰杞周於下者也夫杞枹櫛也木之美者也其才高其葉大而蔭故周於下九五之象也而瓜者草之蕪者也滋於此而蔓於彼其實甘脆藹藹然也亦民之象也夫瓜之潰也必自內始初六之陰自內卦而長之象也九五當陰長之時處高而強盛必當有以茫乎下而預防乎民之潰故有以杞包瓜之象子厚所謂厚下以防中潰是也夫以九五居中

而正者也當陰長之時有中正之美含之以俟天命何所容其心哉故當是時也一陰浸長陽道消剥著天也厚下以防中潰著人也在我者未中坎未正坎吾之憂也在我者既中矣既正矣雖或不遇而至於隕越者則亦天之命也吾獨柰之何哉故含章以俟天命者九五之志也子厚所謂盡人謀而聽天命是也雖然命天理也在天謂之命在人則中正之德是也中正之德蘊蓄於內則在我之外无別有天矣故人謀既盡天命在是天人之理相合而不相舍則天命之脩短又在我而不在天矣夫何隕越之有哉昔召公作召誥一書以誥成王專以天命告之也然一書之旨則在於祈天永命之一語而已尔及吾求其所以祈天求命云者則又不過於敬吾之德焉觀其悉數夏商而告之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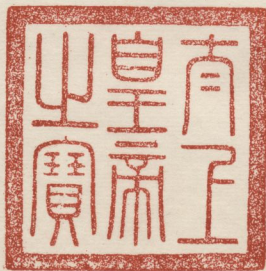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夫有歷年與不其延或脩或短召公以爲凡此皆天命也命在天故皆非我所敢知也然我所以敢知者惟知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云尔然則厥命之早墜云者乃在於厥德之不敬而疾於敬德者又祈天永命之要學也故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嗚呼吾以是知九五有中正之德志不舍命其能祈天永命矣有隕自天非所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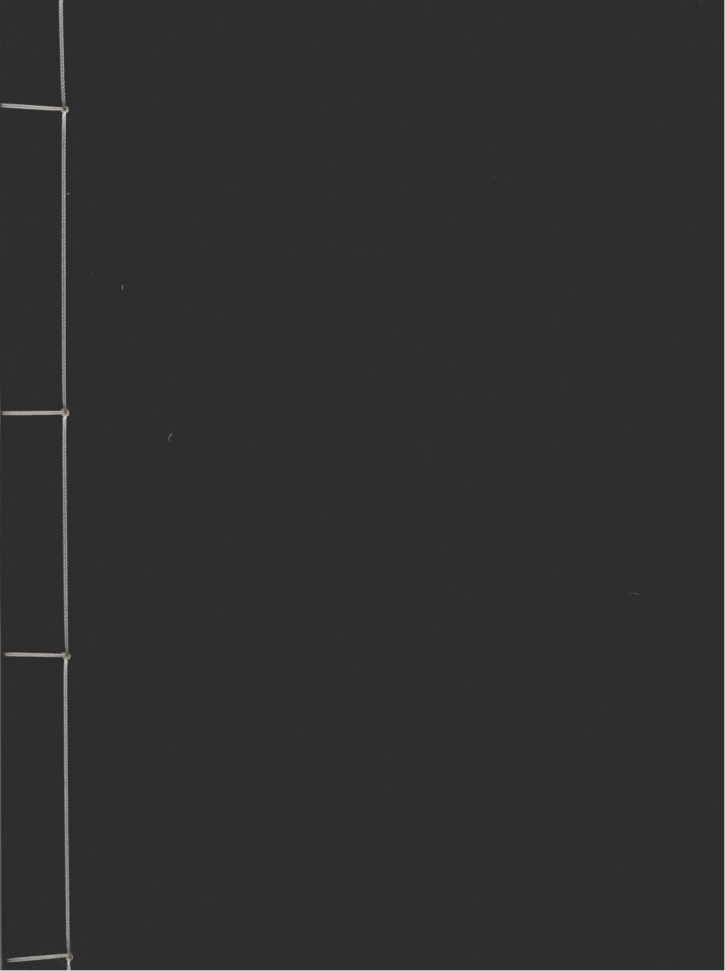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剛居一卦之上无窮而无所遇角之象也夫相遇之道不可遠也以九四之於初也雖應而无所遇故象以遠民罪之况上九乎盖亢則自絕剛則喜觸以是遇人人望而畏却矣其誰與遇哉噫當遇之時而无与之遇何吝如之夫我有遇人之道而人不我遇則其過在人然孟子於此猶有言曰仁者愛人有礼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

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又自反也曰我必不忠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至此則不得已而以妾人目之以禽獸侶之由是觀之則我无遇人之道而人不我遇則其過又誰在乎噫在我而已矣此上九之姤其角无与之遇既以爲吝也而又无所歸其咎也噫是吝也既无所歸歸之己可也故又責之曰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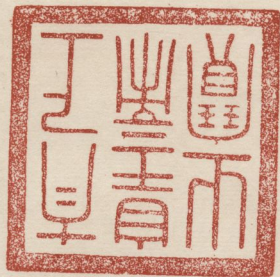
各





童溪王先生易傳

八



三神下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
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易有萃云者謂天也人也鬼神也君與臣也民也物也交
非會通之時也故其卦德曰萃亨而彖則釋之曰萃聚也夫
萃之所以爲聚者合兌與坤而言之則曰順以說即五與二
而言之則曰剛中而應此萃聚之故也夫坤順也而在下則
下順乎上也兌說也而在上則上有以說乎下也下既有
以順乎上而上又有以說乎下此上下之萃也以九居五剛
而中者也上有剛中之君而下應乎柔中之臣剛柔相應君
臣聚會此君臣之萃也所謂萃聚之故如斯而已矣故曰萃
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此又言
人神之萃也胡安定曰夫人之生則精神萃於身及其死也
雖欲見其容貌而有不可得王者觀萃之卦設爲廟祧以萃
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使天下當萃之時皆知尊
事其祖先也王謂九五也假至也尽也所謂致孝享是也利
見大人亨聚以正也此又言君民之萃也大人亦謂五也夫
當萃之時天下之人所以惟見大人之爲利者以九五大人
所以萃天下者以其有是中正之德故也河南曰人聚則亂
物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不以正則人
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也故利在於正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順天命也此又言天人之萃也夫時在天隨乎時者
在乎人當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萃之時用大牲非吉歟當
剝之時不利有攸往則萃之時有攸往非利歟蓋不如是非
所謂順天命也天命即天理也隨時而動无違天理此所謂
順天命也用大牲吉亦承上文所謂王假有廟而明用大牲

之意然當此之時凡事皆吉於用大亦不特大牲而已也成大功立大事興大利去大害凡此皆吉於用大者也故繼之以利有收往謂凡有所往惟此時爲利故也夫觀坤兌之順說而知上下之萃觀二五之相應而知君臣之萃觀致孝以享廟而知人神之萃觀以正聚人而又知君民之萃觀天命之不可不順而又知天人之萃則天地萬物所以萃聚之情可豈容有所避乎哉故蔽之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程河南曰凡有者皆聚也有不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水上聚於地則其聚者多矣故爲萃之象然所聚者既多則播蕩滄漾之患生矣故地大而物衆人繁而事叢則兼取并奪之禍常生於此時若以爲時紛會也而忘其所可戒此正秦人夷名城而銷鋒鏑者也夫四海已囊括矣天下已席卷矣當此之時自以爲豪傑既徂海內一統子孫萬世帝王之業故向之天下之兵今也聚之咸陽爲十二金人宜其无有可慮者矣居无何陳涉以戍隸之人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而秦亡矣是何也不知不虞之爲可戒也蓋龔深甫曰丘作於巽偃於萃萃久則弊然則除其弊而新之惟此時爲然兵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之謂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以陰而應陽萃之正也然三以无應與四相比而有近而相聚之嫌故初之孚於四也而不終其孚焉故曰乃亂謂相信之志疑亂而不也然居萃聚之時上下相求下順而上說故初之志雖疑亂而不一而四也必說而應之故曰乃萃若號一握爲笑謂乃萃也夫初之

也說以應之則一握之頃復變號咷而為笑樂矣謂得其所聚也夫如是則初也又何必憂疑自沮而至於若號乎故戒之曰勿恤夫既勿用憂恤而往應於四則亦孰我咎乎故又勉之曰往无咎大抵初以陰柔之才而居下位才與位俱不足者也當萃之時其才與位既俱不足而六三又以无應而與四有相聚之嫌故初疑四之不已應也而相信之志至於疑亂而不一聖人於此可不戒之而勉之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惡之此言正諭君臣相聚之道然也故又繼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是鑽穴隙之類也夫必由其道而往此六二之所以引吉於有引也蓋以六居二正也而九五在上亦正也二五居相應之地而其聚也以正故无不由其道之失五之於二也既有引而進之之禮則二之於五也亦必吉於引矣故其聚也以正其誰咎之夫孚者萃之本也二以正道許五則所謂中心之誠然者未始或變也如此則上下相聚不待文飾而誠意交通矣猶之祭也以誠敬為主故雖簡薄可用以薦也享乃利用禴禴祭之簡薄也謂誠意交通又何以文飾為哉雖然同此時也豕以用大牲為吉而六二以用禴為利何也曰備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當萃之時以陰比陽若有所萃也故曰萃如然萃貴於正三之於四非萃之正也故若有萃而實无所萃也故曰嗟如謂欲萃於四而不獲也夫欲萃而无所萃又向利乎故又曰无攸利夫三與上居相應之地雖非正應猶愈於无所萃者若往而與之萃則亦所謂以類聚也又况各居順說之極下順

而上說以同類相與又何咎歟故又勉之曰往无咎曰小吝云者夫以陰與陽萃則以晦求明以弱資強而萃聚之道為有益也今以陰萃陰特求免於窮悴无萃之嗟尔何所益哉此於萃聚之道小而吝也上六无與為萃者若六三者往而與之萃則巽而受之此亦上六之所欲也故曰往无咎上

也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之聚也下比羣陰得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大吉然後无咎大周編之義也无不周然後為大夫天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之如齊之田常魯之季氏是也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此程河南之說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萃之士也夫當萃之時為萃之主莫大於有其位又莫大

於有其道蓋位也者所以一天下之聚者也而道也者又所以又天下之聚者也九五曰萃有位則所以一天下之聚者謂有是位也又曰元永貞則所以又天下之聚者又必有其道也夫當萃之時有是位而无是道則九五之士豈得謂之光大矣乎雖能无咎而天下不我信者亦眾矣故曰匪孚謂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則未至也此豈能无未光之悔乎故必元永貞而後悔亡元始也永終也貞不變之謂也惟夫九五之德居中履正而能終始不變焉則萃天下之道无餘事矣故无未光之悔而曰悔亡也程河南曰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此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在此三者

上六齋沓涕洟无咎象曰齋沓涕洟未安上也

夫以陰柔之才而處萃之上位而欲下之已聚者難矣又况當萃之時諾文剛柔宜有其應而上六獨无焉其安能居此

上位乎宜其齋咨嗟嘆而至於涕洟也鄭康成曰目出曰涕鼻出曰淚夫上六萃之終也說之極也萃久則散談極則悲孟孟其勢然也當是之時比五而居上此蓋小人之得志者也宜若得所萃矣然萃久則散說極則變向者以為甚安也今也反以為未安焉小人而乘非所據故不能終保其位大抵然也其曰无咎云者在君子以為无足咎之故也

三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

夫天下之事有所謂日進而不窮者蓋亦順夫理而已矣夫苟於理而未順未有能日進而不窮者此易之所以有升而卦德則曰元亨也夫升之所以元亨者以坤居巽上而言之則曰柔以時升合巽與坤而言之則曰巽而順指九二之於六五而言之則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元亨也夫柔之為物非能強進者也自非務順乎理安能升乎其曰柔以時升云

易學二十

五

者時之在天也積百刻而成日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時積時而成歲初若甚微終則其著初若甚近終則其遠柔之能升也蓋亦如此而已矣何也與時俱升故也故曰柔以時升坤順也巽亦順也下巽而上順其曰巽而順則亦无適而不用其順也以此為升非順乎天理矣乎以九居二剛而中者也上應六五柔中之君故曰剛中而應夫當升之時雖曰以柔而升也然猶之木也其能自下而升諸上者苟其中之不剛則亦委靡而已矣此又柔之不可无剛也故以九二之剛中而上應六五之柔中內有所主而外有所應以此為升是亦順乎理者也合是三者以言升此升之所以元亨也故曰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此又申言大亨之效有所戒有所勉而使君子之必知所升也夫升之所以大亨也如此則用此道以見大人又何憂其不升也故二之與五剛柔得中君臣相應何慶如之夫苟或真愛其不升

而遽已焉則安能大耳矣乎其曰勿恤云者戒之也南昧方也升之所謂大耳者蓋亦捨晦而趨明之謂也故以南征爲吉而曰志行也夫君子之志亦志於明而已矣不志於明又安能大耳者也其曰南征云者又勉之也夫聖人之象升也既言其所以大耳如此又有所戒又有所勉爲君子者可不務乎然則人臣之進君學者之進學臨事而從長皆然也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天下之物由微以至著自下而上者地中之生木也何也順使然也蓋坤順也巽亦順也以順生順故坤地之中生巽之木始於毫末終於尋丈者以順故也此升之象然也德之在君子亦猶木之於地也何也君子之性順也而德出於性亦順物也以順生順故其積也不已則始於小善終於爲聖爲賢其高且大孰禦焉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无不知敬其兄夫愛親仁也敬長義也君子之仁始於愛親而已及其以愛親之仁積之而至於无所不愛則仁滿天下矣君子之義始於敬兄而已及其以敬兄之義積之而至於无所不敬則義滿天下矣夫由愛親而至於无所不愛由敬兄而至於无所不敬者非順德不能也吾故曰天下之事亦有所謂日進而不窮者蓋亦順乎理而已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升以柔升者也然初六以柔巽之才居升之初非有剛明之援與之同升則亦未易升也惟初也以柔巽欲升之志上承九二剛明之賢故九二亦以其同躋也而與之合志以同升焉故曰允升允信也夫九二方且信我而與我合志以同升焉則其爲吉也孰大於此蓋謂之大吉則當升之初上下相信而不相疑由此而升則功業可以被天下矣所謂吉之大者實基於此故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彖曰剛中而應謂二之於五也當柔升之時卦惟二剛而九二剛而中又巽躬也故无過剛之失而足以上應柔中之主故曰孚乃利用禴无咎謂二五剛柔之得中而君臣之相應故也夫君臣之志患不相孚苟孚也則雖簡薄可用也何也无事於文飾故也故以用禴爲利謂以誠敬爲主也如是當柔升之時庸詎以過剛爲咎乎河南曰自古以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於交其能免咎乎夫九二能以誠意上通於君亦豈爲臣之道无咎而已乎道合而志行則其利澤可以被於天下此九二之孚所以有喜也萃以上萃下者也故六二引吉无咎而復以孚乃用禴繼之升以下升上者也故九二曰孚乃利用禴而復以无咎繼之此雖升者萃之反而九者六之反也而以誠敬上通乎五則亦一也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夫當柔升之時而九二之升也乃獨以剛過之才升焉如涉无人之墟故有升虛邑之象夫其升也如升虛邑然又何疑沮之有哉龔深甫有曰李元量耿希道皆以此文爲湯武之升而以六五爲舜禹之升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旣爲文王之升矣則以此文爲湯武六五爲舜禹故也今輒依之李元量博士曰初與二臣之升也過乎二則非純臣之象是以九三之升惟湯武足以當之方夏之末商之季法度廢矣礼樂墮矣故國雖大謂之邑其曰虛又若无人耳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以柔順之德居謙虛之位順之至也昔者文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自處謙順而其德則升其道則亨故六四之升有王用亨于岐山之象蓋謂文王宜用此至順之道而亨於岐山矣以是爲亨則吉於亨矣其誰咎之乎乃若後世之權臣強諸侯不知王若者有至順之事而包藏禍心至於攘奪僭竊者難免乎萬世之咎矣况欲吉得乎李博

士曰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
蓋謂示後世已然之事其功過於空言故明夷取於箕子升
取文王岐山凡此亦載之行事欲其深切著明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彖曰柔以時升蓋謂五也李博士曰凡人君皆升乎天位而
所以升則不同有去民之害順乎天而升若湯武者矣有功
德被於天下薦諸天而升若舜禹者矣六五貞吉而後升階
蓋言於正既吉升而有序堯舜禹是也故以階言之謂賓主
以揖遜而升者也耿希道曰舜禹之事聖人所欲也湯武之
事豈聖人所欲哉故貞吉升階為大得志也若夫明夷之九
三其所以大得者乃南狩之志尔非聖人之本心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上六无所復升矣坤陰既極冥昧无覩故曰冥升夫消
息盈虛之理曷可常也有息必有消有盈必有虛升至上六
无所復升矣而猶不已則有消而无息有虛而无盈矣上六
曾不知此冥於升者也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然以上六
不知止息之心用之或得其正則又利矣故復曉之曰利于
不息之貞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此不息之
貞也惟施於此為利若施於消息盈虛之際則不富矣

困而不失其所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
尚口乃窮也

易之六爻大率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如始復等卦則陰陽
雖分多寡而有消長之漸至泰至否則陰陽之勢均矣然亦
太率以往來屈信為君子小人之勝負至困則陰陽之勢亦
均此雖非消長之卦不以往來屈信論而陽爻又雜於羣陰
之中為之掩隔此君子不偶之象也故聖人名其卦曰困而
彖曰困剛揜也所謂剛者九二九四九五是也二之剛為初

與三之所揜四與五之剛爲三與上之所揜故曰困剛揜也此指三陽爻見揜於三陰以言困也險以說此又合坎兌二艱之用以言乎困之道也夫困也者所謂險難之時也當險難之時而能說以處之則樂天安義而不失其所守故時雖困矣而其道則亨也夫時雖困而道則亨此非君子不能也故繼之以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子思子曰君子素患難而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焉此之謂也若小人則安平無事之時猶失所守况當險難之時乎又馬得耳矣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此又指二五之剛中而能尽處困之道也夫正者在三則爲命在人則爲性而在事與物則爲理古今有殊時而此正則不变萬物有成敗而此正則固存故是正者在困之爻則二五是也在人則大人是也何者以其剛中故也其中也剛則此正不移投之困窮險難之地何往而不吉乎孰能吉也能不失其正故吉也或曰君子或曰大人云

者亦无異義也卦德於大人吉之後又繼之以无咎之辭謂當此之時以大人之德不能无困然在我者有處困之道故有吉而无咎也彖文省此二字者謂既吉则无咎矣朱子發引范諤昌之言曰彖文脫无咎二字恐未必然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此又指兌說在上或至於尚口以爲處困之戒也夫當險難之時固在於說以處之然不知自說之道而徒尚口舌以求說於人欲以免夫困人誰信之哉祇自取困窮尔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前言以說處困而亨此又言尚口乃窮者蓋言當此之時自說可也說人不可也此聖人重複發明兌說之旨以萬世之下處困之君子誤用其心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也者水之所鍾之地也今也坎水在下兌澤在上見澤而不見水澤无水者也夫其澤存其水亡此困之義也故爲困之象君子當困窮之時而至於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

宜然而不然若澤之无水焉者此世入所謂有不可知者存也而君子於此則務致其命焉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曰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君子之學不至於命如處困窮何故蹶窮之道在於致命謂欲至其所至之地也命之學至之而无餘則在我之志者亦无所不遂者矣君子之志志於行吾義而已孝而不至於命則一為窮困患難之所撻必至於喪其所守矣義何在焉故夫知義與命之為一者可與處矣困初六賢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夫柔之所附者剛也剛既見揜則柔亦失所附矣夫剛揜則剛困柔失所附則柔困故初之與四雖居相應之地然四方困於見揜而未能下應於初初欲上應於四又為九二之剛所礙則居失所安矣故有賢困于株木之象株木指九二也夫陰柔之人一有所礙遂不能安其所遇而至於迷惑自失入于困窮幽暗之地故曰入于幽谷謂坎險之底而不能自拔也夫不能自拔於幽暗之地則雖上有九四之應也三歲之久其能覿乎此无他陰柔之人既无明見一遇困難遂至顛覆之錯理固然也故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夫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入臣正中之位則九二是也九二以剛居中則安其所遇故雖困窮險難而荷足以動其心但處人臣正中之位而未能推君之惠澤以充足天下之願欲而使之飽滿酣適焉則吾以是為困也故曰困于酒食雖然二五之大人以正相應亦不終困也故又曰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蓋朱紱方來去者五之下接乎二也利用享祀云者二之上通乎五也夫朱紱之為服者王者所以蔽膝也九五方來下接乎二故取蔽膝之服以為象享祀之禮以至誠默通乎神明者也九二自守於下利用

至誠以上通乎五故取享祀之禮以爲喻夫上有以接乎下而下有以通乎上此大人以正相與而不終困者然也然又以征凶无咎戒之者謂方困之時爲九二者若不知以至誠自守而往求遇合此非大人之道也犯難雖凶乃其自取尔又誰咎乎夫以九二之剛中猶不免於戒勳困之道庸可易乎故象又申之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蓋謂當是時也雖未能推君之惠澤以遍及天下惟以剛中自守而无庸有所往焉則自有朱紱方來之慶矣程河南曰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者惟自守至誠而已

六二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石堅重之物也而非陰柔之才所能勝也往而犯之祇自困尔故係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謂九四九五二剛在上堅重不可犯也而三犯之以取困也蒺藜蔓草之有角刺者不正之人濫乘非據而勳正人之上豈所安也故係辭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謂九二之剛中豈可乘也而三乘之非其所安猶藉刺負至然也夫六三所以輕犯二剛以取困者徒以上六吾配故也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爲陽也故求配於上六然上六官則是也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小人輕進妄動无與親合危辱困極如此豈吉祥之徵也哉故不免於凶禍也係辭於此又言其所以凶也而曰旣危且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蓋甚之也以是觀之當困之時不善處困者三陰之爻皆然也然君子爲之商其尤不善者六二是也初六次之上六又次之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坎中之陽下礙初六故曰株木其爲材也剛上衝九四故曰金車凡此皆九二之象也夫初旣困于株木而不能上進四

又困于金車而不能下逮何咎如之然九二有朱紱方來之慶九五又有徐有說之理二五自以德相應而九四應初之志可以徐徐而來也徐徐謂有困窒而未遽前也夫處不當之位動輒有礙而未遽如意所賴者有與在下終必逐志非終困也故雖吝而有終河南曰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九五剝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夫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人君正中之位則九五是也然當困之時剛有所揜而志未得通故有剝則之象剝之謂傷於上也則之謂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故也夫五之困如此故遠近隔絕應效未至故其說未遽有也故徐徐焉尔而象又推原九五所以致說

六

易解卷之十一

十一

之道而曰中直也蓋言二五大入以此道相許久矣但時方困剛方揜故其說徐有也祭祀者人君所以禮神也夫祭祀之事必以誠敬爲主而後獲福祐之報九五之下交於二也不以誠敬默通乎二安能獲其應助之力乎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夫二五皆以至誠相感通故同以祀事明之然要之獲應助之力者五也此受福也之言所以獨歸之五焉礼有祭天神祀地祗享人鬼之別五居尊故言祭二在下故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至上六困之極矣六三非其正應也徒以陰柔相纏係而已非果能脫己之困束也故困于葛藟九五不可乘也陽剛中正之君方務去剛揜之困而上以陰柔乘之豈其所安故又曰于臲臲夫上六有此二困而不知物極則反困極則通

何也无乃自謀之拙乎曰云者自謀之僻也如是自謀曰動則有悔也姑求安於艱施之地而甘心於纏係之人也而不知不動乃所以有悔也然則爲上六者又何錮於不動而以動爲諱乎故聖人於此明以告之以征吉謂其舍艱施乃所以安釋纏係乃所以脫其困束也由是觀之甘心於纏係者未爲計之當也若以動爲悔乃所以有悔也則莫若吉於行也聖人所以爲上六謀者至此可謂審矣爲上六者舍其自謀以從聖人可也朱子發曰范睢困於鄭安平虞卿困於魏齊猶能解相印以全其軀况艱易之君子乎

三三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餅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餅是以凶也

朱子發曰此卦彖文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餅是以凶也以文義攷之理當然也井之為物躡用備者也君子之學備夫躡與用者也故躡欲其居用欲其不居躡居則其德有常用不居則其功不墮德有常而功不墮井之所以為井也而君子實得之巽至在物為木其義則入也巽之木入乎坎水而上出之則井之功用見乎外矣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此合坎巽之義以言井之功用也井田之法八家為井四井為邑邑者人所聚井者人所食然邑可改遷而井不可也何也水之所在故也猶君子可

以富也可以貧也貴可使為王公賤可使為匹夫此邑可遷改也道之所在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此井不可改也何者以其剛中也如使其中之不剛則易涸矣安在其不可改耶盡乎此者於爻則二五是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此指二五之爻以言井之躡也夫井之為物也取之而不竭无喪也存之而不盈无得也无喪无得則凡有求於我者皆賴我以為用故也得乎我而往者井井然也未得乎我而來者亦井井然也然井之所以為井者未嘗不一也何者有所謂不窮者存也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養而不窮也此又入井之躡用以言井之所以不窮也汔幾也繙綆也夫井以濟用為功幾至於井而未及於濟用則亦與未施綆於井同也何也无益於用故也君子之道推己以及物而已矣雖曰知推之而亦嘗及物則亦與不知推者同也何也无補於物故也故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此又言井以濟用為功

而不可以中廢也若夫所以水者餅也而或羸焉則又非特未有功而已終於无功焉尔矣何也未至者可勉而至已壞者綴於无成故也夫君子有善用之才則取之於已用之於人有餘也在我之才或至於不善用焉則如東漢不知謹密之君子自保其身之不暇又何暇於濟世而救物也哉故曰羸其餅是以凶也此又因井以言不善用其才者之戒也吾故曰未至者可勉而至已壞者終於无成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巽爲木而在下坎爲水而在上其曰木上有水云者木上本非有水也以木巽乎水而上水故也此木上有水所以爲井之象也夫水之蓄聚乎井也其初盖未嘗勞也及夫以木巽之登水於木則動盪汲引以至於或灌或濯或烹或煎其用始勞矣君子之於民也亦然春使之塗足而耕夏使之曝背而耘以至於爲商也則使之竭力於負販爲工也則使之精心於技能爲士也則使之銳志於行藝何其勞也蓋以謂不如是則不免爲无用之弃民故也而民之趨之亦曰此雖上之我勞也然不如是則吾其弃民矣又安得不如是之勞也所謂勸相云者木一物也水亦物也二物相合而後井之功用見矣若木自木水自水則無功用何君子之於民也既勞之其道盖有以使之相資以爲用者若六府之交修三事之感和其出入也相友其守望也相助其疾病也相扶持至於父子以仁親君臣以義合夫婦以禮別長幼以序秩朋友以信遇此皆勸相之大凡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也

初在下而居陰井之泥也泥則不可食不可食則廢而无用矣故曰舊井夫養而不窮者井也无得无喪往來井井又安有新舊之間乎夫惟廢棄而不用則无日新不窮之功矣故目之曰舊井云謂之无禽則禽鳥且不至况人乎此泥濁在

下為時之所弃也小人汚辱之行人所不取也以至於禽類亦舍弃之則初六之井泥是也程河南曰舍上声與乾之時舍不同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他卦九二少有可議者惟井之九二則異於是何也九雖陽剛也而居陰陰虛則下漏又巽躡也巽之陰虛在下而復缺无有隄防之者夫缺漏在下故无所容蓄而井之水注射於下以此為井未也乃澗谷也故曰井谷而有甕敝漏之象甕之為器也完則能蓄今也敝且漏焉宜其注射於下也鮒魚生長於澗谷之間者也井谷之水初无停積徒注射鮒魚而已鮒魚物之在下而微也初六之象也若使在下而有陽剛之助則能隄防此水而不為井之谷也故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困之九四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九四所謂有與云者指初六也今九二井谷之水注射於下初六

九二解二十一

三

陰虛在下而无有隄防之者故曰无與也程河南謂上无應援等字發謂九五不應无與之者皆誤矣或曰九二之在井既有甕敝漏之象而彖乃例稱之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何也曰澗谷之水充非易涸者也此豈可改易者邪以其漏下故曰井谷然語其剛中則亦自若也或者又曰羸其餅凶此豈非九二之所謂甕敝漏耶曰羸其餅云者此為不善用其才者之設也甕敝漏則以喻井谷也其所指巽矣學易者觀彖象而得其影非善觀象者也凡此皆諸家之誤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二以陽居陽陽為實為明明則无初之泥實則无二之漏其潔也固宜潔云者清之謂也水既清矣此可食也而或不見食焉孰不為九二恻心耶恻云者憫其不食故也我謂三也蓋君子有可用之實而不見用於時君子无庸過自恻也

爲我惻心者人也象曰行惻云者以九三之行清滌如此而不見食焉豈不爲人所測邪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此亦惻者之辭也此九三之清滌之行如此可以汲之而食也汲之者誰乎王之明也謂以我之滌王之明兩者不可相无故也如此則並受其福矣王者享任賢之福而賢者有福天下之功非並受其福而何象曰求王明云者求謂汲之也知九三有可汲之實而遂求之者此非王者之明不可也在九三也有可汲之實在王者又明知其可汲也而遂求之則賢者之福遍又上下矣若王不明而不知九三之是求焉則爲九三測者將何時而已耶此人主之不幸而生人之无福也又何並受其福之有可焉子長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之謂也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六四以陰居陰陰虛亦敝漏也然在巳雖漏而下有九三隄防之助焉則其與九二之得初六亦異矣故有井甃之象謂在巳雖陋而脩治隄防之力則有賴焉尔此所以能補其過而无咎也朱子發曰古者甃井爲瓦裏自下達上然則二之所謂甃敝漏三者則亦瓦裏之不脩故也瓦裏之不脩非初六之在下乎夫以敝漏之資其所與處者曾无脩治隄防之助此九二所以无與也所與處者有脩治隄防之助而免敝之患此六四之所以无咎也然則君子之所與處者欲其有補於己而異乎九二之无與則不可以不謹所與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以坎中之陽而居正北方之位故其爲井也冽其爲泉也寒夫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所以有功於養人也故曰寒泉之食中正也若孔子孟子有養人之德而无養人之位此九三之井滌而不食而萬世之下猶有爲之惻心者雖然滌與冽性也食與不食命也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又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君子之所謂性命云者而九三九五之爻求之過半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大成也

井至上六井道之大成也夫井道既大成矣宜无物我之嫌
可也故戒之曰井收勿幕上六以陰居陰陰道吝嗇故爲之
戒云收謂其井道之功成也夫井道至此功成矣若居有其
成而不以與人猶爲未成也故以勿幕戒之懼其以成功自
居也能若是則有孚矣何者我不拒人而人亦不以我爲拒
人故也其爲吉也豈不大乎故聖人於此以元吉与之夫井
與鼎皆養人之具也鼎之上功已成矣則不可以无鉉井之
上功已成矣則不可以有幕何也幕所以覆井而鉉所以舉
鼎也鼎之功已成而无以奉之功猶未成也井之功已成而
或有以覆之得爲成功矣乎故井之上曰井收勿幕有孚元
吉而鼎之上則曰鼎玉鉉大吉無不利

三萬下
上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云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

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
革而當其悔乃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革之時大矣哉

子亨易至於革喟然而嘆曰噫革之在易也其變易之尤大
者乎何也失得之報理乱之数始終之變具在諸卦未嘗不
歷歷焉及之惟革命一說必待革而後尽其辭此其故也而
或者必曰文王之於卦德也特曰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二
而止耳其子文公之於九五也特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而
止耳至於孔子然後廣及革命之事噫夫豈知微其辭於卦
德者此文王之旨也又微其辭於九五者此文公之旨也即
是辭是旨而申之以其事實之以其人而无復隱諱焉者此
則孔子之旨也孔子之於春秋也而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
載之行事爲深切著明也今於易亦然故夫托之空言而使
人嘿喻夫革者文王文公是也我之行事而使入明欲夫革

者孔子是也然則易微孔子革之旨或幾乎晦矣又孰知夫革之在易也其為變易之尤大也乎故夫革之所以為革也以離火兌澤言之則為水火相息以離中女兌少女言之則又為二女之不相得夫水得火而竭火得水而滅今也澤在上則水火相止息者也如此亦豈物理之常也二女雖均女也今也少女反乘中女故雖同居也其志豈相能哉此亦非人情所可常也即是人情理物而並論之革之所以為革也如此故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此合離兌二卦之象以言革之義也夫聖人之舉動也初无待於積日待久而人皆知其為當然也此所謂已日乃孚也已止也乃繼辭也止於一日之間而无有不孚者此豈有它哉蓋其為革也有以深信夫人故也是說也在爻則為九五未占有孚在聖人則為成湯之彰信兆民是也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此指九五以言革之効也夫暗亂之與人心怨對時乎革也則革暗亂而文明革怨對而為說文明離也兌悅也故曰文明以說此又合離兌二卦之用以言革之時也革之六爻皆正也故初九六二九三九五上六正也而以九居四以陽居陰亦正也乃若統攝眾正而尸革之功者此又九五所以為革之大人也故卦德曰元亨利貞而彖以大亨以正釋之此又揔六爻之正而尸之五以言革之道夫當革之時去亂而即治舍故而趨新此生常事也然苟揆之人心而然質之天地萬物之理而皆合蔽之可古聖賢之說而无異辭則是事也雖若越常異者而有悔也然革之而當又何悔云成湯之既伐於夏也有慚德焉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此有悔也而仲虺則曰天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道此則悔云也夫革道患不當尔苟當也則雖成湯有南巢之役可以无慙又况天下之事所謂小二亦革也乎故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此又而大亨以正此言革道之

善也夫世事之推遷而天地之變易也故彖於此又以天地之革以明湯武之革焉夫革春而為夏革秋而為冬雖曰寒暑之不同而二氣之相推四時以成則一而已革夏而為商革商而為周雖曰世代之不同而其上順天命下應人心則一而已君何也所謂理之當然是也天地垂人均所不能違也夫天地變易世事推遷以時為大故又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意知革之時為大則予所謂革之在易也其變易之尤大者信乎其尤大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離火也而在下兌澤也而在上故曰澤中有火此即彖之所謂水火相息也時之運於天也日月之相推寒暑之相盪此水火相息之謂也然人皆知日月之相推寒暑之相盪如是也而不知其所以相推相盪之由此曆文之所由設也故夫歷之設也以二至明陰陽之始以二分正陰陽之中以閏餘定陰陽之終始中終具卒而日月星辰之運動不失其序故天道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而無有圭撮之異矣此革道之明效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中庸有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則革之初九是也夫九以剛明之才當變革之時宜若可以有為也然其位在下也以能為之才處在下之位而或過為改作之事此豈所謂君子之時中矣乎故處此之位推以中順之德自守而已可也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而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鞏固也黃中色也牛順物也夫革變革之謂也其曰黃牛之革則堅而不變此又不革之革也以况則君子在下以中順自固而无過動之愆此所謂時中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乃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以中正之德上應九五中正之君當革之時无有可愧

者矣卦德所謂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云則六二与有勞焉故曰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而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夫卦德所謂已日乃孚云者人之深信乎五也六二所謂已日乃革之云者二之有功於五也人之深信乎五初无待於時久焉者以二之有功於五也亦初无待持久之勞故也是何也中正之德相革之主成革之功不難而易故也以是而行故有嘉美而无過咎此彖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也而六二則曰征吉无咎又曰行有嘉也以言革道之善如此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嗚呼吾觀革九三而知革道不可以或過也夫天下之弊不可以不革也不革則弊不去弊既革矣亦不可以過於革也過於革則下不安九三居下躰之終所謂革道之小成也而又以剛處剛或過用其剛焉此革之所戒也故曰征凶貞厲自古不明此戒而或至於過用其剛者多矣夫朝綱不振吏治苟且糾之以嚴可也嚴而不已以至禍及縉紳動罹戮辱者此剛過也奸宄害治罪惡旣稔懲之以刑可也刑之不敬以至禁網苛密刀鋸橫施者此亦剛過也戎虜伺隙猾我中夏威之以兵可也兵或不戢以至中外搔擾民不堪命者此又剛過也夫以九居三正也剛而或過得爲正乎糾吏治以嚴懲奸宄以刑威戎虜以兵正也嚴而不已刑之不敬兵之不戢得爲正乎然則處九三之時者宜如何曰當以危厲自警言而无愆於是正斯可矣故又曉之曰革言三就有孚蓋以革道言之自初至三已三就矣謂革道之小成也有孚謂亦以著信於人矣此豈可以復有往欤故象又申之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則九三征凶之戒不其著明矣乎

九四悔三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以剛陽之才處近君之位而當水火相革之際事之可悔者從而革之革之而當故曰悔亡夫處近君之位而所改

革者何事也曰子從父之令不得謂之孝臣從君之令不得謂之忠惟四也近而親五以同德佐上而其孚信素結主心故上有所命當改則改之在我不爲嫌而在君子亦不爲疑嫌疑兩忘此所以吉也故曰有孚改命吉而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夫事君之道以誠信爲本又况居獻替親密之地命在上出也而我乃得以改之自非孚信之志素結主心安能有此吉乎唐太宗嘗欲以鄭仁基息女爲充華典冊已具魏證言之帝即詔停其冊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遣使奉獻帝詔迎之證又言之帝追上其詔至於遣使立葉護可汗也使者未還復遣使諸國市馬證又言之帝爲之止凡此類者所謂改命也然苟非證也展展底蘊不事形迹而剴切之誠上當帝心則改命之吉未易至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乾之九五有大人飛龍之象革之九五有大人虎變之象均

是人也而象則異云者亦各乘其時故也夫革之五革命之主也特爻辭不顯言之尔蓋其爲德也大故其發見也亦大當此之時舉事應變文理昭著猶之虎變也炳然之文有不可掩而其威信所格罔有不服故无待於占決而知天下有信順之心焉噫非上順天心下應人心其孰能變化感通如此其至矣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上六革道之大成也又不特九三革言三就而已也故以君子小人並言之以言革之成效也向也君子隱於岩穴潛迹自晦今也離隱而之顯見於有道之世功業著見如豹之變其文蔚然而盛也向也小人苟免震害惴然不服今也去虐而歸仁中悅而誠服曾无矯飾之態故革去面從而以悅順之心從乎君也夫舉天下之君子小人莫不皆有所革

如此則革道之大成也當此之時豈可復有所往哉務在鎮靜以安人心以漢承秦之後蕭規曹隨以興清靜之化可也夫苟昧此則斯民又未有息肩之暇矣故又戒之以征凶居貞吉蓋天下之弊始則患乎不能革故六二應五當革之任則勉之曰征吉弊已革又患乎不能守也故九三上六俱以征凶戒之然三之征凶則曰貞厲而上之征凶則曰居貞吉者革於三則防其剛過於上則以陰靜終也

三 鼎元吉亨亨亨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三 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也者致潔以養人之具也故鼎有新義凡天下之事所謂日用而日新者必曰鼎新以其致潔故也序卦曰革物莫若鼎雜卦曰鼎取新也是也易也者日用而日新之道也故其卦有取於鼎焉古者制器必取諸象鼎之為卦也實具鼎之

易在二十一

象焉故以全卦觀之則分植乎下者足也初六是也完實乎中者腹也二三四是也對峙乎上者耳也六五是也橫亘乎上者鉉也上九是也夫物有足有腹有耳有鉉非鼎乎故曰鼎象也此以卦之六畫以言鼎之象也以二躰觀之則巽為木也而在下離為火也而在上以木巽火而火出乎木則又鼎之功用見矣故曰以木巽火亨飪也此以離巽二躰言鼎之用也夫鼎之為用至重也天下莫不用之然惟聖人為能極其用故繼之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蓋以是惟新之命而畀之聖人者上帝也故聖人必有以享之然於享上帝必曰亨而養聖賢則曰大亨云者孔氏疏義曰享上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渎周徧故亨上加大字也朱子發曰以享上帝之心推之以養聖賢人有不樂及其心者乎其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又即鼎之用以言惟聖人為能極其用也巽而耳目聰明柔

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此則即巽離之用與六五之柔中以言卦德之所以元亨也夫鼎之爲卦巽下也故有人君卑巽下賢之象離上也離爲目又六五鼎耳也故有耳目聰明之象夫人君能卑巽以下賢則天下之賢孰不爲吾用哉故以天下之耳爲耳則其耳聰以天下之目爲目則其目明此所謂巽下耳目聰明也夫人君之耳目既聰明矣則以柔居尊位无愧也故柔順之道巽於下則爲下賢進於上則爲六五而且得中焉以與九二剛中之賢居相應之地此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夫巽而耳目聰明則巽之效也柔進而上行則柔之效也得中而應乎剛則中之效也鼎之君具此三者故卦德曰元吉亨而彖曰是以元亨也蓋謂之元亨則吉在其中矣河南曰凡卦離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也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斯言也不惑於卦變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李博士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猶之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知意也夫鼎之爲器也其形端正其躰鎮重其用日新故鼎之莫於此也而木上之火亦凝然於此而後亨飪之功見焉君子之觀此象也則亦正其位而已矣其位既正則命令遂於此而凝焉如木火之凝然於鼎也則造化之功亦於此見矣蓋木火相資以成變化有凝命之象凝聚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予亦曰苟不木火鼎之用不凝焉然則鼎之用不凝則鼎也者无用之器也君子之位不凝則位也者亦豈非无用之器乎故曰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知立意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初鼎之最下趾之象也鼎當致用之初也傾而倒之去其故
穢以取新潔故曰顛趾夫趾顛則鼎覆矣此宜若非順道也
然時乎當顛也則於理爲未悖也故穢者不去則新入者亦
穢矣庸可以顛趾爲嫌乎故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
貴也其在人則弃不善以從善也夫鼎趾之顛不正者也然
出否以從貴則雖顛未悖也故又曰得妾以其子无咎蓋妾
非正者也猶之鼎之顛也然而有子焉則不正之咎可无也
何者有可貴者在也故夫善之出於不善也君子不以尤前
之不善也而弃夫今日之善若追其前日也而尤之則殆非
弃瑕錄善之道也蘇東坡曰聖人之於人也貴其身不問其
所從論其今不考其素苟駢其甫犂牛之子可也朱子發曰
得賤臣者苟利於宗廟社稷則或出於暑敗奴隸夷裔僇虜
不問其素可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
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以剛實居中此鼎之有實而居中者也夫受任而得中
則任无過分而能有其實矣否則必致滿溢之愆如九四之
覆餗實何有焉此君子所以貴於自謹也故象曰鼎有實
慎所之也若九四不知自信而有覆溢之愆則所之之不慎
故也我仇謂六五也四繆當高位重任而上比乎五其得君
亦既專矣五欲下應以助二而四實間之故曰我仇有疾不
我能即夫五之不我能即則惟四之是即可知矣此過分之
任莫大之責不以加之二而四實當之故二也得以適當其
分而无過其實而不失之也故曰吉而象曰我仇有疾終无
尤也夫五之有疾乃所以爲二之无尤使二也不知慎其所
之而冒越以干五則過分之尤終亦有所不免矣其能无尤
矣乎王輔嗣曰有實之鼎不可復有所取才任已極不可復
有所加胡安定曰鼎之實必有齊量若過其爲溢則有覆

鍊之凶君子有才德亦有分限若戰事過其才分則亦有隳
官之誦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
其義也

九二鼎實之得中也九三則鼎實之將盈也而又以陽居陽
其實充充然美且甘也爻故可食也然君子能為可食不能
使人必食之故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夫鼎耳六五也
五以无為為鼎之主而尸舉措之功然其所以舉措者又在乎
鉉鉉上九也九三與上九非其應也故上不以鉉而授之五
則五亦不以耳而聽之三此鼎耳之革也革云者謂失其所
以相從之義也如此則鼎有滯塞而无行移矣故三雖有美
且甘之可食者如雉膏然又何望於見食已乎雖然蓋其德
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乃身以五之耳目聰明決非弃才之
主以上之剛柔有節亦非蔽賢之士方將陰陽和而兩焉則
不食之悔可以虧去而終獲其吉也為九三者宜守其正以
有待焉可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實自二至四无餘地矣无餘地則溢溢則覆此理之常
也又况以九居四中非九二而正非九三其才與德視二與
三固已有嫌矣而且居近君之地位高位謀大謀任重任其
能无傾覆之患矣乎此所以不勝其任下折而上覆也故曰
鼎折足覆公餗足初六也四本應初今也鼎折其足此非初
之誤四也乃四之累初也鍊鼎之實也覆公餗如漢王所
謂敗乃公事也夫足折而鍊覆則淋漓于外鼎之形躄為之
汗辱也任不勝而公事敗則醜惡外見堂堂國躄豈不為汗
辱已乎廢輿存三未可知也故曰其形渥凶原其所以至是
者何也係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故也
故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夫不度德不量力而遽當其任以

致凶患何如其信也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起發三閭而文皆應之曰不如子起曰此二者皆居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乃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王陵讓平勃以阿呂右意皆高帝約平曰於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卒之誅呂安劉者平與勃也夫田文陳平方之古大臣雖曰未可然位高位謀大謀任重任言與事符亦庶幾於能信者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以中虛之德爲鼎之主中則不亢虛則能受此所以居无爲之地而尸舉措之功者也故曰鼎黃耳然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上既曰玉鉉矣而五又曰金鉉何也曰六五之中虛而次上九剛實之助故謂上九曰金鉉以上九之履柔不純乎剛而且與五接也故又曰玉鉉鉉即上九也亦猶耳即六五也而諸家乃謂金鉉九二也鼎耳革九三也夫二與三既爲鼎之實矣而復得爲鉉爲耳五與上既爲耳爲鉉矣而復不得專爲耳爲鉉比何義歟又况鼎之形模度數古人蓋於此尤嚴也自鉉至趾其位分固自有次第其法象固自有顛末不應如身之重複而倒置也六五之有取於金鉉云者蓋謂以虛而受實躋柔而納剛以六五之中虛而能來上九剛實之助此黃耳之得金鉉也以是爲正非所利與故曰利貞然則人君欲受人之實而以爲己之實也非有所謂中虛之德則不可故象又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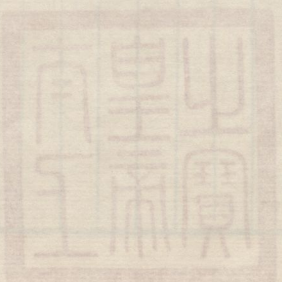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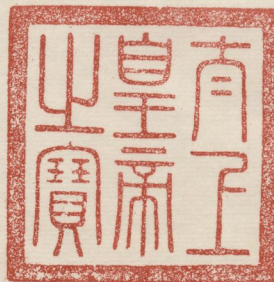
鉉居鼎之上鼎之外物者也非若耳趾之類之相聯屬焉者也此上九之象也然鼎之舉措在乎耳而其所以舉措者又在乎鉉鉉也者雖鼎之外物也舍是則不可何者耳趾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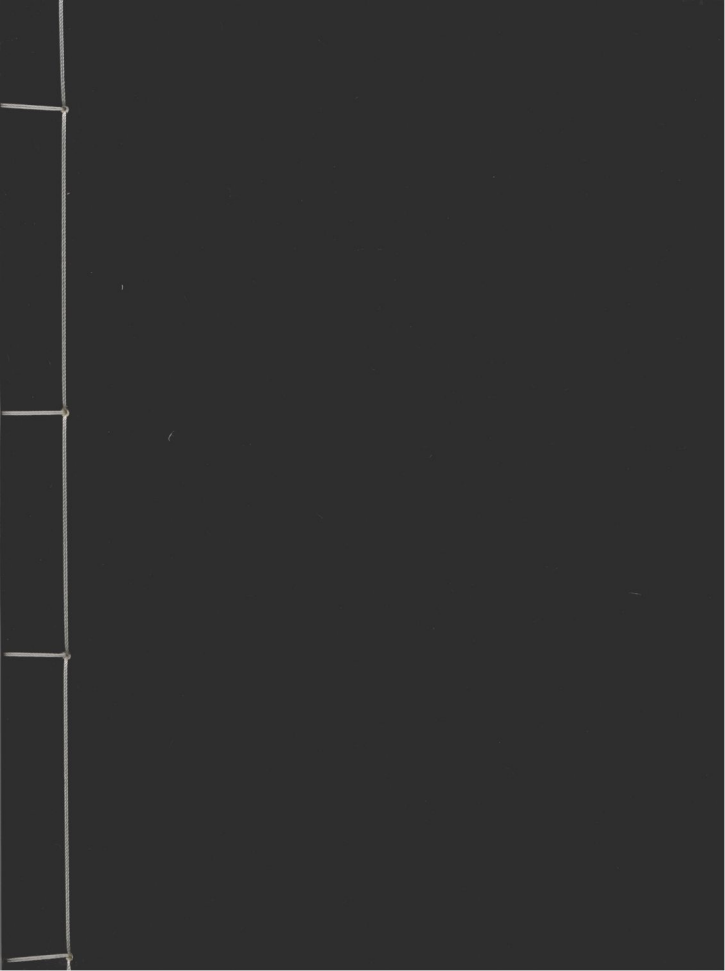
既已也則是鉉也必也勇然相五以尸舉措之功而推恐其覆功既成矣則是鉉也復脫然无所累而自處於鼎耳之外若無與焉其動也其靜也無適而不得其宜如此也此之爲德蓋不可以一偏名也求之於物必也謂之玉鉉而後可蓋玉也者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剛柔之有節故也鼎之上九處一卦之外以剛而履柔得動靜之宜此玉鉉在上剛柔之有節也故聖人於此侈言其功而曰大吉无不利蓋鉉也而金爲之特爲其剛而已猶未足以語其德之全也語其德之全而有剛柔之節者非玉不可古之君子不以祿位累其心時然後應功成而不居動靜進退無適而不利者蓋其德全故也此上九玉鉉之象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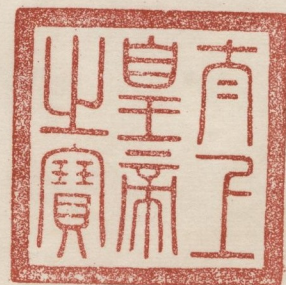






童溪王先生易傳

九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二十八

係辭上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
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迯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况其迯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迯見乎
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号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
或処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
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
矣勞謙君子有終士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則以言語為階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
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
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
奪之矣上慢下暴盜匪心伐之矣慢藏誨盜盜洽誨淫易曰負且
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嗚呼子學易至此章乃知聖人憂世之心如此其深且至也
向也不有其所有而尽以其所有者發之於易故也夫聖人
之所有者安在乎曰此性之所見者是也此性之所見而伊
尹之所謂先覓也有是先覓故以覓見先覓為已任此聖人
憂世之心也然則見天下之賾見天下之動聖人之先覓其

在茲乎故易象与爻由是而立焉然則聖人區區於立象与爻何也曰爲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使天下後世言无過言行无妄動即是象与爻而有得焉此則聖人作易之本心也夫事物之理寓於幽微深遠之地者天下之蹟也兆於紛錯雜揉之地者天下之動也聖人皆有以見之明若觀火故三奇之乾以天而形容之三耦之坤以地而形容之以至震雷巽風之類其所以形容之者莫不各當其所疑而凡物之宜然者如馬如牛如龍如雞之類各得其所取之象易之有象其是之謂坎會逢其適而於時爲涌若乾之九二出潛離隱則爲天下文明之時若觀之六四觀国尚賓則爲利用賓于王之時凡此之類聖人洞觀其然而典禮于以行焉所謂典禮者時然而然不失乎天之所秩天之所敎者云尔聖人又慮夫人之昧夫此也而係之辭焉而曰如此則吉反此則凶分別剖晰明以告之易之有爻其是之謂坎夫象之所言者

天下之至蹟也如言田獲三狐載鬼一車之類近于妖詭譎怪宜若可惡也而聖人之意則於此乎及故不可惡爻之所言者天下之至動也如言上下无常變動不居之類而其相推相易宜若可乱矣而吉凶之理則於此而斷故不可乱張橫渠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爲貴蘇東坡曰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於其間其進退屈伸不可必也而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可必也故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乱也擬之而後言擬是象而言也象物象也擬是而言則言有物矣議之而後動議是爻而動也吉凶趨避之理已斷於爻議是而動則動惟厥時矣言有物而動惟時則語默動靜皆中於道此則擬議之功也其成變化乎何有盖变化者易也易也者天也吾之言動有契於易是乃契於天也故曰擬議以成变化然則子前之所謂聖

人作易方象与爻爲天下後世言動設也其是之謂乎吾夫子既述古人方象与爻之意遂萃易中七爻以寔其說故中孚九二同人九五則述君子之言動大過初二謙之六三則述君子之謙謹乾上九之亢反乎謙者也則申文言之辭以警言之節初九能以謹密而无咎也又設其不能謹之辭以戒之至解六三小人之不知謙謹而隄爲暴慢者也故聖人直語之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无非爲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夫君子修身於幽隱之間而其應也見於千里之遠其幾甚微其應甚博此所以不可不致其謹也故聖人以居其室出其言善与不善以示其戒然曰言而繼之以行者蓋言行者表裏之符也故後爻有曰不出戶庭无咎而曰乱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信乎言也者其行之表欬樞機之爲物也其所係甚微也然而一發則昏明中否隨之故曰榮辱之主也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之

易三十八

言行无可愧而誠之所格寧有遠迹上下之間乎此所以能動天地也夫言行至於動天地此所謂擬議以成變化者也夫所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默是也同人六二居柔守靜於下而有或處或默之象九五躰陽履剛於上有或出或語之象宜若不同矣然中直之誠得於同人之先此所謂二人同心也故能斷去九三九四之二剛而終之以相遇焉故曰其利斷金夫言者心之聲也心之同則言亦必同矣故其臭味相感无上下遠近之間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文所以有後笑之說大過初六當剛過之世一柔在下而无忤於物可謂能自謹也故有藉用白茅之象猶之置器於地既安且平則亦可已矣又藉之以茅烏其无咎也固宜故曰謹之至也謂其當大過之時而能過於謹也夫天下之物以其微薄也而弃之則所謂物之貴重者亦安所資蓋貴者以賤爲本故也故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又曰謹斯術也以往其

无所失矣然則謹而勿失初亦有焉夫大過初六則過於謹故曰謹之至也謙之九三則過於厚故亦曰厚之至也且伐其勞德其功此豈曾中之有所蓄者然耶苟无所蓄則猥薄甚矣若夫謙厚之君子則不然吾雖有勞若未始有勞也吾功雖成若未始成功也非能降已以下人者未易至此故聖人推明其內之所蓄則曰德言乎其盛矣又詳觀其外之所形則曰礼言乎其恭矣夫謙之九三處人下之上而有成功之勞或不能致其謙恭以守此高位安能獲有終之吉乎惟能過於謙厚此聖人深予之也知聖人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可知也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而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也而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而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而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言語階亂從古而然故曰言者行之表也當節之初不出戶庭則非特身不出也言亦不出也夫言不出則其密也可謂謹矣苟失此戒則君焉必至於失臣臣焉必至於失身幾事必至於害成此謹節之道必當于其初而致之意焉是故前文所以有樞機之論也易之作也亦豈直爲知盜而設邪特曰謙謹既失則有暴慢之行而不免於盜之見侵也故解之六三上慢下暴則爲盜之招聖人所謂知盜者如此而已矣孟子曰禍福无不自已求之者解之六三所謂自求其禍也夫三在人下之上高位也六以陰狠處之非所宜據也故爻有負且乘致寇至之說而係辭以小人謚之原其所以然者非他也有暴慢而无謙謹故尔夫臧之慢也是爲誨盜聖人之治也是爲誨淫誨之者招之也然則人之言動其可不致其謹乎此聖人之作易必欲天下後世擬象而言議爻而動者蓋慮其失或至於此也予故曰聖人作易立象与爻爲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噫人之言動其可不致其謹乎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
掛天地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
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
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
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易有自然之理斯有自然之數是理也一定而不易故是數
也奇則為奇耦則為耦亦一定而不易是理也相因為用
故是數也奇以耦成耦以奇成亦相因為用是理也運行
而不窮故是數也始則有終終則有始亦運行而不窮然則
數生於理理寓於數數之所生理之所在也故易於此取天
地之數以為大衍之數焉所謂天地之數者一三五七九此

易學

五

天數五也積而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此地數五也積而為三
十合二十有五者三十是為五十有五聖人曰是五十有五
數也運之於天地萬物之間固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然
本此數以作易則容有齟齬而不合者故即天地之數而去
其五以為大衍之數焉然去之者非其去之也數始於一備
於五小衍之而為十兩其五也大衍之而為五十其五也
則五者在其中矣王輔嗣曰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是
也然數有躰有用者數之躰也躰則不動四十有九者用
也用則見於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際輔嗣又曰其用四十
有九則其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則易
之大極也是也是數也則于其揲著焉見之揲著之法以
四十九著分之左手而為二分而為二之後乃於左手中取
一著掛于小指既掛一矣先以左揲之著四四而揲之歸其
所揲之餘而扚之復以右手之著四四而揲之亦歸其所揲

之餘而劫之再劫之後復掛一焉故三揲而一爻成十八揲而六爻成凡爻之成陽或陰皆以所揲之餘或多或少者而為候故初揲之餘者不五則九再揲三揲之餘者不四則八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二少為老陽三多為老陰二多一少為少陽二少一多為少陰老陽九也老陰六也少陽七也少陰八也設若於此四十有九之數加一減一皆不成揲此大衍五十之數所以必用四十有九也然揲蓍之法必曰象兩象三象時象閏者以言聖人立法未嘗不循夫天理之自然而非偽為云爾故易之作以陰陽為宗曰象兩云者以言象陰陽二氣之分也曰象三云者以言二氣之分有陰有陽必有陰陽之中故也曰象四時云者以言二氣既分中者為春秋極者為冬夏故也曰象閏云者以言積四時以成歲更三歲而為閏閏也者生於日月合朔周天不盡之氣故以歸奇之數象之然置閏之法十九歲七閏凡三歲閏者一五歲閏者二故大率

五歲再閏又以再劫而象之莊周氏曰易以導陰陽亦是意欵夫大衍之數既本於天地之數故復以天地之數繼之天數五地數五以言天地之數奇耦之分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又言天地之數奇耦之合也張橫渠曰一三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相對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也太元亦曰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五為土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此亦分而言之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又合而言之也天地之數不離乎五十有五故二氣之有盈有虛四時之或生或殺萬物之出機入機皆本諸此此变化由是數而成也所謂行鬼神者近月令所謂孟春之月其帝少昊其神勾芒之類是也是故或執規司春或執衡司夏或執矩司秋或執權司冬此鬼神由是數而行也程河南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曰变化言功鬼神言用揲蓍之法得五与四是為老陽其為策數一爻三十有

六四九之積也故爲乾之策得九與八是爲老陰其爲策數
一爻二十有四四六之積也故爲坤之策以六爻計之乾爻六
爻三十有六策則二百一十有六者三十有六而六之也坤爻
六爻二十有四策則百四十有四者二十有四而六之也以
乾坤六爻之策而計之故曰凡三百有六十三百有六十之
策與期之日適相當焉故曰當期之日以上下二篇之策而
計之凡爻本諸乾而稱九者一百九十有二本諸坤而稱六者
亦百九十有二夫陽爻一其策三十有六以三十有六乘一百九
十有一則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策陰爻一其策二十有四以
二十有四乘二百九十有一則得四千六百單八策二篇總筭
則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矣夫數自積而爲十積而爲
百百積而爲千千積而爲萬自然之理也與萬物之數適相
當焉故曰當萬物之數也於象兩象三象時象閏則謂之象
於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則謂之當言各有旨也營者求也

用著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是故老陽數
九四而求之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其策二十
有四至於少陽數七亦四而求之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
亦四而求之其數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
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九五十有四四
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六三六四而求之則
一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爲九十焉
亦四而求之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二百九十有二
其數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千一百五十
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也凡此皆求之以四而得之此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
也謂之十有八變而成卦則三變而爻成積而至於十有八
變而卦成可知也夫易始於八卦方其八卦之未重也屯蒙

師訟之類隱然而未形當是時也易之大業未底於悉備故曰小成及夫引而伸之重而爲六十有四故觸乎其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凡天地之內百物不廢而治心修身齊家理國之道隨取而足聖人所以垂法立教者亦於此乎盡謂之天下能事畢矣信乎其畢矣故夫顯道神德行此易之能事也而其爲效也見於酬酢而祐神大神之不顯者道也今而曰顯道則所謂顯也顯而不神者德行也今而曰神德行則所謂微顯也易之爲易也在顯亦秘在微亦彰此其用之爲妙也惟其如是故即其顯者而言之有應對事物之功未嘗不瞭然而明故曰可与酬酢即其神者言之有助成神化之妙未嘗不窅然而幽故曰可与祐神嗚呼孰謂夫聖人本天地之數以作易其功用一至於此乎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

易解大八

八

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章言易寓於數此章言聖人之道寓於易所謂易者變化是也所謂變化者神之所爲也特患人不之知尔欲知易之神捨變化之道何由而知之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爲乎辭也變也象也占也此四者易之變化也苟知此道則神之所爲卒可知矣聖人之道亦不外是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夫是非當否各當所指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易

之辭則言必有法趨避取捨不可或泥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易之變則動必中度形容物宜有不可掩者易之象也以制器者尚易之象則器必適用吉凶禍福各以類應者易之占也以上筮者尚易之占則占必知來凡此无非神之所爲也故聖人尚焉尚之者明此道以垂法立教以覓天下後世之不知乎此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晉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言尚易之辭與易之占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像定天下之象此言尚易之變与易之象也夫君子於將有爲將有行之時未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可不稽易以致其決乎問焉而以言求決於易也向使易之辭也非聖人之所尚君子又烏知以言而問之然問焉而以言苟非以吾之精一之誠深知易之爲可信則雖有問焉徒問也今而曰其受命於易也如響晉之應声是必有以默契乎易而不專在於

易年大八

九

言語問論之間也不然何以來物之在於遠近幽深也舉无不知曾无毫髮之間邪故曰至精朱子發曰精之又精謂之至精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爲七八九六總之爲三百六十以天地觀之陰陽三五五以變爲候者七十二五以變爲旬者三十六三五以變爲氣者二十四三百六十五日周而復始故乾之策三十有六者三十六而又二也坤之策二十有四者二六而又二也三其二十有四與一其三十有六皆七十二三其七十有二爲二百十有六得乾之策二其七十有二爲百四十有四得坤之策三畫之卦二變而反六畫之卦五變而復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駢遂定天下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變之又變謂之至變夫有行始於有爲有爲始於有思有思有爲者也無思无爲者天也惟能有思有爲而无於人之累乎其惟易而已易有思

者本於无思有爲者本於无爲合五十有五之數本於太極寂然无声其一不動万物莫不會乎其中有物感之散爲六七八九之變而天下之所以然者无乎不通所謂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乃其一也精者精此者也變者變此者也神之又神謂之至神精故可以窮深變故可以与幾夫易聖人昧之以極深研幾者也天下之志藏於无形非推見至隱者其能及通乎而易至精者也天下之務其來无窮非曲得所謂者其能成乎而易至變者也疾而速行而至有思有爲者皆然而易至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極深研幾之效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易有聖入之道四焉子發所釋可謂著明矣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入以此洗心退藏於

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之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闔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者明莫大乎日月崇立高莫大乎富貴倫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高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係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入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

此章復言易寓於數聖人本之以作易而其功用見於經綸
世變垂其法於將來天人之理不外乎是若有以相之故終
舉大有上九爻辭而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嗚呼聖人用
易之功若此其至于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程河南張橫渠及前輩皆云天數五當在地數五
之上簡編失其次也而橫渠又曰聖人之於書亦不欲併以一
說盡虛人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或在此說或在彼說要終
必見但俾學者潛心以是知前此豈談經可謂不苟矣夫自天
一以至天五此天地生數也自也六至地十此天地成數也河
南云既有上五者斯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
變化鬼神之用也朱子發亦曰萬物在天地間不離乎五十
有五之數聖人雖不言其能逃乎夫易之為易非有他也於
物則開之明其所以然也於務則成之因其所當然也舉天

易之六八

十一

下之六无出乎是道之覆曰自此所謂冒天下之道也朱子發
曰冒天下之道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通凡有血氣
者必待此道而後覆曰自此言是也易之為易如斯而已捨此
孰謂之易乎故曰易何為者也又曰如斯而已者也聖人於
此道者則用之以經綸世變故天下之志若未易通也易有
開物之道聖人足之則天下之志无適而不通天下之業若
未易定也易有成務之道聖人足之則天下之業无適而不
定方其天下志之未通業之未定也趨捨之方動定之際依
依然適從之无所疑執其焉及夫天下之志以聖人而通天
下之業以聖人而定其習中之所欲為與日用之所當然者
了然而无疑伊誰之功耶實聖人有以斷決其疑以致是也
故又曰以斷天下之疑凡其所以然者皆聖人有得於易而
然也故繼之以著卦之德與六爻之義凡物負則運方則止
夫運而有无穷之用者具必有所謂至神者存也故曰著之

德圓而神止而有定之靜者是必存諸我者固已無所不知矣故曰卦之德方以知著之爲用六七八九惟其所爲而人無與焉非神而何卦之既設六內外有不可易而理實寓焉非智而何若夫六爻之爲義則變易以示人使人知吉之可趨凶之可避而無或秘之說此所謂易以直也韓氏曰直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張橫渠曰直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所以斷天下之疑夫心也者酬酢万物之君也心有所累則酬酢萬物也不能擴然而大公是心也不能擴然而大公則亦異於易矣夫無思無爲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聖人以此著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擴然而大公易即吾心也吾心即易也用能退藏於密而不窮之用默存於我焉程河南曰密乃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又曰道乃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即密也然則退藏於密此即易之所謂無爲寂然不動也夫妙用之源

默存於聖人之心則發而爲用也酬酢萬物而不窮故夫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民吉在所趨也聖人惟患其不吉凶在所避也聖人惟患其或凶憂患在民而聖人以爲己之憂患也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即易之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神著之德也吉凶隱於未形聖人神以知來則神在聖人而不專在乎著矣知卦之德也吉凶顯於既著聖人知以藏往則知又在聖人而不專在乎卦矣故係辭至此修言聖人之神知而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夫謂之聰明睿知則卦之知非聖人其孰能與之謂之神武不殺則著之神非聖人其孰能與之聖人之德无乎不備如此且吾所謂著卦之神知咸在聖人而不寧在乎著與卦也耿希道曰其曰神武不殺何也布昭聖武不免於殺者將以使人之知懼也今神以知來則未然之祥見於其先知以藏往則已然之戒存乎其後然豈待殺而後知懼哉苟

子曰怠慢剽奔則照之以災禍此之謂也夫天人之理備於易而易之神知又備於聖人則夫在天与人者聖人宜无不知故夫福善禍淫者天之道也聖人明其所以然爲善得福爲惡得禍者民之故也聖人察其所由致而惟恐斯民之用或至於昧其所趨故假是著龜之神以發明人心之神夫神无乎不在在人則爲人心在物則爲神物在天地之道則爲易在易則爲陰陽之不測在聖人則爲聖人之妙用方是神在之物爲著龜尚弃而未用也人曰此枯莖尔朽骨尔不知其爲神也聖人從而興之而易由此兆焉人見聖人之興之也亦惟聖人之從而得其所謂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而遂至於趨吉若渴避凶若熱而曰此聖人之前知也而不知此神物之前知也特聖人爲能興之以爲前民之具焉尔然聖人如之何而興之也亦曰聖人以此神物齋戒致敬以神明乎神物之德使斯民凡有作用亦皆齋戒致敬不敢忽此

神物咸知其德之爲神明而信其所以告我之吉凶也此之謂興神物也前言著之德負而神則齋戒以神明乎神物之德者金由於聖人而興是神物之德者實神物之固有焉神物固有是德聖人金不欲齋戒以神明之夫何以前民民乎所謂前民用者神之所爲也故下文歷言乾坤變通象器与法而極於民咸用之神夫誰能出不由戶戶也闔則爲坤此斯民之用隱於无用也闔則爲乾此斯民之用見於有用也一闔一闢爲變此又斯民之用不可以拘於一也往來不窮爲通此又斯民之用不可以有所窮也然於闔闢變通之中何者爲斯民之用乎曰是理也見者爲象形者爲器制爲法聖人斡易以經綸世變而垂其法於將來者无越乎此故斯民利用此道而見於出作入息之間凡所資以爲生養之利者孰不用之而莫知其用之所以然者此即予前所謂在人在物在天地在易在聖人之神也噫語至於此孰謂易爲无用

之說也自易有大極至易有四象復申言聖人是與神物以前民用之自朱子發曰極中也太極中之至坎四象八卦具而未動謂之太極易有大極四十有九合而爲一乎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是也廉溪周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桂錫陰二極復動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發曰陰陽匹也故謂之儀凡物有中則有上下有上下則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則有四方有四方則有四維而八卦在是矣此自然之理也張橫渠曰一則神兩則化故太極者一也倍而二而儀分上下故曰生兩儀倍二而四而象分四方故曰生四象天之東象龍西象虎南象鷄北象龜此皆象也倍四而八而八卦以成故曰生八卦此易生生之理然也卦者掛也掛此理以示人而吉凶有定之說故又曰定吉凶夫易始於八卦因八而八之則其爲卦也爲六十有四天道之消長萬物之盛衰人事之得失古今之治亂皆不逃乎

八卦所定之吉凶則易之大業又生於八卦所定之吉凶矣故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若不可以一言及也而其說則不離於示人以吉凶趨避之理而已矣惟聖人入乎吉凶之域故能与民同患而立大功業於天下則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也夫惟易与聖人其大業一也故下文繼之以六莫大之說其所以爲易与所以爲聖人者兼言之夫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萬物在天地間孰不具乾坤之法象然語其法象之大者莫大乎天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變之理人事之終始也然語其變通之大者莫大乎四時凡物有是形容之可擬者孰无是象且是象而不可掩者孰无是明然語其象之懸于天明之著乎物者莫大乎日月天地四時日月此易之所以爲易也然非其有是位則易之道不行非其有是人則易之道不明故繼之以莫大乎富貴与莫大乎聖人夫天下之物亦有所謂崇且高者矣然語其標是利勢以令天

下而能使天下莫吾違者非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足以与
此故曰莫大乎富貴天下之人亦有所謂以是物爲是用者
矣而其用不足以利天下語其備百物致民用立爲成器而
使天下共利之爲悅者非聰明睿知之聖人不足以与此故
曰莫大乎聖人然則下條論十三卦制器必曰伏羲氏神農
氏黃帝堯舜氏者此所謂有是位又有是人也夫器用之制
聖人所以使天下由此趨事而赴功以享其所謂利也而天
下或不能惟利之趨焉此建立卜筮在聖人猶不可以已也
且天地之機鬼神之奧藏於幽蹟隱伏深遠之地必欲採取
之搜索之鉤出之從而坐致之使吉凶未形之象无不定亶
亶不已之緒无不成者其用又孰大乎著龜者乎此文所
謂以前民用必在於是興神物也然則以莫大之聖人處莫
大之富貴立成器以利天下興著龜以前民用則莫大之天
地斯與之合其德莫大之四時斯與之合其序莫大之日月
斯與之合其明莫大之著龜斯與之合其吉凶予以通天下
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聖人寔優爲之此予前所謂
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也不其然乎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著龜之象數以爲易之象數也天地
變化聖人效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四時之變通以爲易
之爻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日
月之懸象以立易之象也河出雒出書聖人則之此又申
言聖人有取於天地之法象以畫易之卦也夫神物也變化
也垂象也書也此天地所以示乎人也聖人与民同患獨
无以示於人乎故天以象數寓於著龜之神物以示乎人而
聖人乃則此象數以爲易之象數以示乎人天地之變化見
於四時之運動以示乎人而聖人乃效此變化以爲易之六
爻以示乎人天垂日月五星之象而吉凶見焉以示乎人聖
人乃象此垂象而爲易之吉凶以示乎人天地以龍圖龜書

出於河洛而自然之法象在焉以示乎人而聖人乃則此法象而爲八卦之畫以示乎人曰則云者易之象數即著龜書之象數其則不相遠也曰效云者效於六爻之動故經曰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曰象云者象其所以然者也故經曰象也者像也天地之所以示人者聖人皆有取焉而作易以示人故有所謂四象焉四象在物爲木火金水在方爲東西南北在時爲春夏秋冬而在易則爲元亨利貞然易之示人者有其象而无其辭則知其說者亦鮮矣故必係其辭以告之以四象之所以然又從而定之以吉凶曰如此必吉如此必凶斷之於二言之下而使之不昧其所趨焉此聖人与民同患之本旨也夫聖人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而大易以與則天人之理咸備於聖人矣孰能違乎故係辭至此乃引大有上九之爻辭以贊述聖人之所以有天人之助夫天人之理信順是也天之理行乎自然故所助者順也入之心以誠相信感故所助者信也履此之信而思乎順則及其所以在人者而不忘乎在天自然之理又能以此道而尚乎賢此大有上九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大有盛治也大有上九盛治之極也當盛治之世六五之君信以發志則所獲者信也柔順處中則所思者順也上九剛德在上而六五下之則所尚者賢也人君當盛治之極備此三德此所以能保極治之盛欤故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作易以經綸世變垂法將來而天人之理咸備於我故天人之助无以異於大有之上九矣

子曰書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尽情偽係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及利鼓之彛之以及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乃言聖人作易自以盡言以盡意至於以盡神或明理或明用而易无乎不尽自謂之道謂之器至於謂之事業或爲精或爲粗而易各有所謂又自存乎卦存乎辭至於存乎德行或在此或在彼而易无乎不存然始言書不尽言言不尽意而終之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是易也夫豈空言云乎哉申其有言而契之以不言則得聖人所以有望於天下後世之意矣河南曰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太率言語道是涵養而有餘意所

易三十一

十七

謂書不尽言言不尽意夫書不能盡難諭之語言不能盡難傳之意聖人之意終不可見於天下後世乎然意之所寓虽不可以言盡而可以形容求之者則象是也如子孟子荅問之言多假於譬畧刪凡此皆立象也故以震爲雷則動之意足以兌爲澤則說之意足象一立雖无俟於多言而意自足矣君子小人之所以異者情与偽之別也故卦以陰消陽長爲君子小人之道卦一設而情偽皆不可掩如復見天地之心則其情尽矣如姤女壯勿用取女則其偽亦尽矣或係之辭或係之爻告之以吉凶導其所指歸此聖人不能已之辭也辭一係則向之所謂難諭之言亦足矣夫意尽情偽尽言此聖人作易以明理而无不尽之理也至於利則是理之見於用也神則是用之不可知也夫自乾至未濟六十四卦之相授受自乾之初九至未濟之上九三百八十四爻之相變易所謂變而通之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變而不通則復窮矣非利也

故終曰變通以利言六爻之間，凡吉凶趨避之利，非變而通之，疇克爾耶？橫渠曰：「辟不鼓舞，不足以盡神。」蓋聖人於天下之動效，之以爻而係之，以辟發揮旁通洞極微隱，故能盡利。盡神，此聖人作易以明用而無不盡之用也。夫象立而卦設，卦設而辭係，以至變而通之，鼓之舞之，凡此皆易之形於可見也。究其底蘊，則自乾坤始。故曰：「乾坤其易之蘊邪？」蓋方其作易之初也。三奇為乾，乾陽也；象乎天而位乎上。三耦為坤，坤陰也；象乎地而位乎下。上下成列，則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剛柔變化之理。君子小人之道，吉凶悔吝之辭，皆寓於乾坤奇耦之中。乾坤不畫，則是易也。何自而見之？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蓋乾坤者，生之本也。乾坤不畫，則易不可見。而乾坤生生之功，安得而不息邪？夫惟不息，則乾坤既書，易自此而見矣。故形而上者，則謂之「道道」也；者无方无體，所以妙是器也。形而下者，則謂之「器器」也。者有方有體，所以顯是道也。然道外无器，器外无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則易之形見，盖有不可掩也。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幸而措之，是又易之見於用也。夫道降而為器，器化而裁之，則是器也。有所指別，而各躰各異，故謂之「變推」而行之，則是變也。无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幸」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以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道也」。器也，變也，通也，事業也。此易之為易，或精或粗，而各有所謂。程河南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抵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故係辭。又由前章之言曰：「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係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而繼之以卦，辭變通終之以其人，与德行聖人之意，豈无待乎夫聖人見天下之賾，而立其象，然非是卦，則

天下之曠于何而極之見天下之動而立是爻然非是辟則天下之動于何而鼓之故天下之曠至无形也聖人立是象以象之又設是卦以固是象而窮極是曠則天下之曠无所逃矣故曰極天下之曠者存乎卦天下之動不一也耶夫立是爻以效之又係其辟以斷是爻而鼓舞是動則天下之動亦無所逃矣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辟前言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此復言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者蓋言聖人作易化而裁之則存乎卦爻之變推而行之則存乎卦爻之通然則卦象爻辭者易之書也變通者易之道也即是書以明是道又存乎人焉然曰神而明之者以言此非口耳之餘習也是必以此心之神而明夫易之所以然如復之初九則存乎類子明夷之六五則存乎箕子革与明夷則存乎湯武与文王也夫推如是則易即我也我即易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卦象爻辭又何有焉故夫卦象爻辭之所云者即吾之德行也程河南曰譬言之贊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理然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二十八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二十九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係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入之情見乎辭上係首章述聖人作易之意而終之以乾坤之易簡下係首章亦必致聖人欲入知變以成功業即聖人因易簡以成德業也夫伏羲始畫八卦成列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物之象在於八卦之中因此八卦以一至八六位成章則九六二爻又在重卦之中矣剛即九也柔即六也九六相推所以爲變則九六之變又在剛柔之中矣聖人從而係之以辭而

易下

命之於人使知吉凶之所以然而明其趣舍焉則趣舍之動又在乎爻辭之中矣是故大者爲吉凶小疵爲悔吝皆生乎動廉溪周先生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謹乎易之本也本於乾坤之剛柔是剛柔立易之本也易之本一立則乾坤闔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自此而爲八卦自此而爲六爻推變所適而六十四卦之序各以時成故曰趣時所謂趣時者亦欲人辨其吉凶而爲之趣捨尔故又繼之以吉凶若貞勝也夫至不著天下之動也吉与凶是也欲天下之動非是貞不能勝之天地日月所謂動物之尤大者也皆不離乎是貞則是貞也万物本之以成軀所謂動中之不動者也故夫通變趣時確其動也剛柔立本者乃其不動也天地之道變化无窮可謂動矣然上下之位不變動也故曰貞觀日月之道往來不息可謂動矣然晝夜之常不變動也故曰貞明孰謂天下之動非是貞以爲之軀孰能之乾曰貞固足以

幹事是也夫易之作也本於乾坤之剛柔迨夫剛柔相推有爻有象既動夫內有吉有凶功業以成則交通趨時之謂也是故乾德至剛確然而健示人爲君爲父爲夫之道可謂易矣坤德至柔賁然而順示人爲臣爲子爲婦之道可謂簡矣爻之立也效此易簡而已象之立也像此易簡而已謂自剛柔健順之外初无他事故也爻与象動夫一卦之內則吉与凶見乎其外惟能入吉凶之域而不昧於吉凶者則知趣捨

之变而功業由此而成矣人其可以不知变乎未能知变此聖人不能已之情又見乎其辭之所命而曰如此則吉如此則凶然則聖人示人以辭亦不外乎乾坤易簡之理而已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入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万物之情作結繩

易學

二

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没神農氏作耨耒爲耜耨耒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变变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剝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宮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搃地爲臼曰杵之利万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薪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数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蓋取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

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前章言聖人作易以垂萬世之教此章乃言聖人用易以致天下之利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天之於物獨陰不能生獨陽亦不能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地之於物獨剛不能生獨柔亦不能生此天地之德合二氣以成大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夫王天下者必有是位而後是德行焉故聖人大寶曰位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播其惡於衆則衆必離而是位也不可以守故曰何以守位曰仁仁德也財仁德之用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故又曰何以聚人曰財程河南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夫天地之生萬物乃所以養人也天地生財以養人而聖人為天地主財以為君能使夫人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各得其宜而无乖爭之失者非是義不可也蓋義也者乃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

易學九元

二二

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

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為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弦弧剡矢以威天下是也朱子發亦曰義所以為仁非一本也古之聖人如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皆得其道也故下文繼之以十三卦之制作焉然八卦始於包犧重卦成於文王當犧典及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立而有十三卦之制作何也蓋三才既設此理已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是理也邵堯夫所謂畫前有易是也吾夫子發明之尔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作易必本於天地故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天地之法象散於萬物而聚見於吾身无所不觀无所不取而後易之理无遺矣故又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取希道曰仰觀象於天則所以畫乾者得矣俯觀法於地則所以畫坤者得矣然乾純剛也坤純柔也剛柔

未雜也觀鳥獸之文而知剛柔之相雜於是乾坤相索而六子生焉又觀地之宜而知剛柔之異齊於是乾坤六子猶父子之殊躰兄弟之異才焉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而八卦之理得矣又近取諸身而首足耳目之屬无不契遠取諸物而水火山澤之屬无不類俯仰縱橫遠近今矣於是始作八卦也八卦作則不可測知之妙與无所終窮之變可見於此故曰以通神明之德近取諸身則以身可以知八物遠取諸物則以八物可以知萬物故曰以類萬物之情包犧之世其俗飲血而茹毛也然與禽獸爭一巨之命聖人閔焉故網罟之設而以結繩爲之使之漁魚於川佃獸於山而免山川之害此之爲制則取之離也蓋離爲目日目相附網罟之象而其義則麗也言以網罟佃漁而禽獸麗之也神農氏時民厭鮮食聖人於是教之耕殖斲木爲耜揀木爲耒而興耒耜之利其所以取諸益者蓋益之爲卦合震

易卷廿九

四

巽以爲躰震木也巽亦木也故或斲之或採之斲云者欲其適宜也採云者欲其能直也而耒耜之利興而後其益无窮矣夫有菽粟者或不足於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於菽粟此又懸遷有无之不可以已也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市者致民聚貨以相交易之地也噬嗑之爲卦也合離震以爲躰離明在上則日中也震動於下則爲市也雜卦曰噬嗑食也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食貨流通无有餘不足之異矣朱子發曰唐虞氏時洪水之患庶民鮮食然後教民稼穡遷有无化居其道萬世揆夫食貨既備則斯民飽食逸居苟无尊卑上下之分以示之則強弱相陵鬪爭攘奪與禽獸无異矣此黃帝堯舜氏所以用通變之道使天下之民无有倦怠之心而服勤以事其上至於通變之道民皆由之而不知則又各得其宜矣夫通變之道本於易易也若生生不窮之謂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通變之道而至於久

此斯民之所以不倦所以宜之也故彖大有上九之爻辭曰是以自天祐之言无不利用言君民上下至此皆吉且利也夫當此之時所以通變之道何也亦曰使斯民自別於禽獸而已故取乾坤二定之尊卑而垂衣裳以示之乾在上爲衣坤在下爲裳斯民也得於觀感則上下之分定而強弱相陵鬪爭攘奪之禍息矣天下胡爲而不治乎又况神農氏時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至是尊卑位定君子小人各有所職則上下无不辨之分韓氏曰垂衣裳以辨貴賤是也自此而下皆黃帝堯舜之所爲也渙隨二卦舟車之用也蓋自上古山无蹊澤无梁至是則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諸川剡云者欲其中虛也剡云者欲其末銳也渙之卦上巽下坎巽木也坎水也木行水上有舟楫之象而渙之彖亦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故渙有濟險之義而聖人取之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則服牛乘馬以通諸塗服云者以其能引重也乘云者以其能致遠也隨之卦上兌下震兌說也震動也動而說隨有車馬之象而隨之上六亦曰拘係之乃從維之故隨有隨人之義而聖人取之川塗既通則暴客之來不免有意外之慮於是重其門以防之擊其柝以警之此聖人待暴客之道也豫之爲卦有逸豫之義又有備豫之義逸豫則不知戒備豫則知戒尔坤爲闔戶則爲重門震木処上則爲擊柝蓋震爲木又爲雷以木而遇雷則有震擊之聲也此聖人取以爲備豫之道亦以示逸豫之戒也朱子發曰知耒耜而不

知柝曰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及故教之以柝曰之利蓋取小過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及故教之以弧矢之利蓋取諸睽小過之卦上震動也下艮止也上動有柝之象下止有曰之象鄭氏少梅曰震以卯木而在上艮以寅木而在下二卦中分之斷木也艮爲土而木克之掘地也睽之卦上離下兌其彖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又曰二女

同居其志不同行而其象則曰君子以同而異夫聖人之制
弧矢也何所取乎亦取其所以同而異之義云尔夫弧與矢
其機未之發也兩者相麗未嘗不同及其既發也則所謂弧
者不離乎吾之掌握而所謂矢者已在百步之外矣此以同
而異也易之所謂睽者如此又况睽也者垂爭之謂也弧矢
也者聖人所以定再爭也曰弧矢云者欲其勁且直也剡之
義亦與剡木爲櫓之義同棟宇之制所以逸人之生棺槨之
制所以逸人之死此皆器用之大者上古朴略之風至是而
无存矣鄭氏少梅曰棟宇必固其基故大壯下累四陽以爲
基此聖人所以有取於大壯也棺槨必堅其中故大過中存
四陽以堅其中此聖人所以有取於大過也大壯外震震動
也風雨漂搖之義大過內巽巽入也殯葬入土之義此皆養
生送死自然之理鄭氏又曰八卦之位分於八方而震巽二
木乾兌二金坤艮二土坎離一水一火分於四維兩不相合兩

易正九才

六

相合者惟震巽之木乾兌之金也而書契之作兩取相契合
之義以代結繩不取震巽而取乾兌者終始之道也八卦始
乾而終兌兌與乾俱爲金兩相符合而又適相會于西北西
北爲天庭夬決之象夬曰揚于王庭是也百官以治萬民以
祭之理於是乎在此書契所以取諸夬也又曰由歷代聖人
制器而觀之則易之道无非象矣何則天之所垂者象也天
有弧矢之象有杵臼之象有天網天市之象有天庭天田之
象无一而非象聖人所制之器豈非像其象耶惟像其象故
六十四卦未畫之前其道已備矣聖人畫卦之後又有一聖
人出焉爲彖辭以係之而曰所以爲彖者制器像象之材也
爻也者效制器像象之動也使悟易者莫不因其材而效其
動則吉凶悔吝豈不明白乎哉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
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

往來朋從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挾虫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意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足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

可捨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速復无祗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手

之立心勿怕凶

十三卦論聖人之制作而繼之以十一爻論君子小人之道吾是以知易之為易无非為經綸世變而作也噫此非吾夫子其孰能發而明之以至於此乎陽卦一奇而二耦也故曰多陰陰卦二耦而一奇也故曰多陽聖人曰此其故何也蓋曰其故在於奇耦也陽卦奇震坎艮是也陰卦耦巽離兌是也聖人又曰此其德行何也蓋曰其為德行在於一與不一也者何也曰陽之為卦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為君子之道不者何也曰陰之為卦二君共事一民不一也故為小人之道蓋易以陽為君以陰為民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是故十一爻之所論无非君子小人之道也咸之九四君子之道也咸之卦德曰咸亨利貞而九四則曰貞吉悔亡蓋感道貴亨而所以亨者貞也憧憧往來此心有不之思也此心所以有不之思者何也感道欲其亨也感道欲其亨而未亨故其象曰未光大也若

易名大九

八

尔之所思出於正則所感者大其孰不惟尔思之從也哉此則亨矣故曰朋從尔思而彖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然則天地聖人之所以感一於正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云者以言天下萬物何所思何所慮也朋從夫尔之思而已矣使九四之思一出於正則天下之萬物雖趨捨殊塗好惡百慮皆惟尔正之是適故曰同歸一致而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確言天下萬物朋從夫尔之思也而或者必曰九四憧憧然或往或來以有思之私心而感物則感道彼矣故思之所及者有以致朋類之從思所不及者其能使之從欤殊不知帝堯之所以光宅天下者特以聰明文思而文王之所以聖者亦本於思齊孰謂思可无乎又况聖人以此心感人心无思則木石尔奚感之云日月寒暑之相為往來此則以言萬物之理或往或來之一也寧不由懂懂往來此心有不之思乎然雖或往或來之一也而有所謂同

歸一致者存故日月往來之不同而同於生明寒暑往來之不同而同於成歲明生而歲成此感道之所以亨也感道欲其亨雖欲不往不來可乎往者其勢屈來者其勢信此勢也乃其理也天下萬物孰能逃此乎夫苟不往不來則感道息矣奚利之云故往來屈信相為感召而利由此生焉而九四之象亦曰貞吉悔云未感害也以言未感則類於木石而利何從而生乎故為感道之害尺蠖龍蛇之屈蟄所謂屈也然其屈也乃所以求信其蟄也乃所以存身蓋不屈且蟄則信不可求而身不能存感道之在物也如此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神之外无人人之外无神之與人特有隱顯之異尔凡吾平日所謂宜然之事者致其精一之誠以至於自然而然此入神也於以致用則用无非神矣身必資於用用必資於身身與用特動靜之異尔凡吾平日所謂當然之用者泛應曲當无適不利而吾之身若无與焉此安身也於以崇

德則德積諸身矣此全内外之道而感道之所以亨也吾之所知者知此理而已舍此理而往又何知乎此尔之思一出於正也夫精義以入神則能窮神也於神无隙而可入安能窮神哉利用以安身則能知化也吾身或有所累而不得安安能知化哉存神過化全尽於我則上下與天地同流以此感人則殆如天地之感而化生之德无以形容其盛矣困之六三此則小人之道也易傳曰石堅重之物也而非陰柔之才所能勝也往而犯之祇自困尔故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謂九四九五二剛之堅重不可犯也而三犯之以取困也蒺藜葛藟之有角刺者不正之人濫乘非據而處正人之上豈所安也故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謂九二之剛中豈可乘也而三乘之非其所安猶藉刺負芒然也夫六三所以輕犯二剛以取困者徒以上六吾配故也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也而求配乎上六而上六陰虛宮則是也而非其妻故

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輕進妄動无與親合危極困辱如此豈吉祥之徵也哉故不免於凶禍也係辭於此又言其所以凶也而曰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蓋甚之也解之上六與噬嗑之初六皆君子所以待小人也易曰解之上六解之功已成故極言解悖之道夫隼鷲鷙悍之禽也所謂上慢而下暴六三之象也解之六爻惟三與上各處一卦之上而非其應故上以震動之極而尤在諸爻之上於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成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盖无難者仁義人性之所固有也勸懲人君之大權也云其所固有者而至於必待勸且懲者此失其良心之民也是故恥畏之心不存則勸懲之術不得已而施焉施之於早則噬嗑初九是也小人蒙福多矣若夫失是則此雖小人之罪而上之人亦不能无失焉然而聖人教人不以此義為言而曰善惡之積云者聖人之意可知也夫聖人之意何在乎曰上之人

以至於用刑用戮者此非我之本心也皆自汝致之吾不得已而應之云尔此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何疑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此初九屢校滅趾所以无咎而上六荷校滅耳所以凶也否之九五與鼎之九四其所以為安危之慮者甚相反也此又可以見君子小人之情狀夫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有其治則乱此必至之驗也君子知其然故此心常存不云之念宜其身獲其安而國家由之而可保也鼎之四則異於是不自知其德之薄智之小力之少而任至重之寄宜其不免於傾覆之凶也若夫豫之六二則不然何者以其能知幾也惟夫知幾則當豫之時不屈已以徇人而无上交之諂不屈人以徇已而无下交之瀆存諸我者无毫髮之失故聖人歎之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其知幾乎而美之曰君子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幾之爲言事之初也於事之初而能豫知之此中庸之所謂前定也吾之所知者不在於臨事之後此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也非神而何惟與乎神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斷然而識此幾矣夫所謂知幾者天下之理日彰者常寓於至微至剛者常始於至柔知幾之君子則无不知也其所以无不知者何也豫之六二居坤之中靜中之靜也震在平外動作萬變而吾之此心安然而无事此萬物之理皆於靜中得之故在爻有介于石之象雖有多智之萬夫其孰不仰望乎我而取之以爲法乎殆庶幾乎者此顏氏子其人也故繼之以復之初九夫君子之道在於善小人之道在於不善惟顏子知其善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知其不善也則非惟未嘗不之知也而又知之而未嘗復行焉此所謂不貳過也聖人安得不以復之初爻而予之上條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非顏氏之子其孰能當之

君子小人之道即天地之陰陽也故在易則爲陰陽之卦然其本一也所謂者何也天地網緼男女媾精是也夫惟天地陰陽二氣相合而網緼則萬物由此而化醇致之謂也男女陰陽二氣相合而媾精則萬物由此而化生亦致之謂也所謂致一之說則揆之六三詳而明之易傳曰夫兌之三爻皆志於益上然初九九二則以剛應柔而六三則以柔應剛故三人同行而語其自損之至者則六三是也故曰損一人是一人也獨往以應上故艮兌相合男女媾精而足天地交感之義成萬物化育之功矣此謂得其爻也蓋六三者兌之主而上九者艮之主少男少女陰陽相配夫婦之道貴於專一若三人行則疑所主矣故曰又行三則疑也夫君子小人之道不難知也君子之動也安其身而後動小人之動也則危以動焉君子之語也則易其心而後語小人之語也則懼以語焉君子之交也則定其交而後求小人之交也則无交而求焉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其在己與其在人者而小人无二焉宜其莫之與也吁莫之與固无害也而傷之者至則又豈特莫之與也故益之上九有莫益之或擊之之辭是何也立心勿恒之故也噫人之心其可以勿恒矣乎以是言之則此章所謂君子小人之道於是乎判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躰以躰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言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章復言易之作也本諸乾坤學易者當自乾坤而入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夫萬物以氣則不離乎陰陽以形則不離乎剛柔大而為天地妙而為神明其見於易之書也名稱萬端雜然不一其能成於乾坤也哉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邪

易解卷九

十一

夫陰陽之氣相與合德則通隱顯而為一也故曰以通神明之德剛柔之形各有定躰則躰萬物而不遺也故曰以躰天地之撰撰所以造物也易自伏羲畫之文王重之夫子贊之皆本於乾坤而稽考其類故大而天地微而事物莫不悉備觀象係辭視上古為尤詳此其故何也蓋世既下世人不知道不預理之逆順時之否泰倒行逆施而昧夫吉凶之所以然故聖人不得已詔之以是書而不厭其詳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故曰其衰世之意邪且夫人之所以時夫吉凶者以其心之有二而所見之不一也此聖人作易所以因其貳以濟民行而明得失之報以示之使之勿貳尔心也然易之所以明得失之報以示人者蓋天下之理往者吾能彰之使人稽其所以然來者吾能察之使人逆其所未然顯者吾能微之使人有所不敢玩幽者吾能闡之使人无或有所蔽開明此理而寓之於其書故當夫稱謂之名辨夫陰陽之物正夫告

戒之言斷夫吉凶之辭以此書載此理則聖人所以示人者
无不備矣故夫所稱之名雖小而取類則大如曰牛曰馬而
上比天地豈非取類也大乎所寓之旨雖遠而其辭則文如
元亨利貞吾求其旨則天地之四時人心之四端實在於是
以訓釋求之則曰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其辭豈不
文乎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等語詭怪不經可謂曲矣而象則
曰羣疑云也此乃中理之言也包羲之網罟神農之耒耜萬
古而下其事顯然而肆其誰不之知也然取之離取之益非
吾夫子不能發而明之豈非隱乎嗚呼易之為易也如此此
其所以能明得失之報以示人也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二十九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三十

繫辭下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復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雖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前章言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此章復言易之異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而繼之以九卦之德至于再至于三而不能已也吾以是知易之為易聖人不特為衰世之民而作也亦聖人自蹈衰世之憂患而作也文王姜里之囚是矣孔子贊易及此其亦涉衰周之難乎夫六十四卦之卦德皆聖人之德此章特言九卦者蓋言文王當時之事也使文

易二

王之在當時无有是德其能脫於憂患之域乎故後章亦曰易之囚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与紂之事邪文王之德始見于姜里之囚是履虎尾涉患難為文王進德之基故曰履德之基也又以謙德順事于紂有事君之小心而曾无犯上之辜則持循不已者盖有所執守而然也故曰謙德之柄也文王至此君子之道長矣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而陰虛不能害天地之心即我之心也故曰復德之本也自此受命作周而周家王業愈固而不可拔故曰恒德之固也又自此虞芮質厥成江漢被其化損以修政益以裕民故曰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之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以言非君子則當剛揜之時不免於困矣文王經歷憂患至此而亨于西土三分天下有其二君子小人之辨其在此時乎故曰困德之辯也文王養人之功至此不窮往來井井咸即有周而无適彼之思故曰井德之地也終焉上順天

心下順人心申命從事而大勳集於其子武王盟津之會八百諸侯聽其命而不違故曰巽德之制也雖然履所以爲德之基者蓋和而至也苟不和而至其能脫姜里之囚乎謙所以爲德之柄者蓋尊而光也苟不尊而光則當此之時其能亨而有終乎復所以爲德之本者蓋小而辨於物也苟不小而辨於物則一陽來復君子之勢尚微祺爲陰虛所害乎怕所以爲德之固者蓋雜而不厭也文王與紂之時仁暴並施善惡相勝可謂雜矣而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命人心至此有歸无有厭數夫文王者故曰怕雜而不厭損所以爲德之修益所以爲德之俗者蓋先難而後易與長裕而不設也文武治內治外之政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則損以修政豈非先難而後易乎閑睢之化行則賢人衆多鵲巢之化行則庶類繁殖則益以裕民豈非長裕而不設乎不設云者文王有自然之化而非容心於其間也困所以爲德之辨者蓋窮而通也

夫困者剛爲陰所揜也姜里之難可謂窮矣而文王於此時則窮而通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所以爲德之地者蓋居其所而遷也以言非文王求于下民惟民歸于文王也苟非居其所而遷則文王亦有心於求下民矣惟井也居其所而不捨此養人之功所以變遷而不窮也巽所以爲德之制者以言稱而隱也稱者揚也隱者入也巽之爲卦二陽在上揚也一陰在下入也故巽爲風風之爲物鼓動万物莫見其迹而君子之德風也由文王至於武王風化之行厥惟舊哉此四方莫不聽命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非巽稱而隱而何夫惟履和而至故可以而行說應乎乾履虎不啞此和行也謙尊而光故可以制禮衷多益寡稱物平施此制禮也復小而辨於物故可以自知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自知也怕雜而不厭故可以一德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此一德也損先難而後易故可以遠害而損之卦德曰利有攸往益長裕而

不設故可以與利而益之卦德亦曰利有攸往以言當損而損當益而益无往而不利也若夫困窮而通則致命遂志而已矣夫何怨云故曰困以寡怨伯夷叔齊困孰甚焉然彼之志未嘗不遂也故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聖賢之發心大抵如此并居其所而遷則或居也或遷也命也有義焉故子以辨義舍身焉不可此聖人之德不可以人不我求之為不足人必我求之為有餘也巽稱而隱故可以行權蓋權也者所以稱物也或抑或揚皆欲當夫時中而已矣是理也雖稱而隱非可与權者不知也故孔子亦曰可与立未可与權然則權也者即文王之所以為文武王之所以為武也吾夫子之於九卦也凡三致其意如此孳孳者不可不剴心矣乎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与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詳而揆其方既

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詳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与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云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千矣二与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言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言易之為書也凡三致其意焉大抵皆論六爻有不一之用于以明易之道以示人也夫易之為書也奚可遠求云乎哉而布在此書者不過六爻之用云尔舍六爻而求易則為道遠矣夫六爻之用易之道也其為用也不一故為道也屢遷

屢遷云者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
典要性變所適此所謂屢遷也夫居則不變動六虛位是也
所謂初二三四五上也變動則不居周流于六虛位之間是
也所謂九與六也九在某卦或居初三五之陽位或在二四
上之陰位六在某卦或在二四上之陰位或居初三五之陽位
或上或下之非常其居故曰上下无常此之爻以九居初剛
也而之爻則以六居初是以柔易剛也此之爻以六居二柔
也而彼之爻則以九居二是以剛易柔也或剛或柔无一定
之主故曰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其所以然者蓋惟變之是
適云尔此其道所以屢遷也易之道如此苟非知所戒懼之
人即其所以然者而見於躬行則亦道自道公入自人尔道
豈能虛行乎蓋道待人而後行故也故聖人之作此書也於
其出入之際以度內外欲使夫人之知所戒懼以躬行是道
焉其出入云者以八卦之內外言之也出者自內而之外入

易卷二十一

四

者自外而之內於其出入之際以度內外則知消息盈虛之變
出處進退之際蓋有所不可逃者此所以能使人之知懼也
然此書之作又明夫人之所當憂患与其所以致憂患之故
者詳悉以告之則夫人至此鮮有不知懼者夫知懼之心油
然而生則雖无師保不迓父母而不敢有自肆之心焉以其
知內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初初爻也六爻之理其初難知
故此書之作也於其初爻也率其所以然之辭而後揆之以
一卦之方則一卦之躰立矣故曰既有典常下文所謂初辭擬
之卒成之終是也方其剛柔之相易也則不可爲典要初辭
既率而一卦之躰立則向之所謂剛柔相易者又不離乎一卦之
內矣豈有不典常乎此易之道雖曰變易也而能垂万世不易之法欤
然則是道也苟非其人其能躬行是道而无負於聖人所以
垂法之意欤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
終以爲質也而上文所謂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是也是書之

作於其初也而原其始於其上也而要其終以爲一卦之躰
質躰質既立則六爻之所謂九與六者相雜於一卦之內蓋
有是時則有是物時在卦也物在爻也如復之時則有初九
始之時則有初六是也初爻在下時物之未著也故曰難知
上交在終時物之已著也故曰易知如乾之初有潛龍之象
此難知也至上則爲亢龍矣豈不易知乎咸之初有咸其拇
之象此難知也至上則咸其輔頰舌矣豈不易知乎何者卦
有終始事有本末故也惟其難知也故聖人於初爻之辭擬
之而後言故曰初辭擬之惟其易知也故聖人卒而成之以
終及其義故曰卒成之終凡此論六爻之初上者然也若夫
揉雜剛柔之物撰成一卦之德使是与非各得其辨則非二
三四五之中爻不能盡此義也故曰非中爻不備然則剛柔
之物既雜則有存亡吉凶之判而易之存亡吉凶之理聖人
又於彖辭而明之彖辭既作則一卦之德由此而撰矣其在
易也豈復有難知之患意亦要其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又
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惟如是故聖人又即中爻
而有同功異位之說二與四俱柔也故其功同卦分內外故
其位異若以其善論之則又有多譽多懼之不同何者遠於
君者其勢伸故多譽近於君者其勢屈故多懼是以乾之九
二有見大人之利而九四則不免於或焉月望日則蝕臣近
君則屈理勢然也故四多懼而曰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
此則言以二之柔宜非致遠之才今也多譽何也蓋以其要
在於用柔中而无咎故多譽也然多有譽之反也既无咎則其
多譽也宜矣三與五俱剛也故其功同卦分內外故其位異
三多凶五多功者以其有貴賤之等也三既多凶則比之五
也不復言其善之不同以其无善之可錄也故聖人賤之又
曰其柔危其剛勝邪聖人若曰三之所以无善之可錄而取
賤於人者蓋謂以其柔居此位則不當位而危以其剛居此

位則其過剛而勝故也然則所謂雜物撰德辨是与非非中
爻不備於此蓋可見矣存亡吉凶之理豈曰難知矣乎雖然
多譽多懼多凶多功六十四卦凡爲中爻者未必尽然今也
云尔何也特從其多者言之尔夫是書豈作人皆知其有所
謂六爻也然而未知其故也故聖人於此又言天地与人之
道不越乎是而六爻變動而有是吉凶之異者此非聖人之
私智也故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
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夫易
以六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以五与上一二畫爲天之道而
居上蓋立天之道曰陰与陽上則陰而五則陽故也以初与
二二畫爲地之道而居下蓋立地之道曰柔与剛二則柔而
初則剛故也以三与四爲人之道而居中蓋立人之道曰仁
与義而三与四則仁義之用也易之爲書三才之道无所不
有故曰廣大悉備分而言之則大者天也廣者地也悉備者
則處諸天地之間者是也而上條亦曰夫易廣矣大矣而繼
之以備矣之辭若曰遠則不禦者天也故曰大迓則靜而正
者地也故曰廣天地之間者万物也故曰備与此所言无異
義也然則六爻之爲義此其故也而三才之道實寓乎其中
矣豈有他哉夫爻之爲義則亦取其效三才之道有所謂變
動云尔爻有剛柔之等即於九六焉見之物即上文所謂時
物也九六相雜而成交錯之文則或剛或柔有不可揜若夫
文之不當或以陽居陰而吉或以陰居陽而凶又或以陰居
陰以陽居陽而有言有凶凡此之類皆所謂文不當也此聖
人因故六之辭而有及於故曰爻故曰物故曰文故吉凶生
焉以詳明夫六爻之所以然也文字者於斯其可忽諸

易之與也其當彀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与紂之事邪是
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

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以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誹慙中心疑者其誹枝吉人之誹寡躁人之誹多誣善人之誹游失其守者其誹屈

嗚呼予李易至下條之末章感慨切歎而益知聖人所以與易之意也是何也不有所喪則无所與故也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也世道不喪於殷之末世則是易也吾知其未必與於有周盛德之主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盛有衰本末者世運之終始也盛衰者主德之明暗也本末相禪盛衰相軌此文王与紂之果然也當是時也易雖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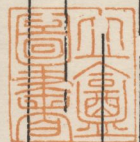
與可乎哉吾又知其必與於此時也故前文亦曰易之與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具有憂患乎夫惟聖人之作易於其有是憂患而作也故其辭亦不得不危大凡人之涉出處事也危其危則无危故易於此危者使平如所謂裁者培之是矣易其危則必危故易於此易者使傾如所謂傾者覆之是矣以乾九三重剛而不中可謂危矣然以惕懼自處則雖危无咎處豫之初陰弱居下可謂易矣然以逸豫而鳴則志窮而凶是道也散在天地之內物物皆然不特人如是也上而日月之明晦寒暑之往來下而草木之榮謝虫魚之生死莫能逃此本末盛衰之理故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其在人主則文王与紂之事是也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雖然天人有父相勝之理吉凶不可求之道知其說者則可以有安而无危有存而无亡不在乎他在乎終始以致其懼而已然則易之辭所以危者蓋欲人之知懼也惟能知此則无過咎易道

之要莫要於此嗚呼此文王所以有是盛德而脫羸里之難也夫文王之盛德即前章所謂九卦之德也合九卦之德以爲文王之盛德而文王盛德之本則又本諸乾坤故又以乾坤之德行繼之夫所謂乾坤之德行者易簡是也有得於乾坤易簡之德行以爲吾之德行則天下險阻艱難无不尽知之矣且夫德行之貴於有常也久矣无常不可謂德行乾之德无時而易故曰恒易坤之德无時而不簡故曰恒簡然乾坤之德行所以恒易恒簡者以其至健至順也使乾之健坤之順而不極其至則所以爲德行者詎能恒乎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有是至德而鮮能久者斯民之无恒心也若聖賢則不然故上條之文章其論易簡也以可久可大爲賢人之德業惟恒易恒簡故能說諸心惟知險知阻故能研諸侯之慮易簡者我心之所固有優游涵泳其味无窮能无說乎險阻在前憂慮疲懷往來于中能无所研乎研究也諸侯謂文王也而諸家皆以佚之一字爲衍字誤矣夫險阻者易簡之反而說心亦研慮之反也文王當殷之末卅儻非古得於乾坤之易簡以說吾此心其能處困厄之世而脫羸里之難乎不能脫羸里之難非所謂乾坤之至健至順也又儻非於險阻艱難无不令知以研吾此心其能推吾歷涉患難之道以與民同患而與易乎不能與民同患而與易亦非所謂乾坤以易簡示人之意也故又繼之曰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夫易有爻有象爻象也者所以效天下之易簡也故爻名分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則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皆易簡之爲也使存諸我者不易且簡則吉与凶之不齊固未易定而亹亹者之无窮亦未易成也变化天道也云爲人事也聖人以天道人事本无二理故其與易也即人事以明天道非舍人事別有所謂天道也上條曰擬之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

變化是也故於此而曰變化云爲一天人也夫天下之吉凶与天下之豐贍者即人事也而聖人定之成之則以天道律人事也人有言而云有動而爲无往而非天道則得聖人所以興易之意矣且夫人之事有得夫易之吉事歟則必有上天所降之祥人之事有得夫易之象事歟則必知聖人所制之器人之事有得夫易之占事歟則又知遠近幽深之來物凡此皆天道也孰謂天道人事之爲二乎夫惟天道人事之无有二也故天地設位於上下而聖人成能於兩間此乾坤之德所以全於聖人也所謂人謀即成天下之豐贍者是也所謂鬼謀即定天下之吉凶是也天人合一幽顯无遺百姓日用於是道之中者莫不樂推而不厭矣故即其能以与聖人以爲聖人之能成其能故也朱子發曰伏羲氏始畫八卦不言而告之以象者至簡易也後世聖人備之而爲六十四卦有彖有象以人情變動言之於其辭知險阻也且八卦成列剛柔雜居吉凶已可見矣然道有變動變則通通則其用不窮所以尽利者不可不言也故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巧曆之所不能計也聖人惟恐遷之而失其正矣故爻象以情言變動者何情僞之所爲也人之志同僞難知矣以情相感則利生以僞相感則害生近不必取遠不必舍則悔吝生愛惡不一起而相攻則吉凶生吉凶生而悔吝著情僞其能揜乎是則情僞相感也遠近相取也愛惡相攻也爻有變動也有利害斯有悔吝有悔吝斯有吉凶吉凶以情遷也悔吝者何凡易之情陰陽相求内外相應近而不相得則僞不可久物或害之害則凶將至矣悔吝者利害吉凶之界乎害之而悔則吉且利矣吝之而不悔則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之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何以知其情僞邪考其辭可矣將叛者其心愧負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心惑亂於其辭故吉人守約故其辭寡躁人欲速故其辭多誣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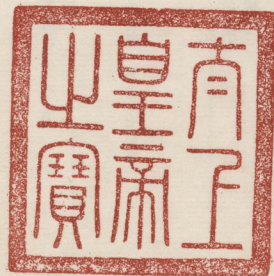
之人妄故其辭游失其守者窮故其辭屈吉人辭寡以簡易
知之也五者反是以知險知阻而知之也簡易則言險阻則
凶其辭雖六其別則二情偽而已矣上係言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下係終之以易簡而知險知阻故曰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

童溪王先生易傳卷之三十



贊而百慮

其辭雖六其別則二情偽而已矣上係言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下係終之以易簡而知險知阻故曰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



圖書(CIP)目錄查詢
中國書店、北京、王宗傳先生(宋)王宗傳傳(全九冊)
ISBN 7-5013-2001-5
ISBN 7-5013-2001-5
I. 童… II. 王…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100490號



9 787501 320015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童溪王先生易傳/[宋]王宗傳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01-2

I. 童… II. 王…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100490號

ISBN 7-5013-2001-2



9 787501 320011 >

書名 童溪王先生易傳(全九冊)
著者 [宋]王宗傳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Tel:(010) 66126153 Fax:(010) 66174391

E-mail:blshskb@publib. blc.gov.cn

Website:www. nlcpress.com

造紙 華賓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印張 八

印張 七十五五

版次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定價 ISBN 7-5013-2001-2/K·462
一八二〇圓

定價 142.00圓
ISBN 7-5013-2001-5/K·465

印數 14001冊(十萬冊) 裝幀 大32開
印張 155張·4

印本 <

中國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書名 童溪王先生易傳

Website:www. nlcpress.com

E-mail:blshskb@publib. blc.gov.cn

電話 (010) 66126153 Fax (010) 66174391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郵政 [傳] 掛號郵 票
地址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